

老舍小说全集

9卷

鼓书艺人·无名高地有了名

laoshe

老舍小说全集

9卷 鼓书艺人·无名高地有了名

舒济 舒乙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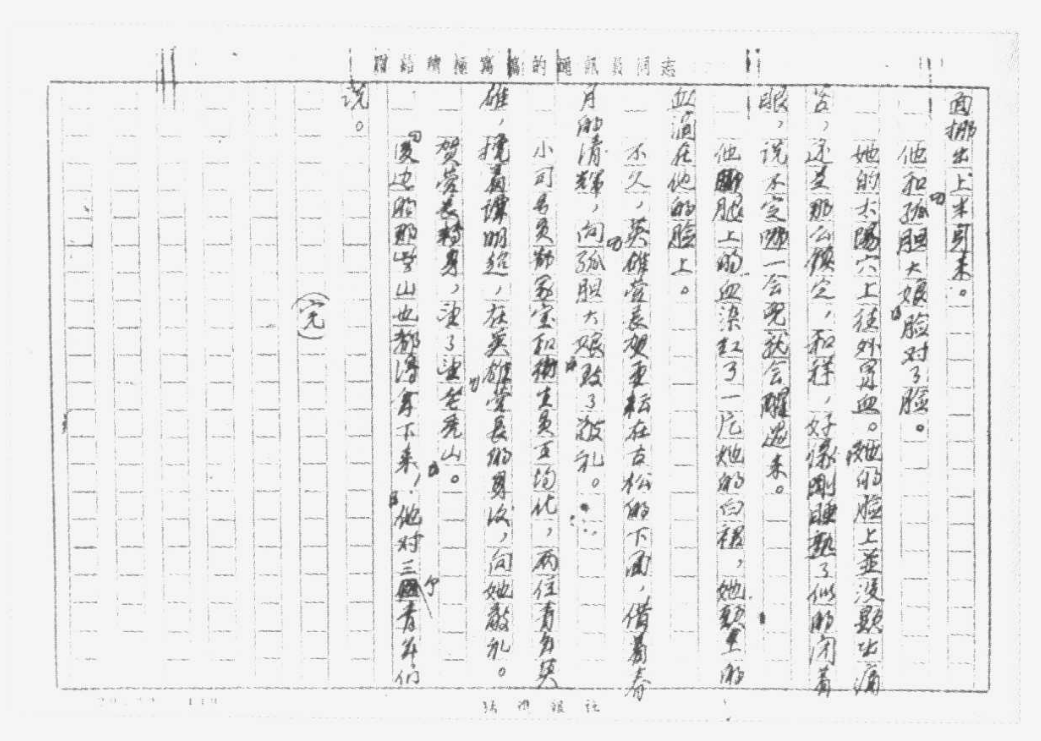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二年与夫人胡絜青于北京



一九六二年于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一九四八年于美国


窗探出上半身来。

他和孤胆大娘脸对了脸。

她的太阳穴上往外冒血。她的脸上并没显出痛苦，还是那么镇定，和祥，好像刚睡熟了似的闭着眼，说不定哪一会儿就会醒过来。

他脸上的血染红了一片她的白发，她头上的血滴在他的脸上。

不久，英雄营长埋在古松的下面，借着春月的清辉，向孤胆大娘致了敬礼。

小司号员郝家宝和卫生员王均化，两位青年英雄，揽着谢明远，在英雄营长的身后，向她敬礼。

贺营长挺身，望了望老秃山。

"这边的野山也都得拿下来，"他对三国青年们说。

（完）

一九五四年创作的《无名高地有了名》手迹

The Drum Singers

BY Lau Shaw

(S. Y. Shu)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Helena Kuo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New York

一九五二年纽约出版的《鼓书艺人》英译本书影

第九卷　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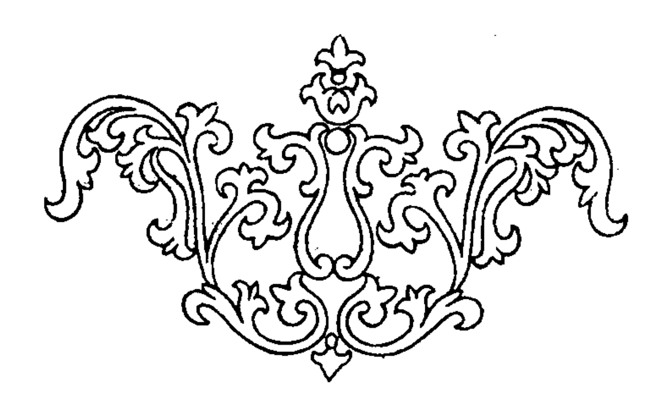
本卷收入《鼓书艺人》、《无名高地有了名》两部长篇小说。

《鼓书艺人》是在1948年至1949年间于纽约写成。因中文原稿遗失，根据英文译本 The Dram Singers（1952年纽约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出版）由马小弥再译为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初版。收入本卷时，请李志昌校阅。

《无名高地有了名》是在1954年于北京写成。发表于1955年《解放军文艺》1月号至4月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5月初版。收入本卷时，根据初版本校勘。

第九卷　目录

鼓书艺人





一

一九三八年夏，汉口战局吃紧。

浑浊的扬子江，浩浩荡荡地往东奔流，形形色色的难民，历尽了人间苦难，正没命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奔逃。翅膀下贴着红膏药的飞机，一个劲儿地扔炸弹。炸弹发出揪心的嗞嗞声往下落，一掉进水里，就溅起混着血的冲天水柱。

一只叫作“民生”的白色小江轮，满载着难民，正沿江而上，开往重庆。船上的烟囱突突地冒着黑烟，慢慢开进了“七十二滩”的第一滩，两岸的悬崖峭壁，把江水紧紧挤在中间。

房舱和统舱里都挤满了人，甲板上也是水泄不通。在浓烟直冒的烟囱底下，有五六十个小孩子，手足无措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已经没了家，没了父母，浑身都是煤烟和尘土，就像刚打煤堆里钻出来一样。

湍急的扬子江，两岸怪石林立，江水像条怒龙，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发狂地在两山之间扭来扭去。过了一道险滩，紧接着又是一道，然后直泻而下。船在江面上颠来簸去，像一条毛毛虫在挣命。汽笛一响，船上每个人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惟恐大难临头。

每过了一道险滩，船上的人就松一口气，像在一场紧张的摔跤中间，喘过一口气来。有的人转过身去看岸边的激流与浪花，只见人和水牛在水中间打转，水面上只露着黑色的头发梢，和转得飞快的，两只长长的牛犄角。

有的时候，迎着激流而上的满载的船，猛地摇晃起来，江水从船帮一涌而入，把甲板上的每个人都浇个透湿。

太阳一落到峭崖的背后，寒风就吹得乘客们直打颤。偶尔一线阳光从岩石缝里漏过来，在汹涌的江面上投下一道彩虹，美得出奇。

大江两岸，座座青山，处处陡坡，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千姿万态，构成一幅无穷无尽的画卷。古往今来，多少人讴歌过江上变幻莫测的美景，多少人吟咏过有关它的神奇传说。楚怀王和巫山神女幽会的古迹犹存。这是这些逃难的旅客已顾不得这些，当江轮穿过巫峡，打绝代佳人——神女峰面前驶过时，他们都毫不动心。

难民们没闲心，也没立足的地方，没法凭栏观赏景致。所有乘客，不分老少贵贱，都被眼面前的危险和茫茫前途吓住了。特别使人难受的，是生活上的不便。房舱里的人出不来，因为甲板上满是人，行李堆成了山。甲板上的人也活动不了，因为没空档儿；哪怕就是喘口大气，或是一只腿倒换一只腿地站着，也很难。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挤在一块儿。可是，疲劳不堪的茶房还是想法给乘客们开饭。他们光着脚走路。那些沾满了煤烟和尘土的脚丫子，把它们挨过的所有东西都蹭脏了，在行李卷和包袱上留下小泥饼子。他们的脚沾不着甲板，只好见什么踩什么，——哪怕是踩在乘客的脸上或身上呢。被踩的人又叫又骂，结果是更乱，更惨。

在“民生”轮上，谁心里也不平静，人们不是烦恼，就是生气，悲伤。两岸美丽的青山映入眼帘也振奋不了他们。生活太无情，真是遭不完的罪孽，说不尽的伤心。

乘客之中看来只有一个人是既不悲伤，也不发愁。虽说他也和别人一样，饱尝战争之苦，备受旅途艰辛。

这人就是方宝庆，四十开外。他靠一面大鼓，一副鼓板和一把三弦，在茶馆里唱大鼓，说评书吃饭。他是个走江湖卖艺的，大半生带着全家走南闯北。现在一家子也还都跟着他。他大哥躺在满是煤灰的甲板上，轮船每晃一下，他就“哎哟，哎哟”地哼哼。人家都叫他窝囊废。他真是个窝囊废，整天除了唉声叹气，什么事也不干。那个拿胖乎乎的背靠着房舱墙壁，和窝囊废挤在一起，手拿一瓶酒的中年女人，是方宝庆的老婆。她正提高了嗓子，眼泪汪汪地骂旁边的什么人。

离方二奶奶不远，半躺半坐地靠着，看起来又可怜，又肮脏的，是方宝庆的亲生女大凤。

靠栏杆那边的甲板上，坐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她是方宝庆的养女秀莲。秀莲和她爸爸一样，在茶馆里卖唱。她清秀的脸上带着安详的神色，一个人在那里摸骨牌玩。船每颠一下，窝囊废就叫唤一声，秀莲就骂一句，因为船身的摇晃弄乱了她的骨牌。她声音很小，不粗，也不野。

方宝庆不愿意和家里人坐在一起，他喜欢走动。听着哥哥叫唤，老婆一个劲儿地唠叨，他受不了。

方宝庆虽然已经四十开外，说书卖艺经历了不少的风霜，他的模样举止倒还很纯朴——连他说话的神情，一举手一抬腿，都显得那么和蔼。他不蠢，要不，这么多年了，不会过得这么顺遂。他像个十岁的孩子那样单纯、天真、淘气，而又真

诚。他要是吐一下舌头，歪一下肩膀，做个怪脸，或者像傻瓜一样放声大笑，那可不是做戏，也不是装假。这都叫人信得过。他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才那么干。他的做作和真诚就像打好的生鸡蛋一样，浑然融为一体，分不清哪是蛋黄，哪是蛋清。

日本人进了北平，宝庆带着全家去上海。上海沦陷了，他们又到汉口。如今敌人进逼到汉口市郊了，他和全家又跟大伙儿一起往重庆逃。北平的宝庆的家。他唱的大鼓，全是京韵的。他要想留在北平很容易，用不着遭这么大罪，受这么多苦，成了千百万难民中的一个。宝庆相貌憨厚，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不过，在北平，能够认得几个字的鼓书艺人本来就不多，他也算得上一个。敌人决不会来杀他，可是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既天真又单纯。他不明白自己是不是爱国，他只知道每逢看见自己的国旗，就嗓子眼儿发干，堵的慌，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翻腾。

这一群人里最反对离开北平的是窝囊废。他只比兄弟大五岁，但他觉着自己是个长者，应当受到尊敬。头一条，他要求别搅乱他在家时的那份清静。他怕一离开家就得死。他一个劲儿地哼哼，样子真叫人厌烦。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他就是要用这种办法让宝庆知道，他的想法没变。

离开北平也罢，上海也罢，汉口也罢，二奶奶可不在乎。她反对的，只是她丈夫总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离开，总是叫她没法把想要带上的东西都打好包带走。她从不考虑打仗的时候运东西有什么困难或不便。眼下她一面抿着瓶里的酒，一面想着她那双穿着舒服的旧鞋和几双破袜子，真要是带了来该多

好！大家走，她也走，可要她把东西都扔下，她真舍不得！她喜欢喝上一口，一喝起来，她倒更絮烦，常常连舌头也不听她使唤了。

宝庆受不了他哥哥的叫唤，也受不了老婆的唠叨。他整天沿着甲板费劲地挤来挤去，随着船身东倒西歪。这样走动可真叫受罪。当他从睡着的人们身上跨过时，要是有人突然那么一下阖上了嘴，真会咬下他一截大脚趾头来。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卖艺的。不怎么漂亮，也不怎么丑。他就像当铺或是百货店的伙计那样长相平常。他的举止也毫无出奇之处，丝毫不像个艺人。他也不像有的好演员，不用装模做样，就能显出才华来。他有时流露出一点艺人的习气，倒更叫人家猜不透他是个干什么的。

他个子不高，然而结实丰满。因为长得敦实，有时显得迟钝、笨拙。不过要是他愿意的话，也能像猴儿一样的机灵、活跃。你跟他一块走道儿，要是遇上一摊水，你准猜不出他到底会一下子蹦过去呢，还是稳稳当当往水里迈，把鞋弄个精湿。

他圆圆的脑袋总是剃得油光锃亮。他的眼睛、耳朵、嘴都很大，大得像是松松地挂在脑袋上。幸好他的眉毛又黑又粗，像是为了维持尊严才摆在那儿的。有了它，脸上松弛的肌肉就不会显得可笑。它们就像天上的两朵黑云，他一抖动眉毛，人家就觉得它们会撞出闪电来。

他的牙长得挺整齐，老露着，因为他喜欢笑。鼻子很平常，但嘴唇总是那么红润、鲜亮。虽然眼睛下面已经有了中年人的皱纹，可这对红嘴唇倒使他看起来年轻多了。

眼下他像那些茶房一样，光着脚在挤满了人的甲板上转圈子。船走得很不稳当，他尽量避免踩着人，所以才光着脚。光

脚踩了人，比穿着厚重的鞋子踩人，容易得到别人的原谅。

他卷起裤腿，露出又粗又白的腿肚子。他穿着一件旧的蓝绸长衫，手攥着长衫的下摆，怕扫了躺在甲板上的人的脸，也为了走得更利索点。

他一手攥着衣角，一手招呼朋友。他已经习惯了表演，会不自主地觉着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听众，他应该对他们笑，友好地打手势。于是他一手提衣襟，一手招呼乘客绕着船转圈儿。他抬腿的动作像是在迈过一条小溪，或是在“跳加官”。

他习惯每两三天剃一次头，脑袋瓜子老是那么亮晃晃、光溜溜的。他的光头就是他的招牌。听过他的大鼓的人，都记得他那个光头。他的脸远不如他的光头那么惹人注意，引人叫好。如今他的头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剃了，他一面在甲板上走动，一面不时挠挠那讨人厌的短发茬儿。

上了“民生”不到几个钟头，他就认得了几乎所有同船的人。没过多久，他行起事来，就好像他是当初造这个船的监工一样。船的每个角落他都熟悉，什么东西在哪里，他都知道。他知道上哪儿去弄瓶酒给他的老婆，让她喝了好睡觉，不再老拿手指点他。他也知道上哪儿去找碗面汤来，让他窝囊废大哥喝了，不再叫唤。就像变戏法的能打空气里抓出只兔子和鸟儿来，宝庆还能给害头疼或是晕船的乘客找来阿司匹林，给打摆子的人找来特效药。

他用不着费劲，就能打听出船上人的底细来，好像船长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如他呢。眼下船长也成他的老朋友了。用了三十年的一把三弦、一面大鼓（这是宝庆的宝贵财产）帮他结交朋友。他和秀莲就靠这些乐器挣钱吃饭，养活全家。这些乐器只有在北平才买得到。要是碰伤了，压坏了，可就再也买不着

了。所以他一上船，就把这些乐器托付给了船长。船长根本不认识他，没有义务替一个茶馆里卖唱的照料三弦和大鼓。本来嘛，他自个儿该管的事还忙不过来呢！不过宝庆仿佛有点儿魔力。像一阵温暖的春风，他悄悄溜进船长室，使船长觉着，替他保管三弦和大鼓，简直是件顶荣誉不过的事。

宝庆“跳加官”，跳不上几步就得停一下。有时是自己想住住脚。但多半是同船的伙伴们叫他。这个人跟他要几片阿司匹林，那个人又要头痛粉。还有些人抓住他的袖子，要他给说段笑话。他要是想借一副牌，或者打听一下时刻，就马上住下脚来。要是他实在找不到别的事可干，就顺着狭窄的铁梯，爬上甲板，看看烟囱下面那些没人管的，满身是煤烟的小孩儿。

宝庆没儿子，他喜爱男孩胜过女孩。看到这些一身煤烟的可怜孩子多一半是男孩，他觉着心疼。看着他们，他的大圆眼忽然潮润起来。想起他说过的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他体会得出这些可怜的小家伙在大乱中失去爹娘时的那份伤心劲儿。他也想象得出他们怎样没衣没食，挨饿受冻，从上海、南京一路捱过来，现在又往四川奔。

他希望能拿出三四百个热腾腾的肉包子来，给这些面带病容的黑乎乎的小宝贝儿吃。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他什么也拿不出。他仅有的一点宝贵财产就是他的三弦和大鼓，都交给船长保管了。

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要不就讲几个故事。可是他心里直翻腾，说不出口。他跑江湖卖唱，多年学来的要来就来的笑容和容易交朋友的习惯，在这些遭难的孩子面前，一点也使不上。不行，不能拿出戏台上那一套来对待他们。他一言不发，傻里傻气地站着发愣。突突冒烟的烟囱里落下来的黑煤

灰，在他那没戴帽子的秃头上，慢慢地积了厚厚的一层。

看见这些孩子，他想起了他的养女秀莲。他买她的时候，她刚七岁。卖她的是一个瘦男人，自称是她的叔叔，拿去二十块现大洋。她那时看起来就和这些孩子们一样——病病歪歪的，那么脏，又那么瘦，他真怕她活不长。

那就像是昨天。现在她可是已经十四岁了。他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她的亲爹娘。她当真拿他当亲爸爸吗？她会让个有钱人拐去当小老婆，还是会自个拿主意嫁一个自己可心的人呢？他常常在心里嘀咕这些事儿。

他的买卖、他的名声、他全家的幸福，都和秀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然她还只有十四岁，什么都不懂。可是她不能老是十四岁，要是她出了什么事儿，他全家都得毁了。

他全家么？他一想起他们，脸上就浮起一丝苦笑。他那不中用的大哥，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老婆，还有那蠢闺女大凤！怎么能不让秀莲从这样一个家里跑掉？

听见下面甲板上传来欢呼声，他像从梦中醒来，往下看。乘客们都在高兴，因为船已经驶过了最后一道险滩。两岸只有平缓的山坡，江面变得又开阔，又平静。小小的白色汽船在找地方歇口气。它像个精疲力竭的老妇人，慢慢地，疲乏地驶向沙滩，它实在需要休息一下了。船抛了锚。岸上有几间苇子和竹子搭的小屋。

船拢岸时，西边天上的太阳已经现出金红色。一时间谁也没动。那些驾着船安然穿过险滩的船长和领港，那些瞧着他们的茶房和乘客，一个个都累得不想动了。就连小白船看来也乏得动不了窝儿了。

宝庆掸了掸光头上的煤灰，张大了嘴，大声对孩子们叫

道："来，快来，都来，洗个澡。"

他推开人群，领着孩子们走过跳板，像赶一群鸭子，扑通扑通地跳进水里。

二

重庆是座山城，扬子、嘉陵两条大江在它脚底下相遇。两条江汇合的地方一片汪洋。两股水碰在一起，各不相让，顶起一道水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道水梁是两江的分界，又好像是在那里提醒过往船只，小心危险。

沿江停泊着一溜灰黑色的大木船，轻轻地晃动着。高高的桅杆顶上，一些小红旗迎风招展。光脊梁、光脚丫、头上缠着白包头布的人，扛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货物，在跳板上走上走下。

轮船、木船、渡船和寒伧的小木划子，在江里来来往往。大汽船一个劲儿地鸣汽笛。小木划子像一片片发黑的小树叶，在浪里颠来簸去。到处都是船。走着的，停着的，大的，小的。有老式木船，也有新式汽船。有的走得笔直，有的曲里拐弯。这么多的船聚在一处，挤得两江汇合的这一片汪洋，也显得狭窄、拥挤、嘈杂、混乱。

岸边有一溜茅草和竹子搭的棚棚，难民们争先恐后地跑去买吃的。有大盆冒着热气的米饭，大块鲜红的猪肉，一挂挂大粗香肠，成堆的橘子。大家围着小吃担子，一边买着，一边聊

着，一边还欣赏着肥肥的大白猪和栗子色的比驴大不了多少的小川马。

天热得叫人受不了，一丝风也没有。这一片江水像个冒着热气的大蒸锅——人人都冒汗、喘气、烦躁。划船的和坐船的、挑夫和客人、买的和卖的，都爱吵架。

灼热的阳光从水面反射上来，照得人睁不开眼。黄黄的砂子和秃光光的大石头，也让太阳照得发出了刺眼的光芒。人都快烤焦了。山城比江面高出好几十丈，蒙着一层灰白色的雾，也热得人发昏。下面是一片水，上面是一片石头。山和水之间，隔着好几百级石阶——又是一道道晃眼的反光。水面是个大蒸笼，山城是个大火炉。

宝庆像抱孩子似的把他那宝贵的三弦紧紧地搂在怀里。大凤手捧着大鼓。她像托菩萨似的，小心翼翼，恭恭敬敬捧着那面大鼓。宝庆并不急着上岸，他不打算在人堆里穷挤。多年来跑码头，使他掌握了一整套讨巧省力的本事。他找了个不挡道的地方，抱着他的三弦，从从容容等着别人先走。好几个钟头以前，他就已经跟同船的伙伴儿们，还有逃难的孩子们，客客气气地道过别了。

从乘客们丢魂失魄的样子看来，人家会以为船上着了火，而不是船靠了岸。大家争先恐后地走下跳板，有的发脾气，有的叫喊、骂人。你推我搡，大家都挤得摇摇晃晃，有的妇女把孩子挤得掉进江里去了，有的挤掉了高跟鞋。

忘了锁箱子的，到了岸上，只剩下个空箱子。里头的东西，全都折到水里了。扒手也忙得不亦乐乎，小偷抄起别人的伞就跑。下流男人的手专找女人身上柔软的地方摸。

宝庆生怕挤着秀莲，不住地招呼："小莲，别忙，别忙！"

虽然秀莲还没有发育完全，她却到处引人注意。也许因为她是个下贱的卖唱的，谁都觉着可以占她点儿便宜；也许是因为她的脸儿透着处女的娇艳，正好和她言谈举止的质朴动人相称。

她的脸小而圆，五官清秀，端正。无论擦不擦脂粉，她的脸总是那么艳丽。她的眼珠乌黑，透亮。她并不十分美，可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天然诱惑力，叫你一见就不得不注意她。她的鼻子又小又翘，鼻孔略略有些朝天。这一来她脸的下半部就显得不那么好看了，像个淘气的小娃娃。她把小下巴颏儿小鼻子朝上那么一扬，好像世界上的一切她都不在乎。她的嘴唇非常薄，只有擦上口红才显得出轮廓来。她的牙很白，可是不整齐。这点倒显出了她的个性。

她的头发又黑、又亮、又多，编成两个小辫儿。有时垂在前面，有时搭在后面，用颜色鲜亮的带子扎着。

她的身材还没有充分长成。她穿着绣白花的黑缎子鞋，使她看起来个儿更矮，人更小。她脚步轻盈，太轻盈了，看来有点不够稳重。她的脸、她的两根小辫儿和她的身材都和普通的十四岁女孩儿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时带出轻飘飘走台步的样子来，这才看得出她是个卖艺的。眼下她虽然穿的是绣花缎子鞋，她那年轻灵活的身子却只穿着一件海蓝色的布褂子。

天实在太热，她把辫子都甩到脑后去了，也没扎个蝴蝶结。汗水把她脸上的脂粉冲了个干净，露出了莹润的象牙皮色。她的脸蛋因炎热而发红，比擦脂粉好看多了。

她好奇的大黑眼睛把岸上的一切，都看了个一清二楚——青的橘子、白的米饭、小小的栗色马，还有茅草和竹子搭的棚棚。对她来说，这些东西都那么新鲜、有趣、动人。她恨不得

马上跳上岸去，买上一些橘子，骑一骑那颜色古怪的小马。她觉着，重庆真了不起。谁能想到这儿的马会比驴小，橘子没熟就青青地拿出来卖！有些携家带口的，已经到竹棚棚里去歇着了。一个赤条条的小胖孩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忘了热，忘了那些不称心的小事。她只想赶紧上岸，不愿意老呆在船上。

她知道爸爸正盯着她呢！不论心里多着急，她还是不敢一个人下船。她还小，又是个卖唱的。得要爸爸保护。她只好安安静静地站着，眼巴巴望着青橘子和肥肥的大白猪。

窝囊废坐起来了——他并不想坐起来，可是要不坐起来，争先恐后往下挤的人就会踩着他的脸。他还在叫唤。据他说，乱七八糟的人打他身边挤过去弄得他头晕。

从外表上看，他很像他的兄弟，只是高点儿，瘦点儿。因为瘦，眼睛和鼻子就显得特别大。他的头发向后梳，又光又长，简直就像个刚打巴黎跑回来的艺术家！

他也会跟着大鼓和弦子唱鼓书，唱得比他兄弟还好。可是他看不起唱大鼓这一门贱业。他也会弹三弦。但他不愿给兄弟和侄女儿弹弦子，因为干这个傍角的活儿的更低下一等。他什么也不干，靠兄弟吃饭。据他自己说，这不会有失身分。他很聪明。要是他愿意，他本可以成个名角儿。可是他不打算费这份劲儿。他向来看不起钱，拿弹弹唱唱去卖钱！丢人！

从人伦上讲，宝庆不能不供养窝囊废。他俩是一个爹妈生的，不得不挑起这份儿担子。不过窝囊废在家里多少也有点用处：只有他治得住宝庆的老婆。她的脾气像夏天的过云雨一样，来得快去得快。一旦宝庆对付不了她，只有大哥能对付。她一发脾气，窝囊废也得发脾气。要是俩人都同时发了脾气，总有一个得先让步。只要她先一笑，窝囊废跟着也就笑了。俩

人都笑了，家里也就安生了。窝囊废老陪着弟妹，跟她一起打牌，喝酒。

宝庆护着秀莲，自有他的道理。她是他的摇钱树，而且凭良心讲，他也不能不感激她。她从十一岁起就上台作艺，给他挣钱。不过他总是怕她会跟那些卖唱的女孩儿们学坏。她越是往大里长，他觉着，这种危险也就越大。于是他也就越来越不放心她。她在娱乐场所卖唱，碰到一些卖唱的女孩儿，她们卖的不光是艺。他有责任保护她，管教她，可不能宠坏了她。为了这，怜爱和担忧老在他心里打架；他老拿不定主意，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窝囊废对秀莲的态度可就大不一样了。他并不因为花了她挣来的钱就感谢她。他也不担心她这行贱业会使她堕落。他对她就像对亲侄女一样。秀莲想要的东西，兄弟和弟妹要是不给，他真能跟他们干仗。可是他自己就有好多次惹得秀莲生气。他要是没了钱，保不住就要拿她一个镏子，再不然就是一双贵重的高跟鞋，拿去卖掉。要是秀莲不生气，他就对她更亲近，更忠心。万一她生了气，他就会涨红了脸，数落她，不搭理她，非要她来赔了不是，才算了结。

靠岸前不久，方二奶奶刚刚睡着。她向来这样。没事的时候，她的主意来得个多。一旦有了事，她总是醉得人事不醒。等她一觉醒来，要是事情都妥妥帖帖地办好了，她也就不言声。要不然，她就得大吵大闹，非说还是她的主意对。

二奶奶的爸爸也是个唱大鼓的。按照唱大鼓人家的规矩，做父母的绝不愿意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学艺，总惦记着能把她们养成个体面的姑娘，将来好嫁个有身分的丈夫。他们往往愿意买上个外姓女孩儿，调教以后让她去挣钱。

话是这么说，可是二奶奶自己并不是体体面面地长大的。结婚以前，她也干过卖唱的姑娘干的这一行。

她年轻的时候，也还算得上好看。如今虽已是中年，在没喝醉的时候，也还有几分动人之处。她长圆的脸，皮肤又白又嫩。但一醉起来，脸上满是小红点，一副放荡相。她的眼睛挺漂亮，头发总是随随便便地在脑后挽个髻儿。这个髻有时使她显得娇憨，有时显得稚气。她个子不高，近年来背开始有点驼了。有时她讲究穿戴，涂脂抹粉；但经常却是邋里邋遢的。她的一切都和她的脾气一样，难捉摸，多变化。

宝庆本不是个唱大鼓的，他学过手艺，爱唱上两句。后来就拿定主意干这一行了。他跟她唱鼓书的爸爸学艺的时候，迷上了她的美貌。后来娶了她，他也就靠卖艺为生了。

二奶奶觉着，既然秀莲是个唱大鼓的，那就决不能成个好女人。二奶奶这样想，因为她早年见惯了卖唱的姑娘们。秀莲越长越好看，二奶奶也越来越嫉妒。有时她喝醉了，就骂丈夫对姑娘没安好心。她出身唱大鼓的人家，一向觉着为了得点好处买卖姑娘算不得一回事。她打定主意趁秀莲还不太懂事，赶紧把她卖掉，给个有钱人去当小老婆。二奶奶知道这很能捞上一笔。她可以抽出一部分钱，再买上个七八岁的姑娘，调教调教，等大了再卖掉。这是桩好买卖。她不是没心肝的人，这是讲究实际。当年她见过许许多多小女孩儿任凭人家买来卖去，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再说，要是一个阔人买了秀莲，她一辈子就不愁吃喝，也少不了穿戴。就是对秀莲来说，卖了她也不能算是缺德。

宝庆反对老婆的主意。他不是唱大鼓人家出身。买卖人口叫他恶心。他买过秀莲，这不假。可他买她是为的可怜那孩

子。他原打算体体面面地把她养大。一起头，他并没安心让她作艺。她很机灵，又很爱唱，他这才教了她一两支曲子。他觉着，要是说买她买得不对，那么卖了她就更亏心了。他希望她能再帮上他几年，等她够年纪了，给她找个正经主儿，成个家。只有那样，他的良心才过得去。

他不敢公开为这件事和老婆吵架，她也从不跟他商量秀莲的事。她一喝醉了，就冲着他嚷："去吧，你就要了她吧！你可以要她，那就该称你的心了。她早晚得跟个什么不是玩意儿的臭男人跑了！"

这类话只能使宝庆更多担上几分心，使他更得要保护秀莲。老婆的舌头一天比一天更刻薄。

船快空了。秀莲想上岸去，又不敢一个人走。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把两条小辫一会儿拉到胸前，一会儿又甩到背后。

秀莲不敢叫醒她妈。宝庆和大凤也不敢。这事只有窝囊废能做。可是他得等人请，只有这样才能显出他的重要。

"您叫她醒醒。"宝庆说。

窝囊废停住叫唤，拿腔作势地卷起袖子，叫醒了她。

二奶奶睁开眼来。打了两个嗝。一眼看见山上有座城，马上问："到哪儿啦？"

"重庆。"窝囊废神气活现地答道。

"就这？"二奶奶颤巍巍的手指头指着山上。"我不上那儿去！我要回家。"她抓起她的小包袱，好像她一步就能蹦回家去。

他们知道要是和她争，她能一头栽进水里，引起一场大乱子，弄得大家好几个钟头都上不了岸。

宝庆眼珠直转。他从来不承认怕老婆。他还记得当初怎样追求她，也记得婚后的头两年。他记得怎样挖空心思去讨好她，把她宠到使自己显得可笑的地步。他一面想，一面转眼珠子。怎么能不吵不闹，好好把她劝上岸去。终于，他转过身只对大凤和秀莲说："你们俩是愿意走路呢，还是愿意坐滑竿?"

秀莲用清脆的声音回答说："我要骑那匹栗子色的小马。准保有意思。"

二奶奶马上忘了她打算带回家去的那个小包。她转身看着秀莲，尖声叫道："不准这么干！骑马？谁也不许骑！"

"好吧，好吧，"宝庆说着，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在头里走，怀里还抱着那把弦子。"我们坐滑竿。来吧，都坐滑竿。"

大家都跟着他走下跳板。二奶奶还在说她要回家，不过已经跟着大家挪步了。她很清楚，要是她一个人留下，靠她自个儿是一辈子也回不了家的。何况，她一点也不知道重庆是怎么回事。

全家，拿着三弦、大鼓、大包小包，坐上一架架的滑竿。脚夫抬起滑竿，往前走了。

苦力们抬着滑竿，一步一步，慢慢地，步履艰难地爬上了通向城里的陡坡。坐滑竿的都安安静静坐着，仰着头，除了有时直直腰，一动也不敢动。前面是险恶的天梯，连二奶奶也屏息凝神了。她怕只要动一动，就会栽下滑竿去。

只有秀莲感到高兴。她冲着姐姐大凤叫道："看呀，就像登天一样！"

大凤很少说话。这一回她开口了："小心呀，妹妹。人都说爬得越高，摔得越疼呀！"

三

到了山顶，大家下了滑竿。二奶奶虽然是让人给抬上来的，可是一步也迈不动了。她比抬她的苦力还觉着乏。她在台阶上坐下，嘟嘟囔囔闹着要回家。这座山城呀，她说，真是把她吓死了。她要是想出个门，这么些个台阶可怎么爬呢！

秀莲伸着脖子看城里的大街，心里激动得厉害。高楼大厦、汽车、霓虹灯，应有尽有。谁能想到深山峻岭里也会有上海、汉口那些摩登玩意儿呢！

她冲着爸爸跑过去。“爸，那儿一定有好旅馆，我们去挑个好的。”

二奶奶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不远就有一家旅店，那就能凑合。她叫挑夫把行李挑进去。秀莲撅起小嘴，可是谁也不敢反对。

旅店又小、又黑，脏得要命，还不通风。惟一吸引人的，是门口的红纸灯笼，上面写着两行字：

未晚先投宿
鸡鸣早看天

男的住一间，女的住一间，两间房都在楼上，窄得跟船舱一样。窝囊废又“哎哟哎哟”地哼哼起来了。他说他觉着又回到了船上。

旅店是地道的四川式房子，墙是篾片编的，上面糊着泥，又薄，又糟，一拳头就能打个窟窿。房顶稀稀拉拉地用瓦盖着，打瓦缝里看得见天。床是竹子的，桌子、椅子，也都是竹子的。不管你是坐着、靠着，还是躺着，竹子都吱吱地响。

屋子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耗子。还有蚊子和臭虫。臭虫白天不出来，墙上满是一道道的血印，那是住店的夜里把臭虫抹死在墙上留下的印子。

一只大耗子，足有八寸长，闷声不响地咬起秀莲的鞋来了。秀莲吓得蹦上竹床，拿膝盖顶着下巴颏坐着。她的小圆脸煞白，两眼战战兢兢地盯着肮脏的地板。

除了二奶奶，大家都在抱怨。她跟大家一样，也不喜欢耗子和吱吱叫的竹器家具，可是到这小店儿里来是她的主意，她咬紧牙关不抱怨。“这小店不坏嘛，”她讲给大凤听，“不管怎么说，总比在船上打地铺强。”她打蒲包里拿出个瓶子来，喝了一大口。

天气又闷又热，一阵阵的热气透过稀疏的屋瓦和薄薄的墙，直往屋里钻。小屋像个薄蛋壳，里面包着看不见的一团火。桌子、椅子都发烫，摸着就叫人难受。一丝风也没有。人人都出汗，动不动就一身痱子。

宝庆热得要命，连秃脑门都红了。可是他不爱闲呆着。他打开箱子，拿出他最体面的绸大褂，一双干净袜子，一双厚底儿缎子鞋，和一把檀香木的折扇。不论天多么热，他也得穿得

整整齐齐，到城里转悠一圈，拜访地面上的要人。他得去打听打听，找个戏园子。他不能像大哥那样闲在，也不能像他老婆那样什么都不管。他得马上找个地方，秀莲和他就可以去作艺，挣钱。要不然，一家子都得挨饿。

窝囊废见兄弟急着开张，担起心来。“兄弟，”他说，“我们唱的是北方曲子，这些山里人能爱听吗?”

宝庆笑了，“甭担心，大哥。只要有个作艺的地方，哪怕是在土耳其呢，我也有法挣来这碗饭。”

“真的?”窝囊废愁眉苦脸。他脱下小褂在胸口上搓泥卷儿。他没有兄弟那么乐观，他也不喜欢这座火炉似的山城。

“我的好大哥，”宝庆说，“我出去一趟，您在家照看着点儿。别让秀莲一个人上街去。别让她妈妈喝醉了，还得让她小心着点烟头儿。这些房子糟得就跟火柴盒子似的，一个烟头就能烧一条街。”

“可是怎么能……”窝囊废挺不乐意。

宝庆知道大哥想说什么，就笑了。“别跟我提那个。他们都怕您。他们就听您的。是这么着不是?”

窝囊废笑得有点儿勉强。

宝庆把他的东西收拾到一块儿，拿块包袱皮包了，挟在胳肢窝里。他在穿上最好的衣服之前，得先去澡堂子洗个澡，剃剃头。

他拿着包袱悄悄地走出屋子，不让他老婆看见。

她还是听见了。“咦……你……上哪儿去?”

他没言语，只是摇了摇头，就急急忙忙走下摇摇晃晃的楼梯。

走出大门，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迈开轻快的步伐。他看

着街道，很快就把家里的揪心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他喜欢那宽宽的街道，街道两边排着洋灰抹的房子，霓虹灯亮得耀眼。这真好。这么些个灯，还愁没有买卖做吗？

他找到了一家澡堂子。一迈进门坎儿，他就不住地给人点头，连茶房也没漏过，就像他们是他的老朋友一样。他看见有两三个来洗澡的是一起坐船来的伴儿，就跟他们亲热地拉手道好儿。然后他走到柜上去，悄悄地替他们付了澡钱。

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下子人人都知道，有个不寻常的人来跟大家伙儿一块洗澡来了。就连懒洋洋的四川堂倌也特别献殷勤，跑去给他端来了一杯热茶，还有热毛巾。他剃了头，刮了脸，然后脱光衣服，不慌不忙地跳进池子，往身上撩了一通热水，接着坐在池子边，一面在胸口上搓着，一面顺口唱起来。他的声音不高，可是深沉洪亮。他心旷神怡。要做的事多着呢，忙什么。先唱上一段再说。他听着自己的声音，觉得美滋滋的，当然他更喜欢别人捧场。

一身的臭汗都洗净了，他穿上了讲究的绸大褂和缎子鞋，他把脏衣服交给柜上拿去洗，觉得自己干净、利索。走出澡堂门，准备办事去。

首先，他得闹明白当地的园子里演的都是些什么。他花了个把小时转茶馆，看出沿江一带都唱的是本地的四川清音、渔鼓和洋琴。拿北京的标准来看，他觉着本地的玩艺儿不怎么样。他唱的鼓书更有味儿，也更雅。不过一个高明的艺人就得谦虚着点，总得不断地学点新玩艺儿。

他高兴的是所有的茶馆买卖都很兴隆。要是这些艺人能赚钱，他和秀莲为什么不能呢。重庆人可能听不懂大鼓。可是新玩艺儿总是叫座的，四川人一定爱看打远处来的新鲜玩艺儿。

重庆现在是陪都了，全国四面八方的人都往这儿拥。就是四川人不来看他的玩艺儿，难民们也会来的。唔，事情不坏嘛。

可是他得成起个班子来。秀莲和他不能就那么着在茶馆或江边的茶棚儿里卖唱。绝不能那么办。他是个从北平来的体面的艺人。他在上海、南京、汉口这些大城市里都唱过。他必得自己弄个戏园子，摆上他那些绣金的门帘台帐，还有各地名人捧他的画轴和幛子。他得有一套拿得出手的什样杂耍，得有俩相声演员，变戏法的，说口技的。不论哪一桩，他都得去主角。要是他一时成不起一个唱北方曲艺的班子，他就得找俩本地的角儿来帮忙。不论怎样，得叫重庆人看看他的玩艺儿。

他加快了步子，又开始冒汗了。不过出汗也叫人舒服，凉快。背上越是汗涔涔的，他越是畅快。

跟别的大城市一样，重庆多的是茶馆。宝庆走了一家又一家，很快就知道了哪些人是应当去拜访的。有些人的名字他在来重庆之前就知道了。去拜会之前，他还是情愿先坐在茶馆里领略一下本地风光。你在这儿什么人都看得见——商人、土匪、有学问的人和要钱的。宝庆见人就交朋友。

在一家茶馆里，他碰见了老朋友唐四爷。唐四爷的闺女琴珠也是个唱大鼓书的艺人。

宝庆在济南、上海、镇江这些城市里，跟唐四爷在一个班子里混过事。他的闺女琴珠嗓门挺响亮，可是缺少韵味。宝庆看不上她的玩艺儿更瞧不上她的人品。对她来说，钱比友情更重要。她的爸爸唐四爷也是一路货。方家和唐家以前大吵过，后来多年不说话。

可是今天见了面，宝庆和唐四爷都觉着像多年不见面的亲哥俩。他俩亲热地拼命握手，激动得眼泪花花的。宝庆要找个

唱鼓书的好把班子凑起来，唐四爷急着要给他闺女找个好事由儿，要不然，他愁眉不展地说，他全家都得流落在重庆，一筹莫展。眼下的穷愁使他们忘了过去的那些别扭。在眼前这种情况下再见面，俩人心里都热呼呼的。宝庆很知道，要是跟唐四爷在一个班子里，早晚他得吃亏。可是眼下这么缺人，他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在唐四爷那头，他一见宝庆，就觉得好像一块肥肉掉进了嘴里，他决心死死咬住这块肉不放。他明白要叫宝庆上钩并不难。过去怎么办，现在还怎么办。不过在他和宝庆握手的时候，他眼睛里的泪倒的确是真的。

“我的好四爷！”宝庆亲热地说，“您怎么也在这儿?”

“宝庆，我的老朋友……”唐四爷的眼泪滚下了腮帮子，“宝庆，您得帮帮我，我在这荒山野店里真没辙了。”

唐四爷是个矮矮瘦瘦，五十来岁的人。别看他的身子骨儿小，嗓门倒很响亮。他的脸又瘦又长，鼻梁既高且窄，像把老式的直剃刀。他一说起话来，就不住点地摇头晃脑。一对小眼睛深凹凹的，很少正脸瞧人。

“家眷都来了吗?”宝庆说。

“是呀，连小刘都跟我们来了。”

“小刘?”宝庆一下子想不起来，“是给您闺女弹弦子的那个吗?”

“是呀！”唐四爷瞅着宝庆，瞧出宝庆非常高兴。他猜出宝庆急着要找个弹弦子的。他那大哥窝囊废弹得一手好弦子，可是他不肯干这一行。要是宝庆找不着个弹弦子的，他就算是真的坐了蜡。小刘弹得不算好，可是在这么个偏僻的山城里，也就能将就了。

“走吧，我的好四爷。带我去见见您的宝眷。”宝庆更加亲

热地说着。他想马上见见小刘和琴珠，让他们搭他的班子。

“宝庆，我的好兄弟，我们来了快两礼拜了，还没一点辙呢！”唐四爷叹息着说。“您有点门儿了吗？”他想先弄清楚宝庆到底能给他点什么好处，然后再让他见小刘和他闺女。宝庆的亲热，倒引起他的担心来。

宝庆意味深长地指指自己的鼻子，“我的好四爷，只要您肯帮忙，我就能把买卖弄起来。您想想——有了小刘、琴珠、我闺女秀莲和我，这就有了三个段子了。只要再找上几个人——找几个本地作艺的什么的——马上就能开锣了。走呀！”

“您拿得稳？”别人的热心解不开他心里的疙瘩。

“我的好四爷，”宝庆神气起来了，“您想我方宝庆能骗您吗？我说能干起来，就能干起来。”

唐四爷摇了摇头，心里很快打开了算盘。一开头他是想要宝庆帮忙来着，如今他见宝庆那么急着想跟他凑班子，就又觉着该扭转一下形势，让宝庆倒过来求他。

“宝庆，”他开了口，“我得回家去先跟他们合计合计。”

宝庆知道唐四爷滑头。不过他也看出唐四爷没有完全拒绝搭伙儿干。于是他也装作一点儿不着急。“好四爷，您想回就回去吧。有了琴珠和小刘，我可以成班子，不过您也得明白，没有他俩我也成得起个班子来。给他们捎个好。再见。”说着，他就要走。

唐四爷笑了。“别走呀，宝庆。您要是乐意，就来跟大伙儿说说。”

唐家住的店比方家住的还要小。地方越是小，就越是显得唐四奶奶和琴珠“伟大”。四奶奶有三个唐四爷那么宽，琴珠至少要比她爹高上两寸。娘是座肉山，闺女是个宝塔。俩人都

一个劲儿地搧扇子。

琴珠只有在台上还有几分动人之处。上台的时候，她可以把脸蛋和嘴唇都抹得红红的。她的眉毛又粗又黑，头发烫得一卷一卷的。此刻她没化装，脸上汗涔涔的。宝庆想：她可是真够丑的了。不过她的眼睛还挺漂亮，能盯得你发窘。乍看之下她的眼珠是褐色的，又大又亮，忽闪忽闪的。可是那对眼珠子要是盯上了你，就会变得越来越黑。

四奶奶是个尖嗓门。不说话的时候，也呼噜呼噜地喘气。

“哟，”四奶奶叫了起来，“我当是谁来了呢，敢情是宝庆呀！”她坐在一把竹椅上，屁股深深地嵌在椅子里，简直没法站起来迎接宝庆。她拿着一把芭蕉扇拼命地搧，用她那尖嗓门喊：“这下可好喽！我这就放心了，这下子我们不会饿死在这儿了。您这边坐，您坐呀。四爷，沏茶来。”

宝庆四面瞧了瞧，没处可坐。“我不坐，”他客气地说，“甭费事了，四爷，我不渴。四奶奶，您身体还好吧？”

“好！”唐太太气呼呼地说，“打来到这么个鬼地方，我都掉了十几斤肉了。”她摸了摸自己的胖胳膊，叹了口气。

“您呢，琴珠姑娘？”宝庆笑眯眯的，想表示好感。

琴珠先笑了一阵子，这才想出话来。“唔，方二叔，您的脑门还是那么亮。”她打趣地说。

宝庆笑了。他想，从琴珠的样子看来，穿得挺随便，又没擦脂抹粉，眼下可能还没干那号买卖。宝庆一向不喜欢她，也不愿意秀莲跟她瞎掺合，怕跟她学坏。只要有钱，琴珠什么都干得出来。宝庆不知道她现在跟小刘是不是也有一手，不过那当然不是为了赚钱。他定了定神，问道：“小刘呢？”

唐四爷叫道：“小刘，小刘，快出来，方二爷在这儿呢！”

小刘懒洋洋迷离迷瞪地蹭了出来，一面还打着哈欠。他约摸有三十岁，又瘦又弱。他五官清秀，可是瘦得厉害，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走。他的脸煞白，像个大烟鬼。这会儿他刚醒，脸上有团粉红色，使他显得年青，单纯。

他见了宝庆真是高兴极了。他笑着，柔声柔气地说："哟，方二爷，"见宝庆站着，忙说，"我去给您搬把椅子来。"

"甭客气，"宝庆很客气地说，"过得好吧，小刘?'

唐四爷连忙打岔："咱们说正经的吧。别尽站着。"

"对，方二爷，"四奶奶说，"您有主意，您先说。"她拼命搧扇子。

宝庆开了口，诚心诚意地说："琴珠，小刘，我来求您们帮忙来了。我想成了班子。"

"那还有什么说的?"四奶奶笑了。"是您要我们帮忙的，所以您得预支点钱给我们。"

宝庆倒抽了一口冷气，不过很快又装出了一副笑脸："我的好四奶奶，您要我预支? 咱们不都一样是难民吗?"

四奶奶绷着脸。小刘本来想说他愿意帮忙，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拿出一包"双枪牌"香烟，挨个敬了敬。除了宝庆，每人拿了一支。

"不预支，我们不能干。"唐四爷说。

"交情，信用，"宝庆断然地说，"不是比什么都强吗?"宝庆说得很恳切，动人肺腑。

"要是您成不了班子，我们又在别处找到了事儿，那又怎么办呢?"唐四爷问。他对交情和信用不那么信服。

"那我哪能拦着您府上的财路呵!"宝庆有时也挺厉害。

"是吗? 好哇，我们都得白手起家啰，哎哟。"四奶奶泄了

气，喊了起来，两眼瞪着天花板。

“说真格的，”宝庆说得挺带劲，“要是咱们成起了班子，我还能亏待了你们？我闺女秀莲拿几成，琴珠也拿几成。小刘呢，给谁弹弦子，就跟谁二八分账，这是老规矩。成不成？”

“我……”小刘结结巴巴说不出话。他不敢把自己的意思大声说出来，点点头，表示同意。

唐四爷和四奶奶拿定主意不再说话了。他们呆呆地盯着宝庆，想难为他，逼他提出更好的条件来，其实他们也知道，他提的条件本来就不坏。

琴珠到底开了口：“方二叔，就依您的吧！”唐四爷和四奶奶暗地里松了一口气。

“那好，就这么定了，回头听我的信儿。”说完，宝庆就告辞了。

四

鼓书场名叫“升平”，是照着宝庆三十年前在北平看见过的一个书场的名字起的。

小小的书场，坐落在最热闹的一条街上，能上二百来座儿。按宝庆的算法，只要有一百个听书的，他就不赔本；有了一百五十个人，就有赚头；要是客满了呢，那就很能捞上两个了。

到了开锣的那天。宝庆睡不好觉。天刚蒙蒙亮，他就起了床，找来一张包东西的纸，把他今天一天要做的事都记在上面。密密麻麻写了满满一张纸，叠起来，放在口袋里，然后出了门。

他先去看他头天在书场外面的布置。招牌的周圈，镶了一道红、白、蓝三色相间的电灯泡。在黎明的曙光里，灯光显得有些昏暗，可是就像在梦境中一般，美极了。牌下面是一个玻璃镜框，里面红纸黑字，写着角儿们的名字。正中横着三个大黑字：方宝庆；两边红底金字，是秀莲和琴珠。下面写着一堆从电影广告上抄来的绘声绘色的词儿。

宝庆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名字。真不减当年哪！他实在应

该得意。在先，他搭过人家的班，也自己成过班。可是论玩艺儿、论名声，他都比不过别人。眼下这是第一次，他挂了头牌，心里没法不得意。

他心满意足，冲着牌儿望了老半天，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他走进一家小茶馆，要了一壶茶。

喝完茶，他去找小刘，商量给秀莲溜活[1]的事儿。他自个儿用不着溜，他已经是个老艺人了。万一小刘错了板眼，他会泰然自若地照样往下唱。可是秀莲就不一样了。弹弦的要是走了板，她就得跟着乱套。所以他得让小刘先跟她溜溜活儿，别一上场就砸锅。

但是他没有勇气一直跑进旅店里去把小刘叫出来。要是让唐家的人见了，就会想方设法，硬不让小刘跟秀莲溜活。

他走进旅店的账房，给了茶房几个钱，让他把小刘找下来，悄悄说两句话。见了小刘，宝庆嘱咐他："别拿您的弦子，我那儿有一把，要是我大哥听见您弹，说出点啥话来，您别放在心上。我们总得养家吃饭哪。"

小刘懒洋洋地笑了笑，答应下午来溜活。

宝庆两天前才光顾过理发馆，这会儿又去剃了头，刮了脸。剃完，他打口袋里掏出那张单子，琢磨着。他得拜会所有帮过他忙的人，特别是官面上的和地痞流氓头子，得给他们几张招待券，求他们帮忙，照应。

他还抽出时间，把在书场里干活的人都一一知会到：卖小吃的、卖茶水的、卖香烟瓜子的、管热手巾把的、卖门票的、

① 溜活，排练之意。

看座儿的、坎子上的[1]，都招呼到了。他们下午四点来，要先祭祖师爷和财神，求个吉利。

宝庆已经成了城里的知名人物了。他走到哪儿，人人都认识他。茶馆、酒馆和饭庄里的账房和跑堂的，都知道他成了班，今儿个晚上开锣。他们管他叫“方大老板”，一个劲儿地恭喜他——都想闹张开锣的招待券。不过宝庆只是向他们拱手道谢，对他们的种种暗示未置可否。他一走开，就自个儿叨咕：“我光顾你们的时候，什么时候拿过你们的招待券？哪一次没给小费？”

等他回到小旅店，已经是两点了。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小刘也过来跟秀莲溜过活了。她已经上了装，正在抱怨没钱买一双新鞋。

“今天先凑合着吧，”宝庆说，“就穿那双缎子的绣花鞋好了。等我一有了钱，就给你买双新的。”她撅着嘴，不过还是穿上了缎子鞋。

二奶奶是盛装打扮，清醒得出奇。她记得是四点祭神，一直没敢喝酒，怕亵渎了神仙会招灾。只要戏一完，钱柜子里有了钱，她就要喝上一两杯，庆贺一下。

大凤看来不大高兴。祭神跟她没关系。再说，看见妹妹打扮得那么漂亮，她有点嫉妒。

宝庆觉出来了。“好大凤，别要孩子脾气！等我挣了钱来，也给你买一双新鞋。就买我今天在铺子里见过的那种顶漂亮的鞋。”

大凤没言语。

“好大哥，”宝庆又对窝囊废说，“我要歇口气，今儿晚上

① 坎子上的，戏园子里负责维持秩序，把门的人。

我得把所有的玩艺儿都亮出来。我的亲大哥，请您上一趟园子，把祭神的事儿预备一下。您的记性比我好，求您帮我操持操持。等散了戏，我请您喝两盅儿。”

连求带哄，他说得窝囊废答应帮忙。这一来，他就只好听窝囊废没完没了地讲，祭神的时候，场子该怎么安置。窝囊废爱显派他的学问。

“是，好大哥，”宝庆连连点头，“我听您的——求您别再往下说了。已经两点了，就请动身吧。”

一晃就是四点。祭神是在后台。窝囊废已经把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条。墙上贴上了红纸，写的是祖师爷——周庄王之神位。神位前有香案，一对红烛，一个大极了的锡香炉，供着几碟干鲜果品。还有三杯白酒。桌子四周围着大红绣花的缎子桌围。

周围三面，靠墙摆着凳子。屋子当中一张长桌，铺着白桌布，摆着茶壶茶碗，点心、瓜子、香烟，还有一瓶刚掐来的花儿。

应邀来参加表演的本地杂要艺人，一个一个地走了进来。他们都穿得挺破烂，因为都失业很长时候了。有的抽着长杆烟袋。有的一面搧着芭蕉扇，一面喷着香烟。

门一下子开了，宝庆走了进来。他冲着屋里的人一躬到地，秃脑袋从左到右转了半个圈子。嘴里不住地说：“请坐，请坐。”他知道大家都会站起来迎他。他不大佩服本地艺人，本地艺人也瞧不起“下江人”①，不过宝庆不愿意这种彼此瞧不起的劲头显得太露骨。

---

① 四川人把逃难来的外省人都称为“下江人”。

他直起了腰。秀莲慢慢走了进来。他带着笑脸，向大家介绍："这是我闺女秀莲。"

秀莲调皮地笑着。她微微一鞠躬，走到桌边，摘下一朵花，别在身上。

"秀莲，"宝庆吩咐，"敬客人们瓜子。"他还站在门口，等他的老婆。

秀莲拿起瓜子碟，自己挑了一粒，正要嗑，又放回去了。

"这是我内人。"宝庆又介绍开了。

二奶奶架子十足，挺有气派地点了点头，跟艺人们一起坐下。她想用四川话跟本地艺人聊天，他们又想用她说的那种官话来回答。结果谁也听不懂谁的，不过彼此都觉得尽到了礼数。

"哦，大哥，"宝庆说着，冲窝囊废奔了去，"真行，真行，真有您的！我布置不了这么好。"他一边说，一边往四面瞧着。

窝囊废听着兄弟一个劲儿地夸他，不由得高兴地笑了。他打了个呵欠，伸伸懒腰，好让宝庆看看他有多么累。

在园子里干活的人这会儿也来了：看座儿的、卖票的、捡场的、拉琴的。他们不是艺人，本来用不着来祭祖师爷。可是宝庆把他们大家都请了来，想让他们看看，艺人也讲规矩，也有自个的祖师爷管着；他们不是像外人想的那样，是没人要的野叫花子。

唐家来得最晚，这是身分。唐四奶奶打头阵，跟脚就是琴珠，唐四爷殿后，小刘像个没爹没娘的孤儿，可怜巴巴地跟着。四奶奶穿了一件肥大无比，闪闪发亮的绿绸旗袍，看起来有四个唐四爷那么大，堆满了横肉的脸上抹了厚厚的一层脂粉，嘴唇也涂满了口红。她身上真是珠光宝气：一对大耳环，

手指上戴了四个戒指，都镶着假宝石，迎着光，闪闪发亮。

她一进门，就摇摇摆摆直奔二奶奶和秀莲，像招呼最要好的朋友那样招呼他们，“好姐姐——哟，瞧小莲多俊哪。”完了就招呼方家兄弟。别的人，她正眼也不瞧。

四奶奶不跟宝庆商量，就把她丈夫叫了过来。“给祖师爷上香!”她想让他来主祭。

宝庆忙把唐四爷拉开，摇了摇头。他是班主，不能让别人来主祭。他走到神位跟前，点着了香。等冒出一缕缕弯弯曲曲的蓝烟，他就把香插进香炉。然后又点着蜡烛。神位前一下子亮了起来，闪烁着各样的色彩。大家都安静下来，一片肃穆。宝庆恭恭敬敬地向祖师爷磕了头。求祖师爷赏饭吃，保佑他买卖兴隆，叫他说唱叫座儿。他跪着，心里一直在默祷，求祖师爷保佑秀莲，别让四奶奶和她丈夫捣乱。

园子外面响起了震耳的爆竹。

五

到七点半，园子里就快上满了。宝庆看着一排排挤得满满的座儿，高兴得合不拢嘴，不过他也担着心，怕书场门口出事。他请了本地两个坎子上的来把门。他们都有经验，好人坏人，一眼就能瞧出来。不过宝庆可不愿意他们真动手。开锣头一晚就打架，总不是吉庆事儿。他也不愿意亲自去管那书场门口的事。要是跟人闹起来了呢，岂不更糟。他得处处走到，事事在心，又不能让别人注意他。可一旦要是出了事，他又得随时在场。

他在后台，留神着每一件事。需要的时候，他就伸出闪闪发亮的秃脑袋，指点一气。他鞠躬，谁到了眼前就跟谁握手，满脸堆笑，叫人生不起气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女角儿的脂粉香，总会吸引一些爱惹是生非的浪荡子弟。宝庆不断把泡在舞台门前的这号人撵开。他们就爱跟姑娘们纠缠。可是这种事也难办，有的人可能是地面上要人的朋友。要是的话，他总得把他们请到后台喝茶。于是就会有那么一位，自动跑上台去，当场送给他一幅幛子，给他捧场。一个艺人有多少操心的事儿！

到了八点，园子里已经是满满的了——不都是买票的。人这么多，是因为宝庆发出了一批请帖和招待券。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高兴。客满是件吉祥事儿。他奔到前面，兴奋地叫人在门口挂上了“客满”的牌子。他掌心发潮，又急忙回到后台，张罗开演。

头一个节目是一位本地艺人的金钱板——尖着嗓门，野调无腔，不地道。听众都不理会他的，只顾说话，喝他们的茶。

宝庆打后台往外瞧，场子宽而短。小小的戏台前面是一排排的木头凳子。靠两边墙摆着好些方桌，每张桌子周围，都摆了四五把椅子。舞台的门帘上绣着有绿叶衬托的大红牡丹，还绣着他的名字。这是特意在上海定做的。墙上挂着幛子，还有各地名人送给他和秀莲的画轴。书场虽小，却颇吸引人。台前悬着一对大汽灯，射出白中带蓝的强光，把听众的脸都照得亮堂堂的。宝庆乐了，这都是他的成就。门帘台帐上都绣着他的名字。每一幅画，每幅幛子，都使他回想起过去的一段历史，他到过上海、南京等许多大城市，有过不少莫逆之交。

他从台后瞅着台下。前两排坐的是本地人，其余的听众多数是“下江人”。就是本地人，多半也是在外省住过，在外省混过事儿的，因为打仗才跑回重庆。他们来听宝庆的，不过是为了让人家知道他们见过世面，听得懂大鼓书。宝庆久久地盯着坐在舞台两侧的一些人看。有些是熟座儿，他们都是内行，到这里来，是为了看看宝庆和他这一班人的玩艺儿。他们背冲戏台坐着。只听、不看。他们对女角的脸蛋儿不感兴趣。宝庆皱着眉观察他们的表情。要是他和秀莲的玩艺儿打响了，他们就会常来。渐渐地，听众越来越安静了。宝庆知道，这就是说玩艺儿越来越招人。这也说明，听众已经喝够了茶，也嗑完瓜

子了。要是再不看看台上，就没什么事可干的了。

轮到秀莲上场了。

小刘已经定好弦子。他慢慢走上台，手里拿着一把三弦，瘦小清秀的脸，在发着蓝光的汽灯下苍白得耀眼。他那灰色的绸大褂，像把银刀鞘似的紧紧裹着身子。他静静地在桌子旁边坐下，十分小心地把弦子放在桌上，卷起袖子。然后，他拿起弦子，搁正了，用绑在手指头上的指甲试了试弦。他歪着脑袋听了听调门，接着就傻盯着一幅幛子瞧着，脸上带了一副不屑的神气，好像很不情愿当个傍角儿似的。

桌边支着一面大鼓，那是宝庆从几千里外辛辛苦苦带来的。鼓槌子比筷子长不了多少。还有一副紫红的鼓板，带着黑穗子。桌围子是绿绸子的，绣着红白两色的荷花，还有“方秀莲”三个大字。

门帘慢慢地挑起来，“别紧张，别紧张，留着点嗓子，”她还没出场，宝庆就一再提醒她。帘子一掀，秀莲安详地走了出来，穿着漂亮的服装，像仙女一样娇艳。

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吸引听众的注意。然后她抬起小圆脸，脸上浮起了顽皮的微笑。

她穿了一件绉纱的黑旗袍，短袖口镶上一道白色的图案花边。手腕子上一块小表闪闪发亮。两条小辫扎着红缎带，垂在胸前。红缎带和她的红嘴唇交相辉映。她每走一步，都像在跳舞。

她以轻盈的步态，极富魅力地飘飘然走到鼓架前，拿起鼓槌子，打了一段开场鼓套，小刘马上开始弹了起来。秀莲跟着弦子，偶尔敲两下鼓，不慌不忙，点出了板眼。她眼神注视着鼓当中。微笑还留在脸上，好像她刚想起了一个笑话，却使劲

憋着，不让笑出来。

大鼓和弦子一下子都打住了。秀莲笑了笑，朝下望着听众。她腼腆地轻声说，要“伺候诸位”一段《大西厢》，接着就起劲地敲起鼓来。

文怕《西厢》，武怕《截江》，半文半武《审头刺汤》[①]。《大西厢》是大鼓书里最难唱的段子。只有三四位名角儿敢唱它。崔莺莺差红娘去召唤张生的恋爱故事，尽人皆知。可是，大段的鼓词和复杂的唱腔，往往吓得人不敢唱它。它的词儿都是按北京土话来押韵的。要是北京话地道，口齿又伶俐，吐字行腔就能清晰、活泼，像荷叶上的露珠一样。可是，要是唱的人没有这一门嘴皮子上的功夫，那就八成儿非砸不可。

秀莲铺场[②] 的时候，声音很小。坐在两厢那些内行的熟座儿，背冲着戏台，根本没听见她说的是什么。她唱完头一句，大家都不由得回过头来，看看是谁在唱这个难对付的段子。她的声音不高，可是，唱腔是没的可褒贬的。她一口气唱完了长长的第一句，像是吐出了一串珠子，每一个字都是那么圆，那么实在，那么光润：

二八的俏佳人懒梳妆，崔莺莺得了个不大点的病她躺在牙床，躺在牙床上，半斜半卧。您看这位姑娘，蔫呆呆得儿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楞楞磕磕，冷冷清清，困困劳劳，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

① 《西厢》曲调繁、唱词多，唱工较难；《截江》是要表现蜀将赵云智夺后主阿斗，“武架身段”繁重；《审头刺汤》，唱、念、表并重。

② 铺场，即开场白。

低头不语，默默无言，腰儿瘦损，乜斜着她的杏眼，手儿托着她的腮帮。

自始至终，秀莲唱得很拘谨，好像并不想取悦听众。可是一到难唱的关口，她满行。她不像有的角儿，一遇到复杂多变的拖腔，就马虎带过。她唱得越来越快，但她态度从容，一副活泼的神情，怡然自得地唱着，充满了感情。唱到最后，她来了一个高腔，猛然间刹住了鼓板，结束了演唱。她把鼓楗子和鼓板轻轻地放到鼓上，深深一鞠躬，小辫上的缎带头，差不多碰到了鼓面。然后她转过身去，慢慢走向下场门。快到门口就跑起来，像个女学生急着想放学一样。

直到她跑进下场门的帘子里，才响起一阵掌声。坐在前排的听众不懂她唱的是什么。掌声来自两厢的熟座儿。虽然她的嗓门还嫩，他们还是鼓了掌，他们知道，这么年青的姑娘唱这么复杂的段子，是很不简单的。

小刘知道秀莲挑的这个段子是最难唱的，他的活没出错，心里很高兴。秀莲一唱完，他长出了一口气，整了整衣衫，跟着她下了场。

有的听众站了起来，好像要走的样子，他们觉着失望，因为秀莲唱的时候，正眼也没瞧他们一眼，更糟的是，他们根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

桌围子又换了一副。这回绣的是一只鹤和两只鹿，还用五彩丝线绣了两个大字：琴珠。听众又坐下了。等等也好，看看琴珠是不是会好一点儿。

小刘先出场。这回他定弦的时候，把弦拨得分外响。他给秀莲傍角儿的时候，想的是别出错，到了这会儿，他想卖弄一

下才情了。定好了弦，他心急地等着琴珠上场。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上场门的帘子。

琴珠终于从帘子后面走了出来。她低着头，很快地走到鼓架跟前，好像她忙着要快点把段子唱完，好去干别的更要紧的事儿。

她是个高个儿，加上今晚上又穿上了高跟鞋，烫得卷卷的头发，高高地堆在头上，看着像个高大的穿着中国旗袍的洋女人。她的脸涂抹描画得很仔细，身上紧紧箍着一件大红旗袍。她的耳朵、手指和手腕上，都戴着从她妈那儿借来的假宝石首饰，俗不可耐的闪闪发光。

舞台是个古怪的地方，它能叫丑女人显得漂亮。琴珠长相平常，可是技艺和矫揉造作，使得她的一切都显得五光十色，闪闪发亮。她的外地派头和怪里怪气，使她一出场就博得个迎头彩。

音乐又算得了什么！她的鼓点敲得很响，荒腔走板，合不上弦。小刘使出全身的劲儿拨弄着三弦。为了使手指用得上劲，他身子略往后仰，因为用力太过，使劲咬着下嘴唇。

大鼓、云板、三弦齐响，弄得人发昏，可是听众都聚精会神，好像早已习惯了这种声响。

琴珠很快就觉出了她的成功，于是就给自己的那号买卖拉起生意来。她先对某一个人做了一阵媚眼，然后转过去又找第二个人。对两个人都使了个眼色，眼珠子从棕到黑，从黑到棕变化了好一会儿。第一个段子唱完，她宣布要“献演”一个特别节目：《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听众都乐了，来了个满堂彩。

她的嗓门很尖，很响，后音有点嘶哑。她一个劲儿地在那儿喊，不是唱，毫无低回婉转之处。谁也不理会她咬字清不

清，就是吐字吐错了，也没什么要紧。谁也不注意她唱的是什么。男人们懂得她抛过来的眼神，喜欢她的媚眼。对琴珠来说，这比咬字清楚重要得多了。

小刘的弦子，跟她合不合得上，也无关紧要。他把胳膊抬得高高的，使劲地弹着。一个弹得带劲，一个喊得响亮，就是走了板，俩人也搭配得好极了。听众都凝神屏息地瞧着。

乌烟瘴气地吵了有二十来分钟，琴珠才唱完了她的段子。她低头朝下看，脸儿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地看了好几遍。然后她抬起头，慢慢走下场，一路故意地扭着屁股。她背后是雷鸣般的掌声。

宝庆唱的是压轴戏。

他的桌围子是红哔叽的，没绣花，用黑缎子贴了三个大字：方宝庆。桌围子刚一绑上，园子后面的门就开了，人开始往外拥——听过那个穿高跟鞋的娘们，谁还要再听一个男人家唱？只有少数人没走，他们也腻歪了，不过总得有点礼貌。

门帘一掀，汽灯的亮光，照得宝庆那油光锃亮的秃脑门，闪出绿幽幽的光。他走上台来的工夫，对观众的掌声，不断报以微笑，同时不住地点着头。他穿着一件宽大的海蓝色绸长衫，千层底的黑缎子鞋。他上场时总是穿得恰如其分。

他沉着地走向鼓架，听众好奇地瞧着，他才不在乎那些弃他而去的人呢，那不过是些无知的人，他对自己的玩艺儿是有把握的。那些熟座儿会欣赏他的演唱。走几个年青人没什么要紧。他们到书场里来，也不过就为的是看看女角儿。

他的鼓点很简单，跟秀莲敲得相仿佛。不过他敲得重点儿，从鼓中间敲出洪亮悦耳的鼓点来。他的眼睛盯着鼓面，有板有眼地敲着。鼓到了他手里，就变得十分驯服。他的鼓点支

配着小刘的弦子，他这时已经弹得十分和谐动听。

唱完小段，宝庆说了两句，感谢听众光临指教。今儿是开锣第一天，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他说，要不了几天，就能把场子收拾利落了。他本想把这番话说得又流利又大方，可是到了时候，本来已经准备好了的话，一下子又说不上来了。他一结巴，就笑起来，听众也就原谅了他。他们衷心地鼓掌，叫他看着高兴。

他介绍了他要说的节目——三国故事《长坂坡》。他还没开口，听众就鸦雀无声了。他们感觉得出来，他是个角儿，像那么回子事。宝庆忽然换了一副神态。他表情肃穆，双眉紧蹙，两眼望着鼓中间。

他以高昂的唱腔，迸出了第一句："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听众都出了神，肃然凝听，大气儿也不敢出。宝庆的声音如波涛汹涌，浑厚有力，每一个字儿都充满激情。他缓缓地唱，韵味无穷。忽而柔情万缕，忽而慷慨激昂，忽而低沉，忽而轻快，每个字都恰到好处。

宝庆的表演，把说、唱、做配合得尽善尽美。他边做边唱："忠义名标千古重，壮哉身死一毛轻。"他也能凄婉悲恸，摧人肺腑："糜夫人怀抱幼主，凄风残月把泪洒……"只有功夫到家的人，唱起来才能这样的扣人心弦。

宝庆一边唱，一边做。他的鼓槌子是根会变化的魔棍，演什么就是什么。平举着，是把明晃晃的宝剑；竖拿着，是支闪闪发光的丈八长矛；在空中一晃，就是千军万马大战方酣。他一弯腰，就算走出了门；一抬脚，又上了马。

秀莲和琴珠唱的时候，也带做功。可是，秀莲没有宝庆那样善于表演，琴珠又往往过了头。宝庆的技艺最老练。他的手

势不光是有助于说明情节，而且还加强了音乐的效果。

猛的，他在鼓上用力一击，弦子打住了，全场一片寂静，他一口气像说话似的说上十几句韵白。再猛击一下鼓，弦子又有板有眼地弹了起来。

这段书说的是糜夫人自尽，赵子龙怀抱阿斗，杀出重围。他唱书的时候，听众都觉得听见了杂沓的马蹄声和追兵厮杀时的喊叫。

最后，宝庆以奔放的热情，歌颂了忠义勇敢的赵子龙名垂千古。他说这段书的时候，时而激昂慷慨，时而缠绵悱恻，那一份爱国的心劲儿，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他一躬到地，走进了下场门。演出结束，一片叫好声，掌声雷动。

宝庆擦着脑门上的汗珠，走到台前来谢幕。又是一片叫好声。他说了点什么，可是听不见。大家都叫："好哇！好哇！"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他笑容满面，不住地道谢。"明儿见！请多多光顾，玩艺儿还多着呢！务请光临指教。"说着话，他抻了抻海蓝的绸大褂儿，褂子已被汗湿透，紧紧地贴在脊梁骨上了。

六

唐四爷忙着来拿开锣第一天晚上琴珠应得的那份钱。跟往常一样，他总觉着大家都合计好了要骗他。宝庆和账房先生忙着结账的时候，他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们。他从账房走到后台，留神大伙儿都在干些什么，然后又走到前边来。他要马上把钱拿到手，谁也甭想少给他闺女一个子儿。

四奶奶实在太胖了，没法亲临账房，监督算账。要是她挤进账房，别人就谁也甭想进去了。所以她像一尊弥勒佛似的，坐在后台一把大椅子里，眼睛净盯着她男人瞅不到的那些地方。她分钱的劲头儿比谁都足。眼下她正在跟秀莲闲聊，听秀莲说些孩子话。四奶奶也疼孩子，别人家的小孩越不懂事，她越觉得有趣。

招待券发得太多，收入无几。演员们拿不到足“份儿”。按老规矩，不足之数，大家分摊。可是，宝庆大方地说，这是开锣第一夜，他情愿一个子儿不要，让大家拿满份儿；他希望明儿晚上大家还是都来。不论怎么说，他得邀买人心。

唐四爷一听，更加起了疑。他从来不肯吃亏，也不相信别人会自己找亏吃。宝庆一定是昧下了一些钱，这会儿又来装大

方，我唐四爷可不能就这么着让他把钱拿走。可是收入和账目都在眼前，唐四爷挑不出毛病。他急急忙忙跑到他老婆跟前，和她咬了一会儿耳朵。怎么办？怎么对付这个狡猾的宝庆？他俩靠琴珠吃饭已经有十来年了。过去就受过骗。得想出点招儿来打宝庆身上多挤出俩钱，哪怕只有半块呢！

耳朵咬了有一分来钟，四奶奶决定还是接受分给琴珠的那份儿钱。她得把钱拿过来，放在贴肉口袋里，这才算牢靠。然后，她让唐四爷把琴珠带回家，留下她来对付宝庆。她是个妇道人家，就是败下阵来，也算不得丢人，过几天就算没这档子事了。她长吸一口气，双手交叉搁在高耸的胸前，等着宝庆。

琴珠也急着要走，她想门外一定有好多人等着瞧她。也许还会有财主、漂亮的阔少爷什么的。她喜欢人家瞧她。当人家盯着她瞧的时候，她真觉着自己是个美人。于是她使劲地扭着屁股，走出了门，她爹娘体贴地跟她保持着一段距离。

四奶奶坐在那儿，咯咯咯咯地傻笑着，像只刚下过蛋的鸡。忽然之间，她绷起了脸。“宝庆呀，”她叫着，“上这边儿来，我有话要跟您说。是要紧的事儿！”

宝庆明知她决不会说出什么好话来。不过他还是过来了，笑着问：“您有什么吩咐呀，我的四奶奶？”

“我要问您的就是这个。今晚上谁的好儿最多？”

“当然是琴珠啦！她是个角儿。”宝庆很坦率地承认。

“好，宝庆，您这回总算是说了老实话。我也要跟您说点老实话。我们两家合伙儿成班子。我的闺女长相好，又能叫座。这么说，她唱的是头牌。要是她唱的是头牌，她就该拿头牌的钱。话是这么说不是？”

宝庆不愿意对她说，哪怕琴珠再学上三年，她的唱腔也比

不上秀莲的。她的嗓门又响又俗。他也不想对她说，要是他不组班，琴珠一个子儿也捞不到。他只是讨好地冲四奶奶笑了笑。

四奶奶也冲他笑着。“宝庆，别净站在这儿笑，得干点什么去。要是您不打算多给头牌俩钱，我闺女可就要……”

“要干吗？”宝庆的粗眉毛一拧，生了气。两个星期以来，他跑穿了十来双袜子，为的是让大家伙儿都有个挣钱吃饭的地方。他以为人家会领情。没想到这个臭婆娘……

四奶奶一见宝庆这副模样，就软了下来。“宝庆，甭跟我说您不知道琴珠的事儿该怎么办！作艺的事儿您懂。”

“我不懂，”宝庆再也按捺不住自己了。“我也不想懂。”他天不亮就起床，整天都在忙，到处都得把话说到，该争的争，该劝的劝，该夸的还得夸。如今，他唱了半天，一个子儿没捞着。晚饭还没吃上呢，真是再也耐不住了。他瞪着眼瞧她。

“好吧，”四奶奶嘟囔着，使劲把她那胖身子拔出椅子。“看样子您不打算再添了——一分钱也不添了？”

“我干吗该添呢？我今天白干了一天，你们可都拿的是满份儿。您真不讲理。”

“我的好兄弟，还得图个身分呢。琴珠至少得比秀莲多拿一块钱。她值。”

宝庆坚决地摇了摇头。“不行，一分钱也不能多拿。”

“好吧，您真没见识，我们明儿再见。”四奶奶摇摇摆摆地走了。走到门口，她又站住了，慢慢回过身来，“也许我们明儿就不再见了。”

“随您的便，四奶奶。”宝庆简直是在喊了，脸气得铁青。

窝囊废已经把宝庆的老婆二奶奶送回旅店了。秀莲还在书

场里等着宝庆。自从秀莲登台作艺以来，她每逢下了戏，总等着宝庆带她回家。要是天气好，住处又离园子不远，他们就在夜晚晴朗的天空下走回家去。散场后走这么几步，是宝庆生活里顶顶快乐的时候了。

他总是走得很慢，好让秀莲跟上。他背着手，耷拉着肩膀，低着头。难得有这么一小会儿心情舒畅的时候，他慢慢吞吞地走着。这样走一走，可以暂时忘掉那极度的疲劳。秀莲到这会儿总爱把她那些小小不如意的事儿向他抱怨一番。宝庆爱听她抱怨。有的时候也会安慰上她几句。有时什么也不说，只咂咂嘴。他会带她到附近的小饭铺里去，买上点什么好吃的。他喜欢看她那发亮的大黑眼睛期待地等着她爱吃的东西。他也带她上小摊，给她买个玩具什么的。秀莲已经十四岁了，不过她照样喜欢洋娃娃和玩具。

今晚上，四奶奶走了以后，宝庆紧背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要是明天四奶奶真的不让琴珠来唱，那可怎么好！哼，她不过会招徕一些市井俗人，不来也没什么了不起！

“爸，”秀莲轻轻地叫，“回家吧！”

宝庆见了她那表情恳切的小脸儿，笑了。这可爱的小东西和琴珠真是天渊之别。唉，不值得为琴珠伤脑筋。唐家要她卖的是身，不是艺。那号生意赚的钱更多。可是秀莲还是一朵含苞未放的小花儿。她已经跟作艺的姑娘们混了四年多了，并没学坏。“好，回家！”宝庆答应了。“走着回去吧！”他把那些揪心事儿一古脑都忘掉了。他想起来在北平、天津、上海那些地方，他在散场后跟她一路走回家时的快乐情景。

等宝庆和秀莲走出了戏园子，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了。大多数铺子都已经上了门板，街灯也灭了。宝庆慢慢地走着，

垂着头，背着手。他觉着松快极了。街道很暗，这使他很高兴——这样就没人会认出他来了。非常清静。他用不着每走几步就跟什么人打招呼。他越走越慢，想让这种不用跟人打招呼，非常轻松的愉快劲儿，多维持一会儿。

“爸，”秀莲低声叫道。

“唔？”宝庆正想着心事。

“爸，您刚才干吗那么生四奶奶的气？要是明儿琴珠真的不来了，那可怎么好？”她的黑眼珠出神地望着他。她单独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总喜欢用大人的口气说话。她想让他明白，她已经不是个只会玩洋娃娃的小妞儿了。

“没……没什么了不起的。有她能吃饭，没她也能吃饭。”宝庆在家里人面前，总是装得很自信。有的时候他拿腔作势。不过这都出自好心，——想让大家伙儿安心。

“琴珠可有法儿挣钱啦，他们饿不着。”

宝庆清了清嗓子，看来秀莲也懂事了。他早就该明白这点了。可不是，她老跟唱大鼓的姑娘们混嘛。他带着笑声问：“她有什么别的买卖好做呢？”

秀莲叽叽呱呱地笑了。“我也知道得不详细。”她有点抱歉地说，因为她提起的事儿，没法再往下说了。“我不该这么说，是吗，爸？”

宝庆没马上回答。琴珠到底怎么挣外快，秀莲不清楚，这点他并不奇怪。她每天说唱的，是那些才子佳人的事儿，可是她并不真懂。他担心的是闺女总要长大成人。她会成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肩膀又觉得沉重起来了，好像挑起了一副重担。

迟疑了半天，他说：“我不能学唐四爷，你也不要去学琴珠。听见了吗？”

“是，爸爸，听见了。”秀莲说。从她的口气听来，她并没听明白爸爸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们一路没再说话。

到了旅店里，宝庆才想起来，他和秀莲还没吃晚饭呢。他爬楼梯的时候，很觉着饿了。他希望家里能有点什么吃的东西，要是能和全家人一起美美地吃上一顿，庆祝庆祝开锣，该多么好。

出乎他的意料，二奶奶居然醒着，还给他们备了饭。

宝庆一下子高兴起来了，高兴得把一天的忧愁都忘到九霄云外了。要他称心并不难。稍微体贴他一点儿，哪怕他刚才还愁肠百结，也会马上兴高采烈起来。眼下他想说点什么夸夸老婆。“晚饭！真好极了！”他一下子叫了起来。她瞪了他一眼。

“你还想要什么?”她狠狠地问。

宝庆的脸一下子拉长了。“甭跟我生气。”他恳求地说，“我累坏了。”

窝囊废早就睡了。他照料了开张祭祖师爷的事儿，很觉着有点累。宝庆把他叫起来，一起吃晚饭。

秀莲帮着爸爸，想使空气融洽点儿。她亲热地管养母叫了声“妈妈”，又帮着姐姐大凤摆饭。

二奶奶对秀莲从来没有好脸色。她的那一份慈母心肠只能用在她亲生的闺女身上。

大凤比秀莲大两岁，可是看起来至少有二十三四了。她是个矮胖姑娘，比秀莲高不了多少，可是宽多了。长圆脸儿，长相平常，满脸还净是粉刺。她总穿一件士林布的旗袍，把厚厚的头发，简简单单编成一根大长辫子，拖在背后。她总像是在发愁。偶尔一笑，就露出了两排整整齐齐的漂亮牙齿。她笑起

来的时候，好看多了，也年轻多了。

近几个月，秀莲才知道自己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才知道登台唱书是一门贱业。大凤长相平常，又不会作艺，可是秀莲知道她有身分。只要大凤冲她一乐，她准知道她在耻笑她。

吃完饭，窝囊废又倒头睡了。二奶奶酒没喝过瘾，不那么痛快。等大家都吃完了，她喊起来："都给我走开。让我安安生生地喝一口。"

宝庆、大凤和秀莲都拿不定主意。要是真把她撂下，她会大发雷霆。可要是他们留下，她又会喝上一整夜。宝庆累得真想马上倒头睡去。可又怕她发脾气，不敢就走。他咬了咬嘴唇。今儿个得过得快快活活的，才能吉祥如意。他得尽量避免吵架。

他看看老婆，一个劲地想把一个呵欠压下去。她挺有情意地冲他挤了挤眼，一本正经地说，她不再喝了。

宝庆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大声打了个呵欠，倒在一把躺椅里。二奶奶不愉快地瞅着他："去吧，睡你的，睡死你。"她吼着说，恼羞成怒。

宝庆没言语。他冲着俩姑娘点了点头，走出了房门。走进自个儿的屋子，他舒展开身子，长叹一口气，马上睡着了。又过了一天，平平安安的。

"大凤儿，"二奶奶说，"别嫁作艺的，晚上一散场，他总是累得什么似的。"然后她冲着秀莲："哼，卖唱的娘儿们更贱！"

秀莲倒抽了一口凉气，没敢吱声。

七

几个爱唱戏的，在书场楼上租了三间房，每个礼拜到这儿来聚会两次，学唱京剧。他们以前在北平时学过几段戏，这会儿到重庆来组织了一个票房，每周只聚会几个钟头，其余的时间，屋子就空着。

他们会唱的戏并不多，都加在一起，也凑不上一出戏。聚会了几次，他们对京剧的兴趣逐渐淡薄，不少人再也不想唱了。他们就是到票房来，也不过是打打麻将。可他们还是每月按时付房租，占住这三间房，表示他们都是票友。

宝庆得找个住处，总不能老住在小旅店里。重庆是一天比一天拥挤了，每天都有一船船的人到来，要想找个住处，简直比登天还难。书场楼上有那么三间空屋，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得把这三间屋要过来。可是那班票友又怎么办呢？

他去见票房管事的。他机智老练，一句没提空房子的事儿。只是大谈特谈，京剧的历史如何悠久，管事的在京剧上的功夫又是多么深。他在北平、上海、南京跑码头的时候，管事的不就已经名噪一时，名闻全国了吗？那回走票的时候，南京的报纸不都轰动了吗？（事实是，这位管事的从来没有玩过票，

不过他也不愿意否认。）从京戏又扯到大鼓。宝庆是那么能说会道，他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话引到正题，管事的也只好赶紧附和，说是大鼓也就仅次于京剧，而实际上，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听过一回大鼓呢。宝庆是从文化之城北平来的有文化的人，他得像欢迎老朋友似的欢迎宝庆。真正懂得艺术的人总是心心相通的。半小时以后，票房的三间屋归了宝庆。再过一小时，宝庆就带着全家搬了进来——搬到鼓书场楼上。

秀莲和大凤住一间，宝庆两口子住一间，中间是堂屋。窝囊废不乐意每天晚上临时到堂屋里搭铺，宁愿住在小店里受罪。他心甘情愿地在那儿受罪，好在是一个人一间屋，自由自在，没人打扰。

宝庆对新居很满意。租钱少，房子就在书场楼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每天用不着来回奔波，还能抽出点时间来料理家务。

他只高兴了几天。他早就知道唐家放不过他。唐家想给琴珠长钱，事没办成，就会想出别的招儿来折磨他。当然唐家也有唐家的难处，最要紧的，是挣钱养家吃饭。他们不能让琴珠跟宝庆散伙，那样就会一个钱也捞不到了。他们拿定主意要找宝庆的麻烦。又胖又大的四奶奶，她的拿手好戏就是惹人生气。她男人跟着她学，她呢，也紧盯着她男人，决不能让他落了空。

她三天两头打发男人去找宝庆，替琴珠借钱。孩子总得有两件衣服穿穿，饭食也接不上了。再不就是琴珠生了病，上不了场，得请上一天假。

宝庆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一切。他明白，不能去填这些无底洞。不过他替他们觉着难受，唐家的人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

知足！他们要预支琴珠的包银，他没答应。这也没能使他们安分点。

方家搬到书场楼上的那一天，差点吵起来。唐四爷像个来给鸡拜年的黄鼠狼一样，天一亮就到书场来了，他一脸的怒气，嘴角没精打采地往下耷拉着。

他直截了当地对宝庆说，唐家的人都觉着他不是玩意儿，光把自己一家人安顿得舒舒服服的。唐家是他的老朋友，一向对他忠心耿耿，他倒好意思撂下不管。“老哥儿们，”他责备宝庆说，“您得帮我们一把。您有门路呀！您得给我们也找个安身的窝儿。这不是，您倒先给自个儿找了个安乐窝了。”

宝庆答应给找房，但能不能找着，可不一定。要他许愿不难，可是他不愿意许愿。要是他答应了人家，又不打算兑现，这使他觉着违心。唐家没完没了地埋怨他，他只好点头。唐四爷一个劲儿地叨唠，他心平气和地听着，不住地点头赔笑。

四奶奶也参加了社交活动。她每天都摇摇摆摆地走到书场楼上，来看她的好朋友二奶奶。她每回来都是一个样子。先是笑容满面地走进堂屋，喘着气说：“可算走到了。我一路走了来，特为来看您。我心想，不论怎么说，我们在这个破地方都是外乡人，得互相亲近亲近。我只有您们这几位朋友，每天要是不见上一面呀，简直就没着没落儿。我一想起今儿还没见着您，心里就憋闷得慌。”

说完，她找来一把最宽大的椅子，把她那大屁股填进去，然后就唠叨开了。“您那位有本事的掌柜的给我们找到住处了吗？”她问二奶奶，“找到了没有？您可得催催他。我们的命不济，到现在还住在旅店里，房租贵得怕人。我们简直活不下去了。”

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见茶就喝，见吃的就吃。

来串门的还不光是她。还有巡官、特务、在帮的和几位有钱的少爷。他们来是为了看秀莲，坐得比四奶奶还久。宝庆当然得应酬他们。拿茶，拿瓜子，还得陪着说话。

他们常常在秀莲还没有起床的当儿就来了。坐在堂屋里，眼睛老往秀莲那屋的花布门帘上瞟。宝庆知道他们想干么，可是又不敢撵他们出去。他要是给他们点厉害，场子里演出的时候，就会来上一帮子，大闹一通。砸上几个茶壶茶碗，再冲电灯泡放上那么一两枪，那就齐了。闹上这么一回，他的买卖就算玩完了。

更糟的是，一早就来的年青人里，有一位保长。他长得有模有样的，笑起来流里流气，玩女人很有两下子。他来了就一屁股坐下，嘴里叼一根牙签，两眼死盯着里屋门。还有一天，一个最放肆的年青的站了起来，二话不说就走进秀莲的卧室，秀莲还正在睡觉。别人也都跟着。

宝庆见他们都盯着闺女看，作揖打躬地说了不少好话。秀莲太累了。晚上唱书，白天得好好睡一睡。他们很不情愿地走了出来，坐在外屋等。宝庆心如火焚，可是使劲压着火，还赔着笑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作艺。

他老婆要能帮着说两句，情形也就不同了。她至少可以对这些地痞流氓说，秀莲只卖艺。要是她能这么说一说多好，——可是她偏不。她对秀莲，自有她的打算。

大家都瞅秀莲，秀莲觉着很别扭。她知道这些人没安好心，她不想理睬他们。她一跨出里屋门，就会遇上这帮家伙。她总是求大凤陪陪她，可是大凤不答应。她不愿意跟长得漂亮的妹妹走在一块儿。她懂得堂屋里那些男人是来看妹妹的，他

们对她可是连正眼也不瞧一下。所以她总是叫秀莲独自一个人往外走。她的态度很清楚：抱来的妹妹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她可是个有身分的闺女。

最后秀莲只好一个人走出来，就像作艺时登台一样。她总是目不斜视，笔直地穿过堂屋，走进她妈的屋子。她不敢朝那些男的看上一眼，准知道，要是这么做，他们都会围上来。

早起穿过外屋走出去，对秀莲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她明白，她只不过是个没有爹妈的孩子，一个唱大鼓的。她的养母顶多能对她和气点儿，要说疼，那谈不到。她如今已经大了，她需要有人疼，希望有人能给她出主意。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胸脯开始隆起，旗袍也掩盖不住她身体柔和的曲线了。她非常需要有人能保护她，安慰她。她需要人开导。有些事，她想跟二奶奶说说，可是又不敢。那么还有谁能跟她说说呢？

每天早晨，当她穿过坐满人的外屋，上她妈屋里去的时候，她总是希望能碰上妈妈好脾气。可是二奶奶从来没有好脸色。“出去招待你那些客人吧，贱货。”她总是粗声粗气地说。秀莲呆板地笑着，只好又回到自己屋里，心里老想着，她要是个十来岁不懂事的孩子该多好，她希望她身体上那些成熟的标志都消失掉。

她见过男人纠缠唱书的姑娘——摸她们的脸蛋儿，拧她们的大腿。她知道有的姑娘不得父母许可就跟着男人跑了。她也知道有些暗门子能挣钱，不过她并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自然而然地依靠爸爸保护。对于她来说，宝庆既是爹，又是娘，还是班主和师父。要是有人说起，哪家的姑娘跟人跑了，或者是跟什么男人睡了觉，她都觉得特别神秘；要是这话是悄

悄讲的，她就更想听个明白。

她也注意到，每逢堂会，总有些唱书的姑娘任凭男人亲近，还接受人家的贵重东西。她问大凤，为什么男人要摸她们，还送东西。秀莲想，大凤是有身分的人，她应该知道。可是大凤只是红涨了脸，不说话。她又问琴珠，琴珠是靠着跟男人鬼混挣钱的，不过琴珠也只是嘻嘻哈哈地一阵笑，说："你还太小，小孩子家不该什么都问。"

那就只好问宝庆了。不过，要向爸爸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不那么简单。当她终于鼓起勇气，提出问题时，宝庆脸红了。她从来没见过爸爸这么难堪。她永远不能忘记。爸爸是那样苦恼地皱起了眉头，心事重重地用手搓着秃光光的脑门。沉默了半晌，他才说："孩子，别打听这种事。这些事太下贱，你不该去想。"

秀莲不满意。她听出了宝庆责备的口气。因为难堪，她的脸也红了。她很灰心，可又不服。"爸，"她脱口而出，"要是这些事下贱，那我们的买卖不也就下贱了？我知道好多姑娘都那么干嘛。"

"那是从前，"宝庆说，"从前人都看不起戏子和唱大鼓的，不过比奴才和要饭的好些罢了。可是如今改样儿了。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直，人家就不能看轻咱们。"秀莲想了一会儿。爸爸从来没跟她说过，艺人的身分什么时候改过样，他只常常对她说，他们唱的书是上千年来一代代传下来的。

"爸，我们为什么不做点别的什么买卖呢?"她问。

宝庆没回答。

秀莲一心认为她干的是下贱事，永世出不了头。这一回，当她走进坐满了男人的外屋时，她存心想随和点儿，看看那又

会怎么样。可是她抬头看见爸爸就站在门口，吓得马上改了主意，像个耗子似的，一溜烟钻进了自己的卧室。她在屋里一个人摸骨牌，一直玩到上书场去的时候。她下楼的当儿，还有两个捧她的人坐在家里。

四奶奶还是照常来。她明白那些男人为什么要等在堂屋里，觉得应酬应酬这些人，也怪有意思。她打定主意要报复方家一下子，他们虽是朋友，却又誓不两立。方家都是强盗，诈骗了她全家。她跟那帮男人说，要想把秀莲弄到手，就要舍得花钱，一要有耐心，二要有钱。

她算是打错了如意算盘，宝庆不吃她这一套。只要是碍着秀莲的事儿，他就不能不说话。有一天，他冲四奶奶发了火。他气得脸都憋红了，声音直打颤。“请吧，”他说，“您要是上我这儿来，请到我内人屋里坐。我用不着您来应酬客人。”

四奶奶笑笑。她弹了一下响指，咯咯地像个下了双黄蛋的老母鸡似地笑了起来，“嗬，嗬，我帮您接待了这些贵客，还落个不是。”她大声说，“算我的不是，可是他们玩得不错嘛。”

宝庆狠狠地盯着她，气得两眼发直。“我不乐意您这么着，”他说，“我请您记住，这儿不是窑子。这儿是书场——是卖艺的地方。”

四奶奶脸上一副恶毒的神色，说：“哼，等着瞧吧，我倒要看看干我们这一行的，谁能清白得了。”她扭着她那庞大的屁股，猝然离开了宝庆，回到那些男人堆里去。

她有几天没来。她告诉琴珠，场间休息的时候，别上后台去。要是她想歇会儿，就上秀莲屋里去。她知道宝庆就腻歪这个。

这一来，宝庆又多担着一份心事。他最恨的就是琴珠要跟

秀莲交朋友。琴珠懒洋洋地靠在秀莲床上，带着一股浓浓的香水味，一副傲慢懒散的样子。

琴珠拿秀莲的屋子当化妆室。她下午早早地就来了，抹口红，涂指甲，描眉，狠忙一气。秀莲的化妆品，她拿起来就用，很叫秀莲心疼。大凤要用只管用好了，可是像琴珠这么个暗门子，可不能随便使她的。她会挣钱，为什么不自己花钱买去。她向爸爸诉了一通苦，可是爸爸没答碴儿。他不想为这么件小事犯口舌。“甭发愁，”他说，“等用完了，我再给你买。”

秀莲知道他会再给买，可是不明白琴珠的化妆费为什么要他来付。

“您看，”有一天她拿定主意对琴珠说，“我那粉是挺贵的。”

琴珠高兴地咧开嘴笑了。“当然啦，所以我才喜欢它。我自个儿买不起。”她越发来了劲，把粉往胳肢窝和身上乱扑，还使劲抖粉扑，弄得满屋飘的都是香粉。秀莲气得脸发白。

有一天，琴珠带了个男人来，他们一直走进秀莲屋里，一屁股坐在床上。秀莲脸红了，站起来要走。可是不能让琴珠待在她屋里。她会把什么都偷走。再说，她上哪儿呆着去呢？要是她穿过外屋，上她妈屋里去，又可能会惹气。不走吧，她又不愿意瞧着琴珠招待男人。她又想看看，一个姑娘招待一个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真的那么下贱吗？总有一天她得知道。于是她就干脆坐下来瞧着。

琴珠和她的客人又说又笑，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后来他们拉起手来，但这也算不了什么坏事。他们走了以后，秀莲很纳闷，是不是男人家掏钱，就为的是在床上坐一会儿，跟琴珠说上两句话呢？终于有一天，她

回到屋里，看见琴珠正跟一个男人躺在床上亲嘴。

秀莲气得发狂。她真想把他们都撵出去，但为了爸爸的买卖，她又不敢得罪琴珠。她跑进妈妈屋里。妈妈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局面。

二奶奶已经半醉了，不过她还是觉出来发生了什么事。她嘟囔了两句。这个闺女呀，真是个小蠢丫头。当然一个黄花闺女比个暗门子值钱，可是闺女也叫人淘神。让琴珠挣点外快有什么要紧！她总得找张床吗，要是秀莲也这样，倒是件好事，能叫宝庆开开窍。他对这姑娘真是死心眼。谁听说过把个抱来的闺女娇惯得像个娘娘似的。二奶奶乜斜着眼睛望着吓傻了的秀莲的时候，心里想的净是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事。“滚出去！”她叫道，“你不也跟她一样，是个卖唱的。你当你是谁哪？”

她举起酒杯，手停在半空，好像在琢磨。猛的，她把杯子朝秀莲扔了过来。没打中，不过秀莲的衣服却溅上了棕黄色的酒印儿。

秀莲目瞪口呆，脑子发木，也挪不动步了。原来妈妈要她学琴珠！妈妈不在乎，不疼她。秀莲气极了。她想打这个女人，想用指甲抓烂她的皮肉，咒死她！

她一转身，跑到楼下的书场里去找宝庆。他不在。她又走到门前，他上哪儿去了？然后回到暗下来了的舞台上。她站在舞台上，又是跺脚，又是咒骂。只有她的骂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

她盲目地朝门外走——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关心她的人了，那就是窝囊废。

秀莲一路跑着，走过许多条街，来到窝囊废住的旅店。

“好好跟我从头说说。”他说，神气像个法官命令证人叙述

目击的罪证那样严肃。听完秀莲的话，他一口气把琴珠和她爹妈臭骂了一通。

他的主意并不高明。他想到书场去，打琴珠一顿，看她还敢不敢再在男人面前扭屁股。他要跟唐家拼命，他得好好教训那胖老娘儿们四奶奶一顿。秀莲只是摇头。这些办法都不行，不能为了她把爸爸的买卖毁了。

窝囊废坐在床沿上，用他那又脏又长的指甲搔着脑袋。那怎么办呢？这么下去总不是个事呀！

秀莲诉了一通委屈，心里觉得好受点了。她知道窝囊废是疼她的。有这么个人肯听她诉苦，也就算是一种安慰了。他骂人的话，听着叫人肃然起敬，用的都是有学问人用的字眼。

窝囊废有个现成的主意，要是秀莲手边有钱，就先上小铺吃顿饭再说。再不就去买上几个橘子。他知道有个地方，花上五角钱，就可以买上一大堆橘子，够全家撑得肚子疼的。他还知道山边上有个好去处，可以消消停停坐在那儿吃橘子。

秀莲说，要是大伯肯送她回家，那就更好，爸在家里该不放心了。

“让他们不放心去，”窝囊废说，“上场以前，就甭回那坏窝子里去了，要是他们敢骂你，我就亲手拆了那个场子。走吧，买橘子去，肚子里有了食儿，出门逛悠逛悠，看看景致，主意就出来了。”

八

战局恶化，汉口失陷。从北方和沿海一带来的难民，大批拥入四川。本来已经很拥挤的城里，又来了这么多人，宝庆的书场，买卖倒更兴隆了。惟有他这个班子，是由逃难的艺人组成的，很受欢迎。因为听众大多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下江人”，宝庆这一班艺人对他们的口味儿。那些爱听大鼓的人觉着，全城只有宝庆的书场，是个可以散心的去处。他们又可以在这里领略一番家乡情调。

四川是天府之国，盛产大米、蔗糖、盐、水果、蔬菜、草药、烟草和丝绸。生活程度也比别的地方低。东西便宜，收入又有所增加，宝庆就有了点积蓄。他打算存一笔钱，自己盖个书场。要是有了自己的书场，他就可以办个艺校，收上几个学生。这些学生经过他的调教，会成为出色的演员，而不是普通的艺人了。盖个书场，再办所学校，这是他在曲艺上的宿愿。真要那么着，今后唱书的就可以夸口，说他们上过宝庆的曲艺学校，得过他的传授。

宝庆一想起盖书场，办学校的事儿，心里就高兴得直扑腾。但冷静一想，又觉着这种想法简直是狂妄，是野心勃勃，

是一种可怕的想法。

他一下子犹豫起来，用手揉着秃脑门。说真格的，这样野心勃勃的打算，甭想办到。还有秀莲，要是她……他必得好好看着她，一步也不能放松。他叹了口气，只有秀莲不出事儿，他才能发展他的事业。

重庆的雾季到了。从早到晚，灰白色的浓雾，罩住了整个山城。书场生意兴隆。一场又一场，人老不断。平常晚间爱在街上闲逛的人，也走进书场，躲那外面阴沉沉的浓雾。宝庆总在提防着空袭。他一家已经受够了苦，再不能漫不经心。他心惊胆战地想到，在这个陪都，多一半的房子像干柴堆。都是竹板结构，跟火柴盒似的又薄又脆，一点就着。一家着了火，只消几个小时，就会烧成一片火海。

因为雾，日本飞机倒不敢来了。雾有时是那么浓，在街上走路，对面不见人。有了这重雾保护着，居民们的心放宽了。战争像是远去了。生活又归于正常。可以寻欢作乐，上上戏园子了。

因为雾，四川的蔬菜长得很快。葱翠多汁，又肥又大，宝庆真是开了眼。宝庆的买卖也十分兴旺。书场里总是坐得满满的，秀莲越来越红，座儿们很捧场，很守规矩。一个当班主的，还有什么不称心的呢？在雾季里，他买卖兴旺，名气大。而战争这出大戏，却在全国范围内没完没了地进行着。

琴珠还是老样子，她声音嘶哑，穿戴却花里胡哨，很能取悦男人，在书场里很叫座。唐家还是那样见钱眼开，常捣坏。如今他们不大到方家走动了，要是来的话，必是有事儿，不是开份儿，就是想额外多挤出俩钱去，宝庆已经把他们看透了。

有一次，宝庆买了些希罕的吃食，亲自给唐家送了去。这

些花钱的东西，唐家未必常吃，他不想闹翻。头一桩，他得把事情弄明白。要是疑神疑鬼，互相猜忌，早晚会闹出事来。

他满脸春风地招呼胖大的四奶奶，“四奶奶，多日不见，您身体好？我给您送好吃的东西来了，准保您满意。”

四奶奶没打算接礼物。她那满脸的横肉，一丝笑纹也没有；说话的调儿又尖酸又委屈：“我的好宝庆，您发财了。我们这些穷人哪儿还敢去看您哪！”

宝庆吃了一惊：“咱们也就该知足了，”他有点瞧不惯。“咱们不过是些作艺的罢了。好歹有碗饱饭吃就算不错，还有几百万人挨着饿，快要活不下去了呢！”

四奶奶的嘴角耷拉了下去：“您可是走了运。您有本事。我们家那一位，简直的就是块废物点心。他要是有您这两下子，就该自己成个班，自个儿去租个戏园子。没准他真会这么办。”说着，嘴角往上提了一点儿，脸上浮起了一层像是冷笑的笑容。

“有了您这么一位贤内助，四奶奶，”宝庆附和着，“男人家就什么都能办得到。”他赶紧把话题转到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他又是赔笑，又是打哈哈，一个劲儿地奉承，终于使她转怒为喜，眉开眼笑。时机一到，他就告辞了。

在回家的路上，宝庆又犯起愁来了。苦恼像个影子似的老跟着他，哪怕就是在他走运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是唐四爷也弄上那么几个逃难的艺人，他就能靠着琴珠成起个班子来。那当然长不了。唐家会占那些艺人的便宜，四奶奶会冲他们大喊大叫，给他们亏吃，最后散伙了事。不过，就是暂时的竞争，对宝庆的买卖来说，也是个打击。

他把这件事前前后后琢磨了个透。他非得有了确实的把

握，知道唐家不能拿他怎么样，才能安下心来。

有一夜，刚散场，他想了个主意。问题的关键是小刘。要是他能让这位小琴师站在他的一边，就有了办法。他就能左右局面。没了小刘，唐家就成不起班子来。要说琴珠，没有琴师，也唱不起来。只要他能紧紧地抓住小刘，他就再也不用担心唐家会来跟他唱对台戏了。他先打听了一番，逃难来的人里有没有琴师。从成都到昆明，一个也没有。小刘真成了金不换的独宝贝儿了。

为了这件事，宝庆琢磨了好几个晚上。有一夜，他从床上坐了起来，用发潮的手掌揉搓着秃脑门。自然啦——事情也很简单，要想拴住小刘，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攀亲，让他娶大凤。但这他可受不了。对不起大凤啊。可怜的凤丫头。虽然小刘有天分，又会挣钱，可是要叫她嫁个琴师，真也太委屈了她。他暗想，虽然他自个儿也是作艺的，他还真不情愿把闺女嫁给个艺人。

不该让大凤落得这般下场。她单纯，柔顺。小刘呢，也天真得像个孩子。不过宝庆操心的首先是男方的职业，而不是人品。小刘人品再好，也还是个卖艺的。

有一天，他邀小刘上澡塘洗澡，是城里顶讲究的澡塘子。他还是头一回请这位小琴师。小刘觉着脸上有光，兴高采烈。他俩在满是水汽的澡塘子里，朋友似的谈了两个来钟头。宝庆什么都扯到了，就是没提他的心事。他细心打量了小刘脚丫子的长短，分手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谱儿了。

下一回再请小刘洗澡的时候，宝庆带了个小包。他把包给了小刘，站在一边看着小刘拆包。果然不出所料，小刘很高兴。里面是一双贵重的缎鞋，是重庆最上等的货色，料子厚

实，款式大方。小刘把鞋穿在他那窄窄溜溜的脚上，高兴得两眼放光。他挺起胸膛，高高地昂起了头。这一下，琴师和班主近乎起来了。

宝庆像个打太极拳的行家，不慌不忙地等待着时机。话题一转到女人和光棍生活，他就柔声地问，“兄弟，干吗不结婚呢？像你这样又有天分，又有本事的人，为什么还不成家呢。我一直觉着奇怪。还没相中合适的人？”

小刘有点不好意思。他那瘦削俊俏的脸上，忽然现出小学生般腼腆的表情。他干笑了一声，想掩盖自己的惶惑：“不忙，我还年青呢。我把时间都用在作艺上了，这您是知道的。”他踌躇了一下，想了想，说：“再说，这年月，要养家吃饭也不容易。谁知道往后又会怎么样呢？”

“要是你能娶上个会挣钱的媳妇，那就好了。俩人挣钱养一个家，这也算是赶时髦。”宝庆真诚地回答道。

小刘的脸更红了。他不知怎么好了，用深感寂寞的眼神望着宝庆，心里想着，这人心眼真好，艺高，又够朋友，和自己的爸爸差不多。能跟他讲讲心里话吗？谈谈自己的苦闷，还有他爱琴珠的事儿。唐家倒是愿意把琴珠给他的，为的什么，他也知道。他俩要是配了对儿，琴珠和他就永远得在一起作艺。这他倒没什么不情愿。不过他希望琴珠能完全归他。他知道她的毛病，要是娶个媳妇，又不能独占，叫他恶心。跟琴珠结婚，还有更叫人发愁的事儿。他的身子骨儿不硬朗，琴珠可是又健壮又……永不知满足。要想当个好丈夫，他就得毁了自个儿的身子，艺也就作不成了。他失眠，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这件事。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着才好，也找不着个可以商量的人。他呆呆地、询问般地看着宝庆那慈祥的脸。

他只说了声，“好大哥，要是……”就忽然打住了。宝庆不喜欢琴珠。跟他说说，不提名道姓的行不行？

“要是什么？”宝庆接着问，“别瞒着我，咱俩不是朋友吗？”

“是我和琴珠的事儿，”小刘一下子脱口而出了。他用手指比划着，想解释什么，“我和她，——唔，这您知道。”

宝庆用手掌搓着脑门，心里想。宁毁七座庙，不破一门婚。于是他说：“这可是个好消息。恭喜恭喜。那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小刘倾诉了他的烦恼。宝庆没给他出主意。他只反问：“小兄弟，我想问问你，你觉着我待你怎么样？我没亏待过你——。”

“当然啦！”小刘马上热心地说，“这可没说的。您心眼好，又大方。谁也比不了。”

“谢谢，可要是你跟琴珠结了婚，你就得永远跟着唐家，把我给忘了，对不？”

“哪里！”小刘像是受了惊，“我决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恩情。要知道，大哥，人家说您的坏话，我从来不信。您对我一片诚心，我也对您忠心耿耿。您放心，我不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好，我信得过你。”宝庆说，“我希望你和琴珠一辈子快快活活的。我希望你和我也能一辈子亲如手足。你知道我一向疼你。我总想，要是你我能在天地面前拜个把子，就好了。”他哈哈地笑起来。“小刘，我当你的老把兄怎么样？”

小刘睁大了眼睛。他看着宝庆，心里又是惊，又是喜，又不大放心。他笑了起来，“您是个名角儿，我是个傍角儿的。我哪能拜您为大哥呢？我可不敢。”

“别这么说，”宝庆用命令的口气说，“咱俩就拜个把子，皇天在上，永为兄弟。”

他俩分手以后，宝庆心里还是不踏实。可能他已经赢了一个回合，但还没定局。他当然能够左右小刘，但并没有十分的把握。琴珠和她娘才是真正的对头。她们要是拿定了主意，就能随心所欲地拿捏小刘。一个艺人有多少揪心的事儿！

快过年了。宝庆打算丰丰盛盛、痛痛快快地过个年。年过得热热闹闹，人就不会总想着老家了。再说他也乐意款待款待大家，这能使家里显出一股和睦劲儿来。

他给二奶奶一些钱，叫她带着大凤上街买东西去。她很会买东西。别看她好酒贪杯，情绪又变幻莫测，买东西，还价钱，倒很内行。就是他亲自出马去讲价钱，也没她买的便宜。

拿到钱，乐坏了二奶奶。为了庆祝这个，她先喝了一盅，接着一盅，又是一盅。等她带着大凤上街时，已经醉得快走不动道儿了。她醉眼惺忪，可还起价钱来，还是精神抖擞。那些四川的店铺伙计，顶喜欢为了争价钱吵得面红耳赤，二奶奶也觉得讨价还价是件有滋有味的事儿。要是她买一斤蚕豆，准得再抓上一把葱，塞进菜篮子里。不多一会儿，她就带着闺女回来了，篮子塞得满满的。她给自己剩下了一些钱，够她好好喝上几天酒了。

宝庆去看大哥窝囊废。他给了大哥点钱，要他回家团圆团圆，过个热闹年。

窝囊废冷笑了。“在这么个鬼地方过年？你说怎么过？算了吧！”他愁眉苦脸，本来，他整天没什么挂心的事，可最近为自己的年纪，担起心事来了。头一条，他不愿意死在外乡。

“甭那么说，哥，”宝庆笑着说，“越是离乡背井的，越是

得聚聚。我就是为这个，才给您送钱来了。我成心要您快活快活，散散心。上街给您自个儿买点什么去。”

窝囊废不好意思降低身分，伸手去拿兄弟的钱。他指了指桌子，“我不要钱，”他说：“你可以把钱搁在那儿——搁在桌子上。”

宝庆走了以后，窝囊废就上了街。他走到集上，买了个叫做“五更鸡”的小油灯，既能当灯使，又可以温茶水；一个竹子做的小水烟袋，一对假的玉石耳环，还有一把香。回到家，他用红纸一件件包起，准备年三十晚上，送给大伙儿。

宝庆像个八岁的孩子似的盼过年。他一闻到厨房里飘来的香味儿，就忍不住咂咂嘴，盼着除夕到来，好大吃一顿。他想方设法，要大家也跟他一样起劲。于是全家都一心一意准备着这个喜庆日子。连大凤也高高兴兴地在厨房里帮妈的忙。

事与愿违。除夕晚上，宝庆的班子有堂会，宝庆很伤心。他准备了家宴，打算一家人吃顿团圆饭。可是，堂会怎么能不去呢？他不能不替班子里其他的人打算，不能不让大家去挣这一份节钱。不论他怎么惋惜三十晚上这顿团圆饭，他还是得去。

堂会散了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两点钟了。外面下着雪。秀莲、小刘和宝庆走出门，穿过狭窄的街道时，雪落在他们的衣服上，脸上的雪都化成了水。三个人都垂头丧气。琴珠没来唱堂会，小刘知道她准是跟个男人去了。他气坏了，没跟唐家一起吃上年夜饭不说——琴珠也扔了他走了。秀莲眼里含着泪，心里头很难过。

宝庆两手在嘴边围成个喇叭筒，大声叫滑竿。他的声音淹没在茫茫的大雪里，抬滑竿的也回家吃年夜饭去了。街上空荡

荡的，除了宝庆的一班人和雪花以外，什么也没有。他们步履艰难，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间或有一家，窗帘里面还有亮光。只听见里面围席而坐的人，在哈哈地笑着。秀莲眼里满是泪水。

忽然间，来了一乘滑竿，一堆黑糊糊的影子，歪歪斜斜地在雪地里走着。宝庆叫住了滑竿。他不等抬滑竿的张口要价，就把手伸进口袋，抓出一把毛钱。

可是，谁该坐滑竿，谁又该走路呢？一乘滑竿不能把三个人都抬走。小刘忽然不好意思起来，觉着自己抱怨得太多了。“让秀莲坐吧，”他说，“我能走。”

“你坐上去，”宝庆下了命令，“我们喜欢走走。你的身子骨要紧。坐上去吧，我求你啦！”

小刘上了滑竿。大哥那么尊重他，他很高兴。他笑着招了招手。“好大哥，”他说，“明儿我来给您拜年——一定来。”

宝庆和秀莲站在那儿，看着滑竿消失在黑暗里。秀莲累了，她翻起衣领，把脸缩在领子里。

“来吧，闺女，”宝庆说，“咱们走。你很累了吧？”

她走了几步才回答：“我不累。”从她的声音听来，她已经精疲力尽了。宝庆也很累了。他觉得很对不起家里的人。别人家都在过年，他和闺女却得这么着在街上走。

他装出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说：“秀莲，又是一年了，你又长了一岁，十五了。记住了吗？你今年应该把书唱得更好。”

秀莲没答碴儿。过了一会，宝庆又说开了，“咱们现在挣的钱不少了——可以体体面面地把你嫁出去了。”

“干吗说那个，爸？”她突然问道。她正瞧着自己的脚。一双鞋糟蹋了，差不多还是新的呢。

“这是大事。每个闺女都该结门好亲。”

她一声不吭，叫他心里发凉。他们继续往前走，她心里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爸爸老要提他们的买卖。他钱挣得多，又跟她嫁人有什么关系？

总算到了家。宝庆拍着手，像个小学生一样，高兴得欢蹦乱跳。“总算到家了，咱们总算到家了。”他不住地说，心里希望有谁能出来接接他们，可是，没人。他们自己走上楼，衣服上的水淌湿了楼道。

二奶奶已经醉了。她已经上床，打开呼噜了。窝囊废正在秀莲屋里跟大凤说话。他俩都是一副哭丧相。窝囊废醉醺醺的，话越来越多。“钱，钱，钱，”他正跟大凤说着，“钱又怎么样。为什么偏偏要在大年三十跑出去挣钱。人生几何，能有多少大年三十好过的？”

宝庆一屁股倒在堂屋里的一把扶手椅里。红蜡还燃着，烛光就像黄色的星星一样，在他朦胧的眼前晃动着。钱 ……钱……钱……这么干下去，值吗？

秀莲走进自己的屋里，躺了下来。

“来，侄女儿，”窝囊废叫道，“来玩牌，让你大伯赢几个怎么样？”

“不了，大伯，”秀莲说，她已经乏得厉害，小嫩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来了。“我要睡觉。”她脸冲着墙，睡了。

窝囊废叹了一口气，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看着外面飘着的雪花。“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小莲。”他悄悄地说，摇晃着他那花白的头。

九

到四月份，重庆的雾季就算过去了，但早晨起来，雾还是很浓。那雾，潮湿、寒冷，像块大幕布似的盖着山城，直到日上三竿，才逐渐散去。太阳升起如猩红色的火球，看着有点怕人。这是不祥之兆，主兵灾；它也主大晴天，就是说空袭又将来到。重庆的天气可以截然分为两季：冬冷，有雾；夏炎热，无雾——却包含着危险。谁都知道，只要天一放晴，日本飞机就又会临头。

四月底，这年头一次拉了警报。飞机并没有来，但人人都知道战乱又已来到。雾这个起保护作用的天然防线没有了，人们只好听天由命。

宝庆对空袭已经习以为常。他亲身经历过的一些空袭，想起来还叫人心惊胆战。他决定把窝囊废送到南温泉去，那儿离城有四十多里地，比较安全。他要窝囊废到那儿去找上两间房；租旅馆，赁房子，都行。要是重庆挨了炸，方家总还有个安身之处。

于是五月份那令人难忘的一天来到了。山城已是黄昏，太阳老远地，像个大火球。书场附近有些人在喊：拉警报了。也

有人说，没拉警报，是讹传。外地来的难民，懂得空袭的厉害，很快躲进了防空洞。本地人还在各干各的，有的人满不在乎地在街上晃荡。这些“下江人”真是神经过敏！空袭？连一架飞机也没有。

突然之间，飞机来了，发出一阵轰隆轰隆的响声。朝防空洞奔去的难民跑得更快了。他们听见过这种声音——是轰炸机。可是四川人却站在那儿，两眼瞪着天空。也许是自己的飞机吧，刚炸完敌区回来。根本没有炸弹，怕什么？

雾季一过，二奶奶没敢再喝酒。她不乐意给炸得粉身碎骨。活着还是有意思得多。白天黑夜，她随时准备钻防空洞。她把钱和首饰小心地装在一个小包里，随身带着。

这天下午，她正在检查这个跑警报用的包，盘算着还能不能再放点别的什么进去。最好能带瓶酒，等头晕的时候喝上两口。秀莲正看她积攒的旧邮票，大凤做着针线活儿。

猛的，只听见头顶上一声巨响，好似一柄巨斧把天劈成了两半儿。秀莲一下子蹦了起来。

宝庆光着脚从里屋跑出来，“没听见警报呀！”他说。二奶奶坐在椅子上，想站，站不起来。她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小包。她往起站了两次，可是腿软得不听使唤了。宝庆走过来扶她，秀莲奔到了窗边。一阵凄厉的呼啸穿房而过，声音越来越响，猛地又哑然无声了。“快躺下，”宝庆喊道。他自己也趴下了。

炸弹爆炸了——三声闷响，书场摇晃了起来。一只花瓶从桌上蹦到地下，摔得粉碎。秀莲用手指堵住耳朵，爬到靠窗的桌子底下。外面街上扬起了一阵烟尘。接着又是一起爆炸，声音短促，尖厉，一下接一下。整个书场天翻地覆，好像挨了巨人一拳，接着就听见震碎的玻璃哗哗乱响，纷纷落地。

宝庆头一个开口："走了，我估摸着。"他还在地上躺着。他说话，为的是安慰大家。谁也没答碴儿。他四面瞅瞅，连头也不敢抬起来："大凤，你在哪儿?"大凤在隔壁屋里，趴在床底下呢："妈，您在哪儿?"二奶奶还坐在椅子里，紧紧攥着那个口袋。她脚下湿了一大片。她尿了裤！

"过去了。"宝庆安慰她说。她不言语。他走过去，摸了摸她的手。手冰凉。看见她在哭，他叫大凤过来，安慰安慰妈妈。大凤打床底下爬出来，身上脸上满是尘土和蜘蛛网，眼里一包泪。

宝庆穿上了鞋袜。等二奶奶定下神来，他已经走到了门边。"你上哪儿去呀?"她喊起来了。

"去看看唐家，我得去看看他们怎么样。"

"就不管我了？我快吓死了，你倒只想着别人。"

宝庆犹豫了一下。但他还是下了楼。她又神气地跟他作起对来了，这就是说，她已经没事了。他有责任去看看唐家怎么样了。琴珠是他班里的角儿，小刘是重庆独一份儿能弹三弦的琴师。他现在必须去看看他们，以后，他们或许就会少找他一点麻烦。

外面街上和平时一样。他以为街道已经给炸没了，炸弹离得那么近。到处都是碎玻璃。一些消防队员和警察跑来跑去，街上的人并不多。太阳已经落山了。隔街望去，后面几道街的屋顶上，彩霞似的亮着一道强光，那不是彩霞，那是房子起了火。山城的一部分已是一片火海。他的心揪得发痛。

他加快了步伐。是唐家住的那一带起了火。他的角儿！他的琴师！走到后来，一排警察挡住了他。他拿出吃奶的劲头，打人群里挤过去。整条街都在燃烧。烧焦了的肉味儿直往他鼻

子里钻。他一阵恶心，赶紧走开。

末了，他爬上了山，冲着唐家旅馆的方向走去。也许他能打胡同里穿过去，找到他们。然而，所到之处，惨得叫人不敢看。靠山的街道上全是熊熊大火，浓烟铺天盖地朝他滚了过来。只听见火烧的噼啪声，被火围困的人的惨叫声，以及救火车不祥的铃声。新起的火苗，在黑暗中像朵朵黄花，从各处冒出来，很快就变成了熊熊的火舌。头顶上的天，也成了一面可怕的镜子，忽而黄，忽而红，仿佛老天爷故意看着人们烧死在下面的大熔炉里来取乐似的。

宝庆低着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走回家，眼前老晃着那一大片怕人的火。

这会儿街上已经挤满了人，大家都想出城去，所有的人力车上都高高地堆满了东西，一家家人家带着大包小包，拼命往外逃，找不到人力车的人，骂骂咧咧，有的在哭。失掉父母的孩子在嚎啕。有的人还带着嗷嗷叫的猪和咯咯的鸡。

一个人差点和宝庆撞了个满怀。他脸气得铁青，不但不道歉，还骂开了，“你们下江人，”他喊了起来，一面用手指着，“是你们招来的飞机。滚回下江去。”

宝庆不想跟他吵。显而易见，他说得不对。哪里是难民招来的飞机。他忘了那个人还在骂他，愣在那儿出神了。他一面走道，一面还在琢磨。可以写上一段鼓词，跟大家说说战争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抗战。

突然之间，他倒在了地上。一个发了疯的人在街上狂跑，把他撞倒了。他站起来，掸了掸衣服。这才看出来他已经走过了书场。

秀莲正在等他。她看上去是那么小，那么孤单。“爸，人

家都出城去了，”她说，“我们为什么不走呢？到南温泉找大伯去吧。”

宝庆拿不定主意。完了他说：“我们怎么走？城里找不到一辆洋车，一架滑竿，汽车更甭想。今晚上走不成了。等明天城里没事了，再想办法。”

“我现在就想走，爸。我倒不怕给炸死，我就是怕听那声音。”

他摇了摇头。“我亲眼见的，江边的街道都着了火。走不过去——警察把路也给拦上了。明儿一早，我们再想办法。”

她疑惑地看着他，问：“唐家怎么样了？”

“不知道。”他的下巴颏儿直颤。“我走不过去。到处都是火，真怕人。”

她那双黑眼睛，黯然失神。她看了看天花板。“爸，明儿还会有空袭吗？”

“谁知道。”

“我等不得了，”她干笑了一声。“就是走，我也要走到大伯那儿去，我可不愿意再挨空袭了。”

二奶奶失声叫着他们。虽然她一直在喝着酒，她的脸还是煞白的。“我不能在这儿等死，”她使劲嚷着，“动弹动弹，想点办法。”

“明儿一早，我们就上南温泉去。”宝庆说，他又疲倦，又紧张。看见她这副样子，他心里实在难过。

谁也没有睡。街上通宵挤满了人，都不敢去睡觉。谣言满天飞。每听到一起新的谣言，女人们就嚎啕大哭起来，听着叫人心碎。炸死了四千人。这是官方消息。要是一次就炸死四千人，那往后更不堪设想了。每一起谣言，都会使那骚乱的人群

更加不安，更悲苦。

到夜里两点，宝庆睡不着，干脆不睡了。他穿上衣服，下了楼，走到书场里——那是他心血的结晶，是他成名的地方。当班主的宝庆，在这儿走了运，有了一帮子熟座儿。可是，眼前的景象叫他脑袋发木。贺幛、匾额还都挂在墙上，全是捧他的。他最珍惜的一些，已经送到南温泉去了。再有就是桌子、椅子、长凳，都是辛辛苦苦置下的。现在还有什么用处？那边长条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二百套新买来的盖碗。他双手捧着光头。这些茶碗是他的血汗呀！没法把它们带走。一家人也许还得长途跋涉，才到得了南温泉。还可能有空袭。也许到了明晚上，整条街都会化为灰烬，一个茶碗也不剩。是不是因为他在别人家破人亡之际，赚了两个钱，所以才得到这样的报应？

他一脑门都是汗。他忽地抬起那满布皱纹的宽阔脸膛，笑了。有了命，还愁什么？几个茶碗算什么？他走到后台，把大鼓、三弦放进了一个布口袋里。看见这些宝贝，他好受了一点。只要有了它们，他就什么也不怕了。到哪儿都可以挣钱吃饭。

他找来一张红纸，大笔书写了一张通知："本书场停业三天。"他走到书场前面，把红纸贴在最醒目的地方。完了又走回后台。这一回他跪下求神保佑。求大慈大悲的菩萨和祖师爷保佑——"菩萨保佑，保佑吧！我日后一定多烧高香。"

完了他去叫醒家里的人，已经是三点了。秀莲翻了个身，眯缝着眼。"又是空袭？"她问道。宝庆忙说不是，告诉她该动身了。她像个小兔似的一蹦就下了床。她的包早已打好，里面有两件衣服和积攒的邮票。二奶奶直打呵欠，提起了包。大凤躲在妈妈身后。她怕爸爸要她背鼓。"好闺女，"他恳求着：

"帮我一把。三弦就够沉的了。"她满脸不高兴，但还是背起了鼓。宝庆锁上了书场的门。他站了一会，凝视着这个地方，满心的悲伤。他猛的转过身，跟着全家出发了。

一层薄雾笼罩着山城。成千的人仍旧挤在街上，脸发白，板着，惊惶失措。有的人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有的人呆呆地瞧着。宝庆一家走过的街道，还在燃烧。可以清楚地看见房屋烧焦了的骨架还在冒烟，有些地方还吐着火苗。他们从一堆堆瓦砾和焦木中间走过，到处都是难闻的焦味儿。间或看见一具尸体，不时看见一根孤零零的柱子竖在那儿。有一次，在他们走过的时候，一根柱子倒了下来，扬起一阵炽热的灰烬。他们加快了步伐，用手堵着鼻子，想避开那可怕的臭气。

二奶奶吓破了胆，连骂人也顾不得了。她平日最不乐意着忙，这会儿她却总觉得大伙儿走得太慢了。她猛的站住，惨叫一声，捂住了脸。原来她踩着了一个死孩子。秀莲给一团断电线缠住了，宝庆转过身来帮她解，她惊慌得不得了，好不容易才挣脱开，拽下了一片衣裳。大凤一个劲地摔跟头，可还是紧紧地抓住鼓不放。

他们走了好几个钟头，拐弯抹角地走过一片瓦砾的街道，爬过房屋的废墟和成堆的尸体，最后来到了江边。真是触目惊心！回过头来再看看他们经历过的千难万险，一下子都瘫倒在潮湿的沙滩上，爬不起来了。一片焦土和断垣残壁。一股股浓烟，火舌直往天上冒。那一大片焦土，就像是一条巨大的黑龙，嘴里吐着火舌。这样的黑龙，足有成百条。

他们总得设法渡过江去。宝庆去找渡船。听得一声汽笛响，轮渡还照常。这就好了！许多人为了坐小划子过江，付出了吓死人的高价。有轮渡坐就好。坐小划子过大江，叫人担心

害怕。

轮渡上已经挤得满满的。过了江，他让二奶奶和两个姑娘先在茶馆里等着，自己跑出去想办法。公共汽车站挤满了人，宝庆断定，哪怕等上一个礼拜，公共汽车也不能把所有等着的人都载了去。他想雇滑竿。抬滑竿的要价高得吓人。

临完他发现一辆公家的汽车。他赔着笑脸跟司机拉近乎。请司机喝茶，司机高兴了。过了一会，宝庆塞给他一笔可观的钱，要他把一家人捎到南温泉去，司机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他正想要做这么一笔生意呢！

有汽车坐，乐坏了秀莲。这就跟故事书里讲的一样。

二奶奶又抱怨开了。“早知道有汽车坐，我就多带点东西来了。”她嘟囔着。宝庆没言语。他很高兴，菩萨还是保佑了他。

窗外的景色飞快地向后跑去，秀莲很快就把她的疲劳忘掉了。什么都新鲜，美丽。南温泉真有意思，街道窄小，背靠连绵的大青山。可看的东西多着呢：潺潺的小溪，亭亭的松树，太阳是那么和蔼安详，和重庆的太阳不一样。山坳处是一片深紫色的阴影，绿色的梯田一望无际。她从没见过这么美的景色。

窝囊废见到他们，眼泪汪汪。他以为他们都给炸死了。他的脸色黄中带灰，满布皱纹，眼睛里全是血丝。

“您好像一宿没睡，”宝庆说，“好大哥，怎么不歇歇？”

“担着这么大的心，我怎么睡？”窝囊废没好气。他扶着秀莲的肩头，孩子般热诚地说：“去睡一会儿，孩子，好好睡它一觉。等明儿醒了，上温泉去洗个澡。那才够意思呢！”他看着大家，欢欢喜喜把每个人都打量了一番。“都活着，太好了！

太好了！都得去洗个澡。好呀，太好了！”他一高兴起来，就不知道打哪儿说起了。只要不住嘴就行。“我的好兄弟，”他对宝庆说，“你一定得先睡一觉。”宝庆很不以为然，“不忙，我还有正经事要办呢。”

“正经事？”窝囊废瞅着兄弟，觉得他简直疯了。“这么美的地方，还用得着办什么正事？”

宝庆把那宝贝三弦递给窝囊废，“我到镇上去走一圈，看看能不能在这儿作艺。”说完，就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

十

到南温泉的第二天晚上，日本飞机又轰炸了重庆。方家和镇上的人一起，站在街上听着。

那天晚上，宝庆睡不着觉。他的书场怎么样了？挨炸了没有？他所有的一切，都化为灰烬了么？

家里人还在睡，他早早地就出了门，先坐公共汽车，又过了摆渡，回到了重庆。他要看看他的书场。他也要打听唐家的下落。要是在南温泉能作艺，他就得把琴珠和小刘找来。

公共汽车里几乎没有人。所有的人都在往城外跑，没有往回走的。急急忙忙打重庆跑出来的人，都看他，以为他疯了。他高高地昂起头，笑容满面，觉着自己挺英雄。

中午，他到了重庆。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像个通红的大火盆。又有一排排的房子挨了炸，又堆起了一些没有掩埋的尸体。街上空荡荡的。人行道发了黑，湿漉漉的，血迹斑斑。头顶上的太阳烘烤着大地上的一切。宝庆觉着他是在阴间走路。城里从来没有这么热，也从来没有这种难闻的气味。他想回家去。离开南温泉跑出来，真蠢！来干吗呢？

“这阴曹地府里只有我这么个活人。”他一面走，一面这么

想。一家烧焦了的空屋架中间，一只小猫在喵喵地叫着。宝庆走过去，摸了摸那毛茸茸的小东西。小猫依偎着他亲热地叫着。他想把它抱了走，可是拿它怎么办呢？可怜的小东西。它见过悲惨的场面，它会落个什么下场呢？人要是饿极了，会不会把它拿去下汤锅呢？——他不敢再往下想，加紧了脚步。

在一条后街上，他看见三条狗在啃东西。真要有点什么，他可以弄点喂那小猫去。他猛的站住了，看清楚狗啃的是什么。它们恶狠狠地嗥叫着，撕啃着一具尸体。他一阵恶心，转过身就跑。

又是一阵叫人毛骨悚然的焦肉味儿。他想吐，胃一个劲地翻腾。他背转身，躲那难闻的气息，可是，迎面扑来的气味更难闻。他看看两边的人家，想进去躲一躲。可是，房子都只剩下了空壳——墙还立着，窗户只剩下个空框儿——里面的火还没有灭。他看不出他走到什么地方来了。他一下子惊慌起来。他在荒无人迹、烟雾腾腾的阴间迷了路。

末末了，他总算走上了大街。十字街头光秃秃的，一抹平。当间站着个巡警，没有交通可指挥。他一见宝庆就行了个礼，显然把他当成大人物了。宝庆笑着点了点头，继续走他的路。警察看见他，仿佛很高兴，就像宝庆也很乐意看见他一样。在这死人的世界里，看见一个活人，确实也是一种叫人愉快的景象。

宝庆加快了脚步。他不敢住下脚来张望，怕看到他所怕见的东西。一具尸体倒也罢了，烧焦了的尸体就可怕得多，几百具烧焦了的尸体，实在无法忍受。光看看那些断垣残壁，也叫他发抖。他起了一种念头，觉得在这一场毁灭之中，全手全脚地活着就是罪过。他忽然感到罪孽深重。他到这死人城里来，

为的是要照料财产，考虑前程。而这么些个人都给屠杀了。

他又安慰自已。我辛辛苦苦，挣钱养家。我开办了书场——当然我想要看看它怎么样了。但愿书场安然无恙。这种希望像一面鲜明的小旗，在他的心里飘扬。他匆匆地走，心里不住地想，那可是我用血汗挣来的，也许它没挨炸。

到了书场那条街的路口，他不由自主地站住，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熟识的铺子，都给烧个净光。街当间有一堆冒着烟的木头。有家铺子只剩了个门框子。柱子上挂着一面铜招牌，还是那么亮，那么金光灿烂，太阳照在上面，闪闪发光。这是吉兆吗？他不敢朝他的书场看去。他像个着了魔的人，呆呆地站在那里。书场就在他背后，只消转过头去看就行了，可是他没有勇气。他双眉紧蹙，一条条的汗水，顺着鼻梁往下淌。大老远的跑了来，不看看他要看的东西就回去，多窝囊！

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转过了头。书场还立在那儿。他的心快跳到嗓子眼了。他想放声大哭，却又哭不出来。他迈开步子走过去，又猛跑起来，一下子就到了上了锁的门前。墙依然完好，只是这地方显得那么荒凉。红纸金字的海报掉到地上了。他脚下的一张上面写着：“方秀莲”。他小心翼翼地捡起海报，卷起来，夹在胳肢窝底下。

门上的锁没人动，但搭链已经震断了。他打开门，走了进去。迎面扑来一阵潮湿的气息。虽说他走的时候是灭了灯的，场子里却显得很亮堂。他这才看出来是怎么回事。房顶已经给掀去了。碎瓦断椽子铺了一地。他那些宝贝盖碗全都粉碎了。他没拿走的那些幛子和画轴，看来就像是褪了色的破糊墙纸一样。

他慢慢地走过这一片叫人伤心的废墟。他简直想跪下来，

把那一片片的碎瓷对上。但那又有什么用。他难过地在一把小椅子上坐下。过了一会，他仰起脸来，悄声自语："好吧！好吧！"书场是给毁了，可他还活着呢。

他走了出来，找了块砖当榔头使，拿钉子把门封上。敲钉子的声音好比一副定心丸。他总算又有点事干了。干活能治百病。他心里盘算着："换个屋顶，再买上些新盖碗，要顶好的，就又能开张了。桌子椅子还都没有坏。"他隔街冲对面那一片叫人痛心的瓦砾看去。他总还算走运。不过就是那些铺子，也还可以重建。等雾季一来，铺子又可以开张，生意又会兴隆起来。

他朝着公共汽车站走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书场里还有一些贵重东西。他一定要回去看一看。可以带一些到南温泉去。一转念，他又笑起自己来了。这就像用筛子装粮食，装得越多，漏得也越多。他继续走他的路。

他好受了一点。起码他已经知道了他的损失究竟有多大。这下他可以对这个挨炸的城市客观地看上一眼了。是不是能写段鼓词，《炸不垮的城市——重庆》。这完全是事实，一定会轰动。

他不知不觉，不由自主地就朝着唐家住的那一带走去。他们住的旅馆还在。这旅馆坐落在一堵高墙的后面，这堵墙遮住了室内的阳光，但却挡住了火势，救了这家旅馆。所有别的房子全烧毁了。这家旅馆看起来像一件破烂衣服上完好的扣子。

唐家也都没事。看见他，唐四爷眼里涌出了泪花。"我的老朋友，我们都以为您给炸死了。"他哽咽着说。

四奶奶掉了秤。她苍白的脸上，挂着一条条发灰的松肉皮。不过她的脾气一点也没改。"您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她

嘟囔着说，“就我们一家子在这儿，真差点死了。”

“我这不来了吗，”宝庆说，“当初来不了，火给挡住了。”

琴珠打卧室里走了出来。她脸发白，带着病样。头发在脸前披散着，眼睛起了黑圈。“甭听我妈的废话，”她对宝庆说，“带我们走吧！”

“废话？好哇！”四奶奶怒气冲冲地说。她还是一个劲地追问，为什么宝庆不来看他们。

宝庆问小刘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答碴儿。他怕小琴师已经给炸死了。他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满眼的疑惧。

最后，还是唐四爷开了口，“真是个懒蛋，不肯去防空洞，等到炸弹往下掉了，还躺在床上……完了又不要命地跑。”

“那阵儿响动呀，真邪乎，”四奶奶打岔说，“炸弹往下落的声音就跟鬼叫似的。”

宝庆瞪大了眼睛，毛骨悚然。可怜的小刘，他的把兄弟，他的宝贝琴师！

“是这么回事，炸弹一往下掉，他就使劲跑，”唐四爷还往下说，“也不瞅脚底下，脚踩空了，一头栽到楼底下，磕了脑袋。头上肿起拳头大个包，真是蠢得要命。”

“他在哪儿呢？”宝庆问，放了心。

“还不是在床上，”四奶奶尖着嗓门说，“他就离不开那张床。”

宝庆对他们说，他想在南温泉重起炉灶另开张。他告诉他们，那镇子很小，就是能挣钱，也不过刚能糊口。两家人凑起来，挣的钱准保能填饱肚皮。到雾季再回重庆。他已经合计好了，就是三个角儿：琴珠、秀莲和他自己。

四奶奶又要唠叨。宝庆赶忙说，“我先把话说在头里。全

靠碰运气。没准儿一天的嚼谷也混不上。要是混不出来，别赖我。眼下就这德性，我或许不该要你们跟我去。”

唐四爷不等他老婆喘过气来，忙说，“您是我们的福星，好兄弟，您说了算。”

四奶奶说：“上哪儿去睡觉都成，哪怕睡猪圈呢，也比呆在这儿强。”

南温泉实在太小了，养不活一个齐齐全全的曲艺班子。宝庆拿定了主意，兵荒马乱的，夏天还是就呆在这儿好，等冬天再回重庆去挣钱。他已经盘算好怎么拾掇安置他的书场。

他把唐家带到了镇上，他们都很感激，——不过没维持多久。他们又怨天尤人起来：镇子太小，琴珠唱书的茶馆不称心；她挣的钱太少，住的地方像猪圈。他们不厌其烦地对宝庆叫冤叫苦，这都是他的不是。

末末了，宝庆觉着他跟唐家再也合不下去了。他受不了，心都给磨碎了。

他担心的是秀莲。他老问她想不想搬家，称不称心。他总问，叫她起了疑。有一天，他又问起来，她冲着他说：“干吗老问我，怎么了?”

“是这么回事，”他鼓起勇气说，“你和我祖辈都不是卖艺的，我有时候想洗手不干了。我们干这个，不一定那么合适。”

秀莲睁大了眼睛望着他：“您不乐意再说书啦?”

“我乐意自己唱唱，我是说……”他心烦意乱说不下去了。“唉，作了艺就不能不跟别的艺人一样。我是说，沾上他们的坏习气。”

秀莲没懂他的心事。“我喜欢这儿，我乐意老住在这儿。”她说。“我乐意住在个美地方。这比老搬家强多了。”她伸出了

细长的圆胳膊。“您看那边的山多好看。一年四季常青，那么绿，那么美。我们要是也能那样，该多好!”

宝庆微笑了。他喜欢听秀莲说话。她说起这样的事来，好像打开了他心灵上的窗户。他明白了，她不是那种喜欢到处流浪的人。她不是天生作艺的。

“好姑娘。”他暗自说道。又想到了今后，他得为她存上一笔钱；还得办个艺校。他要传授出一代艺人来。他和秀莲绝不能沾染上艺人的习气。

十一

敌机有一个礼拜没到重庆来。难民们又回到城里。他们在南温泉和乡下找不着住处，也找不着饭吃。重庆到底是他们的家。回城有炸死的危险，可总比待在乡下饿死强。

宝庆决心留在城外。他经过反复考虑，才拿定这个主意。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宝贝书场得重新翻盖。城里的工人都修防空洞，修政府的楼去了。无论他出多少钱，他和书场的房东都雇不来工人。还有，他怕再来空袭。只要再来上那么一回，书场就没法再做买卖了。在这小镇上，虽说进项微薄，还可以先凑合着过。也就是自己一家和唐家，肯定都能吃上饱饭。

青山环抱的南温泉，本应是个太平去处，但宝庆发现，就是在小镇上，要操心的事也和在大城市里一般多。镇子很小，人烟稠密，彼此都认得。多数人整天无所事事，爱的就是拉老婆舌头。

只要秀莲一出门，镇上的人就盯着她看，窃窃私议。可也没什么好挑剔的。秀莲和大凤常常一起出门去洗澡，总是穿得很朴素，举止稳重大方。南温泉的人觉得她们很新奇，很注意她们。可要是琴珠跟着她们一起出门，那就热闹了。年纪稍大

的人就会打唿哨，嘘她们。年青男人会跟上来，说些猥亵的话。

宝庆很为这事发愁。他的两个闺女单独上街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差错。可要跟琴珠一块儿出门，全镇的人都会拿她们当暗门子。

有一回，秀莲从外面回来，脸涨得通红，一肚子气。“我跟她上街又怎么啦？那些人干吗老欺负我？”她问，“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跟我一样是个姑娘吗？”

宝庆不想说得太多：“少跟她出去。”

“是她要我跟她出去的——她老想出门。”

“那你就别去。”说着，他走开了。他干吗不跟她说说琴珠？他想说，方家和唐家不一样，可这就得扯到琴珠和男人的关系上去，他没法开口。他害怕。他怕说错了话，秀莲好奇起来，也会去试试，惹出麻烦来。

爸爸不肯说透，秀莲很纳闷，也很窝火。她有点怕琴珠，不过她也想知道琴珠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她一上街，人家都要盯着她看。

有一天，她和琴珠沿着穿镇而过的小河散步。走到南温泉尽头，小河变宽了。前面是重重青山，小溪流水从山上落下，轻轻地注入小河，激起雪白的水花。青山绿水之间，是一带树林，背衬着蓝汪汪的天。真是风景如画！秀莲着了迷。她高兴地叫起来，加快了脚步，好似要往那远山脚下奔去。

忽见一个男人，坐在小河边一块大石头上。琴珠走过去，亲热地跟他打招呼。秀莲站住了，不知怎么是好。琴珠早跟人约好了，这是明摆着的。秀莲不乐意一个人往前走，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靠河边坐了下来，看鱼儿在那清澈的水里窜来

窜去。她觉着挺别扭。可是小鱼多有趣！有的只有一寸多长，眼睛像珠子般溜圆。她看得出神了。

琴珠一下子走到她跟前来了。“秀莲，”她叫着，嘴边挂着一丝笑容，“跟他去逛逛怎么样？这人挺不错，又有钱。他想见见你，你要什么他都肯给。”

秀莲猛地站起，好似挨了一刀。不知道怎么的，她打心眼里觉着受了委屈。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她高高地昂起头，看了看那迷人的大青山，觉得不对劲，又回过来瞅了琴珠一眼。

完了她回身就跑。过了一会，她放慢脚步，走起来，小辫拨浪鼓似的在耳朵两边拍打着。她不耐烦地揪住小辫，继续往前走，一口气回到旅店里。

她径直上了床，半醒半睡地躺着，想着这件事。为什么琴珠要她跟个男人去逛？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女孩子能凭这个挣钱？近来她在南温泉，见过青年男女挨得紧紧地在乡间散步，或者手拉手坐在草地上。挺不错的嘛。她很羡慕他们。在她看来，那些人跟她比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他们天生有这种自由。她不过是个穷卖艺的，他们是有身分的洋学生。那些男学生，不会来请她去散步，因为她跟他们不一样，不是学生。可琴珠要她跟着去逛的那个男人，又是怎么个人呢？

这些男人到底图什么呢？他一定想摸摸她，就像在重庆的那个人摸琴珠一样。她是个下贱的人，这点她很清楚。她得明白这个，不要有非份之想。她就像把椅子，或者是一张桌子，可以买来卖去的。

她想起来，妈有时喝醉了酒就说：“你想怎么，就怎么着

吧，总有一天我把你卖给个财主。”妈为什么要卖她？是不是嫌她挣的钱太少？亲爹娘就不会卖闺女。她的亲爹娘在哪儿呢？方家是怎么买的她？她小声哭了起来。

她不想把这件事告诉宝庆。也许最好是直截了当地问问他，是不是打算卖了他。他说过好多次，要给她找个好主。找个主和卖了她，是不是一回事？她妈常说的一句话，像霓虹灯一样在她脑子里亮了起来：“小婊子，你也就是那臭×值两个钱。”嫁人也好，卖掉也好，看来都不是什么好事。

她琢磨了好多天。脸色也变了，光滑的前额有了皱纹。宝庆觉出来有点不对头。可一问她，她就冲他一乐，说没什么。

她寻思，不能把她的苦恼告诉爸爸。他是爸爸，明白不了。她的心事只能自己知道。从今往后，她是大人了，得自己拿主意。以后不能什么事都跟爸爸商量。她站起来，走到镜子跟前。她长大了。她踮着脚尖站着，笑了起来。是呀，她已经不是个小姑娘了，该懂得男女之间的事了，哪怕是自己去摸索呢。

宝庆看见秀莲变了样，心里很着急。他把心事告诉了老婆，她这几天一直挺清醒，“干吗那么大惊小怪，”她说，“你还不知道，女大十八变嘛！”

“可也变得太厉害了，简直是愁眉不展。”

二奶奶不想再往下说了。可他还没完没了。“你得对她好着点儿，替她想想。”

“我多会儿对她不好啦？”二奶奶冒火了。

宝庆赶紧溜了。他不想吵架。二奶奶也从来不记得醉后她骂了秀莲什么难听话。

有一天，二奶奶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找宝庆说话。“你

知道我怎么想的?”她嚷道，“得给秀莲找个男人了。她长大了，像她那样子，再不给她找个男人，就得出事。得给她找个男人，我知道这个。我也是打做姑娘过来的。”

宝庆吓了一跳，“她还只有十五岁呀!”他说，勉强笑了一下。“她不会学坏，还很不懂事呢。”

二奶奶的手指头，直戳到丈夫的鼻子上。“傻瓜，要是咱们打算弄笔钱养老，就得把她卖给个财主。至少可以弄它万把块钱。要是你不乐意这么办，你就留着她卖唱。那就得给她找个汉子，要不她会惹出麻烦。”宝庆嫌她说得难听，走了出去。

几天以后，有人来找宝庆。高高个儿，挺体面，衣着讲究。他自称陶副官，腰里掖了把手枪。他彬彬有礼，说是找宝庆谈买卖。

他们到一家茶馆里去谈。宝庆不明白这位体面人物想干什么，心里直打鼓，怕是没好事儿。

陶副官喝着茶，笑了起来。“我跟你一样是北方人，”他说，“所以咱们俩就情同手足。”他笑得很和气。宝庆要了两碟瓜子花生，对乡亲表表心意。他们一面吃着瓜子花生，一面拉扯着家乡的事。宝庆很纳闷，不知道这位副官打的是什么主意。

末了，陶副官脸上和气的笑容略微收敛一点，一对大黑眼珠紧盯着宝庆。那嘴挺神气地咧了咧。“方大老板，”他说，“我是给王司令办事来的。”

宝庆不动声色，一点也不显出内心的慌乱。他眼皮也不抬，随随便便问了一句:“哪个王司令?有好几位王司令呢!”

陶副官有些不悦，显然认为他的主子应该天下闻名。“二十来年前他当过司令，”他说道，“如今是这镇上数一数二、有

头有脸的人物，就住在那边公馆里，”他的手指着山边，“真是个好去处。有空请过来走动走动。”

“一定去请安。”

陶副官笑了。“前两天晚上，司令听你说书来着。”

“是吗？我没认出来，没给他老人家请安，真对不起。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眼又拙。”

“他不讲究这一套。他出门从来不讲排场。越有钱，越随便。他就是这么个人。”陶副官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把他那油光光的胖脸伸了过来。“方大老板，”他悄悄地说，“司令可是看上你们家秀莲小姐了。”

宝庆呆了一呆，陶副官接着又说：“他打发我来，跟你讲讲条件。”

宝庆咳了一声。副官以为他这就要漫天要价了。“他有的是钱，手头又大方。他会好好待承您，还有她。他心眼好，这点您放心好了。”

宝庆的脸发了白，但还是勉强笑了一笑。“陶副官，”他说得很轻松，但语气之间，又颇有分量：“如今买卖人口是犯法的，您还不知道么？”

“谁说要买她来着？王司令是要娶她。他当然得好好孝敬你。房子、地、钱，都成。明媒正娶，还不行？不买，也不卖——嫁个贵人嘛。”

宝庆也不含糊，他得让人家知道他不图这个。他挤出一丝笑容，问道，“您刚才说他二十年前就是司令？”

“是呀，他现在才五十五岁，身体硬朗着呢。”

“才比我大十五岁，”宝庆语带讥讽。

陶副官很自持地笑了一笑。“上了年纪才懂得疼人呢。你

要明白，我的老乡亲。这对他们俩都有好处。”

“他老人家有几位姨太太?”宝庆问。

“也就是五个。他总是最宠那新娶的，顶年青的。”

宝庆的脸一下子涨红了。真把他气疯了，好不容易才按捺住自己。他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学会了保持冷静。他啜着茶，觉出来自己的手在发抖。

“老乡亲，”他语气温和，但又不失尊严，“您想错了。我跟有些卖艺的不一样，我不做那号买卖。秀莲挣钱养家已经好几年了。她就跟我亲生的闺女一样。我要对得起她，对得起我自个儿的良心。我不想照尊驾的办法办，在她身上捞一笔钱。您是聪明人，又是我的乡亲，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就烦您这样回复司令吧!”

陶副官把脸一沉，厉声说：“可是你家里的已经答应了。她还要了价呢!”

“真的?您什么时候跟她商量来着?”

“昨天，我去的时候你不在家。”

“她喝醉了吧?”

“我可不能随便说你太太的闲话。”

“她说的都是酒后胡言，不能算数。”

宝庆的态度很严肃。他两眼瞧着前面，想心事想得出了神。

陶副官打断了他：“我不管是不是酒后胡言，我到底怎么回复司令呢?你说?”

“我说老乡亲，容我回去先跟老伴商量商量。过一天一准回复。”宝庆鞠了个躬，“给您叫乘滑竿?”

“不用。我自己带着。王司令看得起我。”

宝庆拉了拉陶副官那软绵绵的胖手。“老乡亲。”他彬彬有礼地嘟囔着，忘了他本想说什么来着。

陶副官欠了欠身，站了起来。“我明天再来，别给我找麻烦。公事公办。”

“我明白，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

陶副官压低了嗓门：“记住，王司令可不是好惹的，小心着点。我这不是吓唬你，咱俩到底是乡亲，我得先关照你一声。”

“谢谢您，老乡亲，我领情。”

陶副官走了之后，宝庆又在桌边坐下，嘀咕起来。他首先想到应该回家去，好好揍那娘们一顿，她早该挨顿揍了。不过那有什么用？只会叫她更捣坏。他站起来，沿着小河走出镇子。他走得很快，眼睛朝着地，两手紧紧背在背后。发脾气有什么用。好男不跟女斗。

他走了约摸半小时。最不好办的是，王司令是这里的一霸，势力大。要是不把秀莲给他，一家人都不得安生。宝庆想到这里，不由得发了抖。他逃不出这恶霸的手心。王司令只消派个打手，他就得送了命，也顾不了家里人了。

他又往回里走。到了旅店门口，他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去找大哥。窝囊废正坐在当院，两眼望着天。他们一块儿走到河边，在一棵垂杨树下坐了下来。

十二

窝囊废听着宝庆说，一言不发。宝庆一讲完，他拔腿就走。

“上哪儿去，哥?”宝庆拉着哥的袖子问。窝囊废转脸望着他，眼神坚定而有力，嘴唇直打颤。憋了半天才说：“这是我份内的事。鸡毛蒜皮的事，我不过问，大事，你办不了，得我管。我去见王司令，教训教训他，他是个什么东西。我要告诉他，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不作兴买卖人口。”窝囊废手指攥得格格作响。“哼，还自称司令呢！司令顶个屁!”他顿了一顿，瘦削的脸红了起来。“把秀莲这么个招人疼的姑娘，卖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想着都叫人恶心!”

宝庆把手放在哥的肩上。“小点声，”他说，“别让王司令的人听见。坐下好好商量商量。”

窝囊废坐下了。“她挣了那么多钱养家，”他愤愤不平，“我们不能卖了她。不能，不能!”

“我没说要这么办，”宝庆反驳道，“我不过是把这事照实告诉您。”

窝囊废好像没听见。“往下说。说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不能揍弟妹，可我是你大哥，能揍你。别听老婆的，你得三思而行。”

“我要是跟她一条心，还能跟您来商量吗?”宝庆很是愤慨，“我决不答应。”

“这就对了。这才像我的兄弟，对我的心眼。要记住，咱们的爹妈都是好样儿的，咱们得学他们。作艺挣钱不丢人，买卖人口，可不是人干的。”

俩人都沉默了，各想各的心事。宝庆一下子说出了他所害怕的事，“大哥，”他说，“您想到没有，就是咱们搬回重庆去，也跑不出姓王的手心。有了汽车，四十多里地算得了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有汽车?”

“有没有我不知道，不过他是个军阀。我们就是回重庆去，他也会弄些地痞流氓去跟我们捣乱。虽说有政府，也决不会拿军阀怎么样，还不是官官相护，姓王的怎么胡作非为都成。谁来保护咱们呢。”

“那你就把秀莲给他啦?”窝囊废的眼珠都快蹦出来了。

“哪儿能呀!”宝庆答道，“我只不过是说，咱们逃不出他的手心，也不能得罪他。这件事呀，得好来好了。”

“这么个人，怎么好了法?”

“我想这么着。我去给他请安。带上秀莲，去给他磕头。他要是个聪明人，就该放明白点，安抚两句，高抬贵手，放了我们。要是他翻了脸，我也翻脸。他要是硬来，我就拼了。怎么样，大哥?”

窝囊废搔了搔脑袋。宝庆去跟人动手，是要比他跟人动手强，可他对兄弟的办法不大信服。“跟我说说，”他带着怀疑的口气问，“你要去磕头，找个什么原由呢。”

"俗话说，先礼后兵。卖艺的压根儿就得跟人伸手。没有别的路，给人磕头也算不了丢人。干我们这一行的，还能不给菩萨，不给周庄王磕头？给个军阀磕头，不也一样？"他笑着，想起了从前。"那回在青岛，督军的姨太太看上我，叫我到她自己那住处去唱书。我要真去了，就得送命。怎么办？我冲她打发来的副官磕了个头。他很过意不去，认真听我说。我告诉他，我是个穷小子，全家都指着我养活，一天不挣钱，全家都挨饿，不能跟他去。他信了我，还挺感动，就放了我。只要磕头能解决问题，我并不嫌丢人。也许能碰上好运气。要是磕头不管用，我也能动手。豁出去跟他们干。"

"干吗不一个人去？干吗要带秀莲？"

"我带她去给他们看看，她还是个孩子，没有成人——太小了，当不了姨太太。"

"老头子还就是喜欢年幼无知的女孩子。见过世面的女人难缠。"

对这，宝庆没答碴儿。

"我跟你一块儿去。"窝囊废说，不很起劲。

"不用。您就好好呆在家里，照看一下您弟妹。"

"照看她？"

"她得有人照看，大哥！"

第二天一早，秀莲和宝庆跟着陶副官上了王公馆。窝囊废就过来照看弟妹。"好哇，"他一本正经用挖苦的口气吵开了，"你叫这不懂事的孩子出来卖艺还不够，又要她卖身。你的良心上哪儿去了，还有心肝吗？"

二奶奶未开言先要喝上一口。窝囊废见她伸手去够酒瓶，就抢先了一步。他把瓶子朝地上一摔，瓶子碎成了片片。二奶

奶吓了一大跳。她愣在那儿，瞪大了眼睛瞅着窝囊废。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她定了定神，说："我亲手把她养大，就和我亲生的一样。她是没的说的。不过我明白，卖唱的姑娘，得早点把她出手，好让咱弄一笔钱，她有了主儿也就称心了。该给她找个男人了。要是这么着——对大伙都好。您说我错了，好吧，——那从今往后，我就撒手不管。我不跟她沾边，井水不犯河水。"

她那松弛的胖手指，哆哆嗦嗦地指着窝囊废。

"您要后悔的。您跟您兄弟都把她惯坏了。她要不捅出漏子来，把我眼珠子抠出来。我见过世面。她命中注定，要卖艺，还要卖身。她骨头缝儿里都下贱。您觉着我没心肝。好吧，我告诉您，我的心跟您的心一样，也是肉长的，不过我的眼睛比您的尖。我知道她逃不过命——所有卖唱的姑娘都一样。我把话说在前头。从今往后，我一声不吭。"

窝囊废劝开了："耐着性子，咱们能调教她。"他说，"她学唱书来得个快。别的事也一样能学会。"

"命中注定，谁也跑不了，"二奶奶楞楞磕磕地说。"您看她怎么走道儿——屁股一扭一扭的，给男人看呢。也许不是成心，可就这么副德性——天生是干这一行的。"

"那是因为卖惯了艺，她从小学的就是这个，不是成心的。我准知道。"

二奶奶笑了。"喝一盅，"她端起杯子，"借酒浇愁。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别人的事干什么。"她是跟自个儿嘟囔呢，窝囊废已经走了。

宝庆、秀莲和陶副官上了路，坐着王司令派来的滑竿。秀莲一路想着心事。她觉出来情形不妙，可是对于眼前的危险，

却又不很清楚。她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心中害怕，如同遇见空袭。听见炸弹呼啸，却不知道它要往哪儿落；看见死人，却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死的。悬着一颗心，乏，非常地乏。她全身无力，觉得自己像粒风干豆子那样干瘪。她不时伸伸腿，觉着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她心里一直想着，有人要她去当小老婆。小老婆……那就是成年的女人了。

也许那并不像人家说的那么坏？不，她马上又否定了这种想法。当人家的小老婆，总是件下贱事。当个老头子的玩艺儿，多丢人！实在说起来，她不过是几个小老婆中的一个罢了。她还很幼小，却得陪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睡觉！她是那么弱小，他一定很粗蠢，一定会欺负她。她觉得他的手已经在她身上到处乱摸，他的粗硬的络腮胡子刺透了她的肌肉。她越往下想，越害怕。真要这样，还不如死了好。

前面是无边的森林，高高的大树紧挨在一起，挡住了远处的一切。王公馆到了，她会像只鸡似的在这儿给卖掉。那个长着色迷迷眼睛，满脸粗硬胡须的糟老头子，就住在这儿。要能像个小鸟似的振翅飞掉该多好！她一点办法也没有。眼里没有泪，心里却在哭。

滑竿慢下来了，她宁愿快点走。躲不过，就快点挨过去！她使劲憋住了眼泪，不想让爸爸看见她哭。

宝庆已经嘱咐过，她该怎么打扮，——得像个小女孩子。她穿了一件素净的旧蓝布褂子，旧缎鞋、小辫上没有缎带，只扎着根蓝色的绒线。脸上没有脂粉。她掏出小皮夹里的镜子，看了看自己。她的嘴唇很薄，紧绷着，她看起来长相平常，貌不出众。男人要她干吗？她又小，又平常。还是妈说得对。“只有你那臭×值俩钱。”想起这句话，她脸红了，把小镜子猛

的扔回小皮包里。

滑竿一下子停住了。他们来到一座大公馆前面的空地上。秀莲很快下了滑竿。她站在那里，看着天上。一只小鸟在什么地方叫着，树，绿得真可爱。清凉的空气，抚弄着她的脸。一切都很美，而她却要开始一场可怕的恶梦，卖给个糟老头子。

她看了看爸爸发白的脸。他变了模样。她觉出来他十分紧张，也注意到他那两道浓眉已经高高地竖起。这就是说，爸要跟人干仗了。只要爸爸的眉毛这样直直地竖起，她就知道，他准备去争取胜利。她高兴了一点。

他们穿过一座大花园，打假山脚下走过，假山顶上有个小亭子。草地修剪得挺整齐，还有大排大排的花卉。蝴蝶在花坛上飞舞。花坛上，有的是高高的大红花，有的是密密的一色雪白的花。在温暖的风里，迎面扑来花草的浓香。她爱花，但这些花她不爱看。花和蹂躏怎么也掺和不到一块儿。走到最美的花坛前，她连心都停止跳动了。花儿们都在笑话她，特别是红花，它们使她想起了血。她往爸身边靠了靠，求他保护。她的拳头，紧紧地攥成个小白球，手指头绷得硬邦邦的，好像随时都会折断。

陶副官把他们带到一间布置得十分华丽的客厅里。他俩都没坐下，实在太紧张了。宝庆脸上挂着一副呆板的笑容，眉毛直竖，腮帮子上一条肌肉不住地抽搐，身子挺得笔直、僵硬。秀莲站在他身边，垂着头，上牙咬着发抖的下嘴唇。

时间真难挨，好像他们得没完没了地这样等下去。宝庆想搔搔脑袋，又不能，怕正巧碰着军阀老爷进来，显得狼狈。他心里默默念叨着，把要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他打算等王司令一进门就跪下，陈述一切。他要说的话，已经记得烂熟。

外面一阵热闹，有衣服的沙沙声。秀莲低低地叫了一声，又往爸爸身边靠了靠。

“嘘，”他提醒她，“别害怕。”他脸上的肌肉抽搐得更快了。

陶副官进来了。跟他一起来的，不是盛气凌人的王司令，倒是一位身穿黑绸衫的老太太。陶副官搀扶着她。她手里拿着个水烟袋。宝庆一眼就看清了她干瘪的脸，阔大的嘴巴和扁平的脑袋。一望而知她是四川人。

陶副官只简单说了句：“这是司令太太——这是方老板。”宝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本以为会出来个男的，却来了个女的。他早就想好了的话，一下子忘个一干二净。司令太太仔仔细细把秀莲打量了一番。她吹着了纸捻，呼噜呼噜地吸她的水烟。

怎么办呢？宝庆一点主意也没有了。他不能给个女人磕头。她地位再高，哪怕是为了救秀莲呢，也不成。他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拉了拉秀莲的袖子。她懂他的暗示，慢慢地在老太太面前跪下来，磕了个头。

司令太太又呼噜呼噜地吸了三袋水烟，三次把烟灰吹到秀莲面前的地上。秀莲还低着头。她透过汪汪的泪水，看见了地上的烟灰。

宝庆呆呆地看着，心里很犯愁。怎么开口呢？他看着老太太用手抚摸着水烟袋。正在这时，秀莲抽噎了起来。

司令太太冷冷地看着宝庆，一对小黑眼直往宝庆的眼里钻。“啥子名堂？”她用四川话问，“朗个？”

宝庆说不上来。陶副官慢悠悠地摇晃着脑袋，脸上一副厌恶的神情。

“我说话，为什么没有人答应呀?”司令太太说，“我说，朗个搞起的，我再说一遍，朗个这么小的女娃子也想来当小老婆?跟我说呀!”她冲宝庆皱起眉头，他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宝庆到底开了口：“是王司令他要……”

她尖起嗓门打断了他的话：“王司令要啥子?”她停了一下，撅起嘴，响鞭似地叫了起来：“你要不勾引他，司令看都不会看你一眼。”

秀莲一下子蹦了起来。她满脸是泪，冲着老太婆，失声喊了起来：“勾引他?我从来不干这种事!”

“秀莲，”宝庆机敏地训斥她：“要有礼貌。”

奇怪的是，司令太太倒哈哈笑了起来。“王司令是个好人。”她冲陶副官望去，“好吧，副官。”副官咧开嘴笑了笑。

“我们是清白人家，太太。”宝庆客客气气地加上了一句。

司令太太正瞪着水烟袋出神呢。她打陶副官手里接过一根火纸捻，又呼噜呼噜地抽起来。她对宝庆说：“说得好!是嘛，你不自轻自贱，人家就不能看轻你。”完了她又高声说：“陶副官，送他们回去。”一袋烟又抽完了，她吹了一下纸捻，又吸开了水烟。

一时，她好像忘了他们。宝庆不知所措了。这个老太婆倒还有些心肝。她是个明白人。不简单，显然她是要放他们了。

陶副官开了口，“司令太太，他们要谢谢您。”司令太太没答碴儿，只拿燃着的纸捻儿在空中画了个圈儿——这就是要他们走，她不要人道谢。

宝庆一躬到地，秀莲也深深一鞠躬。

于是他们又走了出来，到了花园里。这一回，他们像是进了神仙洞府。真自在。花儿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可爱，简直像过

节般五彩缤纷。秀莲乐得直想唱，想跳。一只小黄蝴蝶扑着翅膀打她脸旁飞过，她高兴得叫了起来。

陶副官也笑了。走到大门口，宝庆问："乡亲，到底怎么回事？我一点也不明白。"

陶副官咧着嘴笑了。"司令每回娶小，都得司令太太恩准。她没法拦住他搞女人，不过得要她挑个称心的。她压根儿就不乐意他娶大姑娘，特别是会抢她位子的人。她精着呢。她明白自己老了，陪男人睡觉不行了，不过这一家之主嘛，还得当。"他噗哧地笑了起来。"你闺女跳起来跟她争，她看出来了。司令太太不喜欢家里有个有主意的女孩子。这下子你们两位可以好好回家去，不用再犯愁了。不过，你要是能再孝敬孝敬司令，讨讨他的喜欢，那就更好了。"

"孝敬他什么好呢?"

陶副官拇指和食指成了个圈形。"一点小意思。"

"多少?"宝庆要刨根问底。

"越多越好。少点也行。"副官又用拇指和食指圈了个圈。"司令见了这个，就忘了女人。"

宝庆向陶副官道了谢。"您到镇上来的时候，务请屈驾舍下喝杯茶，"他说，"您帮了我这个忙，我一定要报答您的恩情。"

陶副官高兴了，他鞠了个躬，然后热烈地握住宝庆的手："一定遵命，乡亲，兄弟理当效劳。"

秀莲满心欢喜地瞧着可爱的风景。密密的树林、稻田和水牛，组成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图画。周围是一片绿，一切都可心，她自由了。

她也向副官道了谢，脸上容光焕发，一副热诚稚气的笑

容。她和爸慢慢地走下山，走出大树林子。宝庆叹了口气。“现在他不买你了，我们就得买他。得给他送礼。”

“钱来得不易，”秀莲说，“他并没给咱们什么好处，给他钱干吗?”

“还就得这么办。要是咱们不去买他的喜欢，他没得到你，就该跟咱们过不去了。只要拿得出来，咱们就给他。事情解决了，我挺高兴。我没想到会这么顺当。”他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你干得好。我知道给那个老婆子下跪委屈了你。她说什么来着?‘你不自轻自贱，人家就不能看轻你’。这话倒说得不错，记住这话，这也是至理名言。”

秀莲想着心事，半天没接碴儿。完了她说：“爸，甭替我操心。跪一跪也没什么。这一来，我倒觉着自己已经长大了。我现在长得快着呢，我能为了自个儿跟人斗。您知道吗，要是那个老头子真把我弄去当他的小老婆，我就咬下他的耳朵来。我真能那么办。”

宝庆吓了一跳。“别那么任性，丫头，别那么冲!”他规劝道，“生活不易呀，处处都是危险。记住这话：你不自轻自贱，人家就不能看轻你。这句话可以编进大鼓词儿里去。”

他们坐上了跟在他们后头的滑竿。刚往山下走了一半，迎面来了窝囊废，他正等着他们。他们又下了滑竿，一边走，一边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

等宝庆说完，窝囊废在路当间站住了。“小莲，”他叫起来，“站住，让我好好看看你。”秀莲顺着他，心想大伯该不是疯了吧。他瞅了她好半天，抚爱地上上下下打量她。末了带着笑说：“小莲，你说对了。你看起来还是个孩子，不过也确实长大成人了。就得像今天这样，就得有股子倔劲儿。这样你就

永远不会走下坡路；虽说你只不过是个唱大鼓的。”

秀莲平白无故地又想哭了。

十三

唐家这回总算是称了心，因为方家为了秀莲闹得很不顺遂。真不懂为什么宝庆不肯卖了秀莲。这个人真疯了！想想呢，为了留住个姑娘，还舍得往外掏钱。“真是个傻瓜！”四奶奶谑娽[①] 着嗓门说。

宝庆忙不迭打点着要给王司令送钱去。他是个说话算话的人，晚了，又怕要招祸。难办的是他没有现钱。他跟家里的商量，想卖掉她两件首饰，她马上嚷了起来：“放屁！我管不着！你还不知道吗，我跟你大哥说过了，秀莲是秀莲，我是我。往后再不跟她沾边。为了她还想把我的首饰拿去？嘿！嘿嘿！”

宝庆勉强赔着笑。“不过——你，……，唔，你真不开窍。”

“我不开窍！”二奶奶一派瞧不起人的劲头。“你开窍？别人都指着姑娘挣钱，你倒好，木头脑袋，为了这么个贱货还倒贴。当然啦，你要是真开了窍，就不会担心我不开窍了。”

“我是说，你还不明白如今的情形……，眼面前就有危

① 谑娽，念ㄓㄚㄌㄛ，意尖声。

险。”

“我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反正，一个子儿也不能给你。”

宝庆要秀莲拿出点东西来。她有几件首饰。她打开首饰盒子，双手捧出来给他。一见她眼泪汪汪，他的心惭愧得发疼。“为了几件首饰，值不得哭，好孩子，”他说，“等再有了好日子，我给你买更好的。”

宝庆存了几个钱，可是非到万不得已，他不肯动那笔款。他按期存，一回也不脱空，要是一时存不上，那简直是要他的命。此外，他还有他的想法。他觉着，既是一家人，就得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秀莲已经大了，她尤其应该学着对付生意上的事。

末末了，钱弄到手，托靠得住的人给送了去。自打那会儿起，方家就分成了三派。

二奶奶自成一派。秀莲和窝囊废是一派，跟家里其余的人别着劲儿。宝庆和大凤采取中立态度。

宝庆想息事宁人。有一天，他去找秀莲，要她向妈妈服个软儿，“这样全家就又能和睦起来了。”他满怀希望地说。

秀莲同意地点了点头。等到妈妈酒醒了，她走到妈的身边，跪下，摸了摸妈的手，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似的对妈笑着。“妈，”她恳求说，“别老拿我当外人。我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您就是我的妈。您是我的亲妈妈，干吗不疼疼我呢？”

二奶奶没答碴儿。她像座泥菩萨似的坐着，两眼笔直地望着前面。显然她下了决心，一句也不听。这一回，秀莲低声下气哀告了半天，又是毫无结果。好吧，这也就是最后一回了。她闭上眼，低下了头。

一股怒气打她心底升起。她抬起头来，对着那张苍白的脸，猛孤丁地吓了一跳。二奶奶在哭，泪珠儿打她眼角里簌簌往下落。她低下了头，好像不愿意让秀莲看见她正在哭。

秀莲站起来，想走。二奶奶叫住她，低下头，很温和地说起来："我不是不疼你，孩子。你别以为——别以为我想把你撵出去。压根儿不是那么回事，不是的。不过我可怜的儿呀，你逃不了你的命。俗话说，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命里注定的，逃不了。既是这么着，我也就是盼着你找个好人家，吃香喝辣的，我们两个老的，受了一辈子穷，也能捞上俩钱。你总不会让你爸爸和我赔本，是不是。我们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她抬起眼睛，定定地望着秀莲。

姑娘站在那儿，居高临下地望着她，两个小拳头紧攥着抵在腰间。她一下子想起了王司令太太的话。她嘴唇发白，说："也许我命中注定了要受罪，不过我要是不自轻自贱，就不一定非得去当别人的小老婆。"

二奶奶刚把眼泪擦干，就又拿起瓶子来喝了一口。

把心里话跟妈说了，秀莲觉得好受了一点。妈并没对她软下心肠来，这叫她很失望。她需要母爱。

当天晚上，她下了决心。要是光凭说话还打动不了妈妈，行动总该可以了。得让家里人看看，她已经是个大人了。可是怎么办好呢？她忽然有了主意。她爬下床，走到柜子边，拿出了她的邮票本。她含着泪，久久地望着它，一狠心，把它扔进了垃圾堆。一个严肃、想做一番事业的姑娘，不能浪费时间去玩邮票。怎么开始新的生活呢？她一点也想不出来。她整夜在床上翻腾，睡不着。她几次想走出去，把宝贝邮票本捡回来，但她始终没这么办。

政府的宣传部，给宝庆来了信，要求他的班子为抗战做点事情。重庆市民和省里人责怪难民带来了战争。应当动员全国人民团结抗战，鼓舞起重庆人的斗志，让他们知道，他们跟“下江人”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宝庆接到来信，心情十分震动。当琴珠问起他们肯出多少钱时，他大吃一惊。他知道人家连车马费都不会给的。琴珠一听，摇了摇头，做了个怪脸。唐四爷两口子直摇头：“不干。”

“我来付琴珠的车马费，”宝庆没辙了，只好这么说。唐家笑得前仰后合，觉着这实在太滑稽了。四奶奶笑了半天才憋出话来：“您钱多，宝庆，好哥们，您有钱。我们穷人得挣钱吃饭。一回白干，他们下回还得来。不过您……您有钱，您为了闺女宁肯往外掏钱，也不肯卖了她。您有那么多的钱，真福气。”

宝庆让他们笑去。回到旅馆，他把事情告诉了秀莲。“我干，”她说，“我乐意做点有意义的事。”

问题来了。唱什么好呢？就是那些有爱国内容的鼓词，也太老了，不合现代观众的胃口。宝庆顺口哼了一两段，都不合适，不行。秀莲也有同感。她近来唱的尽是些谈情说爱的词儿。她试了试那些忠君报国的，很不是味。谈情说爱的呢，又不能拿来做宣传。

宝庆开始排练。他先念上一句鼓词，然后用一只手在琴上弹几下，和着唱唱。有些字实在念不上来，就连蒙带唬，找个合辙押韵的词补上。每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就直乐：“嗬！有了！”

在屋子旮旯里睡着了的窝囊废，让宝庆给吵醒了。他从床上坐起，揉着眼，瞅着兄弟的秃脑门在闪闪的油灯下发亮。

"干吗不睡呀，兄弟?"他挺不满意，"够热的了，还点灯!"

宝庆说，他正在琢磨《抗金兵》那段书，准备表一表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的故事，鼓动大家抗日的心劲。

窝囊废又躺下了。"我还以为你打蚊子呢，劈里啪啦的。"宝庆还在拨琴，心里琢磨着词儿，主意一来，就乐得直咧嘴。

"秀莲唱什么呢?"窝囊废问。

"还没想好呢，"宝庆答道，"不好办。"

窝囊废又坐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很严肃地说，"你们俩为难的是不识几个字。她要是能识文断字，找段为国捐躯的鼓词唱唱，还有什么犯难的。"他下了床，"来，我来念给你听。你知道我有学问。"

宝庆奇怪了，看着他。"您认那俩字也不比我多呀!"

窝囊废受了委屈。"怎么不比你多? 用得着的字我都认识。好好听着，我来念。"

兄弟俩哼起鼓词来了。窝囊废念一句，宝庆念一句，哥儿俩都很高兴。很快就练熟了一个段子。窗纸发白的时候，窝囊废主张睡觉，宝庆同意了，可是他睡不着。他又想起了一件揪心的事。琴珠要是不干，那小刘也就不会来弹弦子了。

"大哥，"他问，"您给弹弹弦子怎么样?"

"我?"窝囊废应着，"我——图什么呢?"

"为了爱国，也给自个儿增光，"宝庆说得很快，"咱们的名字会用大黑体字登在报上。明白吗? 会管咱们叫'先生'。秀莲小姐，方宝庆先生。您准保喜欢。"

没人答碴，只听得一阵鼾声。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宝庆醒来一看，那把一向放在屋角里的三弦不见了。他跳下了床。怎么，丢了! 没了这个宝贝，

可就算玩完了。他用手揉着秃脑门，难过地叫起来。倒霉，真倒霉。宝贝三弦呀，丢了！他一抬头，看见窝囊废的床空了——他笑了起来。

他急忙出了旅馆，往小河边跑。他知道窝囊废喜欢坐在水边。他一下子就找到了窝囊废。他坐在一块黑色的大石头上，正拨拉着琴弦。这么说，窝囊废是乐意给弹弦子了。他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走回旅馆去吃早饭。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有了弹弦子的，就不是非小刘不可了。

宝庆和秀莲加入了一个抗日团体，这个团体正准备上演一出三幕话剧。幕间休息的时候，要方家在幕前演出。宝庆很激动，也很得意。

重庆来的公共汽车司机，捎来了报纸。他看着剧目广告，得意的心直跳。他、他哥哥和秀莲的名字都在上面。用的是黑体大字，先生、小姐的尊称。他像个小学生一样，大喊大叫地把报纸拿给全家看。窝囊度和秀莲都很高兴。二奶奶说话还是那么尖酸。“叫你先生又怎么样？”她挖苦地说，“还不是得自个儿掏车马费。”

彩排那天，他们早早地就起来了，穿上最好的衣服。秀莲穿的是一件浅绿的新绸旗袍，皮鞋。小辫上扎的是白缎带。吃完早饭，她练习走道不扭屁股。要跟地道的演员同台演戏，得庄严点。走道要两手下垂，背挺得笔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窝囊废刮了胡子。他难得刮胡子，这回不但刮了，而且刮得非常认真仔细，一根胡子也没漏网。末了，他把鬓角和脑后的头发也修了修。他穿了件深蓝的大褂，正好跟兄弟的灰大褂相配。为了显得利落，他用长长的宽黑绸带把裤脚扎了起来。

中午时分，他们进了城。宝庆打算好好请大哥吃上一顿，报答大哥成全他的一番美意。但轰炸后的重庆那么荒凉，劫后余烬的景象，倒了他们的胃口。有些烧毁的房子已经重建起来了。有些还是黑糊糊的一堆破烂，有的孤零零地只剩了一堵墙，人们用茅草靠着这堵墙搭起了小棚棚，继续干他们的营生。满眼令人心酸的战争创伤，一堆堆发黑的断砖残瓦。宝庆觉着眼前是一具巨大的尸体，疮痍密布。他一个劲地打颤。还是先吃点东西好，给身子和心灵都补充点营养。

他们来到一家饭馆，饱餐一顿，然后上戏院去会同行——地道的演员，多一半是年青人。

一见方家兄弟，大家都迎了上来。所有的青年男女，都管宝庆叫"先生"，他非常得意。这跟唱堂会太不一样了，人家那是把他们当下人使唤。

一开幕，剧团团长就请宝庆哥儿俩坐在台侧看戏。宝庆从没看过文明戏。他以为既是话剧嘛，必是一个个演员轮流走上台，一人说一通莫名其妙的活。谁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演员们说话，就跟在家里或在茶馆里一样。宝庆瞧出来演员训练有素，剧本的技巧也叫人叹服。真了不起，真带劲儿！他直挺挺地坐着，几乎连呼吸也忘了。没有华丽的戏装，没有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就是平常人演平常人。他悄悄对大哥说，"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窝囊废点点头，"就是，真正的艺术。"

秀莲简直入了迷。这跟她自己的表演完全不同。她习惯于唱书，从来没想到能这样来表现情节。虽说是做戏，这可也是生活，她觉出来剧情感染了观众。她要也能这样该多好。

幕落了。一个挺体面的小伙子走过来，鞠了一躬，"方小姐，该您的了。"他面带笑容，放低了声音。"不用忙。我们的

道具又老又沉，换一次景且得等半天呢。”

窝囊废郑重其事地走上台，秀莲跟在后面。幕前摆好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支着一面鼓。窝囊废挺有气派地站住，面向观众，一本正经地慢慢卷起袖子，搔了搔脑袋，弹了起来。

观众嗡嗡地说起话来。窝囊废犹豫了一下，接着还往下弹。他不了解剧院观众，不知道他们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喜欢松一口气。观众没见过唱大鼓的，也不注意换景时幕前有些什么。见一个男人和一位姑娘走上台来，他们愣了一刹那，瞧了两眼。姑娘是个小个儿，脸上几乎没化妆。说实在的，在那么强的灯光下，根本就看不出她的五官。不过是绿绸旗袍顶上一轮小小的圆月亮罢了。

前排有两三个人站起来，走进休息室。有人在招呼卖花生的，有人谈论剧情，或传播打仗的消息。都认为这个剧挺不错。可是，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有些人大声议论了起来。

窝囊废闭上了眼。受这样的气！这些人真野蛮！他住手不弹了。秀莲还在唱。她今天是秀莲小姐。她来是为了唱书，那么她就得唱下去。她不能在这么些个生人面前栽跟头。她继续唱，嗡嗡声越来越大。她当机立断，掐掉了一两段，把鼓槌子放下，向没有礼貌的观众鞠了个躬，走下了台。走到台侧，她掉了泪。

宝庆想安慰她，她哭得更厉害了，肩膀一抽一抽的。过来了几个年青的女演员。“别难过，秀莲小姐，”她们说，“您唱得好极了。这些人不懂行。”一个长着甜甜脸儿的姑娘，用胳膊搂着秀莲，替她擦干了眼泪。“我们都是演戏的，小东西，”她耳语说，“我们懂。”秀莲又快活了起来。

窝囊废站在台侧，脸气得通红。“我回家去，兄弟，”他说

着，放下了三弦。宝庆拉住他的胳膊。“别那么说，”他挺了挺胸膛。“我还没唱呢。”

几个年青漂亮的女演员听见窝囊废的话，赶紧走过来。她们攥他的手，拍他的肩。“别，先生，别走。”窝囊废坐了下来。他的气消了。因为得意，红了脸。他如今也是个“先生”，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了。

第二幕完了以后，方家兄弟像上战场的战士，肩并肩走上了台。观众还在嗡嗡地讲话，宝庆站住，照例笑了一笑。没什么反应。他跺跺脚，晃了晃油亮亮的脑袋。停了一小会，等挤满人的剧场稍稍安静一点，宝庆拿起了鼓槌子。虽说脸上还挂着笑，他可是咬着嘴唇呢。

宝庆高高举起鼓槌子，咚咚地敲了起来。七、八句唱下来，他看出听众有了点兴趣。他歇了口气，清了清嗓子。得把嗓门溜开，让场里每个角落都听得清清楚楚，得让人人都明白他唱的是什么。宝庆又等了一会，等到全场鸦雀无声，才又唱起来，声音高亢，表情细腻。吐字行腔，精雕细琢，让听众仔细玩味他唱的每一句书。梁红玉以一弱女子，不惧强敌，不畏艰险，在长江之上，迎着汹涌波涛，擂鼓助战。说书人凭一面鼓，一张琴，演得出神入化。只听得风萧萧，水滔滔，隆隆鼓声震撼着将士们的爱国心弦，霎时间，万马奔腾，杀声震天，大鼓书紧紧抓住了听众的心，三幕话剧早置诸脑后。

三弦的最后余音也消失了。场里一片肃穆，气氛兴奋又紧张。听众屏息凝神，像中了魔，末了，突然爆发出掌声。

宝庆跟地道的名角一样，大大方方地抓住窝囊废的手，举了起来。他鞠了一躬，窝囊废也挺不自然地鞠了一躬。听众一片叫好声。宝庆庄重地拿起三弦，走下了台——这是对他大

哥，优秀琴师的一番敬意。

在后台，全体演员围住了宝庆和窝囊废。拍他们的背，跟他们拉手。年青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宝庆激动得说不出话。吵吵嚷嚷的年青人围了上来，他立着，眼泪顺着腮帮子往下流。

散戏后，一个瘦高个儿走了过来。他看着像具骷髅，根根骨头都清晰可见，两颊深陷。又长又尖的下巴颏垂在凹进去的胸口。两鬓之上的脑袋瓜也抽巴了，像是用绳子紧紧勒住似的。宝庆从没见过这么古怪的样子。窄脑门底下，一对大眼睛却炯炯有光，极富魅力。这对眼睛燃着动人的热情，紧盯着宝庆。这个怪人的全副精力，仿佛都用来点燃他眼睛里的那点火焰了。

“方先生，”他说，“我陪您走几步，行吗？我有点重要的事想跟您商量商量。”他语气谦和，迟疑，好像担心宝庆会不答应。

“遵命，”宝庆笑着回答，“承您抬爱。”只见这人穿着一身破西装，没打领带。领口敞开的衬衫底下，露出了瘦骨棱棱的胸膛。

“我叫孟良，”这人说，“就是您刚才看过的这出戏的作者。”

宝庆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孟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哥方宝森，这是我女儿秀莲。您的戏可真了不起。”

作家笑了起来。“老婆总是人家的好。”他老老实实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写的不能算坏，不过写剧本是件头痛的事。一般人都不了解写剧本有多困难。反反复复排练，甭提多烦人，要对观众的胃口，也是件绞脑汁的事。当然啰，剧本是

有效的宣传工具。不过现在是抗战期间，穷得要命，要像模像样地演上一出戏，拿不出钱来。您是知道的。场子要出钱，租金又那么高。我们演戏给这儿的人看，激发他们的爱国心，可是怎么深入农村？那儿没戏园子。就是有，布景道具也搬不去。”

他摇晃着瘦削的脸。

“唔，唔，话剧局限性很大，不过您唱的大鼓书，倒真是个好门道，搞起宣传来再好不过。我真佩服。您凭一副嗓子，一个琴师和一段好鼓词，就能干起来。您可以在江边串茶馆，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您演的是独角戏，但唱出的是千百万人的声音。您把观众吸引住了，记得吗？大家一动也不动，都动了心。”他那皮包骨的手指指着宝庆，“朋友，国家需要您。您的艺术效果最大，花钱最少。明白我的意思吗？”

孟先生一下子把话打住了。他站下来，看着宝庆，手插在西装口袋里。

宝庆笑了笑，心里高兴极了。不是替自己，是替他的大鼓书高兴，也是因为这么个有学问的人，也承认它的重要。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剧作家接着往下说，又走了起来。“您得有新的鼓词。您得有适合抗战的现代题材。您和您的闺女都需要新题材。”他看着秀莲：“秀莲小姐，您一定得学习新题材。刚才听众对您唱的书不感兴趣，您伤心得哭了。别难过，唱人民需要的东西，他们就会像欢迎您爸爸那样欢迎您。”

“上哪儿去找新词呢？”宝庆问。

孟先生笑了。用那梭梭瘦指对着自己的胸口。“这儿，这儿，到我心里去找。我来给您写。”

“您来写？”宝庆重复着他的话，“哦，孟先生，真是不胜荣幸之至。那么一言为定，打今儿起，您就是我们的老师了。”

孟先生摆摆手，像是不让他们过分热心。“别着忙呀，朋友，别着忙。您还得先当我的老师呢，完了，我才能当您的老师。您得先教我一些老的鼓词，让我学会这门艺术。我想学学大鼓书的唱腔和韵律，学着把唱腔配上词儿。我们得互教互学。”

宝庆有点怀疑，他能教这位剧作家些什么呢？不过他还是同意了。他指着窝囊废：“我哥能帮您的忙，孟先生，他又会做，又会唱。”

孟先生高兴得容光焕发。“就这么定了。我要到南温泉来写新剧本。得空我就来，学学唱大鼓，学学写大鼓词。为了报答您教我学艺的一片心，我乐意教您的闺女读书写字。现代妇女嘛，文化总是有用的。”

宝庆抬头望天，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终于得到了赏识！这真是大鼓艺术的胜利。他从来没想到，未来是那么光明，以往是那么有成绩。

“大伯，爸！”秀莲叫了起来，“我就要当女学生了，我要下苦功跟孟先生学。我一定说到做到。”

十四

二奶奶从来没听说过这么荒唐的事，什么，秀莲也要念书?！她对年青的姑娘，自有她的看法：姑娘大了，不念书就会学坏；要是念了书呢，那就坏得更快，丢人现眼更厉害。“大姑娘家，早晚得嫁人，用不着念书认字。”她大声叫嚷，“知道的事多了，天知道她会干出什么事来。”

无论她怎么说，孟良都不当回事。他拿定主意，要到南温泉来教秀莲读书。他身子骨虽然单薄，可意志坚强。他要是下定了决心，哪怕是座大山呢，也得钻它仨窟窿。

秀莲急不可待，恨不得马上开始读书。上回在剧院，听众不听她的，好叫她伤心。她挺机灵，知道要应付这种场合，她还缺乏经验。她非常崇拜那些年青的女演员。她们那么自由自在，多叫人羡慕！她想，那些女演员一定都是些女学生。她自己虽说是个卖艺的，可要是有了文化，地位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低贱。她决心好好跟着孟先生学。这辈子恐怕是不会有上学的机会了，不过要是她能读会写，和女学生也就差不多了。她能抽出时间来学习。

宝庆和大哥见秀莲有了读书的机会，都很高兴。他们知道

她有天份。要是再受点教育，她的天份就能更好地发挥出来。

二奶奶说什么也想不通。她很担心再也镇不住这个女孩子了。想想吧，家里养着个能读会写的女孩子，那可就有得瞧的了。学生都讲自由恋爱。卖个姑娘不算什么，可要让她白白地把身子给别人……这么一想，她的心发抖了。她有时在小镇的街上走，碰到一对青年男女手拉着手走路，她就觉着恶心。

孟良第一天来教书，方家沏上最好的花茶，捧出许多好东西来给他吃。宝庆主张，第一课先教他大哥，孟先生不答应。他要教的是秀莲。他的安排是这样，他先教秀莲一个来钟头，然后跟着窝囊废学艺。据他自己讲，他可以一口气干上五个钟头，再多都行。

窝囊废高了兴。“我的时间全归您安排，”他说，“您要是乐意，咱们就干它个通宵。”

秀莲正等着上课。她努力打扮得像个女学生，穿一件白布褂子，不施脂粉。爸爸一叫，她连忙朝着堂屋走去。

可是，妈妈占了先。她一步就蹦到闺女前头，使劲推了她一把，不让她出来。她的脸煞白，横了心。“我先出去，”她说，“你在这儿等着！”秀莲没办法，只好服从。

宝庆见老婆出来，心乱如麻。她要对孟先生说什么？他和大哥都很敬佩这位有学问的人。要是二奶奶得罪了客人，怎么好。一见老婆胸有成竹地冲着他们走过来，他的脸绷得铁青。

他这一辈子，缺的就是读书识字。当初他要是想来段新鼓词，就得狠花上一笔钱，还得好酒好饭地款待写词的。眼下来了这么个人，愿意白教他闺女，还愿意白给他写新词。这样的好事，打着灯笼还找不着呢，要是他的老婆得罪了作家……

好歹向客人介绍了自己的老婆，他马上问：“秀莲呢？孟

先生等着她呢。”二奶奶不理他。她两眼直勾勾对着孟先生，说开了。“先生，我们不过是穷卖艺的，”她说，“用不着念书认字。不念书更好。闺女不笨，一念了书，就得给我们添麻烦。她已经够拧的了。看得出您是个明白人，求您替我们想一想。”

窝囊废的脸发了白。他恨不能打弟媳妇一顿，只是当着这么体面的一位作家，他不敢吵架。宝庆吓得手脚无措。

孟先生却应付自如。他满脸堆下笑来，亲热地叫她：“我的好嫂子，请坐。”

二奶奶受宠若惊，坐下了。在她内心深处，害怕有学问的人。他们跟她不是一路人，比她懂得多，她总是想方设法，躲开他们。如今来了这么个人，亲亲热热地跟她说话，直冲她乐。一个作家还会管她叫“嫂子”。

孟良有的是办法。“好嫂子，您喜欢喝上一盅，这我知道，干嘛不喝呢。眼下就该喝一盅。咱俩是初次见面，所以我应当跟您一起喝一盅。俗话说，喝酒喝厚了，耍钱耍薄了。来，喝一口。”他两眼看着宝庆，“二哥，来瓶好酒，大家都喝一杯。”

宝庆佩服得五体投地。孟先生不光是有名的剧作家，还是个外交家兼魔术师。他明白要跟二奶奶讲理，那算白搭，可要灌她几杯呢，就能把事办成。

孟先生斟了三杯酒，一杯给二奶奶，一杯给窝囊废，一杯留给自个儿。他没给宝庆敬酒，因为他得保养嗓子。“干杯，”他叫起来，把杯子举向二奶奶，“干杯。”

他一口就喝干了，窝囊废不甘落后，也干了。二奶奶忸忸怩怩地表示反对，“我得慢慢儿喝，不跟你们老爷儿们比。”

“请便吧，嫂子，”孟先生笑了起来。“您随便，我们喝我

们的。”他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又干了。他把手往上衣袋里一插，忽然作了个怪脸。“哟，嫂子，我的口袋烂了个窟窿，给我补补行吗，光棍可真难哪。”

二奶奶喝完酒，拿起了上衣。“孟先生，”她咯咯笑着，“您真随和。”她对剧作家产生了好感。不过她还是没叫秀莲出来听课。孟先生呢，为了给她个台阶下，也决定改天再来。临走，他答应二奶奶，下次来跟她打扑克，要是她喜欢，打麻将也成。他求她别把他赢得太苦了。这都叫她非常高兴。

第二天，秀莲上了课。她是个好学生。她努力做到每天认二十来个字，字写得虽然一溜歪斜，却小而整齐。孟先生很满意。他也很乐意学唱大鼓书。窝囊废不光教他唱，还没完没了的给他讲大鼓书的典故，孟先生听得入了迷。

教过几遍，孟先生就能跟着窝囊废的弦子唱鼓书了。他的嗓子溜不开，窝囊废没提这个。只要学生有进步就得。

有一天，孟先生正唱呢，旅店老板破门而入。他气极了，摇晃着手，扯着嗓门对窝囊废喊：“滚你的。吵死了，客人都让你给闹得不得安生。我受不了。”

孟良天真地笑了。“怎么啦！我们正要找你去呢。知道吗，我特别欣赏你那四川口音。来段四川清音怎么样？我敢打赌，就凭你这嗓子，一唱准保红。”

老板给捧得晕头转向。他本来不会唱，可是孟先生一再邀请他。“来吧，朋友，来上一段。”

老板笑了起来。他见内行人唱戏都是脸冲墙，所以他也就脸对着墙，手指头一个劲儿地揪嗓子，洋相十足地唱了起来，——是介乎叫和喊之间的一种声音。几句下来，老板停住了，脸憋得通红。孟良和窝囊废不等他再开口，都拍起手来。

孟良拍了拍他的背，窝囊废又是作揖，又是打躬。

老板走了以后，两个人坐了下来，相视而笑，从头再来。等完了事，孟先生就陪二奶奶打牌。两人可投缘啦。他说的话，她有多一半不明白；他呢，又不跟她争。她听，他说，她所说的一切，他也认真地听着，不时还对她的才干巧妙地恭维一番。

要是她发了脾气呢，他并不是拔脚一走了事。他像哄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想法转移她的注意力。

每逢有客来，宝庆顶怕老婆发脾气，觉着那是砸了他的台，所以一有客，他就成了温良恭俭让的模范；就是不能完全顺着她，也得把话说得甜甜地，笑眯眯地。

孟良的手段更高。他把二奶奶治得服服帖帖，使宝庆少操多少心。单为这，宝庆也感激不尽。真够朋友，又是个有学问的人。

宝庆有他的心事。他自来多疑。为什么孟良这么肯帮忙，又这么好心眼？他图的是什么呢？根据他的人生经验，凡是特意来到的，非常客气，肯于帮忙的人，都是有所图的。孟良要的是什么呢？宝庆拿不准，他可又很生自己的气，恨自己为什么要怀疑这么个好朋友。

尽管心里有疑惑，他还是忘不了孟良是他的福星。他正替大鼓名角方宝庆写新鼓词呢。有了这些新鼓词，他和秀莲的身份就比其他唱大鼓的高得多了。光为这一桩，结交孟良就是三生有幸的事。不过心里的怀疑总还是摆脱不了。

孟良为什么还不把鼓词拿出来？两个月过去了，只字未提。有天早晨，他正琢磨着要提提这件事，忽见孟良走了进来。他兴奋得两眼发亮，苍白的脸汗涔涔，螳螂似地摇晃着长

胳膊。“来，二哥，”他一把抓住宝庆的袖子，说，“找个安静地方去谈谈。”

他俩迈着快步，走出了门。宝庆吃力地跟着作家，紧走还落下好几步。末了，他们来到一个长满小草的土坡顶上，一棵树叶发黄的大树底下。孟良一屁股坐下来，背靠着树干。

他打口袋里掏出七长八短一沓子纸来。“瞧，”他说，“这是给您写的三段新鼓词。”

宝庆接在手里。他的手发抖。他想说点什么，可是舌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来。他觉着，太阳真的是打西边出来了。三段新鼓词！特为给他写的！早先，他要是想请位先生给写上一段，不但要现钱先付，还得且等，成年累月地等。写的人满口答应，吃了他上百顿饭，临完，还忘了动笔。这个人可真是说到做到。还不止一段，整整三段！真够朋友，天才，大人物！

“您得明白，二哥，”孟良用谦虚的口吻说，“我从来没写过鼓词，所以我拿不准它到底是好是坏。不过这也没关系，您要是觉得不行，我就扔了它，咱们再从头来。要是大概其能用，有不合适的地方，还可以改。顶顶重要的是，您到底愿不愿意唱这一类的鼓书。”

宝庆这才说了话。“当然愿意。多少年来，我一直盼着能碰见您这么个人。我愿意为国家出把力气。多少人在前线牺牲了，我有一份力，当然也乐意出一份力。那还有什么说的，我乐意唱抗战大鼓，为抗战出把子力。”他心潮澎湃，泪水涌上了眼睛。

“我懂，”孟良丝毫不为朋友的激情所动，照旧往下说他的。“不过您要明白，要是您和秀莲唱这种新式大鼓，人家就都希望您白唱。大家还都乐意听。可您就赚不了钱了。对我也

一样。现而今，剧院很叫座。看我戏的人比过去多多了，可我们赔了本。义演的场次多了嘛。当然我们乐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过爱国心顶不了债，更不能填饱我们的肚子。”

宝庆不听这一套。“也就是掏点车马费。开销并不大，这跟维持一个剧团不一样。”

“好，我佩服您的决心。还有一点我也要说在头里。习惯势力很不好办。人们都爱听旧鼓书。要是听点人人都熟悉的老玩艺儿，他们倒觉着钱花的不冤。可要是您在茶馆里唱这种新式鼓书，座儿就会少起来。”

“要想办点新事，就得有点勇气。”宝庆坚定地说。

孟良哈哈大笑起来。“您能对付，我这就放心了。思想上有了准备就好。来，我来念给您听。第一段是个小段，很短。是歌颂陪都重庆的。这让秀莲去唱。另外两个长一点儿，那是给您写的。它不光是长，唱起来还得有丰富的感情，火候要拿得准。只有老到的艺人才处理得好。就是您，二哥，您来唱抗战大鼓，我是考虑到您的艺术造诣，特为您写的。”

于是孟良几乎一口气念完了鼓词。“怎么样?”他急切地问。

“好极了！有几个字恐怕得改一改，不过也就是几个字。我算是服了。如今我可以让全世界的人看看，咱们中国唱大鼓的，也有一份爱国心。”

“太好了。拿去，跟大哥一块去唱唱看。要是有改动，得跟我商量。只有我能修改我的作品。有改动一定要告诉我，不跟我商量，就一个字也别改。”

“那当然，”宝庆答应着，一张张捡起孟良散放在草地上的稿纸。“家去，喝一盅。”他把稿纸叠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口

袋，好像那是贵重的契纸一样。

孟良摇了摇头。“今儿不去了。我困极了。一夜没睡，赶着写呢！”孟良又点了点头，“既拢上火，就得续柴。我就在这儿睡一觉。您走您的。”

宝庆跟他分了手。他高高地昂起头，两眼炯炯闪光。孟良都能通宵达旦的干，他有什么不能的。窝囊废也一样。他们要连夜把新词排出来。

十五

重庆的雾季又来临，到处是叮叮当当锤打的声音，人们在重建家园。活儿干得很快，只几个月的功夫，战争创伤就几乎看不见了。起码，在主要街道上，破坏的痕迹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僻静地方，还有炸弹造成的黑色废墟，情势惨淡。城市面貌发生了变化。房屋从三层改为两层，都用篾片和板条架成，使城市看来更开阔了，整个城看着像个广阔的棚户区。

宝庆忙着帮书场的房东修缮房屋。他找来了工人，亲自扛材料，跟好不容易搜罗来的人手一起修屋顶。书场终于又能用了。说不上体面，可到底算个书场，马上又能开张了。

开锣那晚，演出抗战大鼓。秀莲先唱她那一段。宝庆坐在台侧瞧看。他每次瞧她，都觉得趣味无穷。这一回，他注意到她学了新技艺。她唱腔依旧，可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她理解了唱词。声音里有了火与泪，字字清晰中听。他先愣了一下，然后也就恍然大悟。当然，这是因为她读了书。姑娘生平第一次，懂得了她唱的是什么。孟良一个字、一个字地把鼓词讲给她听，每一句都解释得清清楚楚。他把她要说唱的故事，编成一套文图并茂的连环画，让她学习，终于创出了奇迹。她用整

个身心在讴歌了。

听众也觉出了变化。他们欣赏新式大鼓，也为姑娘的进步高兴。她一唱完，掌声雷动。秀莲从来没有这么轰动过。

她飞跑回后台，小辫直舞，差点和宝庆撞个满怀。“爸，”她叫着，“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上场的时候，好像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可忽然一下，鼓词又自个儿打心里涌出来，我就有板有眼地唱，一个字也不差。”她年青的脸儿红了，“为什么孟先生没来呢？我多盼着他能来听听。”

宝庆也奇怪。孟良一直没露面。秀莲叽叽呱呱说的时候，他已经在忖度着了。她跟他说，懂得了唱的是什么，事情就好办得多，孟先生教她的，真管用。

琴珠走了过来。她的脸绷得紧紧的，眉头皱着。她本打算给秀莲道喜，可又改了主意，只站在一边，听他们说话。她从来没妒嫉过秀莲，以为她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这一回，她发了愁。真新鲜，就为了段新词，也值得给这么个毛孩子使劲鼓掌！她得不惜一切，想法儿胜过她。要是秀莲出了头，她就会把那班来捧场的最有钱的大爷给拉过去。

她咬着厚厚的下嘴唇，呆了好一会儿。然后摇摇头，转身走了。

轮到她上场，她唱了个黄色小调。但听众的爱国激情正高，不管她怎样打情骂俏，黄色小调还是吃不开。对琴珠来说，这是一次失败，听众第一次对她那么冷淡。她耷拉着脸，走进秀莲的屋子，往躺椅上一倒，沙哑着嗓子问：“有学问的小姐，你好！你那新鼓词哪儿弄来的？谁教的？是不是他的……，要不你怎么唱得那么动情呢。”

秀莲飞快转过身来，脸涨得绯红。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大

凤冲了进来。“琴珠，你这话什么意思?”

琴珠满不在乎地咧开嘴笑了。“我说什么啦？不爱听，堵上你的耳朵。”

大凤气得要哭。“你再说这种话。我就告诉妈去。”她生气地说，站了起来。琴珠见这情形，走了出去，临出门还回头说了句脏话。

秀莲束手无策地看着大凤。“怎么都喜欢说脏话？你瞧，妈也爱那么说。”

大凤摇了摇头。“管它呢，”她老老实实地说，“就那么回事呗!”

秀莲又羞又恼，浑身发热。她照着镜子，也冲自己说了两句脏话。这又怎么样？就讨了便宜去啦？为什么有些人说脏话那么津津有味？孟先生就不说这种话，她也不应该说。她崇拜孟先生。他能解开她心里的疙瘩，跟他在一起，她从来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宝庆也唱了新词。听众很捧场，不过有些人后来说，他们到戏园子里来，为的是逃避战争现实，还是听点老词好。宝庆只笑了笑，说：“有时候，人也得试着干点新鲜事儿。”

秀莲把琴珠的话告诉了爸爸。宝庆一笑，然后说：“她懒，不乐意学新东西，心里又嫉妒。”秀莲问爸爸，琴珠说起脏话来，怎么跟妈一个样。宝庆没言语。

宝庆上楼回到自个儿屋里，觉着今天是个好日子。秀莲如今也成了拿得起来的角儿了。唐家要是再来捣乱，就叫他们带着那婊子滚。真痛快!

生意兴隆了约摸一个来月。花插着，宝庆和秀莲还为抗日团体义务演出，替前方受伤将士募捐。报纸很快登出了义演的

消息。他们的名字天天见报。宝庆觉着自己真的出了名，成了受人尊敬的人物，可以跟新戏演员平起平坐了。

有天晚上，他带着秀莲下小馆，把近来如何走红，跟她说了说，他特别提道，“去年这会儿，你还什么也不是呢。如今你也成了名角儿，比琴珠的身分高多了，你应当高兴。”

她没有马上答碴。“怎么样?”他又问，“你怎么想?”

她勉强笑了一笑。“您觉着，要是我继续往下学新鼓词，我就可以像那些演员一样，受人敬重了么?”她渴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再跪倒在王司令太太面前，也不要卖给别人去当小老婆。

“那当然，”宝庆说，“你越有学问，人家就越尊重你。”说完，又觉得不该这么说。他挺担心，惟恐读书识字会毁了介乎成人和孩子之间的她。

他们没再多说什么。一直到家，秀莲几乎一言不发，就上床睡觉去了，这使宝庆很不愉快。这些日子以来，她总是沉默寡言，心事重重。

第二天一早，唐四爷就来了，还是那么鬼头鬼脑。宝庆一看他那副样子，就知道有事。

“宝庆，”唐四爷开了口，“我替闺女跟您请长假来了。”

宝庆笑了起来。“另有高就啦?”

唐四爷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是呀，我自个儿成了个班子。找到几个会唱的姑娘，想雇她们。”

宝庆高兴得真想跳起来。近来从上海、南京来了不少卖唱的。每天都有一两个人来磨他，想搭他的班。他不乐意要。因为多一半是暗娼，哪怕她们唱得跟仙女一样好听呢，他也不乐意要这种人来跟他一块儿上台。让唐四爷要她们去，让琴珠也

滚。“恭喜恭喜，”他说，“恭喜发财。”

唐四爷的口气，颇宽宏大量。“好宝庆，”他说，“我们刚到重庆那会儿，您帮过我们的忙，我永世不忘。您是知道我的，我最宽大为怀。知恩感恩，欠了人家的情分嘛，不能不报答。我跟老伴说，不论干什么，头一桩，得向着我们的好朋友方大老板一家。所以，我打算这么着办。”他停了一下，小兔牙露了出来，一对小黑眼紧盯着宝庆。“我们请您和秀莲去和我们同台演出，怎么样？当然男角儿里您是头牌，秀莲呢——唔，她嗓子嫩点，就排第四吧。”

这样厚颜无耻！宝庆就是想装个笑脸，也装不出来了。“那不成，”他急忙说道，“我有我的班子，您有您的。”

唐四爷抬了抬眉毛。“不过您得明白，好兄弟，从今往后，小刘可就不能再给您弹弦子了。我自个儿的班子用得着他。”

宝庆真想揍唐四爷一顿，给他一巴掌，踢他一脚。老乌龟！无赖！

“四爷，”虽说他的手发痒，恨不能马上揍他一顿，他还是耐住性子，稳稳当当地说，“您算是枉费心机。我们的玩艺儿跟你们的不一样，再说，找个弹弦的也并不费难。”

唐四爷耷拉下眼皮，慢吞吞地眨巴着，然后溜了。

接着，四奶奶摇摇摆摆走了进来，宝庆知道又要有一场好斗了。她满脸堆着谄媚的笑，见人就咯咯地打招呼，一直走进了秀莲的屋。她手里拿着一把蔫了的花，是打垃圾箱里捡来的。她把花递给秀莲，就唠叨开了，“好秀莲，我紧赶慢赶跑来，求你帮帮忙。这个忙你一定得帮，你是个顶好心的姑娘。”

宝庆也不弱。他迎着四奶奶，热烈地恭贺她，不住地拱手，像在捧个名角儿。“四嫂子，恭喜恭喜！我一定给您送幅

上等好绸的喜幛。今儿个真是大家伙儿的好日子。”

四奶奶猛地爆发出一阵大笑，好像肚子里头响了个大炮仗。“您能这么着，我真高兴。好事还在后头呢！您想得到吗？琴珠跟小刘要办喜事了。当然，是时候了。这就把他给拴住了，是不是？我们作艺人家，顶讲究的就是这个。”她像个母鸡似的咯咯笑着，冲宝庆摇晃着她那张胖脸。宝庆呢，那副神气就像是个倾家荡产的人，忽然又拾到了一块钱。

“好极了，”他硬挤出一副刻板的笑容，“双喜临门！到时候，我们全家一定去给你们道喜。”

老妖婆走了以后，宝庆的事还没完。二奶奶那儿，还有一场呢。二奶奶对于怎么掌班子，自有她的看法。她数落宝庆，这下他们可算完了。都是他的不是。他压根儿就不该学那些新鼓词。再说，他为什么不把那些卖唱的姑娘都雇下来，好叫唐家捞不着？真缺心眼！

宝庆气呼呼地出了门，去找小刘。宝庆恭喜他的时候，小刘的脸红得跟煮熟的对虾一样。“真对不起，大哥，”他悔恨地嘟囔着，“太对不起了。”

“有什么对不起的？”宝庆甜甜蜜蜜地问，“咱俩是对着天地拜过把子的兄弟，同心协力一辈子。你跟琴珠结婚，碍不着咱们作艺的事。”

小刘一副为难相。“可我答应唐家，办喜事以后，就不再给您弹弦了。婚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呢，大哥。”

宝庆真想往他脸上啐一口，可还是强笑着，“好吧，小兄弟。我不见怪，别过意不去。”

宝庆飞也似地回到南温泉，背后好像有一群鬼在追。

他找到了窝囊废。“来，兄弟。”窝囊废说，“又得了两段

新词。是孟先生写的。来听听！”

“先别管那些新词了，”宝庆说，“咱们这回可要玩完。”他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告诉了窝囊废，临完，问，“怎么办，大哥？您得帮着我们跟唐家干。”

“真还是件事，”窝囊废回答着。他瞧出来，往后怕是得干活了。他忽然觉着冷。

“什么东西，”宝庆气哼哼地说，“我多会儿亏待过他们？连小刘，为了个婊子的臭货也不理咱们了。这个小婊子！让他当它一辈子王八去。”见窝囊废想装没事人儿，他严厉地说，“这么多年，您一直由我养活，您总得给我句好话。别光站在那儿不吭声！”

窝囊废叹了口气。泪珠子在他眼睛里转。他摇了摇头，说：“别发愁，宝庆，我跟着你就是了。我不是你的哥吗？我给你弹，还能不比那小王八蛋强吗？不过你得给我出特牌。牌上就写：特约琴师方宝森先生。我不乐意当个挣钱吃饭的琴师。”

宝庆答应了，激动得眼泪直往外冒。他爱他的大哥，知道窝囊废确实为他作出了牺牲。“哥，”他哽咽着说，“您真是我的亲哥，人家管您叫窝囊废，真冤屈了您。我每逢有难，都亏您救我。还是您跟我最同心协力。”

窝囊废告诉他，孟先生要他跟着进一趟城。他马上掏出钱来，叫买车票去。孟先生是他的福星，不是吗？

回来的路上，宝庆坐在公共汽车里，算计着他的得失：走了个暗门子琴珠，乌龟小刘；来了个新班子跟他唱对台戏，失去几个懒得到他书场来的主顾。换来的是，大哥来当琴师，秀莲成了名角儿，当然，还有面子。如今他也有了面子。他高兴

得唱了起来，边唱边编词，“大哥弹，兄弟唱，快起来，小秀莲，起来，起来，你起来吧。”

别的乘客好奇地瞧着他，没说什么。他们想，这些“下江人”真特别！

秀莲听了这消息，乐极了。下一道关，是宝庆怎么去跟老婆说。他打算学学孟良那一着。他打发大凤去买酒，包饺子外带炸酱面。

第二天晚上，有人来找宝庆。打头的是小刘，楞头磕脑地就撞了进来，站在一边，光哆嗦，不说话。唐四爷跟在后面，垂头丧气，好似丧家之犬。俩人都不言语。

“怎么啦?”宝庆问。

唐四爷几乎喊起来了。“行行好吧，您一定得帮忙。只有您能帮这个忙。”

宝庆挑了挑眉毛。“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一点儿不明白，怎么帮忙呢?”想了一想，他很快又添上了一句，“要钱，我可没有。”

小刘尖着嗓子，说出了原委。“琴珠让人给逮走了。”他两手扭来扭去，汗珠子从他那苍白的脸上冒了出来。

“逮走了，”宝庆随声问道：“为什么呢?”

两个人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口。末了还是唐四爷伤心地说了出来：“这孩子太大意了。她在个旅馆里，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抽大烟。她当然没抽，可是别人抽了。她真太大意了。”

宝庆恨不能纵声大笑，或在他们脸上啐一口。这个乌龟！不能再到街上去拉皮条了，倒来找他帮忙！……一转念，他又克制了自己。不能幸灾乐祸，乘人之危。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但也不要待人太苛刻了。

“你们要我怎么办?”

“求您那些有地位的朋友给说说，把她放出来。我们明儿晚上开锣。头牌没了，可怎么好呢?要是您没法儿把她弄出来，您和秀莲就得来给我们撑门面。”

“这我做不到。”宝庆坚决地回答，“我抽不出空来，要是有办法的话，帮您去找找门路倒可以。”

唐四爷还是一个劲地苦求：“您和秀莲一定得来给我们撑门面。准保不让她跟别的姑娘掺和。务请大驾光临。”

宝庆点了点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说，要去，必得让秀莲挂头牌。不论怎么说，这个头牌一定要拿过来。他觉得好笑。唐家班的开锣之夜，倒让秀莲占了头牌！要是让他来写海报，他就这么写。

秀莲高兴得不知怎么是好。她这是第一次挂头牌。

第二天散场后，她紧紧地攥着唐四爷开给她的份儿，决定把钱交给妈妈，讨她的欢喜。她如今也是头牌了。挣了钱来，把钱给妈妈，看她是不是还那么冷漠无情。

她手里拿着钱，快步跑上楼，一边走，一边叫：“妈，给您。我挣的这份钱，给您买酒喝。”

二奶奶笑了起来。按往例，她从来不夸秀莲。不过有钱买酒喝，总是件快活事。“来，”她说，“我让你尝尝我的酒。”她拿筷子在酒杯里蘸了一蘸，在秀莲的舌头上滴了一滴酒。

秀莲高高兴兴，唱着回到自己的屋里。她把辫子打散，像个成年女人似的在脑后挽了个髻，得意地照着镜子，觉着自己已经长大了。不是吗?连妈妈都高了兴。她边脱衣服，边照镜子。大凤进屋时，她正坐在床沿上。大凤一眼瞧见了她的髻儿，嘻嘻地笑了。“疯啦，干吗呢?”她问。

十六

陶副官是个漂亮小伙子，高个儿，挺魁梧，白净脸儿，两眼有神。他是个地道的北方人，彬彬有礼，和和气气。当初，他为人也还算厚道，但在军队里混了这么些年，天性泯灭了，变得冷面冷心。他可以说是又硬又滑。他显得很规矩，讨人喜欢，但他到底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你永远捉摸不透。经过这么多年，他的天良早已丧尽，原先是个什么样子，连他自己也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他每次做交易，该得多少好处，要按实际情况来定。就拿唱大鼓的宝庆和他闺女那档子事来说，陶副官当初还真是想帮忙来着。不是吗，都是北方人，乡里乡亲的，总得拉上一把。不过，在见王太太以前，他并没有给宝庆和秀莲出过主意，教他们怎样避祸。秀莲顶撞完老太婆，陶副官忽然觉着自己成了方家的救命菩萨。他既然对他们有恩，那知恩感恩的老乡，就该表表感激之情。

他常上南温泉，几乎天天要找个借口到镇上来一趟。开头，他往往打王家花园弄一束花，或一两篮子菜来给二奶奶。这么好的一个副官，不让人家喝上一两盅，做顿好的吃，就能

给打发走了吗？他确实挺招人喜欢。他带来的东西，一文不用自己掏腰包，而方家老招待他，可真受不了。

陶副官酒量惊人，宝庆从没见过这么豪饮的，喝起酒来，肚子像个无底洞。一喝醉，他的脸煞白，可还是很健谈。他从不惹事，不得罪人，偶尔吹嘘两句，也还不离谱儿。

多年来，宝庆阅历过的人也不算少，可陶副官究竟属于哪种人，他说不上来。他并不喜欢他，可也不能说讨厌他。离远了，他觉得这人毫无可取之处；但副官一来，又觉得他也还不错。

陶副官还是有些使他看不惯的地方。这人太滑，老想讨好，喝起别人的酒来没个够。

二奶奶跟陶副官最投机。二奶奶是什么样的男人都喜欢，跟陶副官尤其合得来。她也喜欢孟良，不过那完全不一样。孟良受过教育，有文化，跟她不是一路人。他也玩牌，也有说有笑，不过陶副官一来，可就把孟良比下去了。副官的话要中听得多，因为他是北方人，跟她的口音一样，见解也很相近。他要是说个笑话，她一听就懂，马上就笑。

这两个人成天价坐在一块儿逗乐，说些低级趣味的事。二奶奶打情骂俏很在行。跟男人调起情来，声调、眼神运用自如。她对副官并无兴趣，也可以说，压根儿就不想再找男人。不过跟他胡扯乱谈，可以解解闷。说到陶副官，他懂得该怎么对付二奶奶。要是她上了劲儿，他就赶快脱身，而仍跟她保持友好。跟王司令多年，他学会了这一招。王司令有好几个小老婆，有的也对年青漂亮的副官飞过眼儿。

陶副官对二奶奶讲起他的身世。他是个奉公守法，胸有抱负的青年。他很想结婚，成个家，但至今找不到可心的人儿。

这些本地的土佬儿，不成！说着，他摇了摇油光水滑的头。一个北方人，怎么能跟这种人家攀亲！说着，他瞟了瞟坐在窗边的大凤。大凤像只可怜的小麻雀，恨不能一下子飞掉。陶副官又缓缓地叹了口气，是呀，他还没找着个合适人家，能够结亲的。

二奶奶心里动了一动。这位副官倒是个不错的女婿。她很乐意有这么个漂亮小伙儿在身边。她已经年老色衰了，有这么个小伙子守着，消愁解闷也好。

陶副官决不放弃能捞到好处的任何机会。大凤算不得美人儿，可总是个大姑娘，结实健壮，玩上她几夜，还是可以的。她还能管管家，做个饭啦什么的。再说，这就能跟方家挂上钩，而对方家，是值得下点功夫的。方老头一定有钱，要不，他怎么能一下子孝敬王司令那么多？这个主意妙。娶了姑娘，玩她几天，再挤光那俩老的。

有天晚上，他跟二奶奶郑重其事地商量了这件事。开头她拿腔作势，故意逗他，不同意这门亲事。但陶副官单刀直入，提出了充足的理由：要是王司令再来找麻烦，可怎么好呢？你们要是把姑娘嫁给我副官，他王司令还能有什么办法？只要我陶某人辞掉王司令那儿的差事，还能不给您方家好好出把子力气？他站起来，伸屈了一下胳膊，让二奶奶看他结实的肌肉。“看我多有劲，要是我往你书场门口那么一站，还有谁敢来捣乱？我跟过王司令，这回让你爷儿们面上有光。他就不想要我这么个人？”

当晚，二奶奶跟宝庆说，要把大凤嫁给副官。宝庆先是大吃一惊。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无道理。这位油头滑脑的副官没有挑上秀莲，真是运气。不过拿大凤作牺牲，究竟是不是应该

呢？陶副官一定不会很清白，可能结过婚。就是他真的结过婚吧，抗战时期，也无从查对。他倒也具备个好女婿的条件。不管怎么说，他一天到晚泡在家里，白吃白喝，还不如干脆叫他娶了大凤去。

宝庆整夜翻来覆去，琢磨着这件事。大凤也该成亲了。可以问问她，愿不愿意嫁人，喜不喜欢陶副官。她要是喜欢，那最好不过。嫁出门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记得哪本书上说过，父母不能照应儿女一辈子。要是以为自己全成，就太痴心了。

他刚跟大凤一提，大凤就红了脸。这就是说，她乐意。所以，他也就接受了。不过，他还是很不安，觉得对不起她。这孩子说来也怪，明明是亲骨肉，在家里却向来无足轻重。她的处境，一向比养女秀莲还不如。她性情孤僻，常惹娘生气。好吧，这就是她的命。既然陶副官开了口，就把她嫁给他。而他宝庆，也就尽了为父的心。喜事要办得像个样子，就小镇的现有条件，尽可能排场一点。得陪送份嫁妆，四季衣裳，还有他特意收藏着的几件首饰。不能让人家说长道短，好像嫁闺女还不如打发个暗门子。他有他的规矩。方家的姑娘出阁，得讲点排场。是艺人，但是得有派头。

刚过完年，镇上两位头面人物就送来了陶副官的聘礼，是分别用红纸包着的两枚戒指，婚书上面写着副官的生辰八字。为了下定，宝庆在镇上最上等的饭馆广东酒家摆了几桌席，还请了唐家和小刘。借此让他们知道，等琴珠结婚的时候，他也会有所表示。

秀莲几次想跟大凤谈谈这门亲事。定亲请客那天晚上，大凤穿了件绿绸旗袍，容光焕发。秀莲从没见过她这么漂亮。不过大凤整晚上一直古怪地保持着沉默，羞红的脸高高抬起，谁

也不瞧。

“你走了，我真闷的慌。”当晚，准备睡觉的时候，秀莲说。大凤没言语。秀莲跪下来，拉住大凤的手。“说点什么吧，姐姐，就跟我说这么一回话也好。”

“我乐意走，”大凤阴沉沉地说。“我在这儿什么也不是，没人疼我。让我去碰碰运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不会挣钱吃饭，我不能跟着爸和你到处去跑。谁也不注意我，谁也不要我。我恨我自个儿不会挣钱养家，我不乐意成天跟你在一块。你漂亮，又会唱，人家都看你，乐意要你。可我呢，除了陶副官，谁也没有要过我。”她淡淡地一笑。“等过了门，我也跟别的女人一样，能叫男人心满意足。”

秀莲觉得受了委屈。古怪的姐姐，竟说了这么一通话。这么多年，她秀莲可一直想对姐姐好，跟她交朋友。“你恨我吗？姐？”她有点寒心。

大凤摇了摇头。“我不恨你。你的命还不如我呢。我总算正式结了婚，你连这个都不会有。所以嘛，我可怜你。”

这真像一把利箭刺穿了秀莲的心。

“你看琴珠，”大凤继续往下说，“爸干嘛要把她这么个人请到家里来吃喜酒。她跟小刘，跟好多别的男人睡过觉。她是个唱大鼓的，跟你一样。”

秀莲两眼射出了凶光，发白的嘴唇抿成了两道线。“好，原来你把我看成跟她是一路货，”她焦躁地说，“你不恨我。你觉得我一钱不值，就像一堆脏土一样。”

大凤又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我对你应该怎么看。”

沉默了好一会，秀莲到底开了口。“姐，你就做做样子，

假装疼疼我吧。谁也没疼过我。妈怎么待我，你是知道的，你总不能跟她一个样。你就说你疼我，咱俩是好朋友。你就是不那么想，光说说也好。总得给我点想头。没人疼我，我很想有人疼疼我。”她咬住嘴唇，眼泪在眼睛里直转。“就是，我希望有人爱我。”

“好吧，”大凤让了步，“我来爱你，真是个蠢东西。我是你顶好顶好的朋友。”

秀莲擦了擦眼泪，马上又问：“你跟个生人结婚，不觉着害怕吗？你想他是不是会好好待你呢？”

“我当然害怕啦，不过有什么法儿？我不过是个女孩子。女人没有不命苦的。我们就跟牲口一样。你能挣钱，所以不同一点，可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你靠卖唱挣钱，人家看不起你。我不会挣钱，所以要我怎么样，就得怎么样，叫我结婚，就得结婚，没有别的办法。一个男人来娶我，得先在一张纸上画押，还得先美美地吃上一顿。哈！哈！”

秀莲想了一会儿。“那些女学生呢，她们跟咱们是不是一样呢？”

“这我哪知道？”大凤心酸地顶了她一句，“我又不是女学生。”她哭起来了，眼泪花花地往下掉。

秀莲也哭了。可怜的大凤！这么说，这么些年来，她也觉着寂寞，没人要。如今，她要出嫁了。这就是说，她，秀莲在家里的地位，会提高一点？他们也要她嫁个生人吗？谁说得上？她想起了妈的话：“卖艺的姑娘，都没有好下场！”大凤还说，她将来比她还不如，连个正式的婚姻也捞不上！她得像琴珠一样，去当暗门子。不过，靠爸爸陪送，嫁个生人，又比这好多少呢？

她走到床边坐下，床头上搁着一本书。她想读，可那些印着的字，一下子都变得毫无意义。这些字像是说："秀莲，你不过是个唱大鼓的，是琴珠第二。你当你是谁哪？是谁？你有什么打算？甭想那些了。你一辈子过不了舒坦日子。"

孟良来教课的时候，她还在冲着书本发愣。她笑着对孟良说："我想问您点儿书本上没有的事儿。"

"好呀，秀莲，问吧！"孟良把手插在口袋里，玩着衣服里子里面的一颗花生。

秀莲问："孟先生，什么是爱？"

孟良挺高兴，但又很为难。他说："怎么一下子给我出了这么个难题？这可没法说。"

"谁都说不上来吗？"

"人人都知道，可又说不清楚。你干吗要问这个呢？秀莲？"孟良那瘦削的脸显得挺认真。他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好奇地盯着她。

秀莲舐了舐嘴唇。"我就是想知道知道，因为我什么也不懂。我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没人疼我。男人追我，都想捏我一把。这就是爱吗？我姐就要嫁人了，嫁给个她不知道的人。他跟她睡觉，她给他做饭。那就算爱吗？男学生跟女学生，手拉手在公园里散步，在草地上躺着亲嘴。那就是爱？还有，随便哪个男人，只要给琴珠一块钱，就可以跟她睡觉。那也算爱吗？"

孟良大声喘了口气，好像打肚子里喷出了一口看不见的烟雾。"别着急呀，姑娘！我一口气哪儿答得上来这么一大串问题。答不上来的，所以，咱们先解决它一个。比如说，你姐姐的婚事。这说不上爱，这是一种封建势力。姑娘大了，凭父母

之命，就得嫁人。她要是个革新派，按新办法办，就该自己挑丈夫。”

“像琴珠那样？”

他摇了摇头。“她那样不是挑丈夫，是出卖肉体。爱情不是做买卖，是终身大事。”

秀莲想了一会儿，“孟老师，要是我跟个男人交朋友，有什么不对吗？”

“没什么不对，这事本身，没有什么不对。”

“要是我自个儿打主意要嫁他，有错儿吗？”

“按我的想法，没什么错儿。”

“自个儿找丈夫，比起姐姐的婚事来，过日子是不是就更舒心些呢？”

“那也得看情况。”

“看什么情况呢？”

“我也说不准。我已经跟你说过，这样的问题，没个一定之规。”

“好吧，那咱就先不说结婚的事儿。我问您，要是我有个男朋友，家里又不赞成，我该怎么办呢？”

“要是值得，就为他去斗争。”

“我怎么知道他值不值得呢？”

“这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自己应当知道。”孟良叹了一口气。“你看，你的问题像个连环套，一环套一环。我看，还是学我们的功课更有用一点。”

秀莲这天成绩很差。孟先生为什么不能解答她的问题？他应该什么都教给她呀。她对他的信仰有点动摇了：他就知道谈天说地，对她切身的问题却不放在心上。他认为她有权自己挑

丈夫，她说什么他都表示同意，甚至主张她违抗父母。他到底是怎样一种人，竟随随便便提出这些个看法，对主要问题，却又避而不谈。

雾季一过，他们又回到南温泉。在重庆的这一阵，宝庆的生意不见好，因为唐家班抢了他的生意，当然勉强维持也还可以。在重庆，常上戏园子的有两种人，一种人爱看打情骂俏的色情玩艺儿，对说唱并不感兴趣；另一种人讲究的是说唱和艺术的功底。后一种人是宝庆的熟座儿。宝庆对付着，总算是有吃有穿，安然度过了夏天。

他急着想把大凤的事办了。既然已经把她许给了陶副官，他就又添了一桩心事。他这才意识到，照应自己的亲生闺女，也是一层负担。他有时觉着，他像是收藏着一件无价的古磁器，一旦缺了口，有了裂纹就不值钱了。当爸爸的都操着这份儿心。姑娘一旦订了亲，就怕节外生枝，也怕她会碰上个流氓什么的。

所以，他打算一回南温泉就办喜事。秀莲盼着办姐姐的喜事，比家里其余的人更起劲。她像是坐在好位子上看一出戏。她可以好好看看，一个姑娘嫁了人，到底会有什么变化。她也要看看，姐姐究竟是不是幸福。这样她就可以估摸一下，她自己是不是有幸福的可能。多么引动人的心，许多个夜晚，她睡不着，渴望弄它个明白。

大凤还是老样儿，整天愁眉不展，闷声不响。她埋头缝做嫁妆。秀莲注意到她有时独自微笑，想得出了神。她明白她为什么笑。可怜的大凤没命地想离开家，去自立，逃开这个由成天醉醺醺的妈妈管辖的邋遢地方。她想离家的心情太迫切了，连跟个陌生男人睡觉的恐惧，都一点儿吓不倒她。

喜事一天天逼近了，窝囊废成天跟弟媳妇在一起划拳喝酒。他陪着二奶奶喝，觉着要是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喝醉酒，未免太丢人，而他不愿意她丢人现眼。再说，大凤走了，他觉着悲哀。大凤从没给谁添过麻烦，从没额外花过家里一文钱。她总是安安稳稳，心甘情愿地操持家务。如今她要走了。

二奶奶往常并不关心大凤，不过她醉中还记得，这是她亲生的闺女，要是陶副官待她不好，她会伤心的。这种母爱是酒泡过的，比新鲜的醇得多。

秀莲想跟妈说，她盼着能在妈心里，也在家里，代替大凤的地位。不过眼下这个节骨眼说这话，看来还不合时宜。她不能不想起，大凤要出嫁了，妈又哭又叹，可是当初她被逼着去给王司令当小老婆的时候，妈没滴过一滴泪。

猛地，堂屋里一阵闹腾，秀莲走到门边去听。妈妈在扯着嗓子嚷，大伯大声打着呵欠。妈妈说的话，叫她本来就不愉快的心，一寒到底。只听妈妈在那儿嚷："大凤这一走，我得好好过过。我去领个小男孩来，当亲生儿子把他养大。眼下是打仗的时候，孤儿多得很，不是吗？要领个好的，大眼睛的小杂种，要稍微大一点，不尿裤子的。"

这么说，妈一辈子也不会疼她了，这是明摆着的。不管她是靠卖唱挣钱，还是靠跟男人睡觉挣钱，妈都不会有满意的时候。她不过是个唱大鼓的，没有亲娘。这个世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嗯？她心酸，觉得精疲力尽，好像血已经冻成了冻儿，心也凝成了块。爸好，他的心眼好，可那又有什么用？他解决不了她的问题，他没法又当爹又当娘。

她觉出爸走到了跟前，于是转过身来。他显得苍老，疲倦，不过两眼还是炯炯有神。他拍了拍她的肩膀，悄悄地说，

“不要紧，秀莲。等你出嫁的时候，我要把喜事办得比这还强十倍。办得顶顶排场。要信得过我。”

她一言不发，转身回到自己的卧室。爸干吗要那么说？他以为她妒嫉啦？她才不妒嫉呢。她恨这个世道，恨世界上的一切。泪涌了上来。

十七

结了婚，大凤换了个人。短短三天工夫，她起了神奇的变化。秀莲见了，既高兴，又奇怪。姑娘变起来这么快！刚出阁的陶太太第一次回门，变得那么厉害，简直叫人认不出来了。她眼睛发亮，容光焕发，沉浸在极度的幸福之中。就连她的体态，仿佛也有了变化。结婚前，她穿起衣服来死死板板，她是衣裳的奴隶，是衣服穿她，不是她穿衣服。如今她穿起衣服来，服服帖帖，匀称合身。她结实的胸脯高高隆起，富有曲线美，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就连她那细长的胳膊，也好像变得柔和秀丽，给人以美感了。

她还是那么沉默寡言。秀莲惊讶地听见她跟妈说了一句粗话。当她还是方家那个干巴巴的小毛丫头大凤的时候，她哪敢说这种话！结婚这么能变化人。结了婚，就有权说粗话；结了婚，人还会显得漂亮。她费了好大劲，把这些想法写在一张纸上。

等没人的时候，她问大凤，婚后觉得怎样，高兴，还是不高兴？秀莲一个劲地问，可大凤好像压根儿就不听她。她只顾自个儿照镜子，把胳膊抬起来，看看衣服套在她那刚刚发育成

熟的胸脯上，是不是合适。

秀莲仔细观察着，心里还是很空虚。她的词汇不够用。不过她还是记下了各式各样的问题，等着问孟良。

唐家也到了南温泉。他们挣的钱多，自然而然，就染上了恶习。唐四爷和琴珠抽上了大烟，把小刘也给带坏了。

唐四爷除了损人利己，拚命捞钱之外，抽大烟是他最大的乐趣。他一个劲地抽，不光是为过瘾，还觉着这样会抬高他的身分。人家一听他是个鸦片鬼，就会说："唐先生一定很有钱。"这话叫唐四爷听了，说不出地受用。

他抽，琴珠抽，小刘也抽。瘾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懒，越来越脏。生意上是四奶奶包揽一切，她可没有应酬人的本事。说实在的，她真叫人一瞧就讨厌。哪怕是顶顶好脾气的人，见了她，不等她要开她那刀子嘴跟人吹胡子瞪眼，就得火冒三丈，吵起来。唐家的生意一败涂地。在重庆，抽大烟不少花钱，地面上的地头蛇三天两头还来讹上俩钱，好也去弄点抽抽。可不是，要想白抽，最好的办法是讹那些有钱的，让他们掏腰包，这些人顶怕的就是坐牢。琴珠给关过一回，一回就够受了。为了把她保出来，她爹没少花钱。

唐家回到南温泉，已经是一贫如洗。四爷擦了把脸，换了件衣服，就去找宝庆。他烟抽多了，满脸晦气，瘦得像个鬼。不论怎么说，他还是比老婆有本事，用不着跟人吵闹，就能把买卖谈成。他出了个主意：夏天，唐家和方家合起来，在镇上茶馆里作艺。

宝庆不答应。他眼下很过得去。他正忙着排练孟良的新词，准备雾季拿进城去唱。唐家，滚他妈的蛋吧，让他们自个儿干去。不过呢，话又说回来，没准什么时候会用着小刘，窝

囊废未见得肯长干下去。他没长性，保不住还会生病。说实话，他也有把子年纪了，吃惯了现成饭，乍一干起活来，确实够他受的。再说，宝庆做事喜欢稳稳当当。唐四爷去找宝庆，见他光着脊梁穿着一条挺肥的裤子，油黑发亮的宽肩膀上，湿漉漉的都是汗。

宝庆说他太忙，没工夫考虑到茶馆里唱书的事，要他等几天再说。唐四爷觉得他架子不小，根本不把他看在眼里，随随便便就把他撂在一边。他心里又怨又恨，“哼，咱们走着瞧，看老子不收拾了你。”

他叫四奶奶去找二奶奶。她冲二奶奶大吵大嚷了一阵子。“怎么，你也疯了吗，秀莲和宝庆明明可以挣钱养家，偏偏坐吃山空，你就看着不管？真蠢！”

四奶奶一走，二奶奶就照这话，劈头盖脸数落了宝庆一通。他不理，她又絮叨了一遍。他只顾练他的新词儿，压根儿就不听她的。二奶奶急了，使劲嚷了起来。宝庆放下鼓词，站了起来。他掖了掖裤子，说：“甭说了，好不好？也听我说两句。事情是这么着，唐家跟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不乐意跟他们沾边。他们抽大烟，我们不抽，这总比他们强点。你也该知足了，你没给我生过儿子。为这，我跟你打过架吗？想娶过小吗？没有，是不是？你爱喝一盅，我不喝。这么着，咱们各干各的。我得练我的鼓词，我想为国家出把力气，我得保养我的嗓子。我要的就是这么些，能算多吗？到了冬天，我天天都得扯着嗓子去唱。我挣的钱，够你舒舒服服过日子的，所以，你就别管我的事，让唐家滚他们的吧。”

宝庆难得说这么多话。二奶奶倒在椅子上，愣着，说不出话来。这么些年了，除了刚结婚那一程子，宝庆从来没跟她讲

过这么多心里话。这一回，他特意找了个她清醒的时候来跟她说，这就是说，是跟她讲理来了。他说得很对；正因为说对了，听着就更扎心。不过，她现在没有醉，所以没法找碴儿跟他吵。

末了，她说："你说我没给你生儿子，这不假。不过，我打算抱个男孩子，这就去抱。咱们很快就能有儿子了。"

宝庆没言语。趁她瞅眼不见，冲她吐了吐舌头。老东西还想抱儿子呢，连她自个儿都照顾不了。

秀莲没事干，常去找琴珠。她总得有人说说话儿。大凤从来不多言不多语的，不过秀莲还可以叽叽呱呱跟她乱说一气。大凤走了，她得找个伴，而琴珠是惟一能作伴的姑娘。

再说，她找琴珠，还另有想法。这位唱大鼓的姑娘对男女之间的事儿非常在行，秀莲常问她有关这方面的事。琴珠有时跟她胡扯一通，有时光笑。你想知道吗？自个儿试试去就知道了。对秀莲这颗幼稚的心说来，琴珠教她的，比起孟老师来，明确多了。

秀莲跟琴珠来往，宝庆很生气。他忙着练他的鼓词，顾不得说她。他让老婆瞅着点秀莲，不过她光知道喝酒。

大凤又回来了。灰溜溜的，两眼无光，脸儿耷拉着，好像老了二十岁。

秀莲急不可待地等着，想单独跟她说两句话。"姐，怎么啦？"她一边问，一边摇着大凤的肩膀。"跟我说说，出了什么事儿？"

大凤掉了泪。秀莲轻轻地摇她，像要把她晃醒似的。"跟我说说，姐，到底怎么回事？"大凤满脸是泪，抽抽咽咽地说了起来："嫁狗随狗是什么滋味，这下我可尝够了。"她卷起袖

子，胳膊上斑斑点点，青一块，紫一块。“他打的。”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双手捂住了脸。

“凭什么打你?”秀莲硬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为了什么呢?”

大凤没言语。

“你就让他打?”

大凤挺不服气地瞧着她。“我能让他打吗，傻瓜！我是打不过他。”

“那就告诉爸去。”

“有什么用?爸也拿他没法儿，他老了。再说，他不过是个唱大鼓的，我呢，我是唱大鼓的闺女，他能有什么办法?”

秀莲心里一震。可怜的大凤！爸把她给了个男人，男人揍她，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她不会挣钱养活自己，所以只好忍气吞声。大凤忽然低低地哎哟了一声。“怎么啦?”秀莲挺关心，柔和地问，“怎么啦?”

“我有了身子啦，这我知道，”大凤嘟囔着说，“他也一清二楚。”有了身子，她要想另嫁别人，就不容易了。她要秀莲答应，一定不跟爸说。她梳洗打扮了一番，回家去了。脸儿高高扬着，还带着点儿笑，好像要让人家知道，她确是挺幸福。

秀莲还是告诉了宝庆。他瞪着两眼瞅着她，好像怀疑她在撒谎。他从来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打从大凤出了嫁，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过她。这个油头粉面的狗崽子竟敢打她！怎么办?他不能去跟陶副官吵，吵有什么用?再说，到王公馆去，还不定会碰上什么倒霉事呢。陶副官会仗着王司令的势力，跟方家过不去。打老婆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宝庆真的没了辙。他对自个儿说，这件事嘛，他其实无权过问。不过呢，也许还是

应该管一管。

他得好好想一想，到底该怎么办。他不让秀莲跟妈和大伯说，更不能告诉琴珠。要是唐家知道了，镇上的人就都会拿方家当笑话讲。

秀莲紧盯着爸爸的脸，两个拳头抵在腰间。“那您就让那小王八蛋揍我姐姐，不管她啦?”

他脸红了:“我并没这么说。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总会有办法的。”

秀莲气疯了:“我要踢出他的……”她气得直嚷，顿着脚说:“女人都是苦命。大姑娘也罢，暗门子也罢，都捞不着便宜。”接着就用了一句琴珠的口头禅。

宝庆吓了一跳，走开了。这一程子他忙着练孟良写的鼓词，没想到出了这么多的事。事情真变得快。

这件事，秀莲一直没吭气，她等着孟先生来上课。也许他有办法。他有学问，会运用他的智慧，跟这种野蛮势力作斗争。秀莲把话跟他说了，然后下了最后通牒:“孟老师，我不打算再念书了。我们家是卖艺的，没有出息。一辈子都出不了头，何必白费劲儿。我们这样的人，永世出不了头。”

孟良半天没吭声。他光坐在那儿，傻瞅着太阳光。他这么一声不吭，惹得秀莲很生气。心想，又碰到了个他不肯解答的问题。

“秀莲，”末末了，他提出了反问，“你说，中国人现在都在干什么?”

“打日本呀!”

“打赢了吗?”

“没有，正在打呀!”

“说得对。既然还没赢，为什么又要打呢？”

“要是不打，就得亡国。”

“一点不错。你能明白这个，就好办了。你看我们国家这么穷，这么弱，可也抗战三年了。我们的人民为了生存，奋勇抗战。国家就跟一个人一样，因为国家本是一个个人组成的嘛。个人经历的，特别是求生存的斗争，也跟国家经历的一样。你越是发奋图强，遇到的困难就越多。你得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否则就一事无成。你们女人是旧社会制度的牺牲品。这种旧制度的势力还很强大，顽固，有害的影响也还大量存在。就拿我打个比方吧。我是写剧本的，我有我的问题。你是个女人，你有你的问题。在我们这么一个古老的国家里，女人总是受欺凌，受歧视的。你想要有作为，就得争取进步。我觉着今天妇女的地位，就像个跟人赛跑的小脚姑娘。当然你的脚并不小，思想也没受那么多约束。你要做的，就是刻苦用功。你姐姐挨了揍。为什么挨揍呢？因为她从来没有打算要有作为。她就知道百依百顺，三从四德。她哪知道，女人自己起来反抗，可以消灭奴役妇女的旧势力。要是我们不抗战，今天早已经亡国了。陈规陋习也一样。你不跟它斗，它就会压垮你。”

秀莲想了很久，完了说：“我还是觉着，再学下去也没用。没准我也得嫁人，也得教个臭男人揍。”

孟良笑了起来，有点不耐烦了。“哪能呢，你不会的。”他拿起铅笔，龙飞凤舞地在一张纸上写了点什么。“秀莲，我给你安排个新生活吧。我主张你去上学，跟别的姑娘一样，好好念书去。你晚上才唱书，白天反正没事干。上学去吧。这样你就可以脚踩两只船了。要是学得好，成了女学生，就用不着再唱书了。要是学不出来呢，还可以再唱书，总还比别人学识多

一点。怎么样？白天上学，晚上作艺。你瞧，我希望你能自立，必要的时候，能挣钱养活自己。想想吧，要是大凤会一门手艺，她的处境就会好得多。她可以离开那个家伙，自己挣钱吃饭。要那样，她压根儿也就用不着嫁给他了。”

“这么说，我要是读了书，就不会像琴珠那样了？”

“根本就不会那样。”

“我爹妈能让我去上学吗？”

“我去跟他们说说，再把你大伯也拉来帮忙。”

“我姐怎么办呢？”

“那可就得另说了。总得想个办法。多想想，准能想出好主意来，不过也得好好想想，不能太莽撞。眼下咱们已经取得了点胜利。咱们已经下定决心，不让你像大凤那样，更不能学琴珠。你要做新中国的妇女，要做个新时代的新妇女，能独立，又能自主。你看，那多好！”

于是，秀莲一心一意用起功来。每天，太阳落山之前，她一定要学上几十个字。在她看来，一个个字像奔腾的大红马，能把她载进一个新社会。那儿没有暗门子，没有鸦片，不允许把闺女随便嫁出去受折磨。在那个新社会里，到处都是像孟老师那样有学问的人。她觉着自己也成了新中国的一部分，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人，摆脱了发霉发臭的旧时代，进入了光明灿烂的新时代。

秋天已到了，方家收拾行装，准备回城里去。他们磨磨蹭蹭，没有及时走掉。一天下午，也是没拉警报，来了一群敌机，在镇上扔了一串炸弹。谁也不明白敌人要炸的是什么。这里是游览区，有不少阔人的别墅。据传说，有些大阔佬囤积了大量石油，准备卖黑市。日本人的探子，可能就把这些油罐当

作军用物资，报告了敌人。

一阵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又死了一批人，汽油罐倒安然无恙。

方家住在镇边的小河旁。空袭突如其来，谁也来不及躲进防空洞。他们只好跑到野地里，趴在河边的大石头底下。

除了窝囊废，全家都在一块儿趴着。窝囊废喜欢走动，又讨厌那一群群绕着岩石飞的蚊子。他慢慢沿河边走着。听见天上嗡嗡响，他漠然抬头看了看，心想，那不过是往重庆去的，总不会在南温泉下点什么。看起来倒挺好看，蓝蓝的天上飞着几只银色的飞机，高射炮响了几下，迸出几小团雪白的烟雾。真废物，一炮也没打中。真孬种，这种事，也该有人来管管！

飞机只管飞它的。窝囊废坐在他顶喜欢的一棵树底下。“还往前飞，”他对自个儿念叨着，“空袭一次，就得毁多少房子，死多少人。真不是玩艺儿！多咱才能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

飞机又回来了。窝囊废奇怪起来。也许是来炸南温泉的?最好还是躲一躲。他站起来，瞧着那排人字形的银色飞机，嗡嗡地飞了过来。倒是怪好看的，好看得出奇。高射炮就是打不中。快跑吧。没准扔个炸弹下来。到那石头底下去，别呆在这树底下，万一挨一下呢。

窝囊废跑起来了。他听见了炸弹的呼啸，轰的一声，大地在翻腾。又一个炸弹嘶嘶响着掉了下来，他的耳鼓好像要胀破了。他没命地跑，炸弹崩起的一块大石头呼地飞过来，打中了他的脑袋。

宝庆在大哥常常傍着坐的一棵大树附近，找到了他。窝囊废手脚摊开，背朝天趴着。宝庆摸了摸，“哥，哥，醒醒。”窝

囊废没答应。

他把窝囊废翻了个个儿。没有血，没有伤口，睡着了。他一定是睡着了，再不就是醉了。宝庆扶起他来，靠着自己。窝囊废的脑袋耷拉下来，像没了骨头似的。

宝庆不信他的哥会死。他嗅了嗅他的嘴。窝囊废的嘴唇又凉又僵，早咽了气。两手冷冰冰的，毫无生气。

秀莲也过来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宝庆轻轻把哥放倒在草地上，给他搧着苍蝇。这些苍蝇在已经停止了生命的脸上爬着，粘着。“大哥，大哥，为什么单单您……”

秀莲跑去告诉了妈，一下子全家都哭起来了。邻居也来了，都掉了泪，对方家致了哀悼之意。他们围着宝庆，宝庆站在哥的身边，呆呆的，像个石头人。他眼冒凶光，干枯无泪，满面愁容。他挪不动步，说不出话。

为什么偏偏轮到窝囊废？他是他的哥。多年来，一直靠他养活，每逢有难，都是哥救了他。哥有才情，那么忠厚，就是牢骚多点。他能弹会唱，有技艺。可怜的窝囊废！他最怕的就是死在外乡，如今偏偏是他，炸死在遥远异乡的山区里。

太阳早已落山，月亮在黑沉沉阴惨惨的天上，高高升起。邻居们都回家去了，只有宝庆还站在哥的尸体旁。天快亮时，秀莲走了过来，拉了拉爸的袖子，“爸，回去吧，”她悄声说，“咱们把他抬回去。”

十八

丧事由二奶奶操持。天还热，三天以内就得下葬。宝庆已是六神无主，他就知道哥已经炸死，人死不能复生，再也听不见哥的声音了。他的脑子发木，什么也感觉不到，吃不下，睡不着，蓬头垢面。

二奶奶却来了精神。她打点一切，做孝衣，跟杠房打交道，供神主。她帮宝庆穿孝衣，招呼他吃喝。他愣在棺材边，一声不吭，伤心不已。她时不时走过来瞧瞧，怕他背过气去。有人来吊孝，是她站在门口接应客人；宝庆知道来了人，可无心应酬。他机械地起立，行礼，接着守他的灵。人家跟他说话，他光知道点头，一点儿也不明白人家说的是什么。他成了活死人。

只有一个人，他见了，多少还有些触动，那就是孟良。孟良是那么友爱，那么乐于助人，他最能体贴人，了解人。宝庆沉浸在无边的悲痛里，不能自拔，只有孟良的热心肠，能给他些安慰。孟良这样关怀他们，方家非常感激。

他们一向认为，孟良和他们之间，有一道鸿沟。他是作家，又是诗人，来这里是为了研究大鼓书。如今他完全成了他

们中的一个，是真心的朋友，一心想帮忙。朋友来吊孝，孟良陪着。帮着应酬客人，陪他们吃饭，跟着守灵。宝庆虽说是伤心不过，也觉着他虽然失去了亲爱的大哥，可也有了个真诚的朋友。

他们在山顶上买了块坟地，由孟良负责监工筑坟。棺材入了穴，宝庆按照家乡风俗，在棺材上撒了把土。他的泪已经流干。他站着，秃着头，铁青着脸，茫然瞪着大眼，瞧着坟坑，看杠房伙计把土铲进坟里。大哥就这么完了。这冰凉的土地上，躺着窝囊废。

人都散了，宝庆还站在坟头，孤孤单单，悲悲切切。不多远站着二奶奶，孟先生和秀莲。

一个脚夫挑着宝庆的鼓、窝囊废常弹的三弦，上了山。天是灰蒙蒙的，镶着白边的黑云，滚滚越过山头。在苍茫的暮色里，宁静的田野异常的绿，树木的枝条映着背后的天空，显出清晰、乌黑的轮廓。

宝庆从脚夫手里接过三弦，深深一鞠躬，恭恭敬敬把它放在坟前地上，把鼓架了起来。

宝庆高举鼓槌子。一下、两下、三下……敲起来。咚咚的鼓声像枪声，冲破了死一般的寂静。孟良觉得大地在震动，树叶在发抖。

宝庆手按鼓面，打住了鼓声，说起话来。他说："哥，哥，我再来给您唱一回。求您再听我这一回吧。咱哥儿俩不那么一样。您爱弹又爱唱，爱艺如命，但您不肯卖艺吃饭。我又是另一样，我得靠作艺挣钱养家。外人看着咱哥俩各不相同，可咱们不就这点差别吗？就这么一点儿。"他停了一停，恭敬地鞠了一躬。"大哥，我明白我再也见不着您了，不过我还是想请

您再给我弹一回。再弹弹吧，让我再听听您好听的琴声。记得咱们在一块，唱得多痛快？如今你我已成隔世的人，不过咱还能一块儿唱。咱们一块过了四十多年哪，哥。有的时候咱也吵，但手足总还是手足。现在不能吵了，也不能争了。我只有一样本事，就是唱，所以我来再给您唱这么一回。大哥，您也就用您那巧手，再给我弹这么一回弦吧！”

宝庆又使劲敲了敲鼓。然后等着，头偏在一边，好似在倾听那三弦的琴声。站在一旁的人，只听见风拂树木发出的叹息。秀莲用手绢堵住嘴，压住自己的啜泣。二奶奶在哭泣，孟良轻声咳着。

宝庆给大哥唱了一曲挽歌，直唱得泣不成声，悲痛欲绝。

孟良挽住朋友的胳膊。“来，宝庆，”他劝道，“别紧自伤心。人人都有个归宿；有死，也有生，明天的人比今天还多，生命永不停息。谁也不能长生不老，别这么伤心。大哥这一辈子，也就算过得不错。”

宝庆用深陷的双眼看着他，满怀感激。“日本人炸死了我的哥，”他悲伤地说，“我没法给他报仇，不过我要唱您写的鼓词，我这下唱起来，心里更亮堂，我要鼓动人民起来跟侵略者斗争。”

孟良拿起鼓，挽住宝庆的胳膊。“家去，歇一歇，”他劝着，宝庆不肯走。过了会儿，他转过身来，再一次对着坟头说，“再见吧，大哥，安息吧，等抗战胜利，我把您送回老家，跟先人葬在一起。”

第二天，孟良请了个大夫来瞧宝庆。宝庆病了，是恶性疟疾。他身体太弱，病趁虚而入，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二奶奶又喝开了，现在是轮到秀莲来照顾病人。对她来说，这是件新

鲜事，她从来没有侍候过重病人。爸病得真厉害，可别死了。她从没见过他这样，脸死灰死灰的，双眼深陷，浑身无力，坐都坐不起来。她想，人有死，有生，又有爱。生命像一年四季，也有春夏秋冬。但在冬季到来之前，死亡也会像夏天的暴风雨一样，突然来到。大伯不就是这样的么。她自己，总有一天也得死。不过死好像还很遥远，难以想象，因为她现在还很年轻，健壮。孟良也跟她这样说过。谁也不能长生不老。要是爸真的跟着大伯去了，她可怎么办呢？

她更爱爸爸了，一定要救活他。她日日夜夜不离病床。宝庆只消稍动一动，她就拿药端水地过来了。有时孟良来陪她一会儿。除了爸，孟先生就是世界上顶顶可亲的人了。

守在爸床头，秀莲在漫漫长夜里，想了好多事儿。她看出来，打从大凤出了嫁，大伯又死了以后，家里整个变了样。妈一定很疼大伯。他活着的时候，她跟他吵起架来，也很厉害。可现在她常坐在椅子里，悄悄地哭，就是不醉，也这样。她又想起了那个老问题：为什么妈妈单单不爱她？拿孟良来说吧，妈信得过他，他怎么就能得她的欢心呢？

宝庆总算度过了难关。有天晚上，秀莲踮着脚尖进来，打算给他喂药，见他轻轻松松躺在床上，脸上挂着笑。脑门不再发烫，身上也不再大汗淋淋。他跟她说话，说他替大凤担心。为什么她不来吊孝，为什么她女婿也不来？出了什么事？秀莲一个劲安慰他，说大凤会照顾自个儿，不会有什么事。不过她知道，说这话也白搭。爸在心疼闺女呢。秀莲很奇怪。人为什么总要到事后才来操心？他早就该操这份心，不该让他闺女去遭那份儿罪！

宝庆已经见好，有天上午，正躺着休息，大凤跌跌撞撞走

了进来。她把一个包袱往地下一扔，就冲爸爸扑了过去。她搂着爸哭了又哭。二奶奶听见响动，走过来瞧。她不知道怎么疼闺女才好，生拉活拽，硬把女儿从病床边拉开，把她安顿在一把椅子里。大凤止了哭，可是说不出话，像个木头人。二奶奶一个劲盘问，但闺女压根儿就听不见。折腾了约摸半点来钟，二奶奶没了辙。到了还是宝庆有气无力地开了口。“我又老又病，为你操心，叫我伤神。趁我还没死，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不要我了，就是这么回事。他把我扔下不管了。”大凤放声大哭，二奶奶失声喊了起来。宝庆瞅着大凤，呆了。他心如火焚，猛地倒在枕头上。

“他敢不要你，”二奶奶吼着，摇晃着拳头。“不要你？叫他试试，狗杂种。我跟你去，看我不收拾了他。老娘要是收拾不了他，就管我叫废物老婊子！”

“他已经走了，妈。”大凤说。

二奶奶气呼呼地瞪着女儿，“废物，怎么就让他走了？他说句不要，你就让他走啦？你是什么人？笨蛋！你有法收拾他，结了婚，就有法收拾他。”

大凤没言语。二奶奶为了平一平火气，冲进隔壁房间，喝了一杯酒。真气死人：结婚没几个月，就让丈夫跑了。她敢说闺女是好样儿的。要是闺女不规矩，也还有可说，可大凤是黄花闺女，小娃娃似的那么天真。是不是因为她年轻时不守本分，报应落到女儿身上？她攥紧了胖拳头，低下了满是泪痕的脸。她嫁宝庆以前，还真风流过一阵。所有卖唱的姑娘都一样。不过闺女是清清白白养大的，怎么也落得这般下场？姑娘让个下三滥的混蛋副官给甩了！她越想越气，心都快炸了。婊

子养的狗崽子！老娘要是抓住他，非把他肠子踢出来不可。

她又冲回堂屋里，紧追紧问，硬逼着大凤说了实话。

还是为了王司令那个老混蛋。这个军阀打过秀莲的主意，已经有了好多小老婆，是个色鬼，见女人就要。

“开头几天挺不错，”大凤开了口，“他待我挺好，后来王司令知道我们结了婚，吃醋了，把他叫了去，说：‘好呀！我要那卖唱的姑娘，你不弄来给我，倒给自己找了个老婆。混蛋！看我不收拾你。’他一发起脾气来，怕死人。王公馆上上下下，人人自危，这种时候，连王老太太也怕他三分。后来司令瞧见了我，就说，得把我分一半给他。他对我丈夫讲，‘卖艺人家的闺女没一个正经的，不但不在乎，还会高兴呢。’”大凤哭起来了。“老爷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天生是个婊子，有俩男人准保高兴。”

二奶奶气得直哼哼，“往下说，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大凤擦了擦眼泪，接着往下说。说她真愁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觉着，有的时候，他仿佛情愿把她送给老爷，有的时候，又拼命吃醋。还说王司令吓唬他，要把他送回军队，还当他的上士班长，吃粮去，不让他留在王公馆享福。有一天，王司令趁她丈夫不在家，跑到她家。一来就动手动脚，可她不干。

她丈夫回家后，认为老爷已经占有了她。大凤说，她并没有不贞洁，可他不信，骂她婊子，说她什么人都要。她越分辩，他骂得越凶。每天王司令把他打发得远远的，然后跑来跟大凤纠缠，事情越来越糟。大凤说：“我有什么办法呢。背弃了丈夫，就得倒霉一辈子。守着他呢，他又得丢差使，不论怎么着，丈夫都怪我不好。”

每天晚上，陶副官当差回来，都要狠揍她一顿，她怎么辩解，都是白搭。陶副官怎么都不信。他揍她，蹂躏她。

王司令没达到目的，气坏了，撤了陶副官的差事，赶他回军队去，让他马上滚。

陶副官对大凤说，他不打算回军队去，要跑。当晚他收拾了几样东西，准备溜。大凤也跟他一块儿收拾，可是他说他不能带她。没法带。她说，他到哪儿，她也跟到哪儿。夫妻嘛，理应如此。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陶副官听了笑起来，在她屁股上狠狠打了一巴掌，打得她倒在了床上。然后跟她说了实话。他早就结过婚，孩子都好几个了。他俩的婚姻，压根儿不算数。她最好回家找妈妈，把这档子事儿忘个一干二净。

“这个狗杂种，婊子养的……”二奶奶喊了起来。别的人，谁也没再开口。大凤又哭了起来。她抽抽噎噎地说，陶副官把她的首饰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掉了。她带回来的，只有一个在她肚子里活蹦乱跳的孩子。

宝庆这下才猛醒过来。“大哥说得对，”他缓缓地说，“艺人都没有好下场。”

秀莲拉住了大凤的胳膊。“上我屋里去，擦把脸。”她催促道，“擦点儿粉，抹点口红，就会舒服点。”

大凤这才冲她笑了笑，眼神里透着温柔。“说得真对，好妹妹。过去的事，哭也没用。”

十九

唐家急着趁宝庆生病的机会，捞它一把。他们算计，窝囊废死了，宝庆和秀莲没了弹弦的。要是不改行，就得来搭唐家的班子，借重小刘。唐家这回真是稳拿啦。要是方家改了行，那最好，唐家可以独霸天下，没了对手；要是宝庆和秀莲来搭班呢，唐家又可以讹它一下，要个好价儿。他们兴头得了不得，忙不迭回到重庆，口袋里仿佛已经沉甸甸地装满了大把大把的钱。

重庆的情况在变。全国都在坚持抗战，战争负担异常沉重，小民们的腰包都掏空了。投机倒把的奸商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物价飞涨，生活程度高得出奇。老百姓手里攥着一大把钱，可是买不来多少东西。少数人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人民不满。于是，官方想出了个主意，在节制娱乐上下功夫，订了个规章。只许五家戏院，四家影院和一个书场在重庆开业。

宝庆有名望，唱的又是抗战大鼓，书场总算保留了下来。这时候，他还在南温泉给大哥服丧。

唐家这一下挨的不轻。独一份儿的书场眼看要到手，又黄

了。他们以为宝庆走了什么歪门道，把他们的书场封了。唐家两口子急急忙忙跑回南温泉，找卧病的宝庆算账。

他们撞进来的时候，宝庆正躺在床上。他听着，脸上挂着点儿凄凉勉强的微笑。他压根儿不想听他们的。他还没退烧，打不起精神来理他们。他双眼半睁半闭，硬撑着靠在枕头上，看着两位不受欢迎的客人。唐四爷指手划脚，吹胡子瞪眼。宝庆瞧着他们，凄惨地晃了晃苍白的脸。“唉，”他有气无力地分辩，“我是个病人，打从我哥去世，没起过床，能去跟你们作对吗？你们设身处地，替我想想。我哥去世了，闺女又离了男人，揪心事儿这么多，我压根儿不想再作艺了，干吗还要跟你们过不去？”

四爷瞪眼瞅着他老婆。臃肿的四奶奶脸上，恶毒的神情和虚伪的笑容交织在一起。她朝丈夫看了一眼，略微点了一下头。这是变换战术的信号。

唐四爷马上换了一副神态，甜腻腻地问，“老朋友，您不出来作艺，别人怎么办呢？小刘还盼着给您俩弹弦呢。他成天惦记的就是这个。您得替他和我闺女想想，不能看着他们挨饿。”

“还有我们俩呢，”四奶奶又叫起来了，“总得活下去呀，钱没了，物价又这么涨，您总不能丢下我们不管。”

宝庆摇了摇头。“好吧，”他答应着，“等我好了，去找你们。”

他们垂头丧气走了出去。他们前脚刚出门，宝庆这里就掉了泪。“您说得对，大哥，”他自言自语，“艺人都是贱命，一钱不值。”

朦胧之中，他看见大凤苦着脸在那儿晃来晃去，费劲地操

持家务。为什么不下决心改行，另找一份体面的事儿？想想自己的闺女，只因爹是艺人，上了人家的当，像个破烂玩艺儿似的让人给甩了。这不是人过的日子，世道真不公平。而这，就是现实，就是社会对他的犒劳。他叹了一口气。他从来没做过亏心事，一向谨慎小心，守本份，一直还想办个学校，调教出一批地道的大鼓艺人。现在一切都完了。所有攒的钱，都给窝囊废办了后事。姑娘出嫁，他的病，花费也很大。银花了个一干二净，连积蓄都空了。生活费用这么高，不干活就得挨饿。

想到这里，他挣扎着起了床，觉着自己已经好多了。既已见好，就不能再这么呆着。他已经能站，能走，能想了。没时间再病下去。过了一个礼拜，他去了趟重庆，发现什么东西都涨了。薪水没有动，物价倒翻了好几番。光靠薪水，谁也活不下去。人人想捞外快，没有不要钱的东西。宝庆凭三寸不烂之舌和一副笑脸，再也换不来什么好处。非大笔花钱不能办事。

老百姓懂得钱不值钱了，所以钱一到手，就赶快花掉。谁也不想存起来。

宝庆也变了。他一心一意唱书，照料书场，但再也笑不出来了。只要一有空，就会想起哥的死。他总觉得是自己给哥招了灾。窝囊废不肯卖艺，是他逼着他干的。还有那可怜的被人遗弃的闺女。她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实在难过了，就去找妈妈，可妈一天到晚醉着，难得有一刻清醒。

宝庆认为自己应该帮帮大凤。他想法哄她，体贴她。她遭了不幸，比个寡妇还不如，往后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心里火烧火燎，呆呆坐着，急得一身汗。刚出嫁就遭不幸，怎么再嫁人？他脑子里萦绕着这些问题，无计可施，只好买些东西来安慰安慰她——糖果啦，小玩艺儿啦，凡是一向常给秀莲买的，

现在必定也给大凤买一份。

唐家一直没露面。琴珠天天来干活，唱完就走，从来不提爹妈。小刘照常来弹弦，一声不吭，弹完就回去。宝庆很不安。唐家一定又在打什么馊主意了，他已经精疲力尽，懒得去捉摸他们到底要干什么。随他们去，他厌烦地想，没个安生时候！他一天一天混日子，有时拿句俗话来宽宽心："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

有天下午，小刘请宝庆上茶馆，宝庆去了。小刘今儿个怎么了？往常他的脸白卡卡的，带着病容，这会儿却兴奋得发红。他近来常喝酒。唔，总比大烟强点。

宝庆等着小刘开口。小刘呆呆地冲着墙上的大红纸条"莫谈国事"出神。他啜着茶，不说话。宝庆急躁起来。小刘的脸越憋越红。

"小兄弟，"到底还是宝庆先开口，"有什么事吗？"

小刘的眼神里透着绝望。瘦脸更红了，敏感的嘴角耷拉着，样子痛苦不堪。

"我再也受不了啦，"他终于下了决心，难过地说，"我受不了。"

宝庆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兄弟？我不懂。"

小刘两眼发红，声音直颤。"我虽说是艺人，也得有份儿人格。我跟琴珠过不下去了，她跟什么样的男人都睡觉。我本以为这没什么大关系，可我想错了。我满以为我们能过上好日子。结了婚，我弹，她唱，小日子准保挺美。我满以为结了婚她就不会再跟人乱来了。您知道她爹妈是怎么个主意吗？他们让她陪我，也陪别的男人。我受不了这个。我一提结婚，他们就笑，问我能不能养活她。为了讨她的好，我把我开来的份

儿，多一半都给了他们，怎么就养活不了她？我要琴珠一心对我，她光瞧着我，说：‘你吃哪门子的醋呢，男人都一个样。’我怎么办呢？”小刘低下了头，悄声说了一句：“我起先以为她这样做是父母逼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看她喜欢这么干，她天生是个婊子。”

“女人一开了头就糟了。”宝庆想不出更好的话来说，只好这么讲。

小刘咳嗽一下。终于下了决心，挺认真地说，“上回，他们拿她来勾引我，不让我给您弹弦。他们硬要我答应，我也就干了。您待我那么好，我对不起您。这回他们又没安好心。他们想把您撂下，到昆明去，听说那儿买卖好。城里人多，又没个戏园子。他们要我跟去，我不，我才不去呢！”

“你要不去，琴珠就唱不成啦，”宝庆说。没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他们一定得想法儿让你去。”

“大哥，所以嘛，我才来找您给我拿主意。求您拉我一把。事情是这么着，我跟琴珠并没有正式结婚，满可以跟她断绝关系。”他那长长的细手指越攥越紧。“等我跟她吹了，唐家就拿我没法儿了。没法再摆布我。所以嘛，大哥，我就想了这么个主意。”小刘说着，犹豫了一下，脸变得通红。

“说吧，什么主意？”

“您可别生我的气。”

“怎么说呢，我又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打算。”

“大哥，”小刘眼不离茶杯，“我要是能另找个人结婚，就不用再跟唐家一起住着，他们也就拿我没法儿了。”

“对呀，这办法不错。”

“真谢谢您，要是我……”

“怎么样?”

“我说不出口。”

“说吧，咱俩是弟兄，又是老交情。”

“唔，我……我想娶您家大姑娘。”

宝庆惊呆了。仿佛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可咱俩是把兄弟，小刘，这怎么行呢。”

“我比您小十几岁，”小刘反驳了，“再说我那么敬重您。这些事我都想过了。您的大闺女人品挺不错，很老实。我决不会欺负她。我喜欢她。说实在的，我早就想娶她，只是没胆量跟您开口。我早就觉着您不乐意她嫁个艺人，更甭说傍角儿的了。我现在还是乐意娶她。她遭遇不幸，我一定要好好待她。我打算把大烟戒了，做个正派人。大哥，不论怎么说，咱们是同行。这样好些……我的意思是说，她嫁给我，比嫁给外路人强。”

宝庆好一会儿答不上话来。恶性循环。卖艺的讨个艺人的闺女，生一群倒霉蛋。这小子跟琴珠鬼混了这么久，琴珠耍他，骗他，这会儿他又想来娶大凤。能叫大凤嫁给他吗?他摇了摇头，想起了窝囊废说过的话：“一辈作艺，三辈子遭罪。”

他不知不觉把这话大声说了出来，小刘傻乎乎瞧着他。在宝庆面前，他活像一只小白狗，等着主人施一口吃的。

“我得跟家里商量商量。”宝庆说。

小刘笑了，“最好快着点儿，唐家要我这个礼拜就跟他们走。”

宝庆心里暗骂，这小王八蛋想讹我。还有什么坏招，都拿出来好了。他正想找点什么话搪塞过去，小刘又冒冒失失说了一句，“您要不答应，我可就要跟他们到昆明去了。”

宝庆气得想大声嚷起来。一点儿不讲交情，毫无义气。人和人的关系就像下象棋，你计算我，我计算你。他哪点对不住小刘？这是什么世道？还有没有清白忠厚的人？

他脸上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何必让小刘看出来他很窝火？要是琴师跟着唐家走了，他可就没辙了。

当天晚上，他跟老婆商量了这件事。把大凤嫁给小刘，好不好？当然，在她看来，没什么不好的。就是以后出了差错，也赖不着她。她没什么可说的。她借口商量正经事儿，喝了几口酒。

宝庆又去跟大凤商量。她冷冷地听着，一点儿不动心。脸上没有红云，两眼呆滞无光。宝庆觉得她的兴趣只是想再找个男人就是了。

“可是他没跟我离婚。”她说。

“用不着离，他早已经是结过婚的了。他要是敢回来，我就去告他重婚。”宝庆恨恨地说。

“好吧，爸爸，您觉着怎么好，就怎么办吧。我听您的。”

宝庆觉着恶心。闺女真听话。只因爸爸一句话，她肚子里带着一个人的娃娃，就去跟另外一个人同床共枕。他满怀羞耻。他热爱大哥，是有道理的。全家只有大哥有理想。其余的人都受金钱支配。大凤不反对嫁给小刘，是因为这能帮助父母挣钱吃饭。他笑了起来。

大凤问：“您干吗笑话我？”

“我没笑话你呀，”他半开玩笑地答道，“你是个好孩子，知道疼爸爸。真懂事。”

婚事就这么定了。

秀莲厌恶透了。打从大凤一回家，她一直想安慰大凤，做

她的好朋友。如今她畏缩起来，闷闷不乐。要是姐姐不爱小刘，却能跟他结婚，那她和他的关系，岂不就和琴珠差不离，跟个暗门子一样。爸怎么办了这么档子事？他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虽然不能说他卖了闺女，但毕竟是用她换了个弹弦的来。为了自己得好处，利用了大凤。这跟卖她有什么不同？

“姐，”她问大凤，“你真稳得住，就那么着让爸爸摆布你的终身？”

“不这样又怎么办呢？”

秀莲很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因为生气，眼睛一闪一闪的。“要是随随便便就把我给个男人，还不如去偷人呢。你就像个木头人，任人随意摆弄。”

“甭这么说，”大凤也冒火了，“偷人，我才不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呢。你以为我软弱、窝囊。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我自有我的想法，要不我干吗答应嫁给他。我要爸疼我，爸不疼我，我就完了。嫁给小刘就遮了我的丑。”

这下秀莲没的可说了。她奇怪，人的看法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姐和孟良多么不同。过了一会儿，她对姐说：“姐，小刘要是也敢打你，你就告诉我，我帮你去跟他干！”

唐家气疯了。琴珠气得脸发青，她其实打心眼儿里喜欢小刘。为了钱跟别的男人玩玩也不错，过后回到家里，需要有个朝夕相处的伴侣。起码他干干净净，和和气气。别的男人，什么样的都有，胖而凶，脏而丑的，都有。只要肯拿钱，她就陪他们个把钟头。她一向觉着，她跟小刘迟早会有好日子过。她待他像个慈母，喜欢哄着他玩，在一些小事儿上照顾他，让他舒舒服服。有他守在身边，是一种乐趣。当然他们也吵架，不过最后总是琴珠来收场，哄他上床睡觉，一边说，“来吧，乖

乖，别生气了，妈跟你玩会儿。”

这下好梦做不成了。琴珠决定大干一场。她打算跟大凤干到底，她算豁出去了。

琴珠撞进门的时候，方家正在吃午饭。她的头发散披在背后，脸耷拉着，铁青。她跨进门来，见了宝庆，就忘了要跟大凤干的事。她冲他晃着拳头，尖声叫唤：“方宝庆，出来，我要跟你算账，就是你！”

宝庆只顾吃他的饭。大凤猜到琴珠要干什么，根本不往她那边瞧。宝庆一边吃，一边盘算着，跟琴珠吵闹不值得。她是女流，又是泼妇。让女的来对付女的。他瞅了瞅老婆。二奶奶显然也生了气，慢慢打桌边站起来，摇摇摆摆冲琴珠走过去。她那胖胳膊挥得挺带劲儿，像是要把琴珠给收拾了。她两眼瞪得老大，亮闪闪的，脸上挂着不怀好意的微笑。

“琴珠，你要干什么？”她问着，离那蓬头散发气糊涂了的姑娘还有好几步远，就站住了。琴珠看出了点苗头，往后退了几步，一只手捂着胸口。她还没来得及开口，二奶奶就说开了。琴珠以为她要用脏话骂人，正打算回嘴，只见二奶奶既没大发雷霆，也没硬来。“你知道，琴珠，”二奶奶说得挺和气，可又挺硬邦。“你要还想跟我们在一块儿干，你就得留点神。干吗那么疯疯癫癫的，好好谈谈不行吗？我们不强迫你跟我们搭伙儿。没你也成，可要是你乐意来呢，也可以。你怎么打算呢？”

琴珠本想跟方家闹一场，没想到二奶奶倒跟她讲起作艺的事儿来了。除了她不能跟小刘一块儿回家去，别的一切照常。二奶奶的话，挑不出什么毛病，不过琴珠还是得挽回面子。于是就骂开了。她用脏话把宝庆、大凤、小刘挨个骂了个遍。二

奶奶回敬的也很有分量，使琴珠觉着非得从头再骂一遍，才敌得过。骂完了，她转身就走，临行告诉二奶奶，她要照常来干活，散了戏，小刘爱干什么干什么，跟她不相干。

秀莲心里很不是味儿。她从来没听见过像琴珠和妈对骂的这么多难听话。这是怎么回事？她一向以为爱是纯洁、浪漫的，可琴珠和妈说得那么肮脏，爸一言不发。仿佛他已经司空见惯，也是这么看的。

她看看爸，又看看姐，他们是那么可怜。他们希望这个婚姻能对方家的生意有好处，同时又给大凤找个丈夫。为了这，他们可以豁出去。这就是人情世故。姐不是卖艺的，她守本份，结了婚，处境就会好些。秀莲觉着大凤像个可怜的小狗，脖子上套着链子。踢它，啐它都可以。但人家毕竟认为她是个正经人，因为她是秉承父母之命出嫁的。她皱起了稚气的眉头。她的命运又当怎样？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她跑进自己屋里，痛哭了一场。

二奶奶给自个儿倒了一大杯。她胜利了，得意得脸都红了。她一直想要好好教训教训那个遭瘟的小婊子琴珠。这回算是出了口气，把她会说的所有骂人脏话，统统都用上了。她坐在椅子里，回味着一些顶有味的词儿，嘟嘟囔囔又温习了一遍。总算把那小婊子骂了个够，要是唐家老东西胆敢来上门，照样也给她来上一顿！

二十

宝庆忙着要给新郎新娘找间房。炸后的重庆，哪怕是个破瓦窑，也有人争着出大价钱。公务员找不着房子，就睡在办公桌上。

找房子，真比登天还难。他到处托人，赔笑脸，不辞劳苦地东奔西跑，又央告，又送人情，才算找到了一间炸得东倒西歪没人要的房子。房子晒不着太阳，墙上满是窟窿，耗子一群一群的，不过到底是间房子。宝庆求了三个工人来，把洞给堵上，新夫妇就按新式办法登了记，搬了进去。大凤有了房子，宝庆有了琴师，书场挺赚钱。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是呀，宝庆又有了新女婿。不过他虽然占了唐家的上风，却并没有尝到甜头。他把可爱、顺从的女儿扔进小刘的怀抱，一想起这件事，就羞愧难当。他一向觉着自己在道德方面比唐家高一头；可是这一回，他办的这档子事儿，也就跟他们差不多。

琴珠在作艺上，挺守规矩。按时来，唱完就走。她不再吵了。失去小刘，仿佛使她成熟了。宝庆不止一次地看出，她那大而湿润的眼睛里，透着责备的神情。宝庆觉着她仿佛在说：

“我贱，我是个婊子。你不就是这么想的吗！不过，你那娇宝贝跟个婊子玩腻了的男人睡觉。哈哈。”宝庆羞得无地自容。

大凤越来越沉默。她常来看妈妈，每次都坐上一会儿。她比先前更胆怯了，干巴巴的，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宝庆见她这样，心里很难过，知道这是他一手造成的。只有他，懂得那张茫然没有表情的脸上表露出来的思想。在他看来，大凤好像总是无言地在表示：“我是个好孩子，叫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我快活不快活，您就甭操心了。我心里到底怎么想，我一定不说出来。我都藏在心里，我一定听话。”

他深自内疚，决定好好看住秀莲。她可能背着家里，去干什么坏事。他觉出来，即便是她，也不像从前那么亲近他了，而他是非常珍惜这种亲密关系的。怎么才能赢得她的好感，恢复父女的正常关系呢？他步行进城，买了好东西来给她。她像往常一样，收下了礼物，高兴得小脸儿发光，完了也就扔在一边。

有的时候，他两眼瞧着她，心里疑疑惑惑。她还是个大姑娘吗？她长得真快，女大十八变，转眼发育成人了。胸脯高高耸起，脸儿瘦了些，一副火热的表情。他心里常嘀咕。她有什么事发愁吗？私下有了情人啦？跟什么男人搞上了？有的时候，她像个妇人，变得叫人认不出；有的时候，又像个扎着小辫儿的小女孩。她爱惹事，真叫人担惊受怕。

他想，应该跟老婆去说说，求她好好看住秀莲，像亲娘似的开导开导她。他当爸的，有些话开不了口。再三思量，他又迟疑不前。二奶奶准会笑话他。大凤已经是重身子了，二奶奶成天就知道宠闺女，眼巴巴盼着来个胖小子。要真是个小子，她就用不着到孤儿院去抱了。自个儿的外孙，总比不知是谁的

小杂种强。二奶奶肚量再大，也没工夫去顾秀莲。要忙的事多着呢，还有那些酒，也得有个人去喝。

宝庆觉着自己没看错，秀莲连唱书也跟过去不同了。她如今唱起才子佳人谈情说爱的书来，绘声绘色，娓娓动听，仿佛那些事她全懂。可有的时候，又一反常态，唱起来干巴巴，像鹦鹉学舌，毫无感情，记得她早先就是这么唱来着。她为什么这么反复无常？像鹦鹉学舌的时候，准保是跟情人吵了架了。

有一天，他在茶馆里碰到附近电影院里一个看座儿的。这人好巴结，爱絮叨。他开门见山，要宝庆请客。宝庆答应了，看座儿的就给透了消息。据他说，秀莲很爱看电影，常上影院。看座儿的认识方家，就老让她看蹭戏。这给宝庆添了心事。秀莲总跟妈说，她去瞧大凤，实际上跑去看电影了。他小心谨慎地把这人盘问了一番。看座儿的很肯定，她老是一个人。那还好，宝庆想，撒这么个谎，没什么大不了。电影院，倒也安全无害。不过，要是她能撒这种谎，一旦真的另有打算，什么事干不出来呢？

他半开玩笑地对秀莲说："我发现了你的秘密。你上……"

"上电影院了，"她接着碴儿说，"这对我学习有用处呀。银幕上几乎所有的字，我都认识了。我光认识中文，外文是横着写的。"她试探地看着他，接着说："以后我还要像孟老师一样，学外文。我要又懂中文，又懂英文。"

宝庆没接碴儿，光严肃地说："秀莲，下次你要看电影，别一个人去。跟我说一声，我带你一块儿去。"

过了几分钟，秀莲跟妈说，她要去看大凤，然后一径上了电影院。按她现在的年龄，电影能起很大的影响。坐在暗处，看银幕上那些富有刺激性的爱情故事，使她大开眼界。有国产

片，也有美国片。男女恋情故事刺激着她。她开始认为，爱情是人生的根本，没什么见不得人。女人没人爱就丢人，弄住一个丈夫，就可以在人前炫耀。她心想，要是电影上说得不对，中外制片老板，为什么肯花那么些钱来拍这些故事？孟老师说过，女人应该为婚姻恋爱自由去斗争，那和美国电影里讲的，不同之处又在哪里呢？

电影里，有的姑娘叫她想起琴珠。比方，美国电影里那些半裸的姑娘，夜总会的歌女，她们坐在男人腿上，又唱又舞，叫男人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那些姑娘看样子挺高兴，有的微笑，有的大笑，男人拿大把票子塞给她们。有些人就是这么个爱法，未见得没有意思。也许琴珠并不那么坏？至少，她没在大众面前那么干。于是，她对琴珠有了新的认识。琴珠是在寻欢作乐，跟好莱坞明星一样，而她……她想起了自己。自己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儿，没有勇气去寻乐，只敢背着爸爸坐在电影院里，看别人搞恋爱。

原来大凤也是有道理的。她急于结婚，毫不奇怪。跟男人一起真有意思。银幕上的接吻场面，都是特写镜头。看了使秀莲年青的躯体热烘烘的，感到空虚难受。大凤说她结婚是奉父母之命，真瞎说！大凤准是为了寻乐才结的婚，她真有点生大凤的气了。琴珠至少还能直言不讳，而大凤却讳莫如深。她那张小脸，看来那么安详、善良，原来是在那儿享受婚姻的乐趣！

秀莲到家，回了自己的屋。电影弄得她神魂颠倒。她打算像电影上一样，做个摩登的自由妇女。她脱下衣服，坐在床上。伸开两只光光的大腿。这就是摩登。几个月以前，哪怕是独自一人，她也不敢这么放肆。这会儿她觉着这怪不错的，半

倚半靠，躺在床上，伸着一条腿，蜷着一条腿。自由自在，长大了。

她坐了起来。拿起纸和毛笔，给想象中的情人写信。要摩登，得有个男朋友。男朋友是什么样人，没什么要紧。她有许多心里话要对他说。她在砚台上蘸了蘸毛笔。妈不爱她，姐嫁了人，她在自己的天地里，孑然一身。一定得找个爱人。

谁能做她的爱人呢？唔，不是有孟先生吗。孟老师是有头脑的凡人，会用美丽的辞藻，还教她念书写字。她拿起笔来，写了孟老师三个字。不对，不能那么写。姑娘家，怎么能管情人叫老师呢？别的称呼，听着又那么不是味儿，不庄重。她觉着，哪怕是在最热烈的恋爱场面里，孟老师也会很庄重。所以就这么着吧。“孟老师……有谁能爱我这么个姑娘吗？有谁会要我，能叫我爱呢？”还写什么呢，心里有那么点意思，可是写不出来。她写的那些字，乍听起来挺不得劲儿。她瞅着那张纸。所有憋在心里的话，都写在那两行字里了。

一抬头，孟老师正站在她跟前。她坐着，脸儿仰望着他，光光的大腿懒洋洋地伸着，汗衫盖不住光肩膀，手里拿了一张纸，就是那张情书。她一下子脸红起来，把腿缩了回去。

“在干吗呀，小学生？”孟老师问了。

“写封信。”她一边说，一边很快穿上衣裳。

“太好啦，写给谁的呢？”

她笑了，把纸藏了起来，“给一个人。”

“让我看看，”他伸出了手，“说不定会有错字。”

她低下眼睛，把信给了他。她听见他噗哧笑了一声，于是很快抬起头来。

“干吗给我写呢，秀莲？”他问了。

“哦，不过是为了好玩……”

他读着，眉毛一下子高高地扬起，“……‘像我这样的姑娘’，这是什么意思，秀莲?”

“我正要问您呢，”她说。在孟老师跟前，她从来不害臊。她敢于向他提出任何问题。“我想知道，有没有人能爱干我们这一行的姑娘。”

他笑了起来。瘦脸一下子抬起。“哦，秀莲，”他热情地叫起来，“你变了。你身心都长大了。我只能这么说，要是你乐意进步，下定决心刻苦学习，你准能跟别的新青年一样，找个称心如意的爱人。你会幸福的，会跟别的姑娘一样幸福。你要是不肯好好学习，当然也会找到爱人，不过要幸福就难了，因为思想不进步。你现在已经识了些字，但还得学。你应该上学去，跟新青年一起生活，一起学习。”

“我上学？哪儿上去？爸一定不会答应。”

“我跟他说去。我想我能说服他。他真心疼你，就是思想保守一点。我想他会懂得，读书是为了你好。”

下了课，孟先生见宝庆独自一人呆在那里。宝庆见了他非常高兴。在所有的朋友当中，他最敬重孟良。只有他，能填补窝囊废死后留下的空虚。

孟良直截了当地说了起来。“二哥，秀莲的事，你得想个办法了。”他说，“她已经大了，这个年纪，正是危险的时候。半懂不懂的。没个娘，也没个朋友。大凤一嫁人，她连个年龄相仿的伴儿也没了。很容易上人家的当，交坏朋友，学坏。变起来可快呢。”

宝庆看着孟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怎么就能猜到自己日日夜夜担着心的事儿呢?

"孟先生，我正想跟您提这个呢。打从大凤出了嫁，我真愁得没办法。不论怎么着，我也得把秀莲看住。可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怎么看得住呢？我老说，这事呀，惟有跟您还有个商量。您不会笑话我。"

孟良直瞪瞪瞧着宝庆的眼睛，慢吞吞，毫不含糊地问。"您是不是已经打定主意，决不卖她呢？"

"那当然。我盼着她能再帮我几年，然后把她嫁个体体面面的年青人。"

孟良觉得好笑。"您的确不打算拿她换钱，您想的是要替她物色个您觉得称心的年青人，把她嫁出去。您还落了点什么没有？"

"落了什么啦？"宝庆觉着挺有意思。

"爱情——俩人得有感情呀！"

"爱情？什么叫爱情？就是电影上的那些俗套？有了它，年青人今儿结婚，明儿又吹了。依我看，没它也成。"

"那么，您不赞成爱情啰？"

宝庆犹豫起来。他不想得罪孟良。孟良是剧院的人，他的想法，跟有钱的上等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决定先听听孟良的，再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知道您不赞成自个儿找对象，因为您不懂男女之间，确实需要有爱情。"孟良说了起来，"不过您还是应该学着去理解。您别忘了，时代变了，得跟上形势。爱情跟您我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对年青的一代说来，可能比吃饭还要紧。它就是生活。现在这些年青人都懂得，人需要有爱情，谁也不能不让他们谈恋爱。你拦不住他们，也不应当去拦。您是当爸的，有权把她嫁出去，不过那又有什么好处呢？"孟良停了一会儿，

定定地看着宝庆。“唔，您下了决心，不肯卖她，作得很对。不过这还不够。为什么不干脆做到底，放她完全自由，让她受教育，充分去运用自由呢。应当让她和现代青年一样，有上进的机会。”

宝庆目瞪口呆。孟良的口气有责备的意思，他觉着冤。没把秀莲卖给人当小老婆，在艺人里面说来，已经是场革命了。他打算把她嫁个体面的年青人，这，在他已经觉着很了不起了。这还不够？孟良还想要她去自由恋爱，自找对象！在宝庆看来，自由恋爱无非是琴珠的那一套勾当。要说还有另外一种，那就是有的人不像暗门子那样指它挣钱罢了。这么一想，他的脸憋得通红。

“我知道您的难处，”孟良又安慰起他来，“要一个人很快改变看法，是不容易的。多少代来形成的习惯势力，不能一下子消除。”

“我不是老保守，”宝庆挺理直气壮，“当然，也不算新派。我站在当间儿。”

孟良点了点头。“我来问你。嫂子不喜欢这个姑娘，她不管她。您得照应生意上的事儿，不能一天到晚跟着她。要是有一天她跑了，您怎么办呢？”

“她已经自个儿偷偷跑去看电影了。”

“对呀，这就是您的不是了，二哥。您怕她学坏，不乐意她跟别的作艺的姑娘瞎掺和。她没有朋友，没有社交活动，缺乏经验。她成了您那种旧思想的囚徒。怎么办呢？她很有可能闷极了，跑出去找刺激。您的责任是要把她造就成一个正直的人，让她通过实际经验，懂得怎样生活。等她有了正当朋友，生活得有意义，她就不会跑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宝庆问。

“送她去上学。她到底学些什么，倒不要紧。主要是让她有机会结交一些正当朋友，学学待人处世。她会成长起来的。”

“您教她的还不够吗?”

“当然不够。再说我也没法儿继续教下去了，我随时都可能走。”

宝庆糊涂了。“您说什么?干吗要走?”

“我有危险，不安全。”

“我不明白。谁会害您呢?谁跟您过不去?”宝庆一下子把秀莲忘到了九霄云外。这么贴心的朋友要走，真难割难舍哪。

孟良笑了。“我没干什么坏事，到目前为止，人家也没把我怎么样。不过我是个新派，一向反对政府的那一套，也反对老蒋那种封建势力。”

“我不明白。封建势力跟您走不走，有什么关系呢?”

剧作家摇了摇头，眼睛一闪一闪，觉着宝庆的话挺有趣。“您看，您的圈子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儿，您一点儿都不知道。您已经落在时代的后面了。二哥，中国现在打着的这场抗日战争，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问题复杂着呢。我们现在既有外战，又有内战。新旧思想之间的冲突，并没因为打仗就缓和了。现在虽说已经是民国，可封建主义还存在。我们现在正打着两场战争。一场是四十年前就开始了的；另一场呢，最近才开始，是跟侵略者的斗争。到底哪一场更要紧，没人说得准。我是个剧作家，我的责任就是要提出新的理想，新的看法，新的办法，新的道理。新旧思想总是要冲突的。我触犯了正在崩溃的旧制度，而这个制度现在还没有丧失吃人的能力。政府已经注意剧院了。有的人因为思想进步，已经被捕了。当局不喜

欢进步人士，所有我写的东西，都署了名，迟早他们会钉上我。我决不能让人家把我的嘴封上。他们不是把我抓起来，就是要把我干掉。”

宝庆一只手搭在诗人的肩上。“别发愁，孟先生，要是真把您抓起来，我一定想法托人把您救出来。”

孟良大声笑了起来。“好二哥，事情没那么简单。谢谢您的好意，您帮不了我的忙。我是心甘情愿，要走到底的了。我要愿意，满可以当官去，有钱又有势。我不干，我不要他们的臭钱。我要的是说话的自由。在某些方面说来，我和秀莲面临同样的问题。我和她都在争取您所没法了解的东西。告诉您，二哥，您最好别再唱我给您写的那些鼓词了。我为了不给您找麻烦，尽量不用激烈的字眼，不过这些鼓词不论怎么说，总还是进步的，能鼓舞人心，对青年有号召力。腐朽势力已经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心。我们要动员人民去抗战，去讨还血泪债。而老蒋们要的是歌功颂德、盲目服从。”

宝庆摇了摇头。“我承认，我确实不明白这些事。”

“您对秀莲也不了解。我了解您和嫂子，因为从前有一阵，我也和你们一样。我现在走过了艰难的路程。我随时代一起前进，而您和嫂子却停滞不前。或许我是站在时代的前列，而您是让时代牵着鼻子走。我了解秀莲，您不了解她。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二哥？所以我说，要给她个机会。我给您写封介绍信，让她去见女子补习学校的校长。只要您答应，她就可以去上学，经历经历生活。您要是不答应呢，她就得当一辈子奴隶。到底怎么办，主意您自己拿，我不勉强您。”孟良拿起帽子。“记住，二哥，记住我临别说的这些话，也许我们就此分手了。要是您不放她自由，她就会自己去找自由，结果毁了自

个儿。您让她自由呢，她当然也有可能堕落，不过那就不是您的责任了。很多人为了新的理想而牺牲，她也不例外。我认为，与其牺牲在旧制度下，不如为了新的理想而牺牲。”他走向门边，“我走了，天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好朋友，好二哥，再见。”他转眼就不见了，仿佛反动派就在后面追。

二十一

孟良走了以后，宝庆呆呆地坐着，发了半天愣。又失掉了一个亲人。先是死了亲哥，接着又走了最要好，最敬重的朋友。孟良，他才华四溢，和蔼可亲，又那么贴心。他为什么要走呢？这点他闹不明白。因为不明白，就要愁闷了。好像孟良刚帮他打开了一道门缝，让他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又马上把门关上了，周围仍是漆黑一团。

孟良跟他，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不由自主，把自己和秀莲的老师，仔仔细细地比了一番。自己为人处世，表里不一，世故圆滑，爱奉承人，抽冷子还要耍点手腕。现在，这都显得很庸俗。而孟良是那么勇敢、坦率。讲起话来，总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决不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宝庆觉着自己实在太软弱了，只知道讨好别人。

他猛地站了起来，把孟良给他的信往口袋里一搁，走出了门。不能再瞻前顾后了。他要到学校去看看。要是称心，就马上让秀莲去念书。不能再拖延了。孟良说得对，办事要彻底。要好好拉扯秀莲，尽量帮她一把，让她有成长起来的机会。要是她不成材，那是她自己的错儿。他加紧脚步，容光焕发，兴

奋得心怦怦直跳，仿佛他自个儿也要开始一场新生活了。

学校设在山顶上一幢大房子里，只有三个教室。校长是位老太太，她办这所中等学校，专收想读书的成年女子，以及因为逃难耽误了学业的人。

她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地听他说。宝庆毫不隐瞒，把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送秀莲来读书，都一五一十告诉了她，特别强调闺女干的是行贱业。老教师马上表示，她并没有成见。她说，每个人都有权利上学读书，她乐意收秀莲做学生。最好先上三门课：语文、历史、算术。一天只有三个钟头的课。往后，要是秀莲乐意，还可以学烹饪、刺绣和家政。要想找个好丈夫，这些都很有用。这一类课程的进度，没有一定之规。老师讲，学生可以回家去照着做。

据她说，多一半的姑娘不光上基本科目，还上家政，为的是受了教育，好找个好丈夫。“时代变了，”她淡淡的一笑，说：“长得再漂亮，不识字的姑娘，还是不容易嫁出去。找不着称心的丈夫。”

她的话给宝庆开了窍。她跟孟良的说法不同，可意思一样。时代变了，姑娘要是没文化，就成了没人要的赔钱货。要嫁个像样的丈夫，就得识字。

学费之高，使他吃了一惊。贵得出奇，不过他还是高高兴兴付了钱。秀莲总算是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能结交一些体面朋友。他几乎把孟良的介绍信给忘了。他后来终于想起，把信掏出来，给了老教师。她高兴极了。“孟先生有学问，有眼光，比我们强。二十年前我也跟他一样，现在我落伍了。”

第二天，宝庆送秀莲去上学。

秀莲穿了一件朴素的士林布旗袍，不施脂粉，也不抹口

红。胳膊底下夹着个小白布包，里面装着书和毛笔。

一出门，宝庆就问："雇辆洋车吧？"

秀莲高高地昂起头，两眼发亮，笑眯眯地说："甭雇了，爸。我乐意走，让重庆人瞧瞧，我成了个勤恳用功的学生啦。"

宝庆没言语，见秀莲那么高兴，他很满意。

走了没几步，秀莲又低下头说："爸，还是雇辆车吧。不知道怎么的，我的腿发软。"

宝庆正打算招呼车子，她又抬起了头，说："不用了，爸。我不坐车了，我得练习走道儿。我不乐意把钱花在坐车上，就是下了雨，我也不坐车。"

"要是打雷呢？"宝庆问。

"我就拿手把耳朵堵上。"她调皮地笑着。

秀莲正在胡思乱想，想到什么说什么。"爸，您不是说过要办个艺校吗？等着我，爸。等我毕了业，我来帮您教书。没准我以后也会写新鼓词，写得跟孟老师一样棒。"

"你吗？"宝庆故意打趣，他也高兴得很。

"就是我，"秀莲说着，挺了挺胸脯。"我记性好。我是个唱大鼓的，不过我要当学生了。我在唱大鼓的这一行里，就是拔尖儿的了。"

到了山脚下，宝庆要陪她上去，她拦住了他。"爸，"她说，"您在这儿站着，看着我往上走。我要一个人，走进新天地。"她轻快地爬上了石头台阶。

爬了几步，她转过身来冲着他笑，两手拍着书包。"爸，回去吧。一下学我就回家，我是个乖孩子。"

"我看着你上去，我看着你上去。"宝庆舍不得走。

她慢慢走到学校门口，先停了一下，看了看学校背后那些

高大的松树，然后转过身来，跟山脚下的爸爸招手。

宝庆仰起脸儿来看。远远瞧着，她像个很小很小的女孩子。他清清楚楚，看见她时常用来装书的白书包。他想起了当初领她回家那一天的情景。那时她真是又小，又可怜。他一边跟她招手，一边自言自语。“好吧，现在总算是对你和孟老师，都尽到了责任。”他转身回了家。

秀莲一直瞧着爸爸，直到看不见影。然后她抻了抻衣服，整理了一下头发，走进了校门。

一进大门，她就忘掉了自己的身分。她只是“秀莲”。

是呀，她就是秀莲。往日的秀莲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是新的秀莲了。纯洁，芬芳，出污泥而不染，真像莲花一样。

校长在教室里分派给她一把椅子，一张课桌。一起的还有二十来个学生。有的已近中年，有的还是十几岁的少女。秀莲注意到，少数穿得很讲究，多一半跟她一样朴素。有的读，有的写，还有几个正在绣花。屋当间坐着级任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矮矮胖胖的女人。

秀莲高兴地看出，没有琴珠那样的人。她很兴奋，乐意跟这些姑娘们在一起，和她们交朋友，照她们那样说话。她们说的事儿，或许会跟孟老师说的一个样。

不过她很快就觉出来，大家都定睛瞧着她。她让人瞧惯了，倒也不在乎。所以她就看了看坐在她身边的姑娘，笑了笑。那位姑娘没理她，秀莲红了脸，继续写她的字。忽地一下，她有了个很不愉快的想法：要是这些姑娘认出她来，那可怎么好呢。唔，肯定会认出来。因为总会有人上过戏园子。但愿没人能认出她来，可又有什么法儿呢。重庆只有两个唱京韵大鼓的，一个是琴珠，另外一个就是她。

她仿佛听见她们正在高声耳语："就是她。"沉默了一会儿，她听到了嘘嘘声。一下子，像起了风暴似的，姑娘们叽叽呱呱地说开了。过了一会儿，又是沉默。只听见一个刺耳的抱怨声："哼，年头变了。没想到咱们还得跟个婊子一块儿念书。"马上又有另外一个声音接着说，"这到底是个什么学校，叫有身分的人跟个卖艺的坐一块儿?"这个女人约摸三十来岁，两眼恶狠狠，冷冰冰，不怀好意地看着秀莲。秀莲认识她，她是个军阀的姘头。另外那个姑娘，是个黑市商人的女儿。

有个姑娘捡起了一团纸，冲秀莲扔了过来。有人叫："把她撵出去，把这个臭婊子撵出去!"

老师擂了擂桌子，"注意，注意，"下面还是一片嗡嗡声。姑娘们愤怒地瞅着秀莲，大声吵嚷。

秀莲气得脸煞白。她像个石头人，呆呆坐着。她们是什么人，凭什么骂她。她转身看她们。有个姑娘拿大拇指捂着鼻子，另外一个做了个鬼脸。秀莲越想越气。

老师走到门边，喊校长。黑市商人的女儿趁机大声喊道："要是让婊子来上学，我就退学。我不能跟这种人在一起。"

"我赞成，"军阀的姘头叫起来，把她织的毛衣朝地上一摔。"把这个小臭婊子撵出去。"

秀莲站了起来，开始用发抖的手把书撕成碎片。然后，像演完戏走进下场门一样，走出了门。她听见女孩子们在她背后哄笑。恶毒的语言利箭般朝她射来。

走出教室，她迸出了眼泪，校长撵上来的时候，她已经走到了大门口。小老太太把她带到办公室，替她揩干了眼泪。"真对不起，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我应当负责任。我听了孟先生的劝告，想收一些下层社会没机会受教育的姑娘，没料到

会出这样的事。你很规矩，是她们欺侮你。我真过意不去。”

秀莲坐着，咬着嘴唇。

“别难过，我来处理这件事。我要好好跟她们谈谈。”老太太接着说：“你是个好孩子，不该这么欺侮你。”

秀莲没言语。老太太叫她第二天一定来，她摇了摇头，慢慢走回家去。

走到山脚下，她扭转头来，仰脸儿看那所大房子。她的头又昏又胀，她还得往回走，回到那满是娼妓、小老婆和肮脏金钱的世界里去。她决不再上这座山，让人家这么作践！决不再来！

她继续往回走，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因为悲伤，全身都在发疼。还是妈说得对：一日作艺，终身是艺人。永无出头之日！唱大鼓的，谁也瞧不起。她不再责怪琴珠。琴珠的生活太悲惨，她是苦中作乐。还是琴珠聪明，她压根儿不打算出头，也没人去作践她。她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给所有的男人玩就是了。大凤也很对，结婚总比上学强多了。她内心有个声音说：“秀莲，往下滑，走琴珠和大凤的路吧。这条路不济，可你也就这么一条路了。快滑下来，别那么不自量了。真是个小蠢婊子。”

她不想回家去，坐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看来来往往的车辆。没有爹娘，没有兄弟姊妹。孤孤单单，干的是行贱业，前途茫茫。今天，她想要进入一个新天地，却被人撵了出来。她算是没路可走啦！

过了街就是嘉陵江，黄黄的江水湍急地流过，都往长江口涌去。就是它！就在这儿结束她毫无意义的一生吧！不过，她并不想死。她看了看自己的脚，多美的小脚，多么结实，苗

壮。还有一双白白的，有力的腿。这么早，就让它们死掉？她摸了摸脸。皮肤光光溜溜，一丝皱纹也没有。这是她的脸，不能就这么毁了它。她把双手扪在胸脯上，胸脯又柔软，又结实。不能毁了它们。

生活还在前头，现在就想到死，多么愚蠢！不上学，也能活下去。那么多作艺的姑娘，连那些当了小老婆和暗门子的，也在活。那样的事，不会要你的命。

她又迈开了步，血热了起来，她要活。一有机会，她就去看电影，享受享受。琴珠都能快活，她为什么不能。

她加快了步伐，小辫儿在微风中晃荡。她发觉人家都在那儿瞅她，可她不在乎。她叫秀莲，秀莲要去看电影了，看电影比上学强。

随后，她回了家。她本想把这件事告诉爹妈，可一见妈的脸，又不想说了。告诉她，有什么用。她不会同情自己，说不定还会笑话她。她仿佛听见妈说："狗长犄角，羊相。哈，哈！"不行，不能告诉妈妈。爸爸呢，听了会生气，不能让他丢脸。她爱爸爸，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他，谁也不能告诉。到时候她就假装去上学，但决不真去。

她屋里还有几本书，几支毛笔。她拿起一本书，看了几个字。她一下子冲动起来，把书撕成碎片，统统扔到窗外。去它的！书呀，永别了。妈不识字，琴珠、大凤、四奶奶，都不识字，她们都活得好好的。她在膝盖上把毛笔一折两半，把笔毛儿一根一根揪下来，放在手心里。然后，一口气把它们吹跑了。

二十二

自从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敌机就没再到重庆来。空袭警报经常有，但飞机始终未见。成都、昆明、桂林成了美国空军十四大队的基地后，在军事上变得比重庆更重要了。

重庆的和平假象，还有那日益增长的安全感，使方家留在重庆过夏天。重庆热得可怕，不过总算是个安身处所，书场生意又好。

有一天，宝庆又碰到了伤心的事，给他震动很大，不亚于空袭。他到学校去，想看看闺女进步怎样了。他兴冲冲穿上最好的衣服，带上给老师送的礼，在炎炎烈日下，挺费劲地爬上了山坡。

老太太很坦率，把发生了什么事，秀莲为什么不肯来，都原原本本，告诉了他。还提出要退还那一大笔学费。对这，他一点没理会。他愣住了。当然，他很快就明白，她是受了侮辱。他也体会到她那敏感的心，该是多么难过。他自个儿不也有过类似的遭遇么？一旦做了艺人，自己和全家，就得背一辈子恶名，倒一辈子霉。不过他还是得活下去，想尽量过得好一点，改善环境。不然，更得让人作践。

他心事重重，回了家。他很生秀莲的气，可又非常同情她。怎么办？他为人并不比别人差。在艺人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了。对抗战，作出过应有贡献。难道这些都不算数？他多次义演，连车马费都不要。他从没作过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事。为什么人家总看不起他？他抬起饱尝艰辛的脸，长叹了一口气！

他想起了孟良说过的话。他确实不了解目前这个时代，他承认这个。孟良所说的这个时代，并没有把旧日的恶习除掉。在这个伟大、年轻的中华民国，居然还有人把艺人看得比鞋底上的泥还不如？

他见秀莲蹲在堂屋地上，正玩牌。他想，骂不管用，还是得哄着她。“好呀，”他笑嘻嘻地说，“小猴子，这下我可逮住你了。爸花了那么多钱送你去上学，你呢，倒玩起来了，这样对吗？”

秀莲脸红了。她抬起头，看看宝庆，没作声。她咬着薄薄的嘴唇，拼命忍住不哭出来。

宝庆继续用玩笑的口气往下说：“小姐，你上哪儿去啦？但愿你交的都是正经朋友。我真替你操心。”

她总算是笑了一笑。“哦，我不过看了看电影，我喜欢看电影。姑娘家上影院，没什么不好的。影院里黑乎乎，谁也看不见我，能明白不少事，跟在学校一样。我想呼吸点新鲜空气，到街上走走，可人人都盯着我瞧，我只好看电影去。”

宝庆皱了皱眉头。“你的书呢，上哪儿去了？”

“撕了。我再也不念书了。”

“你说这话，真的吗？”

“真的。干吗要念书？不念书，人家看不起；念书，人家

也看不起。干吗要浪费时间，费那么大精神？我就想找点乐子。”她的脸发起白来，声音里饱含痛苦。

“那你就信了你妈的话，艺人都没有好下场？”

秀莲没言语。

“你想想，”宝庆接着往下说，“咱们在重庆，人生地不熟。为了落个好名声，咱俩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大劲。要是不那么着，今天是个什么样子？人家凭什么瞧不起咱？我们又不像唐家那样。你忘了王司令太太说什么来着？”

秀莲摇了摇头。“我没忘。她像鹦鹉学舌一样，用又挖苦又轻蔑的口气说：‘你不自轻自贱，人家就不能看轻你。’”

眼泪涌了上来。宝庆想弯下腰去，拍拍她。可不知为什么，又没那么做。

“爸，”她终于哀告了，“就让我这么着吧。这样，还好受一点。一天天混下去，什么也不想，痛快多了。”

这么说，她跟别的卖艺姑娘一样，自暴自弃了。这些姑娘受人卑视，只好自甘堕落。她们心里没有明天，抛却了正当的生活，先是寻欢作乐，沾染上恶习，最后堕落下去。年青时是玩物，老了就被人抛弃。想到这里，他的心害怕得揪成一团。好孩子，小花儿，如今也走上了这条道儿。

“我给你请个先生，到家里来教你。”他最后说。

秀莲不作声。

“秀莲，好孩子，”他恳求说，“好好想想，学校里所有的功课，在家里照样能学。”

还是不作声。他火了。真叫人受不了。她就是不说话，这个不要脸的小……。他管住了自己的嘴巴，绝望地伸出两手。“秀莲，”他又恳求说，“秀莲，我也有脾气，耐心总有个限度。

现在还不晚，听话吧，照我说的办。要是你去走你妈说的那条道儿……”他犹豫了一下，嘴唇刷白，脱口而出，“要是逼得我不能不按你妈的法儿办……，可就来不及了。”

她一下子跳起来，冲着他，脸儿铁青，眼睛冒火。浓密的黑发飞蓬，柔软年青的身体挺得笔直，像个小野兽。“好吧，随您的便。我现在长大成人了，十八岁，能照顾自个儿了。谁敢卖了我，我就……”

他用严肃的、几乎是悔恨的口气打断了她：“我不会卖你，秀莲，这你还不知道吗。”他结结巴巴，说不下去了，“别，哦，别，别叫我难过。日子够苦的了，咱们得互相体谅。”

她一言不发，回屋去了。她躺在床上，思前想后。也许不该反对请先生，不过她对书本已经没兴趣了。还是别的事情更有意思，更要紧。不用孟良、琴珠帮忙，她自个儿就懂了。用不着等人家批准你跟男人去拉手。她不光想这么干，她想干的比这还多。爱情跟书本、音乐不一样。它藏在人的身体之内，存在于男女之间。它温暖、热烈、甜蜜、滋润。她的身体燃烧着奔放的欲望。

她躺在床上，想得出了神，手脚发僵，双手绞在一起。忽然霹雳一声，她从床上跳了起来。哎呀，打大雷，真可怕！她飞快奔进堂屋，爸还坐在那儿愣着。他看着又老了几岁，低着头，脸上满是皱纹。她在门边椅子上坐下，心里盼着爸没看见她。雷又轰隆起来，她颤抖了。宝庆忽然抬起头来。“别害怕，秀莲。雷不伤人。记得吗，孟先生说过，有文化的人从来不怕打雷，他们懂得打雷是怎么回事。”

她走回里屋，扒下衣服，静静躺下。外面温暖黑暗的夜空中，闪电一掠而过。

等，等什么呢？孟良要她等。别人也说，应该等一等。她是不是该等着爸给她找个丈夫，或者等着醉醺醺的妈来卖她？真笨！电影里的人物从来不等。他们向往什么，就追求什么，准能到手。他们从不念书。她也不要念书，不愿等待。她愿意玩火，哪怕烧了手，又有什么要紧。烧疼了，也心甘情愿。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她想起李渊，心跳得更快了。她是在电影院里认识他的。他是个漂亮小伙子，是她秘密的男朋友。他大约二十五岁，高高个儿，阔大方正的脸，粗手粗脚。他五官端正，一双小黑眼温和潮润，富于表情。他看上去很粗犷，可是在她所见过的人里，也就算很有风度的了。他一笑起来，露出两排整齐漂亮的牙，莫名其妙地使她挺动心。

李渊给个官太太当秘书。这差事用不着多少文化，不过他倒是能读会写，跑街，记账，样样行。谁给太太送了礼，由他登记，外带跑腿。官太太没有职务，可秘书的薪水由政府开支。他挺讨人喜欢，活儿相当轻松，他很满意这份差事。美中不足之处，是薪水太少，不过总算有个秘书的头衔，有的时候，也管点用。

有一天，他在电影院里遇见秀莲，跟上她，交开了朋友。秀莲喜欢黑暗中有个男朋友陪着坐坐，而李渊觉着跟重庆最有名的唱大鼓的交往，十分得意。

他第一次跟她说话时，她脸红了。不过很快，俩人就规规矩矩坐到一块儿看电影了。

开头，他们的关系发展缓慢，双方都很谨慎。在黑暗中，两人的脸有时挨得很近，总是秀莲先挪开。不过他的脸还是离得不远，叫她心惊肉跳。有时李渊的脸颊几乎碰到了她的脸，

她觉得全身发热。

关系越来越密，她盼着电影快完的时候，他会像男主角吻女主角那样，吻她一下。但是李渊没这样做。她焦躁起来，头一动也不动，乜斜着眼看他，他直挺挺坐着，目不斜视。她气得站起来就走，连个再见也不说。难道他不懂得女朋友的心理？她一起身，他马上发觉，说："明儿见，还是老时候。"她回了家，而他还坐着，继续往下看。

第二天，她不想去影院了。干嘛要跟个麻木不仁的人一块坐着看电影？他从来就不乐意跟她一起在街上走，干嘛还那么贱，要去会他？他为什么从来不请她吃饭？她怒气冲天，不过到了两点，还是匆忙赶到电影院，在往常的座位上坐下。不管怎么说，他是她第一个感兴趣的人，虽然只会木头人似地坐着，他可挺漂亮呢。

他一直在大厅里等她，是跟她一块儿进来的。他跟平常一样，也坐在老位子上。在昏暗中，他越发显得俊俏。他比以前坐得更挨近她。说话的时候，嘴唇离她耳朵那么近，她能感觉到他那灼热的呼吸。她的心跳得更快了。

他靠了过来，拿起她的手。她的手攥在他手心里，像个被人逮住的小白鸟儿，柔软、娇嫩、战战惊惊。他的手虽大，动作却很温柔。她一动也不敢动，手心直出汗。

她轻轻把手拿开，用手绢擦了擦手心。干嘛让他碰她的手？不能那么贱。

散了电影，李渊的嘴唇几乎挨到她的耳朵，悄声说了话。跟他去吃顿饭怎么样？她的心怦怦直跳。事情有了进展，他要请她吃饭了。跟李渊一块儿吃饭，当然乐意，多美呀！

他带她到一个极小极脏备有单间的饭馆去。李渊请她上这

样的馆子，为的是显摆一下，他见过世面。不过，他这番心机算是白搭，因为秀莲并不懂得，这种设有雅座的馆子，在重庆是最费钱的。

他要了酒。酒呛了她的嗓子。不过她还是笑着，假装挺喜欢。第一次喝，不妨尝一点，她渴望闯练人生。

李渊出奇地沉默寡言。她觉出来他的眼睛一直没放松她，眼光上上下下打量她，看她的胳膊、脖子，还有脸。

“干吗这么瞧着我?”她高高兴兴地问。

他脸红了，一句也说不出来。

酒刺激了她。她想唱点什么给他听，但是没有勇气。她有很多话要对他讲，才子佳人的鼓词都用得上。想说点自个儿心里话吧，倒又说不出来。于是俩人都坐着，楞楞磕磕，一言不发。心里的话，找不到适当的言词表达，不过俩人都觉着美滋滋的。

打这回起，他们常见面。嘴里不说什么，心里暗暗使劲，笑起来心领神会。有的时候，为了他不肯跟她一起走道儿，不愿意人家在公共场所看见他们，她气得直骂。“你当我是什么人？不喜欢我吗？我哪点配不上你?”这么一说，他就笑起来，用那双会表情的眼睛，爱慕地看着她。

挨了骂，他就买些东西送她。一盒糖，一块小手绢。她喜欢他送东西，但又迟疑着不敢收。爸爸说过，不能要男人家的东西。李渊给的，怎么能不要。不能得罪他。有一次，她犹豫着不敢要，他挺难过。

两个月以后，李渊还是只敢拉拉她的手。他有他的难处。他当然想要她，可事情挺复杂。他没钱，娶不起媳妇。他对秀莲，也不大放心。她要是个暗门子，那可怎么好，——不过又

不像。不论怎么说，她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不管是不是吧，麻烦都不少。他太爱她了，舍不得就此离开。可又非常害怕，不敢占有她，连吻一下也不敢。他浑身冒汗，迟疑不前。

他对她的态度，使她很生气。她有了男朋友，能跟她拉手，聊天。不过，他为什么不像银幕上的人那么有胆量？为什么呢？嗯，为什么？

这年夏天，重庆真热得叫人受不了。有一天，宝庆光着脊梁在书场里坐着。忽然来了个听差的，叫他到个小公馆里去。他心安理得地去了，也许有堂会吧。

到了那里，人家把他一直带到一间客厅里。这时，他觉出有点不妙。迎面坐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他认得这个娘们。但她显然不愿意提起过去。“你就是唱大鼓的方宝庆吧，”她气呼呼地嚷着说。

他点了点头，摸不着头脑。

“你有个闺女叫秀莲？”

他又点了点头，提心吊胆的，心里憋得很难受。

“唔，老东西，打开天窗说亮话。你闺女卖×，得找个阔主儿，不该勾引穷公务员。”这位太太打扮得妖里妖气，服饰考究，头发烫得一卷一卷的，手指甲经过仔细修剪，涂着蔻丹。不过，天呀，她说起话来真寒伧！老百姓从来不说这种肮脏话。他自己也不说。这娘们说的都是下流话，夹着窑子里的行话。

等她说完，他面带笑容说：“您给说说吧，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这个老——！”她喊了起来，“我的秘书，在你那婊子闺女身上花了五万块钱。”她朝地板上吐了

一口，宝庆赶快往外挪了挪，叫她够不着。

“真有这么回事吗?”他问。

“这还假得了? 你自己的闺女，还不知道?”

他摇了摇头。“我清清白白把她养大，送她上学。她还是个黄花闺女哪，从来没干过那种事儿。听了您的话，我该怎么说呢，真是有口难言哪。”

她冷冷地、但又狠狠地瞪他一眼。“已经把李渊抓起来了。”她说，“他退不出赃，承认把钱花在你闺女身上了。你最好把钱拿出来，省得丢人。”

“拿钱可以。不过拿了钱，就得放人。我不能花冤枉钱。”

“拿钱来，当然放人。”她厉声说。她觉着钱比人要紧。五万块，花在个婊子身上! 她这一辈子，还没遇到过这么窝火的事儿。

宝庆急忙赶回家。他问秀莲认不认识李渊，她红了脸。“他送过你东西吗?”爸生气地盘问。

她点了点头。“几盒糖，一块小手绢。就这些，我还不希罕呢。”

“没别的吗?”

“没有，他请我吃过饭，我并不饿，可他非要我去。”

宝庆头偏在一边，仔细看了看她。五万块! 糖、一块小手绢，还请吃饭! 她有了男朋友，这事倒痛痛快快承认了。孟先生说过她要谈恋爱了，这不就来了吗。李渊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应该给她另找个人儿，赶快把她打发出去? 要是惩罚她，她一定会跑掉。

“秀莲，”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你俩是怎么回事，关系到底怎么样?”

“哦，不过是朋友关系，”她也回答得挺随便。“我们一块看电影，有时候拉拉手。就这么些，没别的，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

“哼，”宝庆摇了摇头。“不管怎么说吧，你的男朋友坐牢了。他拿了人家五万块钱，说是都花在你身上了。”

爸的话，真叫秀莲没法信。有人为她坐牢！真浪漫！真跟鼓词上说的一个样！李渊为了爱她，在监牢里可能快死啦！虽然他不大会谈情说爱，可还真够味儿！就像鼓词里的落难公子一样，总有一天会放出来，娶了她去，从此幸福无比。一定要给他送点吃的和香烟什么的去。她觉着自己像艳情故事里一个忠诚的妻子，要到监狱里去探望心爱的人。唔，眼睛里得挂上点泪，脸上要带点凄凉的微笑。可怜的李渊，真是又可爱，又大胆呀！

“秀莲，”爸爸严肃地说了，“我真不明白你。还有心思笑！我们在这儿，好不容易才有了点好名声，可你呢，不听话，冒冒失失，给我们丢人现眼。”

秀莲看着他，脸上还挂着笑，心里一点不服。恋爱有什么丢人？可怜的爸，他太老了，不懂。要是爱情见不得人，为什么还有人唱情歌，银幕上也演它？美国不是很强大，跟中国一块儿打日本吗？既是那么着，爱情一定也错不了。

“好吧，秀莲，”爸说了，“你还有什么说的？”

“我就有这么点要说。恋爱不丢人，也不犯罪。李渊为了我坐牢，我觉得挺骄傲。我只要爱情，爱情，爸爸。您听见了吗，爱情！我要的是爱情！”

宝庆立时下了决心。她既是真的爱上了李渊，就得采取措施，等年青人一放出来，赶快让他们结婚。

二十三

宝庆掏腰包，付了那五万块钱。钱虽不值钱，可到底是他辛辛苦苦用血汗挣来的。拿出这么一笔，他很心疼。有了钱，李渊也就放了出来。

李渊丢了差事。他没钱，没住处，没饭吃，只好来跟方家一块儿过。方家吃得好，宝庆能挣钱。不过李渊不愿意白端人家的碗，他盼着有份儿差事，自食其力。没跟秀莲交朋友以前，他一直过得很节省，所有的开销，都记着账。

秀莲见了他，非常高兴。但相处不久，就腻歪了。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他总是直挺挺地坐着，连摸摸她的手都不敢。他一坐半天，再不就是出门瞎转游。找差事，可总也找不着。秀莲很烦他。她没有设身处地替他想想：他不好意思吃饱，悲苦不堪，十分害臊。非常想亲近她，又不敢采取主动。

大凤快坐月子了，二奶奶成天围着闺女转，没心思顾秀莲，倒叫宝庆松了口气。宝庆一跟老婆提起这些揪心事儿，她就笑："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该给秀莲找个丈夫了。你不肯卖她，又舍不得把她嫁出去。好吧，这下她自个儿找了个男人来。哼，让她留点儿神吧……"

二奶奶酒过两盅，想起秀莲被她说中了，就更来了劲。“现在卖她还不晚，”她跟宝庆说，“趁她还没出漏子，赶快出脱了她。等有了孩子，或是弄出一身脏病，就一文不值了。用你那笨脑袋瓜子，好好想想吧。趁她这会儿还看不出有什么不妥，赶快卖了她。”说完，她把头发盘成个髻儿，穿好衣服就去看大凤了。

宝庆明白她的话有理，不过他也有他的难处。李渊失了业，不能撵他出去。秀莲跟男朋友朝夕相处，难免不出差错。怎么好，他拍打着脑门。真是孤单哪！要是窝囊废，或者孟良还在，总还有个商量，这会儿，他可就得自己拿主意了。他不能成天守在家里看着他们，想给李渊找份儿差事，又找不着。

当然喽，最好是把小伙子请出去。能不能在别的县城里，或者秀莲去不了的什么地方，给李渊找个事？只要把李渊打发了，他就可以跟秀莲认真谈一谈，给她找个合适的主儿。这些日子来，他找不到跟她单独说话的机会，因为李渊总跟着。

有一天，宝庆在街上走，猛地站住。有了主意了：再找个靠得住的年青人，来竞争一下。他选中了张文。小伙子挺漂亮，以前又欠过他的情分。宝庆拿出了不小的一笔数目。有了钱，张文就会听话，服服帖帖。他不知道张文是个便衣，眼睛里只认得钱，有奶便是娘。

张文认真地听着宝庆，不住点头，表示已经懂了。他的任务是看住李渊和秀莲，不伤大雅地假装献献殷勤，作为朋友，常上门去看着点儿。是呀，方大老板不乐意李渊跟秀莲亲近得过了分，他得看住他们俩。“没问题。方老板只管放心，李渊那小子，甭想沾边。”

张文是民国的一分子，是时代的产物。他从小受过训，他

的主子从纳粹那里贩来一套本事，专会打着国家至上的幌子来毒化青年。张文从一小就会穿笔挺的制服，玩手枪，服从上司，统治下属，谁是他的主子，他就对谁低眉顺眼，无条件服从。

他没有信仰，既不敬先辈，又不信祖训。权就是他的上帝。在他看来，你不杀人，也许就会被人杀掉。要是单枪匹马吃不开，就结个帮，先下手为强，干掉对方。

他会打枪，会钉梢，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政府常雇他。眼下他正在家赋闲，宝庆的托付来得正是时候。他记得那唱大鼓的小娘们，要是他记得不错的话，是个挺俊的俏姑娘。他挺了挺胸脯。“没错，方老板，您只管放心，我一定看住她……”

宝庆很高兴。有张文在，李渊一定不敢去亲近他女儿，一定会另打主意。又来了个男的，李渊说不定知趣就走了。

这办法真妙！宝庆信得过张文。张文能干，只要给钱，使唤起来得心应手。战前，大城市里像他这样的人多得很。只要有钱，叫他们干什么，没有办不到的事。宝庆以为，张文属于老年间的那种人，拿了人家的钱，一定会给人尽心。付了钱，他放了心，相信小伙子一定会把事儿办得妥妥帖帖。

“可别来硬的，兄弟。”宝庆提醒他，张文点了点头。

秀莲一见张文，心就怦怦直跳。真标致，又有男子气概！他有点像小刘，不过比小刘讨人喜欢得多了。小刘身体虚弱，张文结实健壮。衬衫袖子里凸出鼓鼓的肌肉，头发漆黑，油光锃亮，苍蝇落上去也会滑下来。他老带着一股理发馆的味儿。在她看来，他挺像个学生，不过已经是成年人了，真有个模样儿！

秀莲对李渊的心思究竟怎样，不消几天，张文就有了底。嗯，姑娘家，不过是想有个人爱她。张文这回拿了人家的钱，受命而来，有任务在身。不过，在她面前跟李渊比个高低，倒也怪有意思。

李渊非常敏感，知难而退。打从张文天天来家，他出去一逛就是半天，吃饭时候才回来。秀莲一点儿不惦记他。跟张文在一块儿，多有意思。他很像美国电影中的人物，很中秀莲的意。他谈天说地，对答如流。当初悔不该跟李渊好。

有的时候，她扪心自问，跟张文说话这么放肆，是不是应该。她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堕落的卖艺姑娘，坐在男人家的膝头上，由人玩弄。爸爸从来不许她这样，不许她在后台跟别的姑娘打闹。如今，她可跟这么个漂亮小伙儿调笑起来了。

她有的时候很同情李渊。他木头木脑，什么也不懂。她同情起李渊来，恨不得把张文掐死。张文说起话来没个够，一个劲显摆他见多识广，懂得人情世故。他仿佛在用无形的鞭子，狠狠抽打李渊，李渊结结巴巴，无力还手。张文很乖巧，对她的心思摸得很透，一见她脸色不对，马上改口说个笑话，逗得她哈哈大笑。她觉着，能领会他的笑话，简直就跟他一般有见识了。

张文不光见多识广，还很精细。不消多久，他就弄清楚了秀莲有几个金镏子，几副金镯子，每个有多大分量。秀莲首饰数目之少，使他颇为失望。他一直以为她爸很有钱。他为什么不多给她些首饰？“你唱了这么多年，”他说，“你爸爸赚了多少钱！哪怕一个月只给你二百块呢，你今天也发财了。他这是糊弄你呢。”

秀莲从没想到过这个，张文这么一说，听着挺有道理。爸

是该开一份儿钱给她，干吗不给呢？别的姑娘，人人有份儿。最好完全自立。应该跟琴珠一样，跟爸讲好条件。这天晚上，她仔细想了想钱的问题。她是得弄点钱。有了钱，就能嫁个称心的丈夫，养活他，他就不会笑话她是卖艺的了。可怜的大凤，就因为不会挣钱，爸要她嫁谁，就得嫁谁。

这天晚上，妈提了个装得满满的箱子，去看大凤。孩子随时都可能生下来。天气又闷又热，像是要打雷。要是打起雷来，秀莲可不敢回屋睡觉。场散了好半天，她还坐着不睡。张文一向晚上不来，李渊呢，又不在家。等了好半天，爸才回来了，“别怕雷呀，闺女，”他说，“那不伤人。”

“我怕，我没法儿不怕。”她答道，拿毯子蒙上了头。

第二天早晨，天灰蒙蒙的，要下雨。真热，空气粘乎乎，湿棉花似的，往人脸上、胳膊上贴，叫人哗哗地直流汗。秀莲坐在屋里，穿一件爸给她买的洋服。天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她拿着把木柄扇子，拼命扇着。忽然间，屋子暗了下来，就像有人一下子把窗帘拉上了似的。秀莲走到窗口去看，天上布满大片大片镶银边沉甸甸的灰云。猛地，一道电光掠过，一个大炸雷把浓云劈成两半。秀莲拿手捂住了脸。打雷了呀，只有独自一人。爸不在家，妈去照应大凤了。雷声又起，她屏住了呼吸，仿佛有一滴雨，啪的一下落到了屋顶上，接着就哗哗地下起来了。又是一道电光，她吓得失声叫了起来。打窗户边跑开，一下子和张文撞了个满怀。她紧紧抓住他，求他保护。

“怎么吓成这样？”他说，“怕什么？没什么可怕的，我躲雨来了。”他的脸和她挨得很近，笑着。又一个大炸雷，她蹦起来，把脸藏在他怀里。他用胳膊搂住了她。她觉出来他半抱着她，在挪步。她不由自主地站住了。又是一阵响雷，她两腿

发了软，身子更紧地向张文靠过去。她忽然发现她已经不是站着的了，她躺在床上，张文就在她身边，他那强壮的身躯紧紧压在她身上……

她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没有别人！下着大雨，谁也不会来。她和张文躺在床上。这行吗？盯住良心的眼睛已经闭上。也许他会像电影里那样吻她；可怜的李渊从来没有吻过她。她的脉搏跳得快了。

她睁开眼。一表人材，这个男人。在暗地里他的脸不像平常那么清晰和光亮。他鼻子旁边有三颗小黑痣，鼻梁上有一块不大的红伤疤，她以前没发现过。谁伤害过他？她想摸摸他的脸。

外面在打闪，秀莲极快的弯下头，把脸贴在他的胸口上，像一只受了惊的小猫。她察觉他的手伸进了她的衣裳。她想把手推开；可是外面一直在打闪，雷声滚进了沉闷的小屋。应该推开，可是为什么呢？这是爱。是？不是？她试着挪动她的腿，可是腿好像被粘住了。那只手还在往里伸。这是……她和琴珠一样了吗？

她的心开始猛跳，那只手又在动。她感觉有一个巨大的很热的东西笼罩着她，她开始迷糊。

她必须挣脱，因为这样不对。她想离开床，她冲他笑了笑。她睁开了眼睛。张文的脸涨红了。一副陌生的命令式的眼神盯住她。由他的有节奏的动作中她感觉出他肌肉的跳动。她试图动一动，但是他的胳膊太强壮。她把她的小拳头塞进他的嘴，让自己挣脱开，由床上跳起来。这一下，她安全了。跑，跑，一阵风似的，但是雷响了……她仍旧站着，喘着粗气，两只手紧紧地交插着，一股可怕的痉挛在胃里翻腾。

他用双臂去抱她。他转过她的脸对着自己。他笑。他吻她。她往后仰头躲开。但是他的热情和执著全都对着她，他们的嘴唇还是结合了。她睁开她的眼睛，外面一个大闪。她极快的又闭上了。她瘫作一团，精神恍惚。

他把她抱到床上。她懒散而舒适的瞧着他。他的唇贴到她的脸上，他的火又在她身上燃烧，她的心突然一沉。她察觉到他剧烈的心跳，他身体的一股巨浪湮没了她，带来了狂喜的甜蜜。外面响着雷，但她什么也听不见。现在她身子里也在打雷，带着神火的咆哮和轰鸣。爱……这就是爱……他突然变得弱软乏力，他的头垂在她的胸口上，她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还有他的。属于他身体的一些叫不出名的部位时弛时紧。

他做了一个要起来的动作。不，不，他不能走。突然的惊慌充满了她的心。她找到他的唇，吻他。他仍然在这儿，在她身上。他的爱的风暴刮得猛而强，直到她快要昏迷过去。

极静。疲惫和昏迷带来了安静。她仿佛失去知觉，甚至什么也记不起来。这种松弛是极愉快的，是年龄走向成熟所带来的。

当他决定离开的时候，她没有反对。她放了他，含着泪笑了笑。

“我得走了，”他说，摸了摸自己光溜溜的头发。“明儿见，我明儿也许来。”

“也许，”这两个字像一记耳光，打疼了她。也许……这是什么意思？她坐了起来，打算好好想想，可是脑子不听使唤。他走了，一点不像个情人，连句温存体贴的话也没有。她的某一部分已经献给了他。她为他做那种事，那种琴珠做过的事……假如……她走向窗前，站下来朝外看。

天晴了。近处的屋顶像刚洗过似的，干干净净。周围一片宁静。她伸了个懒腰，照了照镜子，上起装来，穿好衣服，下楼到书场里去唱书。

唱完书，她又回到屋里。插上门，坐在床上发呆。眼泪涌了出来。泪哭干了，她爬上床，又想了起来。

一切都完了，她变了个人。肯定的，变了。她又想哭。爸一直要她自重，可这下，再也难以挽回了。她心神不定。真受不了，她再次爬下床，开了灯，对着镜子照。

哪儿变了？瘦瘦的小脸儿，变了吗？人家会不会看出来，在背后指指点点，“瞧她，她干了丑事。”

以后，决不能再上他的当，决不能太下贱。她懂得爱情不能这么贱，她得留神。琴珠说过，弄不好，姑娘家就会出丑，必须十分小心。

雾季又到。大凤的儿子已经满两个月了。他胖乎乎，圆滚滚，总是笑。大凤还是那么沉默寡言，但很愉快。宝庆和二奶奶高兴得要命。外孙子！真是个宝贝蛋！连小刘都动了心。他戒了大烟，一心扑在三弦上，决心当个好丈夫。

二奶奶到晚上才喝酒，她怕白天喝醉了，会摔了孩子。除了对秀莲，她对谁都和和气气，好脾气。她不跟秀莲说话，一对小眼睛冷冷的，好像是在说：“滚出去，我有外孙了，他是我的亲骨肉，你算什么东西？小杂种，谁理你呀？”

李渊准备到缅甸去谋生。他走的那天，宝庆对张文说，他的事儿已经办完，以后用不着他了。张文一笑，跟他要遣散费，宝庆给了。他临别对秀莲笑了笑，就走了。宝庆仔细看了看女儿，她近来瘦了，也许是苦夏。她从来没这么瘦过，他想，大概是因为长大了。她已经发育完全，脸儿瘦得露出了尖

下巴，显得更俊俏了，不过太瘦了一些。也许她还是爱李渊。

“来，莲儿，”他拉起她的手，“看看你姐的孩子去。小宝可有意思啦。”

“我今儿不去，”秀莲忧郁地说，“我明儿再去。”她回了卧室。她已经有了。是张文的孩子。快两个月了，在肚子里，不过是小小的一块。

爸进来了。“秀莲，你要知道，”他干笑了一声说，“我最后一件心事，就是你了。该出嫁了吧？你要是乐意，我一定给我的小秀莲找个体体面面，忠厚老实，勤勤恳恳的人。”

秀莲不作声。

“闺女，你到底怎么个想法？”

“我还小，”她闷闷不乐地说，“不用忙。”

“好吧，咱们改日商量，不过得把你的想法告诉我。我是为你好。走吧，一道看看那孩子去。”

秀莲摇摇头。爸走了以后，她躺了下来。张文的孩子。张文已经对她说过，他不能结婚，因为他得给政府干事。张文决定着她的一切。她下过决心，不让他再亲近她，可他每次来，都威逼她。她每回和他见面，就成了琴珠。哪怕是在内心深处，一想起她和张文的丑恶关系，就感到羞耻。孩子是她罪孽的活见证。孩子一出世，全世界都会知道，他娘又贱，又罪过。娘是唱大鼓的，又没有爹，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二十四

琴珠真是时来运转。战乱把国家、社会，搅得越发糟了。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一天比一天穷；通货膨胀把他们榨干了。发国难财的人，倒抖了起来。

社会的最上层，是黑市商人、投机倒把分子、走私贩和奸商。他们成了社会的栋梁。虽然粗俗无知，但有的是钱。

这类人中，有一个叫李金牙的。他本是个拉洋车的，后来成了货车司机，一来二去，倒腾了一辆卡车跑单帮，发了大财。他用那辆舶来的大卡车，给政府跑运输。每次给政府运三吨货，按官价收费；私自带半吨货，按黑市价卖出。没多久，就大发横财。通货膨胀怕什么，他的钱多得花不完。钱实在太多了，不花，留着干什么呢，花吧。他穿的是上等美国衣料，戴的是价值一万块钱的手表。虽然一个大字不识，他那淡紫色的西装上衣口袋里，却别着四支贵重的美国自来水金笔。有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别五支，摆摆阔。别人别一支，他就得别五支。这些笔是他随身的资本，哪天手气不好，输个精光，就可以抽出两支笔来作抵，押上一笔钱。谁都得有支笔，所以笔就值了钱。

大金牙是民国的产物。哪怕同胞们已经一无所有，他可是样样都得挑顶好的。他的手绢是用手工印染的印度绸做的；金烟盒里，满装着俄国和美国舶来的香烟。虽然普通市民已经穿不暖，吃不饱，他的衣柜里却什么都有，挂满了一套套西服。他的一头黑发，擦的是从巴黎运来五十块美金一瓶的头油。摆弄驾驶盘，免不了出臭汗，为了遮盖汗臭，洒了一身科隆香水。买一瓶这种香水的钱，够一百个孩子吃一个多月的。他浑身上下值钱的东西，和一个美国百万富翁的穿戴不相上下。

他在饭馆里吃饭，一顿饭的花费，够一个普通人家半个月的花销。每天晚上都得弄个女人来过夜，给的钱够她用一年。要起钱来，赌注都是千元大钞，小票子用起来太烦人。他每次去缅甸，带回一些金笔，一两箱白兰地，就够他一个月花的。

但他还不满足。总得为将来打算打算。他想买上几辆卡车，开个运输公司。那他就可以不干活，干赚大钱。他还觉得他应当安定下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女人身上。他还想成个家，弄个媳妇儿。

卖唱的琴珠，再合适不过。他在书场里见过她几面。那真是个妙人儿！他花了一千块，跟她有了交情，真叫他难舍难分哪。她会花钱，这不正对他的心眼么？他为了变着法儿用钱，把脑袋瓜都想疼了。

琴珠一切的一切，都叫他称心。她的床上工夫叫他称道不已。她善于察言观色，对他体贴入微。她也好吃，这点更是知己。尤其妙的是，她的名字总是高高地写在书场海报上，叫他看着舒服。他是个无名小卒，娶了琴珠，一定能给他扬名。

这件事，大金牙还得跟新娘他爹唐四爷讲讲价钱。有钱没钱，唐四爷一瞧便知。有四支金笔的人，肯定花钱如流水。四

爷也明白，男人一旦相中了，是舍得大把花钱的。唐四爷有个有模有样的女儿要卖，她的名字天天见报，和第一流名角一起登台表演，一定卖得上大价钱。

他要大金牙给他一大笔现款，和一辆美制大卡车。钱，几个钟头以后，就可能贬值，不过卡车是不会贬值的。大金牙答应了这个要求。自己人嘛，一辆卡车，小意思。唐四爷不费吹灰之力，就弄了辆卡车。他那诡计多端，十分贪婪的脑瓜儿，又琢磨开了。要姑爷在快开张的运输公司里，给他安插个顾问，或者经理职务当当，有固定工资，而无需工作。大金牙说，要什么都行。唐四爷后悔得要命。要真是一开口就来财，本该要两辆卡车的，钱也该加倍。他还试探着问大金牙，能不能定期每月给他十两大烟土，治他的风湿病？大金牙作了个满不在乎的手势。“当然可以，这也好办。”后来，唐四爷还要姑爷把所有的存款交给他保管，万一姑爷有个三长两短，由他掌握保险。大金牙这下不答应了。

唐四爷在签婚书时，满心委屈，觉着人家冤了他。

婚礼在重庆最豪华的饭店举行。虽然他跟琴珠一千块钱一夜，一直睡到结婚前夕，可他还是坚持要正式举行仪式。钱算得了什么，婚礼才值得纪念。至于琴珠，她心满意足。她做梦也没想到，她还会正式结婚当新娘。

琴珠要秀莲给她当傧相。起初，秀莲不答应。她满心悲苦，没有心思。不过后来她看出，琴珠确实出于好心，真心愿意找她。可请的姑娘多的是，偏偏要请她。琴珠见她迟疑不决，拿胳膊搂住她，用恳求的眼光，哽咽着说，“来吧，秀莲。我要出嫁了，给我当当傧相吧！我是不规矩，你呢，清清白白，不过你还是来吧，让我了了心愿，结婚的时候，起码傧相

是个童女。图个吉庆，我的终身，也会吉祥如意。”

秀莲肚子里的娃娃，轻轻动了一下。她觉得这是莫大的欺骗，不过还是答应来做傧相。

婚礼盛大，全部仪式和装饰都象征着当前的时代。礼堂里挂满了万国旗，包括最黑的黑非洲国家的旗子；还有各式各样绸缎喜幛。五彩缤纷，鲜艳夺目，看上去叫人头昏脑胀。乐队是从当地杂技团雇来的，奏的曲子，就是玩魔术的打帽子里抓出兔子，或者，打袖子里掏出鸽子时的伴奏。有一段音乐是专门为空中飞人用的。即使宾客们觉得滑稽，新郎可并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音乐到底是音乐，乐队越庞大，音乐就越高明。他就是这么看的。

他为了婚礼，认真打扮了一番，还专门雇了两个听差来侍候。他的西服上装是黑白格的，图案鲜明。他戴了条支得高高的硬领，打着从印度进口的红黄相间的绸领带。上装口袋里，别着那四支颇有名气的自来水金笔。他脚登一双黑色长马靴，打磨得照得见人影。这双靴子是从一个英国陆军军官那里买来的，带有全副银马刺，每走一步，就发出刺耳的响声。他的上衣纽孔里，插了一朵极大的白色羽毛做的花，下面挂着一根绸带，写着“新郎”。

琴珠一心想打扮得像个阔太太。她那白绸子的结婚礼服，是她丈夫从缅甸带回来的。礼服底下，穿了三套内衣，吊袜带，紧身裤，还有好几米缎带。白头纱顶上，别了一块五颜六色的绸手绢，浑身上下戴满了珠宝。她所有的假珠宝，统统戴上了，有不少是新买的，也有真的金刚钻，是新郎给她的。她高高的胸脯，束着紧身衣，遍布闪闪发光的宝石。两手每个指头，至少有一个戒指，右臂从手腕到肘，戴满了钻石镯子。她

手捧一大束梅花，枝丫甚长，香气扑鼻。上面满是花朵，瞧着仿佛是举着棵小树呢。她认为新娘就该用纯洁的象征来装点，所以一刻也不肯放下这棵树。

多数客人跟汽车运输业和曲艺界有关系。不是朋友，就是对头，来此是为了白吃一顿，或者抽抽外国香烟。四爷把姑爷如何有钱，讲得天花乱坠。光是待客的美国香烟就取之不尽。美国香烟的确很值钱，谁不愿意来参加婚礼，白捞几支呢？

乐队奏起了兔子打帽子里蹦出来时的伴奏曲，新郎新娘被人蜂拥着，走了出来。唐四爷今天算是露了脸。他把脸上那些抽大烟的痕迹，洗刷一净，胡子也剃了个精光。一对小眼睛高兴得发亮，薄薄的嘴唇在又大又尖的鼻子底下，笑得合不拢。真是个好日子！这一回，闺女总算卖了个大价钱！一辈子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四奶奶穿着一件五颜六色的绣花旗袍，瞧上去像座铺满了春花的小山；又像海上一条蒙有伪装的大航船，船上挂的万国旗叫你闹不清它的航向是东还是西。她费尽心机，才把自个儿塞进了那件衣裳里，箍得她气都喘不过来，但还是神气十足。当她摇摇摆摆，爬上礼堂的台阶时，有几个孩子挡了她的路，她马上伸出手来，拧他们的耳朵，熟练地用下流话骂了起来。

秀莲穿了件一色的粉红旗袍，手里拿了把野花，一边走，一边动人的笑着。她往礼坛上走的时候，有的人拍起手来。她好像并没看见他们，头昂得高高的，姑娘家，走起路来腼腼腆腆，规规矩矩的。在这一帮打扮得花里胡哨、庸俗不堪的人群里，她真像一朵朴素的小花，仪态自然。

新郎新娘走在最后，琴珠扭着屁股，叮叮当当摇晃着手镯；新郎昂首阔步，在她身边迈着鸭子步。为的是显摆他那马

靴和银马刺。

他们一出现，礼堂里就热闹起来。大金牙早就说好，要朋友们给他叫好，他们也确实很卖力气。有的拍手，有的朝他们撒豆子和五彩纸屑。仪式举行完毕，新郎新娘相对一鞠躬，众人齐声大叫："亲个嘴！"他们当真亲了嘴。这象征着他们的爱情经过当众表演，已经把过去的丑事都遮盖了。

于是新郎给了新娘一个镏子，一对钻石镶的手镯，额外还添了一支上等美国金笔。

证婚人是一位袍哥大爷，为了表示祝贺，讲了一番话。他的话当然难登大雅之堂，不过听众一再鼓掌，淫秽的气氛登时活跃起来。客人们使劲叫喊，要新郎报告恋爱经过。

秀莲觉得不舒服，孩子在她肚子里，一个劲地踢腾。屋子里挤满了人，气闷极了，她觉得喘不过气。琴珠好意请她当傧相，说什么也得给琴珠争点儿面子，至少要坚持到仪式完毕。她脑门上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她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忽然，她两眼一黑，失去了知觉，倒在地板上。

她醒来的时候，已是躺在自己屋里的床上，爸坐在床边，脸惨白，拉得长长的，眼睛很古怪地发着亮。

他有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到了，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是谁坑了你！"他费难地问，"是谁？"

她简简单单，把事情告诉了他，丝毫不动感情。把事情说出来，她倒平静了。把秘密公开讲了出来，她觉得痛快；在她肚子里蹦着的孩子，好像也不那么讨人嫌了。

宝庆没有责备她。他光点了点头，拍了拍她的肩膀，就走了。可心里却在翻江倒海。这个下贱胚张文，恨不得生吞活剥

了他。没想到钻了他的空子，糟蹋了他的女儿！

他在下午常去的茶馆里，遇到了张文。他一见张文，就知道秀莲说的句句是实话。张文拿笑脸儿迎他，可是不敢正眼瞧他。

“你打算怎么办？”宝庆开门见山地问。

“什么怎么办呀？”张文问。宝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冲那油头滑脑的家伙就是一拳。张文很快闪过一旁，手往口袋里一伸，一支枪口就对准了宝庆。张文又恨又怕，脸都歪了。

“你这个老废物，再敢来找我的麻烦，”张文不慌不忙，打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我就像宰个耗子似地宰了你。”

宝庆脑子一转，深深吸了口气，立时拿定了主意。他脸上挂着笑，大声说起话来，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开枪吧，我反正也老了。你还在娘胎里，我就走南闯北，凭本事吃饭了。”他慢慢冲着这个土匪走过去，一双大黑眼直勾勾地瞪着张文的脸。“开枪吧，小子，开枪。”

张文鼓了一会儿眼睛。没人这么顶撞过他。他以前每次拿枪唬人，多一半人都怕他，他不加思索，就立时宰了他们。宝庆却公开向他挑战，叫他开枪。张文杀过很多人，不过他不想当着这么多证人，落个蓄意杀人。

他的枪口朝了下。他把头歪在一边，冲着宝庆笑了起来。“我哪能把岳父大人给杀了呢？我不是那号人。”

“你打算怎么办？”宝庆严厉地问。

“听您的吩咐，方老板。”

“你打算娶她吗？”

“我当然乐意，可是我不能。”

“为什么？”

"那就是我的事儿了，老家伙。"张文朝外迈了一步，摇了摇头。"我就是不能，给政府干事，不能结婚，这你还不知道吗。"

"你以后不许再上我的门。"

张文笑了起来。他弹了个响指，冲地上吐了口痰。"我什么时候想去就去。"

宝庆想起，张文最爱的是钱。也许……"你要多少?"他问，定定地看着这小子，"你要多少？我有钱。"

"钱我要，老家伙，"张文笑着说，"不过，人我也要。她是我的人了，她爱我。我就是她的丈夫，不信你问她去。"

宝庆气糊涂了。"狗杂种，"他叫了起来，"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张文觉着挺有趣。"骂人不好，老家伙。跟政府的人打交道，最好留点儿神。你的好朋友孟良已经尝到滋味了。他以为能跑掉，可还是落了网。怎么样？你放明白点儿。秀莲肚里的孩子是我的。我想拿她怎么办，是我的事，跟你不相干。你放心，我错待不了她。你要是放明白点，我也错待不了你。"他摸了摸油光水滑的脑袋，点上一支烟，踱了出去。

宝庆像个梦游人，慢慢悠悠地回了家，径直到了秀莲屋里。秀莲不愿多讲话，问她什么，她光笑笑，直摇头。

"你怎么，咳，怎么就让他糟蹋了呢?"宝庆一个劲问。他简直疯了。脑门发烫，心发疼。"跟我说说，怎么，怎么回事。"他哀求道，他伸出手来想摸摸她，又缩回了手。她始终半笑不笑地瞅着他。

他没注意到二奶奶和大凤已经走了进来。他看见的只有秀莲的脸，薄嘴唇紧紧地抿着，眼睛里黑沉沉的，叫人捉摸不

透。啪的一声，一大口粘痰吐到了秀莲脸上，宝庆跳了起来。他双手抓住老婆，把她拖了出去。他在门外打了她一耳光，然后回到屋里。闺女就是作了孽，也不能啐她。

大凤掏出自己的手绢，给秀莲擦着。“跟我说说吧，”她央求道，“你的难处，干吗不说说呢，说出来就痛快了。”

秀莲拿手捂住脸，哭了起来。“你怎么打算呢？”大凤又问，“跟他去吗？你真爱他吗？”

“有什么别的法子呢？”秀莲可怜巴巴地说，“像妈那个样儿，我在这儿，怎么待得下去。”

“他会跟你结婚吗？结了婚，能养活你吗？他到底可靠不可靠呢？”

“我不知道，我哪儿知道呢？我见了他就昏了头，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也许这就是爱情。挺难受，可又丢不下。”

“他真喜欢你吗？我不懂什么叫爱情，不懂你说的那个爱情。他对你，是不是跟你待他的心肠一样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秀莲攥紧了拳头，捶起床来，“我什么也不知道。我难过，我又不难过。我不跟他去，上哪儿去呢？不去，我就成了个下贱东西，给全家丢脸。去呢，也不会有好下场。”

过后，大凤对宝庆说，秀莲想跟她的情人去。宝庆没法，只好答应。他想到他的生意，全完了。秀莲唱的那一场，谁能顶得了？琴珠嫁了人，也走了！他想起来，他跟小刘可以来段相声，这也许是个办法。

他下楼，到书场里去。当晚，他和小刘来了一段，不过，很不成功。

散了戏，宝庆在书场大门口雇了个拿枪的把门，叫他无论

如何，不让张文进门。他买了把锁，把秀莲锁了起来。他不怕张文，就是张文拿枪打他，他也要跟他见个高低。

二十五

过了一个礼拜，宝庆家来了六个拿枪的汉子。他们走到书场楼上，把宝庆看守起来。然后张文走来，给秀莲开了锁，叫她跟他一起走。

秀莲一见张文，又是哭，又是笑。可一见他的枪和那帮人，就瘫在床上。

“秀莲，跟我一块走。”张文用命令的口气说，脸色死白死白的。

她一动不动。

“走吧，把所有的东西和首饰都带上。”他又命令似地说，声音尖得刺耳。

她还是不动。

他不耐烦了。“怎么了?”他问，“怎么了?”

“我得跟爸说一声，你不该拿枪吓唬他。”秀莲说。她已经打定主意。

“你不是我的人吗?”张文担起心来了。

“我是你的人，孩子是你的，”秀莲指着肚子说，“不过，我不能就这么跟你走，我得跟我爸爸说一声。他，他是我

的……”她咬住了嘴唇。

“走吧，”张文催她，“别净说废话！耽误工夫！带着你的首饰。”

“我跟你走，首饰也忘不了。不过我一定得跟爸爸说一声。你可以拿枪吓唬他，我不能。”

“先把首饰给我。”张文不耐烦了。

“不行，我得先看看爸爸。”

“好吧，去吧。”

秀莲自己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走进了爸爸的屋。有一股力向两个方向拉她，要爱情，还是要恩情？要父亲还是要张文？

宝庆很镇定，泰然自若。他坐在把椅子里。两条汉子站在他对面，枪口对着他。他安详地看了看秀莲，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好像眼面前的事，压根儿跟他没关系。

秀莲起先走得很慢，然后，不由自主地冲着他，急忙跑过去。她本有一肚子话要说，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来，只会跪在他面前哭。末了，她气咽声嘶，好不容易才说出来，“爸，您白疼我了，叫我走吧，我没法儿不走。”

宝庆说不出话。他的手紧紧攥着椅子把，发起抖来。忽然，他冷笑了一声，说，“走，走，走。女人不可留，走吧。”

张文走了过来。他不看宝庆，拉起秀莲：“走。”

她拿了衣服首饰，低着头跟张文走了。出了门，她看了看天，天上有只鸟儿在飞。她想，不管怎么说，总算自由了，像那只鸟儿一样。

张文把她带到个僻静胡同里。所有的房子都炸坍了，不过废墟里也还有人住。有的房子倒了墙，有的没屋顶。一座房子里，有间火柴盒似的小屋，墙被炸弹震歪了，跟天花板分了

家，所以屋里亮得很。屋里有一张竹床，两把竹椅，一张桌子。

“这就是咱们的家。”张文说。

秀莲看不下去。这地方太可怕了，到处是耗子、臭虫。不过她不愿意让他看出她的心事，她看了看他。她抓紧了他的胳膊。“咱们的家，还挺不错的。”她说。她希望张文对她好，减轻她离开爸爸的痛苦。

她投入到他的胳臂上，他温柔的把她放下。床上放着她带来的包袱，里面包的，多一半是鞋袜。她想起口袋里还有些首饰，就都拿了出来，搁在他手心里。“给你，我拿着也没用。”

看见金子，他的眼睛放了光。为了报答她，把她搂在怀里。

他们商量该怎么收拾屋子，秀莲出了很多主意。屋子小，跟洋娃娃住的一个样。把屋子好好收拾一下，朋友来了，也好坐下喝杯茶。她从此要过新的生活了。等有了大点儿的屋子，再搬过去。这些想法使她高兴起来，脸上的愁云散了好些。哪怕只有间半截墙，火柴盒似的屋子呢，也得过下去。“咱们不在家做饭，”张文建议：“那会弄粗了你的手，我愿意你永远漂亮，亲爱的。”她把脸转过去对着他。生活有多么浪漫和美丽，就像情歌里唱的那样，即或有千倍的刺激，它也是完全真实的。

他俩上饭馆吃饭。饭后张文说了说今后的打算。最好天天在外边吃饭，他说。这笔开支还出得起，房子太小，做起饭来，转不开身。他不喜欢睡觉的地方有饭菜味儿。秀莲打心眼里赞成，她压根儿不会做饭。老在外面吃才好呢。首饰让他卖了换饭吃，真不赖，她高了兴。

他们上街买东西，回来的时候，买了一床厚厚的川绣被子，两个枕头。有了它们，屋子里看着体面顺眼多了。新被子很漂亮，她快活起来，脸上有了笑容。笑得像个孩子，她脱光了他的衣裳，躺在他的身下。她伸手去抓他的手，狂喜的吻着，先是手背，后是手掌。殷切的看着他的眼睛。“来吧！亲爱的丈夫，这是我们的洞房，它甜蜜、新鲜、温暖。我是你的新娘子。”

张文惊奇的看着她，像遇见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他顺从了她，让她把自己拉向她柔软的身子。在几分钟里她的生命好像处在梦中。他多么漂亮，多么柔和，多么帅气。他的黑眼睛讨人喜欢。她吻他的鼻子、赤裸的肩和他长而瘦的脖子。他有时像一只老虎，他能把她吓住，不过，她喜欢他这么吓她。

日子一天天过得很快。生活像两岸长满了野花的清澄小溪，潺潺地流过去了。在秀莲的小天地里，倒也风和日丽，微风习习。废墟的霉味，垃圾和死尸的臭气，大耗子到处乱窜，她都不在意。“张文，我要的全在这儿，”她对他唱着说，“这间小屋，你和我，还有花瓶。”这使他很高兴。他笑着把她搂到颌下，她喜欢他这样作。她一点也不挂念她的父亲，也不想前程。他们的心结合到一块了，而且刚一结合，他们就变成了三个人。三个幸福的人，看着新世界的到来。张文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忙着给孩子织衣服，打扫房间。她哼着旧日常唱的鼓书，抚摸着日益膨胀的肚子，说不出的愉快。有了孩子，该多么快活。张文常常回来得很晚。秀莲总等着他。不和他一块儿吃她总觉得好像犯了什么错。他就是她的全部存在。陪他吃饭的时候，她永远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因为她总喜欢瞧着他。假如他坐在她的对面，她就用两只脚缠住他的一条腿，紧紧的夹

住他，激发他的情感。

张文对他的俘虏很得意，常带朋友来看她。他们一来，总弄得她这个没有正式结婚的新娘困窘不堪。爸一向不让她跟人交际，她不会应酬人。这么小的屋子，一下子来上一大帮，又都是男人，只有她一个女的。他们认为所有唱大鼓的，都不是好女人，当然也就不会拿她当正经人看。他们每次来，秀莲都担惊受怕，不敢作声。要是客客气气，冷淡了客人，客人不高兴，张文要骂她。热乎一点儿，张文又气得发疯，骂她下三滥。他们多一半很放肆，只要张文一转过身去，就动手动脚。她躲不开，因为屋子里挤满了人，房间又那么小。

张文把秀莲带走的当天，二奶奶就把大凤和小刘搬进秀莲屋里。她想叫外孙守在跟前，好逗乐。秀莲怎么样，随她的便，犯不着去操心。二奶奶一向讲究实际。姑娘家出个丑，没什么了不起，没准她自己还乐意呢。丈夫是个笨蛋，活该遇着这么档子事儿。她有了外孙子，又有的是酒喝，别的事，管它呢。

这一向，宝庆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挨老婆的骂，他从来不还嘴。要是有人问起秀莲，他就说她病了，或者转个话题，夸夸小外孙。朋友们很体贴，从来不打听，可也总有些人，好奇，不知趣。

他夜里翻来覆去，老睡不着觉。秀莲走了，家里显得空空荡荡。她伤了他的心。别人骗他，犹有可说，可是秀莲，他最心爱的女儿干这样的事儿，真叫他受不了。一想起她对他的欺骗，心里就疼得像刀子扎。

他并不是个遇到打击就心灰意懒的人。他也许会痛心一辈子，但责任还是要负起来，只要秀莲需要，他准备竭尽全力去

帮助她。迟早张文不是甩了她，就是卖了她。他要找到她，看住她，在她需要的时候，拯救她。他没有力量去跟张文和他那帮土匪拼，不过，他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拉自己的闺女一把。他花了几个钱，打听到他们的地址。来报告的人，详详细细把情况告诉了他，连房间是个什么样子，秀莲怎么收拾布置，张文的那帮子朋友如何难缠，都绘声绘色告诉了他。

他想起秀莲住在那样的地方，守着间那样的小破屋，就难过得心疼。他有钱给他们赁间房，但他不打算这么做。不能为了闺女，跟那个坏蛋张文言归于好。办不到。

最好是把一切都忘掉。怎么忘得掉呢？秀莲是他的心头肉。虽说恨张文，在伤心至极的时候，他也丢不下他一手养大的孩子。他有时咒骂带给他的那些信息。他不懂他生活的这个时代，那么张文就懂吗？他凭什么勾引秀莲？他想把心思全放在小外孙身上。可他每次抱起胖外孙，就免不了心烦意乱地想起，秀莲怀了孕，快给他添第二个外孙了，还是张文的孩子！

他努力想忘掉秀莲和她男人。还有更要紧的事，等着他去做呢。他得想法儿把孟良救出来。想到这儿，他站起来，发了狠。只要他还有一分钱，一口气，一份力，他就要想办法把朋友救出来。孟良才是真心朋友。秀莲的事，他早就提醒过，只怨宝庆当时不开窍。孟良帮助过他，鼓舞过他，给他机会，让他为国出力。假如他能把孟良救出来，他就能挽回他丢失的面子，整个剧场就能重振旗鼓。

搭救孟良的新使命，在他心里燃起了新的火焰。他不再一蹶不振，愁容满面，而是一心一意，又有了生活的目的。他到处打听，找当官的，找特字号的，四处花钱，打听孟良到底给关到哪儿去了。

当官的听了他的要求，都不免吓一跳，露出害怕的神色。“别管这事。”他们说，从他们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觉着他是白费劲。

有的人干脆对他说，为了这么个古古怪怪的作家去奔走，真是发了疯。他这才明白，哪怕走袍哥的路子，也行不通。当今官场的事他们也无能为力，官儿们守口如瓶。他们不肯直截了当跟他明说，怕他把话讲出去。他们绕着弯儿说话，含含混混，不得要领。有个人说，“战争时期，只有带兵的有权势，枪一响，文官就吃不开了。”

宝庆听了他的指点，去找带兵的。他给军官唱过堂会，认识不少人。他们对他挺客气，有的也对他的才情夸上两句。唔，现在正用得着他们，不妨去找找。可是，军官们一听他有事相求，多一半就忙得见不了客。顶多派个秘书，或者传令兵出来见见。不消多久，宝庆不用开口，就知道他们千篇一律必是这样口答：“剧作家，小说家，都靠不住。本该把他们搞掉，省得他们找麻烦。”有一位高级将领，好奇地瞧着他，不怀好意地问：“你活够了，想找死吗？还是唱你的大鼓去吧，老头子！剧作家，你就别管了，还是让他在监牢里呆着吧。”

宝庆鞠了躬，走了出来。他没了辙。世道真变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敬重斯文，连唐玄宗还不敢得罪李白呢；可今天军人就敢把学者抓起来，关在监牢里。说不定孟良已经掉了脑袋。他猛地站住，恐怖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当今政府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现而今的领袖，见识还不如个孟良？他连忙看了看四周，害怕他心里的疑问，会被人听见。他加快了脚步。

这天晚上，他去找孟良在剧院的一些朋友。这些人告诉他，他们正连日地奔走，想把孟良营救出来，可是一直打听不

着他关的地方。他们认为他还活着，别的就不知道了。想在报上登个寻人广告，看看会不会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来报信。可是给新闻检查当局挖掉了。他们还没有绝望。不管找不找得到，还是要找下去。有位青年把宝庆拉到一边，跟他说了起来。“要是做得太显眼，弄得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营救他，特务机关，没准就会把他干掉。”他说，“可是话又说回来，要是我们不去动员群众关心他的事，要救他就更没有指望了。所以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宝庆越听越糊涂，他只明白这位青年是要他别太莽撞，怕对孟良不利。

夜里，他躺在床上，想了又想。事情真复杂。从前，他以为要打胜仗，必得有力量。中国若是人人身强力壮，准能打败日本。打败了日本，就天下太平，有好日子过了。他揉了揉秃脑袋。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日本倒还没打败，瞧瞧自己，落了个什么下场，孟良又落了个什么下场！孟良，他一心劝人爱国，一心想要国家富强，反被政府关进牢里；张文那样的坏蛋，倒自由自在。这究竟是什么世道呢？

他躺着，背朝天，脸埋在枕头里。别再费那份脑筋，去想什么了。他只想睡，想忘掉一切。干吗要想？脑袋疼得厉害，别再费那份儿心劲了。最好跟老婆一样，傻头傻脑，成天醉醺醺。只有她，这年头，还可以轻轻松松地活下去。她真有福气，无忧无虑。

实在精疲力竭，没有力气再操心，再想。

第二天早晨，他早早地就起来了，振作了不少，精力也恢复了。睡眠真是功效神奇。他活着，他还有才干。人生似乎好过了一点。他把小宝抱了起来。孩子咧开小嘴笑了，高兴得呜呜直叫。

宝庆看了看老婆，她坐在椅子上，身边放着一瓶酒。“小宝他姥姥，”他嘴上带着挖苦的笑，说：“你真有福气。”

“我吗?”老婆嗑着葵瓜子，应声问道，“我要是真有福气，就不会生在这年头了。”

这话很出乎宝庆的意外。唔，看来她也不能完全不动脑筋。

二十六

钱花完了！张文卖了秀莲所有的首饰，把得来的钱吃了个一干二净。秀莲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大得她连门都不敢出，一副寒伧样子，怎么见人。

她没想到怀了孕的女人会这么难看。脸完全变了模样。早晨起来，脸肿得松泡泡的，笑起来挺费劲。就是拿她仅有的一点化妆品涂抹起来，也掩盖不住病容。这副模样，真是又难看，又可怜。腿和脚都肿了，有时连鞋都穿不上。

首要的，她怕失去张文。她常对着镜子照自己，问自己：有几个男人能讨厌这个女人。张文仍和她上床，但是她总觉着快完了。她必须抓住了，她期望的最好结局是床上能有两个半人：张文、自己和未来的孩子。她的责任是用孩子抓住他的心。张文对她，已经没一点儿温情。即使亲近她，也无非是发泄兽性；兽性一旦满足，就把她扔到一边。有一次，为了嫌她挡路，使劲打她的肚子。还有一次，因为嫌她在床上占的地方大，骂了起来。“滚你妈的一边去，大肚子娘们。”他嚷着。她脸冲着墙，低声抽泣起来，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早晨，她一片诚心，低声下气地招呼他。她觉得，

哭未免太孩子气了。自己的肚子太大，挤了他，挨他骂一句，也不算什么。她很过意不去。

张文可没有心思跟她谈情说爱。他坐在床上，点上一支烟，眯缝起眼睛，想心事。忽然，冲她长喷一口烟，笑了起来。“秀莲，跟你爸要俩钱去。咱俩得吃饭，我一个子儿也没了。”

她睁圆双眼看着他。他不是当真的吧？难道他不知道，爸爸已经不要她了？她对不起爸，没脸见人。“哦，”她低声说，“哦，不，我不能那么办。”

“蠢货，”他生气地呵斥她，“你爹有钱，我们短钱使。他抢了你的钱，你为什么不弄点回来？”

她摇摇头。她不能再去欺负爸爸，不能再做丢人的事，去跟爸爸要钱。张文捏紧了拳头，好像要打她。她看出他要干什么，可还是坐着不动。张文大声骂了一句，披上褂子，登上裤子，走了出去。

她一个人在床上躺了两天。没有吃的，也没有钱。她什么也不想做，只顾想心事。身子越来越重，已经到了步履艰难的时候。因为饿，她一阵阵恶心。

张文回了家。他自己一去两天，一句没提，她也不问。她躺在床上，笑着，希望他能走近前来。他一边脱衣服，一边问，“你干吗不去卖唱？咱们得弄俩钱，不是吗？这倒是个办法，找个什么地方唱唱大鼓去。”

“我这副模样儿，怎么去呀？”她勉强笑了笑。“扛着个大肚子，人家该笑话了。等把孩子生下来就好了。再说，除了我爸的班子，也没处唱去。重庆就这么一家书场。”

“那你就回去给他唱。”

“那不行。我不能这么着上台去唱书，给我爸丢人。”

“什么？丢人？丢谁的人！”张文不明白。女人家怀了孕有什么可丢人的，何况还是个唱大鼓的呢。作为女人，秀莲挺可爱；可是她不肯出去挣钱，真叫人恼火。“去，给你爸唱书去。”他又下了命令。

“我不去，”她哭起来了，“我受不了，我不能这么着去给爸丢人。”

“丢人！”他轻蔑地嗤笑了一声，“一个唱大鼓的，还讲得起丢人不丢人？”

秀莲心里有个什么东西啪地一声断了，她对他最后的一丝情意，也完了。从今以后，事情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她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种话。他根本不爱她。她为他离开家，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而他对此，却完全无动于衷！

当天晚上，张文又走了。一去就是三天。秀莲气息奄奄，分不出白天黑夜。死吧，痛苦也就从此结束了。死了倒省得遭罪，可是还有孩子呢！娘犯了罪，造了孽，为什么要孩子也跟着去死？

第二天，她起了床。虚弱不堪，路也走不动。打张文走了以后，她只吃了一点糍粑，喝了两口水。她得出去走走，透口气。走起来真费劲，每走一步，脚如针扎，腿肿得寸步难行。朝哪儿走？她不知道。她一步一步地往前挨，蹒跚着，走几步就停下来歇一歇。走了不久，她看出已经走到爸爸家那条街的尽头。不能去，决不能去。她扭转身，很快回到小屋里。

也许张文的朋友会来找他。在这样冷清清、孤单单的日子里，有个人说说话也好。她可以求他们去找张文，把他叫回家来。可是没人来，她猜得出，这是为什么。他们以前来，是为

了看她，看看重庆唱大鼓最有名的角儿。这会儿，她又病又丑，谁还希罕来看她？大肚子女人，有什么好看！她在小屋里走了几步，一屁股坐在床上。

孩子又在踢腾，她难过得很。可心头的难过更厉害。可怕的是今后，要是孩子生在这个又小又破的屋子里，怎么好？汗珠子一颗颗打她脑门上冒出来。她什么也不懂。要是活生生的孩子一下子打她肚子里蹦出来，怎么办？听说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会拼命叫唤，真有那么可怕吗？好像肚子里每踢腾一下，她的难过就增加一分，越来越难以忍受。

她昏昏沉沉地躺着，要是张文在这儿说说宽心话该有多好啊。胡同里一有脚步声，她就抬起头来听。这个破胡同里，男男女女，来来往往，脚步声一直不断。她知道张文不会再来了。说不定爸爸，或者大凤会来看她。光是这么想想，也使她得到不少安慰。不过她心里明白，他们是不会来的。他们过的，是跟她截然不同的生活。就像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他们循规蹈矩，过的是规规矩矩的生活。而她呢，却走投无路，再也过不了正经日子。

两天以后，张文冒冒失失撞了进来。他穿了件崭新的西式衬衫，打着绸领带，一条色彩鲜艳的手绢，插在上衣口袋里。他晒黑了，挺漂亮。她一见他，就为他的离去，找了种种理由：他可能是想法儿挣钱去了，好吃饭呀，他爱她，所以拼命地为了她干活去了。她见了他，把心里的怨气压了一压。不论怎么说，他是她的情人，是她的男人。她盼着他摸摸她，再和她亲爱一回。他可以打她，可以扔下她挨饿，只要他还爱她，这能给她带来快活。在她的想象中，他还疯狂地爱着她。她忘了忍饥受饿的三天。她太需要他的爱，他的爱能把她变成一个

女人和一个母亲。可是，张文没有理她。他忙着打行李。她看着他，莫名其妙，手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来。他把他的短裤、衬衫，还有她给洗干净的袜子，都拾掇起来，装进一只浅颜色的新皮箱里，那是他刚刚拎回来的。她的眼泪掉了下来，不过还是没说话。

他停下手来，看着她。眼神不那么凶了，透出怜悯的神色。他那抿得紧紧的嘴上，挂了一丝笑。“我以后不回来了，”他说，“我要到印度去。”接着又打他的包。

她愣住了，一下子没明白过来。哎呀，印度，那么远。她打床上跳下，拉他的袖子。“我也去，张文，你上哪儿，我也上哪儿。我不怕。”

他笑了起来，“别那么孩子气。扛着那么大肚子，怎么跟我去。带着个快冒头的小杂种，跟我去，那才有看头呢！快住嘴吧，我要做的事多着呢。”

她心里一寒到底。她放了他的胳膊，坐在床上，眼睛瞪得溜圆，害怕到极点。“我怎么办呢？你要我怎么办呢？”她问。

“回家去。”

“不等……”。

“还等什么？”

“不等孩子生下来啦？”

“咳，回去吧！别再叨叨什么等不等的了。放聪明点儿吧。你把我吃了个精光，我所有的都花在你身上了，这还不够吗？咱不是没有过过好日子。我尽了我的力量来满足你，现在我要走了，办不到了，别那么死心眼。”

她扑倒在地板上，抱住他的双腿。“你一点也不爱我了吗？”

“当然爱你，”他更快地收拾起来，“我要是不爱你，你还能怀上孩子吗？”

她躺在地上，精疲力竭，站不起来。她有气无力地问：“咱俩今后，今后怎么办呢？”

“那谁说得上？别指望我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心肠软。要是到了印度，有哪个姑娘看上我，我就得跟她好。我对女人硬不起来。人有情我有义嘛，对你不也是这样吗？已经给过你甜头了。”他嬉皮笑脸看着躺在他脚下的秀莲，摸了摸自己贼亮贼亮的头发。“你已经尝到甜头了，不是吗？”

收拾完东西，他在屋子里周遭看了一遍，是不是还丢下了什么。完了，用英文说了句“古特拜”就没影儿了。

他留下一间小屋，一张竹床，床上有一床被子，因为太厚，装不进皮箱。此外还有两把竹椅子，一张竹桌子和一个怀了孕的女人。

秀莲在床上躺着，直到饿得受不住了，才爬了起来。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得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也许能靠卖唱，挣点儿钱糊口。只要熬到把孩子生下来，就可以随便找个戏园子，去挣钱。不管干什么，只要能挣钱，能养活孩子就成。她尝够了这场爱情的苦头，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不如让人卖了呢，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比这强。她卖了竹桌换了吃的。末了，她乐了。福尽祸来，人生并非总是福事。

第二天，她整整躺了一天。起床的时候，腿肿得老粗，连袜子都穿不上了。她知道自己很脏，好多天没换过衣服，发出一股叫花子的味道。下午，她到江边一些茶馆里去转了转。茶馆老板听说她想找个活儿干，都觉得好笑。扛着个米袋大的肚子，谁要呀！

她迈着沉重的脚步，回了家。辫子散了，一头都是土。肿胀的双腿，跟身子一样沉重。嘴唇干裂得发疼，眼珠上布满血丝。走到大门口，她在台阶上坐下，再也挪不动步了。多少日子没换衣服，衣服又湿、又粘。干脆跳到嘉陵江里去，省得把孩子生出来遭罪。

她挣扎起来，又走回小屋去。屋门开着，她站住，吃了一惊，谁来了？张文改变主意了？还是有贼来偷她那宝贝被子呢？她三步并作两步，往屋子里赶，说什么也不能让人把被子偷走……突然，她收住了脚步。黄昏时暗淡的光线，照着一个低头坐在床沿上的人影。

“爸，”她叫起来，“爸！”她跪下来，把头靠在他膝上，撕肝裂肺地哭了起来。

“听说他走了，”宝庆说，“这下你可以回家了。我一直不能来，他吓唬我说，要宰了我。现在他走了，这才来接你回家。”

她抬起头来看他，眼睛里充满疑惧和惊讶。“这个样子，我怎么能回去，爸？”

“能，全家都等着你呢，快走吧。“

“可是妈妈……她会说什么呢？”

“她也在等你。我们都在等你。”

宝庆卷起铺盖，用胳膊夹着，带她走了出去。“等孩子生下来，我要跟着您唱一辈子，”秀莲发了愿，“我再不干蠢事了。”她忽然住了脚。“等等，爸爸，我忘了点儿东西。”她使劲迈着肿胀的腿，又回到她的小屋里。

她想再看一眼这间屋子，忘不了呀！这是她跟人同居过的屋子，本以为是天堂，却原来是折磨她的牢房。她的美梦，在

这儿彻底破灭了。她站在门口，仔仔细细，把小屋再次打量了一番，深深记在心里。她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小屋被炸过。修好了又炸坏。她修整过这间屋子，把它变成爱的小亭。现在屋子又要空了。然后，她和爸爸手搀手，走了出来。他们是人生大舞台上，受人拨弄的木偶。一个老人，一个怀了孕的姑娘，她正准备把另一个孤苦无告的孩子，带到苦难的人间来。

大凤满怀热情地迎接妹妹。二奶奶在自个儿屋里坐着。她本打算坚持己见，不跟秀莲说话。可是见了她从小养大的女儿，眼泪也止不住涌了出来。“哼，坏丫头，”她激动地叫了起来，“来吧，我得把你好好洗洗，叫你先上床睡一觉。”

对面屋里，大凤的儿子小宝用小手拍打着地板，咯咯地笑。秀莲见了他，也笑了起来。

二十七

秀莲又成了家里的人。她很少麻烦爸爸。她已经长大成人，比以前懂事多了，也体贴多了。有天早晨，她要宝庆给她买件宽大的衣服。她知道爸爸一向讲究衣着，所以特别说明，不要绸子缎子的，只要最便宜，最实惠的布的。

宝庆要她到医院里去作产前检查。起先她不肯，怕医生发现她没结过婚。宝庆懂得医学常识，跟她说，检查一下，对孩子有好处。大夫不管闲事，只关心孩子的健康。爸爸这么热心，终于打动秀莲，她上了医院。尽管她受了那么多折磨，医生还是说她健康状况很好，只是得多活动。

每天吃过午饭，宝庆总督促她出去走走，她不肯。在重庆，谁都认得她。她不乐意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抛头露面，丢人现眼。宝庆也不勉强，但还是提醒她，要听大夫的意见。于是，每天晚上，等散了戏，爷儿俩在漆黑的街道上散步。在这种时候，宝庆才发现，秀莲真是大大地变了样。他们在上海、南京、北平住的时候，晚上散了戏，爷儿俩在街上走，秀莲蹦蹦跳跳走在前头，不时拉拉他的手，没完没了地提问题。如今她走得很慢，老落在后面，仿佛她没脸跟他并肩走道儿。怎么

安慰她呢？他挖空心思，想不出道道儿来。

“要是能找到孟先生就好了，”他说得挺响，“什么事他都能给说出个道理来。”

“我什么也不打算想，”秀莲闷闷不乐地说，“我一心一意等着快点儿把孩子生下来。最好什么也不想。”

宝庆无言可对。要是她不打算想，何必勉强她呢。他嗓子眼里，有什么东西堵得慌。在昏暗的黑夜里，他觉得她是个年青纯洁的妈妈，肚子里怀着无罪的孩子。不管孩子的爹是谁，孩子是无辜的。他会像他妈一样，善良，清白。

“爸，您会疼我的孩子吗？”她突然问，“您会跟疼小宝一样疼他吗？”

又像是早先的小秀莲了，给爸爸出了个难题。

“当然喽，”他哈哈地笑了起来，“孩子都可人疼的。”

“爸，您得比疼小宝更疼他，”她说，“他是个私孩子，没有爹，您得比当爹的还要疼他。”

“那是一定。”他同意了，她为什么要提起孩子是私生的？为什么要特别疼她的孩子呢？为什么他要比当爹的，还要疼这个孩子呢？

过了一个礼拜，秀莲生了个女儿。五磅重，又红，又皱巴，活像个百岁老儿。

在秀莲看来，她是世界上顶顶漂亮，顶顶聪明，顶顶健壮的孩子。她今天的世界，就是这一间卧室，一个小小的婴儿，睡在她的身边。

生孩子痛苦不过，但痛苦一旦过去，秀莲觉得自己简直得到了新生。极度的痛苦，那一连几小时折磨她的产钳，把她的罪孽洗净了。她赎了罪，如今平静了。她完成了女人的使命，

给人世添了个孩儿。她瞧着可笑的小皱脸儿，紧紧搂住她的小身子。这是她的宝贝，她的骨肉，血管里流着的，是她的血液。她身上没有张文的份儿。幸亏是个闺女，不是小子。如果是小子，她就要担心他会变成张文第二。她是秀莲的缩影，会长成世界上最最漂亮的姑娘。她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爱，她的女儿都会享受到。她要去挣钱，好供孩子上学，不重蹈她的覆辙。在她想象中，女儿已经长大，成了女学生，打学校放学回家，来见她了。也许自个儿也得从头学起，好教孩子。

她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一股奶水溅出来，流满了小红脸蛋。她又把奶头往孩子嘴里塞了塞。饥饿的嘴唇一个劲地吮，把她的奶一口一口吸进去。这就是爱的象征：她胸膛里的爱，流入了下一代的嘴。她懂得，从今往后，她的生活就是给与，不能只接受别人的赐予了。一直到死，她的作用就是给与，给与下一代。

二奶奶来照顾她。她有点醉了，很想说几句话，损损秀莲。这个没出息的闺女，生了个女孩，无非是婊子养了个小婊子，一环接一环，没有个完。要是生了儿子，秀莲就是作点孽，也还算值。姑娘家，只会惹麻烦。不过，一见秀莲那胀鼓鼓的奶堵住了孩子的嘴，她一肚子气都消了。“真有你的，儿呀，”她简直羡慕起来了，“生了个好样儿的闺女……菩萨保佑你吧！”

秀莲生孩子，宝庆作了难。生小宝那会儿，他帮小刘办过宴席，给孩子洗三。满月的时候也请了客。这是规矩，宝庆乐意让邻居们瞧瞧，他是个富裕体面的老丈人，又是快活的外公。可是，一个没爸爸的私孩子，怎么办呢？他搔了搔脑袋。就是跟二奶奶去商量，也白搭，她一定会干干脆脆地说不行。

他不愿意问秀莲，怕伤了她的心。他左思右想，不知如何是好。三天过去了，秀莲没作声，就是想要洗三，也来不及了。到快满月的时候，他还是拿不定主意。

他仔细察看秀莲的颜色，看看没给孩子洗三，她是不是生了气，看不出她有什么不高兴。相反，她这一向兴高采烈。为了多发奶，她吃得很多，脸儿长得又胖，又光润，恢复了往日的容颜。做母亲的快乐，使她看起来容光焕发。她把头发挽成髻，像个结了婚的妇人。她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照料孩子上。有时候，他听见她对着孩子唱从前常唱的鼓书，心就得意得怦怦直跳。她真是重庆最可爱的小妈妈。

究竟要不要请客，朋友和对头的不同态度使他下了决心。有的艺人上门来恭喜他，态度显得很诚恳。他们认为，私生的孩子比结了婚生的更好，因为这是母爱的体现。

也有些守旧的老派人物，知道孩子是私生的，从来不提这个。这是为了给宝庆留面子。他们这么体贴，他心里热乎乎的。当然他也明白，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已经公开表示过，他们并不赞成私生的孩子。

一些向来跟他作对的人，就难缠了。他们散布流言蜚语，巴不得找机会刺他一下。他们跑回家里来，大声说："方老板，恭喜恭喜。听说秀莲添了个小闺女，当爸爸的怎么样了？"

有这么几拨子人，跑来笑话了他一通。之后，宝庆就决定不庆满月了。干吗要请那帮子可恶的家伙，让他们笑话？他不觉得有什么丢人，他们要是馋了，自个儿回家摆宴席去吧！

这么决定了，可是他心里很不痛快，觉得对不起秀莲和孩子。不过她俩谁也没抱怨。

满了月，秀莲回到书场去唱大鼓。

上台前，她问宝庆："爸，我穿什么呢？"

"什么漂亮穿什么。"他说，她又成了他班子里的角儿，他很高兴。

"爸……"她还想说点什么，可没说出来。

"怎么啦？"宝庆问。

"真怪，我真不知道该穿什么。我想当女学生，结果生了个私孩子。想逃出书场，倒又回来了。真有意思，不是吗？"她没笑，泪珠在她眼里滚。

宝庆一时找不出话来说，只说了句，"你就想着这是帮我的忙吧。"

她穿了件素净衣服，脸上只淡淡抹了点脂粉。化装的时候，她自言自语，"穿件素净衣裳，给过去的事送葬。"

她热烈地亲了亲孩子，就到书场去了。

走上台，她决定唱一段凄婉动人的恋爱悲剧。

她使劲敲鼓，歌声低回婉转，眼睛只瞧鼓中央，不看听众。她打算一心扑在唱书上，好好帮爸爸一把，只有帮了爸爸，她才活得下去。

她唱着，头越来越低，悲剧的情节跟她自己的很相仿佛，她不想让听众看见她眼里的泪。

一曲唱完，她抬起头来，安详地看着听众，好像是在说，"好吧，现在你们对我怎么看？"她鞠了个躬，转身慢慢走进了下场门。

掌声很热烈。听众瞧着她，迷惑不解。她比以前更丰满，更漂亮了，可是愁容满面。她还年青，但已经有了生活的阅历，她文弱，却很坚强。

五个月飞快地过去了，秀莲的孩子还没个名字。宝庆每天

都要仔细打量孩子，一心盼望她确实长得不像她爹，不然就太可怕了。怎么给她起名字呢，她可以姓张，也可以姓方，不过都不合适，他恨“张”这个姓，因为她爹姓张；方呢，又不是秀莲的真姓，她本是个养女。结果，大家都管孩子叫“秀莲的闺女”。

二奶奶从来不管这个孩子，她认为，她只能爱她的外孙小宝一个人。她对宝庆已经作出让步，对秀莲总算过得去，这也就够了。

宝庆这才明白，为什么秀莲要他加倍疼爱她的孩子。不过他知道，要是让人家看出来他偏心，家里就会闹得天翻地覆。秀莲的孩子是私孩子，只能当私孩子养着。

“我明白，”他告诉秀莲他不能特别照应她的孩子时，她这么说，“我自己心里也很乱。有的时候，我疼她疼得要命，有的时候，又恨不能把她扔到窗户外头去。”

一个月以后，琴珠回来找活干。她丈夫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他俩准备离婚。

离婚，她才不在乎呢。她摇摇头，又笑了笑，挺了挺高耸的胸脯。“我爱唱书，”她喊着，“所以我就回来了！”

琴珠非常羡慕秀莲的孩子。“你真走运，宝贝儿。”她跪在地板上，抚弄着娃娃粉红色的脚趾头。“我就是生不出来，你到底还有个孩子。有个亲生的孩子，比世界上所有的钱加起来还强。”

秀莲点了点头。她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真是又想笑，又想哭。她只是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感激地笑了。

八年抗战结束，日本投降了。这个时候，秀莲的孩子已经学会走路了。重庆市民通宵狂欢，连塞不饱肚皮的大学教授和

穷公务员，都参加了庆祝活动。人人都高喊“中国万岁！”为国家流过血，除了破衣烂衫和空空的肚皮之外，一无所有的伤兵，也这样叫喊。军官们在衣服外面套上军装，把勋章打磨得锃亮，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其实呢，他们之中有的人，根本没靠近过前线。

普通市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抗战八年，过的是半饥半饱的日子，现在胜利了，可是他们连买杯酒庆祝胜利，都拿不出钱来。只有空喊口号不用花钱，于是他们就喊了又喊，一会儿参加这股游行队伍，一会儿又参加那一股。

宝庆守在家里，他不想加入庆祝胜利的行列。他低头坐着，想着八年来发生的一切。失去了最亲爱的大哥；最心爱的女儿，又让个土匪给糟蹋了，如今有了孩子；顶要好的朋友坐了牢。天下太平了，孟良会不会放出来呢？

宝庆叹了口气，又笑了一笑。总得活下去。很快就可以和战前一样生活，从北平到南京，爱到哪儿到哪儿，哪儿有人爱听大鼓，就到哪儿去。是呀，还得上路。卖艺能挣钱，不管花开花落，唱你的就是了。不管是和平，还是打仗，卖你的艺，就有钱可挣。卖艺倒也能宽宽裕裕过日子。

要做的事太多了。想办个曲艺社，没搞成；曲艺学校也还没影儿。总有一天，这些事都得好好办一办。

几天以后，方家开始收拾行装。宝庆出门买船票。一夜之间，船票猛涨，有了卖黑市票的。他们当初来重庆时，也是这个样子。他用了一天工夫去送礼，求人情，讨价还价，最后把现钱差不多花光了，才在一只船的甲板上，弄到了几个空位子。两天以后就开船。

宝庆变得年青起来，精力充沛，劲头十足。要复员了，他

兴奋得坐不住，睡不着。回下江去，他的一切，都跟来的时候差不多。行李不比来时多，顶宝贵的东西，就是三弦和鼓了。只有家里的人口增添了。失去了亲爱的大哥，添了两个外孙，还多了个小刘。

满心欢喜之余，他想起了那些运气不如他的同行，比如唐家。他去问他们，愿不愿意跟他一道走。本来犯不着去找他们，不过大家都是同行，把他们留在陪都，钱又不多，未免不忍心。可是宝庆去约他们的时候，唐四爷倒摇了摇头。他乐意留下。重庆的大烟土跌了价，琴珠哪怕不唱书，也能挣大笔的钱，养活俩老的。

二十八

开船的前一天，宝庆去跟大哥告别。大清早，他跑到南温泉，爬上山，到了窝囊废的坟头，哭得死去活来。痛哭一场，他心里好受了一点。仿佛向最亲近的大哥哭诉一番，泪水就把漫长的八年来的悲哀和苦难，都给冲洗干净了。

他最痛心的是秀莲。大哥跟他一样疼她，像爸爸一样监护着她。要是他活到今天，她哪至于落得这般下场，丢这么大丑！大哥的坟就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宝庆跪在坟前，觉得应该求大哥原谅，没把孩子看好。诉说完心里的话，他恳求窝囊废饶恕，求他保佑全家太太平平。烧完纸，他回了重庆。

一肚子委屈都跟大哥说了，宝庆心里着实舒坦了不少。他像个年青人一样，起劲地收拾行李。二奶奶向来爱找麻烦，她想把所有的东西，从茶杯到桌椅板凳，都带走。宝庆的办法，是把这些东西送给在书场里帮忙的人，给他们留个纪念。

秀莲和大凤把两个孩子一路用得着的东西，都拾掇起来。这么远的路，大人好说，孩子可不能什么都没有，要准备的事儿多着呢。

收拾完东西，秀莲抱起孩子上了街，想最后一次再看看重

庆。在这山城里住了多年，临走真有些舍不得。她出了门，孩子拉着她的手，在她身边蹒跚地走着。她知道每一座房子的今昔。她亲眼看见原来那些高大美观的新式楼房，被敌人的炸弹炸成一片瓦砾，在那废墟上，又搭起了临时棚子。她痛心地想到，战争改变了城市，也改变了她自己。

在山的高处，防空洞张着黑黑的大口，好像风景画上不小心滴上了一大滴墨水。她在那些洞里消磨过多少日日夜夜！她好像又闻到了那股使人窒息的霉味儿，耳朵里又听见了炸弹爆炸时弹片横飞的嗞嗞声。是战争把人们赶到那种可怕的地方去的，许多人在那里面染上了摆子，或者得了别的病。亲爱的大伯也给炸死了，她倒还活着。她使劲忍住泪，觉得她和她那没有名字的小女孩，活着真不如死了好。

她什么也不想再看了，可还是留恋着不想走。这山城对她有股说不出的吸引力。为什么？她一下子想起来，这是因为她在这个地方失了身，成了妇人。她哭了起来。良心又来责备她了，为什么不跟爸爸到南温泉去，上大伯的坟？

她抱起孩子，继续往前走。街上变了样子。成千上万的人打算回下江去，在街上摆开摊子，卖他们带不走的东西。东西确实便宜。打乡下来了一些人，想捡点便宜。城里也有人在抢购东西，结果是回乡的难民多得了几块钱。

秀莲看见人们讨价还价，不禁想起，她就跟摊子上那些旧货一样。她现在已经用旧、破烂、不值钱了，和一张破床，或者一双破鞋一样。

她忽然起了个念头，加快了脚步，一直去到大街上一处她十分熟悉的拐角处。她想去看看她和张文住过的那间小屋。那是她成家的地方，是囚禁她的牢笼。她在那儿，备尝人间地狱

对一个女人的折磨。她收住脚，想起了她的遭遇。她的腿挪不动步，心跳难忍。孩子在她手里变得沉重起来，她把孩子放下。在那间小屋里，她的爱情幻灭了，剩下的，只有被遗弃、受折磨的痛苦。别的可以忘却，惟独这间小屋，她忘不了。家具上的每根篾片，每件衣物，那床川绣被子，天花板上的窟窿，以及她在这间屋里所受的种种虐待，她一直到死的那天，都难以忘怀。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深深埋在她心中。

她抱起孩子，强迫自己继续往前走。走到胡同口，已经是一身大汗。胡同看起来又肮脏，又狭窄。这是她的爱的小窝。这难道就是让她知晓爱情的神圣顶峰的地方？这么个猪圈就是她的宫殿？她放下孩子，弯下腰来，亲了亲她热烘烘的小脑袋。这所房子很小很破，会被拆掉盖上新房，可是对她来说，它是永存的和长青的，这里诞生了她的孩子。

噢，进去看看那间小屋！那一个个大耗子窟窿还在吗？里面有人住吗？她走进大门，朝她原来那间小屋张望。里面有人吗？小屋的门慢慢开了，一个年青女人走了出来。她穿了件红旗袍，脸上浓妆艳抹。秀莲转过身，紧紧地把孩子抱在怀里，跌跌撞撞走了出去。唔，又有一个年青女人住在这里，没准是个妓女，当然也可能是刚刚结过婚的女人。唉，管她是什么人，女人都一样，既软弱，又不中用。

她费了好大劲儿，才走了出来。房子仿佛有根无形的链子，拴住了她。她眼前浮现了张文的形象。她恨他。他很粗野，但是他已经变成了她的一部分。万一他突然出现，要她跟他走，那怎么办？她想跟他去。她想跟他，即使知道他会毫不迟疑的把她摔掉，像扔一件破衬衫。这就是爱。她的爱情让她中了邪，把她变成了他的奴隶。她急急忙忙走了出来，孩子在

她怀里又蹦又跳。赶快跑，决不再见他！一直等到她跑不动了，才停下来喘口气，转过头去看，他是不是追了上来。她周围是炸毁了的山城。城市可以重新建设起来，但是她旧日的纯洁，已经无法恢复了。

走近书场，她恢复了神智。真是胡思乱想！她和张文的结合没有把她打垮。熬过生育的痛苦之后她还活着；只要她不自取毁灭，什么也毁灭不了她。她可能太软弱了，年青无知。但是她也还有力量，有勇气。她不怕面对生活。她突然抬起头，两眼望天。幸福还是会有的。她决心争取幸福，并且要使自己配当一个幸福的人。

她亲了亲孩子。“妈妈好看吗?”她问。

孩子咯咯地笑了，嘟嘟囔囔地说：“妈妈，妈妈。”

“妈胆大不?”

“妈妈!”

“咱俩能过好日子吗?”

孩子笑起来了，“妈妈!”

“咱们一块儿去见世面，到南京，到上海去。妈妈唱大鼓，给你挣钱。妈什么也不怕。”

回到家里，她态度安详，笑容满面。宝庆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她必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又爱上什么人了？赶快上船，越快越好。

他们又上路了。小小的汽船上，挤满了人。一切的一切，都跟七年前一样。甲板上高高地堆满了行李，大家挤来挤去，因为找不到安身之处，骂骂咧咧。谁也走不到餐厅里去，所以茶房只好把饭菜端到人们站着的地方。烟囱在甲板上洒满了煤灰。孩子们哭，老人们怨天尤人。

惟一不同的地方，是乘客们心中不再害怕了。仗已经打完，那是最要紧的。连三峡也不可怕了。船上的每个人都希望快点到三峡，因为那就靠近宜昌，离家越来越近了。

大家都很高兴。北方人都在那儿想，他们很快可以看到黄河沿岸的大平原，闻到阳光烘烤下黄土的气息了。那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天堂。南方人想到家乡的花儿已经开放，茂密的竹林，一片浓绿。大家唱着，喝着酒，划着拳。

但是宝庆却变了个人。他没有七年前那么利索，那么活跃了。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两鬓已经斑白，脸儿削瘦，眼睛越发显得大，双颊下陷。不过他还是尽量多走动，跟同船的伴儿们打招呼，还不时说两句笑话。他常在甲板上坐下，看秀莲和她的孩子。七年，好像过了一辈子，这七年带给她多少磨难！

夜走三峡太危险，船儿在一处山根下停泊了。山顶上是白帝城，宝庆一家从船上就可以看到它。

第二天一大早，船长发了话，机器出了毛病，要在这儿修理两天。

第三天傍晚，又来了一条船，在附近停下来过夜。

宝庆走过去看那条船，旅客们大都准备上山去看白帝城。宝庆前一天已经去过了，没再跟着大家去。他转身往回走，沿着江岸，慢慢地踱着，双手背在背后，想心事。

没走几步，有人拍他的肩膀。一回头，高兴得大眼圆睁。面前站着剧作家孟良。喜气洋洋，满脸是笑。他说他就在刚才来的那条船上。他瘦极了，像个骷髅一样，原来刚放出来不久。

“胜利了，”他笑着说，“所以他们就放了我。您问我是怎

么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他们是怎么把我弄进去的。”

宝庆点了点头。“我一直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抓您，您有什么罪？我想要救您，可是谁都不肯说您到底关在哪儿。”

“我知道。朋友们都替我担心，不过倒是那些把我抓进监牢的人应该担心……他们的日子不长了——”

他俩都没说话。宝庆想着孟良遇到的这番折磨。静静流去的江水，野草的芬芳气息和晴朗的天空，使他们的心绪平静了下来。

宝庆要孟良看看秀莲。他红着脸，告诉孟良她已经有了孩子。孟良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他说：“我以后再去看她，可怜的小东西。她跟我一样，也坐了牢。我坐的是真正的牢，她坐的是精神上的牢。”

宝庆叹了口气。“我真不明白她，也劝不了她，没法儿给她出主意。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她。八年抗战，兵荒马乱的，像我这么个艺人，也就算走运，过得不错了。很多比我有能耐的人，还不如我呢。只有秀莲，她真成了我的心病了。”

“我明白，”孟良站起来，伸了伸腿。“好二哥，您的行为总是跟着潮流走，不过您不自觉罢了。”

“您打个比方给我听听。”

“您不肯卖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不过那并不是您的主意。时代变了，您也得跟着变。嫂子觉着买卖人口算不了什么，因为时代还没有触动她。今天还有很多人，没有受到时代的触动。嫂子常说的那句话，‘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八百年前就有人说过了。可她还在说，仿佛挺新鲜。您看，您就比她进步，您走在她头里。”

“您这么说，我可真要谢谢您了！”宝庆点了点头。

“看这条江水里，”孟良接着说，“有的鱼会顺着江水游，有的鱼就只知道躲在石头缝里，永远一动也不动。”

“是有这样的鱼。”宝庆说。

“嫂子一动也不动。您向前进了，知道买卖人口不对。不过您也只前进了一点儿。在其他方面，您又成了个趴在石头缝里的鱼，一动也不动。您不愿意承认秀莲需要爱情，所以您就不能给她引道儿。秀莲需要爱情，得不到就苦恼。她第一个碰到的男人，就骗了她……她以为那就算是爱情。爱情和情欲不容易分清，是您把张文介绍给她的……要是您懂得恋爱并不丢人，就应该坦率地跟她谈一谈，把她引到正道上来。结果呢，您用了一套手腕去对付她，就跟您平日对付同行的艺人那样，这就糟了嘛。您打了败仗，是因为您不懂得时代已经变了。秀莲挺有勇气，想闯一闯，可是闯得头破血流，受到了自然规律的惩罚。二哥呀，您跟她都卷进了旋涡。”孟良用手指头指着江心的旋涡。

宝庆往前探了探身子，想仔细瞧瞧飞逝而去的江水。“我希望她能平平安安走过来。”

“明儿我们就要过三峡了，”孟良说，“险滩多得很。有经验的领航，能够平平安安地把一只船带出最最危险的险滩。所以我早就说，要送秀莲去上学。等她有了知识和经验，也许就不会在人生的大旋涡里，迷失方向了。我帮了倒忙，真是非常抱歉。没想到学校会坏成那个样子。像秀莲这样的姑娘，当然受不了那种侮辱。我要见了她可真过意不去。我对她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不过，我虽然不是成心的，却成了她不幸的根源。”

沉默了好一会儿，宝庆问："您以为，要是秀莲在那个学校里上了学，就不会惹出麻烦来了吗？大谈恋爱自由的年青人，就不会出漏子吗？"

"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会发生恋爱悲剧，"孟良说，"不光秀莲如此。有了知识和经验，对她会有些帮助，但是不能保证一定不发生悲剧。您不要以为秀莲生了个孩子，就一切都完了，她这次恋爱的本身，也是一次经验教训。吃了苦头，她的思想会成长起来。失了身，并不等于她就不能再进步。您只要好好开导她，鼓励她，她会重新获得自信和自尊心的。"孟良盯着看宝庆，仿佛怕宝庆不相信他说的话。他解开衬衫，露出一道道伤疤，"我坐牢的时候，他们就这么对待我，这是拿香烧的。"

宝庆大吃一惊。孟良接着往下说："伤疤都已经长好了，我还是我。我还是要写书，想说什么说什么。这些伤疤不丢人，我并没有因为一时受苦，就向恶势力投降。他们一天不把我抓起来，我就要继续工作下去。只要能迎来人民的解放，哪怕是把我的骨头磨碎，拿去肥田，我也不怕。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秀莲受到的伤害，和我受的相仿佛。我说出了真理，所以坐了牢。我写出了我所信仰的东西，所以受折磨。秀莲想要按照她自己的欲望去重新安排生活，结果呢，也受到了惩罚。新时代会来到的，不过，在新时代来到之前，很多人会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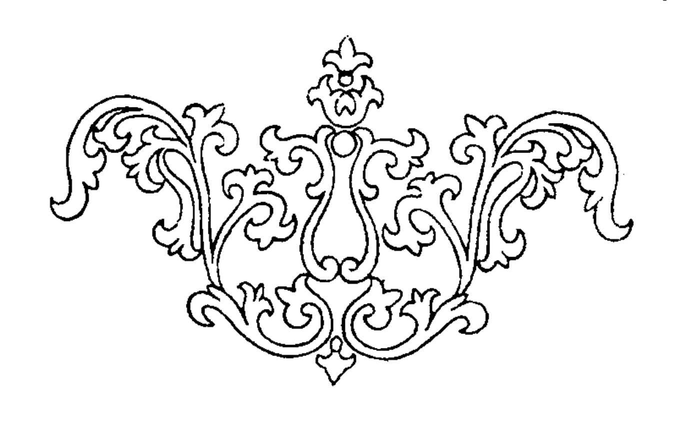
孟良住了嘴，歇口气。宝庆抬起手来，想摸摸他胸膛上的伤痕。可是孟良很快把衬衫扣上了。"我没什么，"孟良说，"秀莲受到了惩罚，您不光要可怜她，您得想法了解她。她很聪明，有进取心。您要是能明白，她不过是时代的牺牲品，就可以鼓励她，教育她，使她对未来重新产生希望。不要害怕张

文。他和他那一类人，终归是会被消灭的。他和秀莲的结合，是两种不同势力之间的冲突。您看！”他指着江水，“那个旋涡里有一条鱼，一只耗子在打转。耗子很快就会死，鱼却会游出旋涡，活下去。当然，那只耗子也有可能蹦出来。要是张文和他那一类人继续存在下去，我们的国家就完了。只要中国有了希望，秀莲今后还会得到幸福。她要得到幸福，也许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您我一定要好好为她打算打算，引她走上幸福的道路。”

落日在江面洒上了一道金色的余辉，把一个小小的旋涡，给照得亮堂堂的。宝庆仿佛在那里面看见了秀莲微笑着的脸儿，水草在她脸的周围荡漾，像是她的两条小辫子。他哼起了鼓词儿上的两句话：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换旧人。

无名高地有了名





一

短短的，只有二十八天的二月，还没来得及表现什么，就那么匆忙地过去了。

进了三月的门儿，冬与春开始有些一时还胜负难分的斗争：远处高峰上的积雪虽然未见减少，近山山脚下的既像涧溪又像小河的驿谷川却起了点变化：还冻着冰，可是每当晴明的晌午，河中就漾出水来，把冰上一冬的积尘与积雪冲洗开一些，显出些颜色不同的沟沟道道来。春的小出击部队，仿佛是，已突破严冬的一处防线，得到一点胜利。

这条流动在乱山间，没有什么名气，也不大体面的小河，给我们的战士带来说不完的麻烦和困难。小河的一举一动和任何变化都惹起战士们的、特别是后勤部队的密切注意。他们必须随时动脑子想出应付的办法来，而后冒着最大的危险，付出最大的体力劳动，忍受那常人绝不能忍受的痛苦，去执行那些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难怪运输连的一位老班长，常若桂，每每这么说：“这条该死的河就是咱们的绊马索！”

虽然这么叨唠，每遇到较大的战斗的时节，常班长可没落

过后，总是去要求最艰难的任务，争取立功。是的，这位三十多岁，腰短胸宽，脸扁脖粗，像块横宽的石碑那么结实的老班长并非怕这条“绊马索”，而是想早日消灭敌人，不再教敌人的炮火封锁着咱们的运输线。因此，每逢他在路上遇见电话员谭明超的时候，这一“老”一少必定说几句关于驿谷川的事。

小谭才十八岁。看样子，他并不怎么壮实：细条身子，相当的高；窄长秀气的脸还没有长成熟；特别像孩子的地方是在嘴上，不在左就在右，嘴角上老破裂着一小块，他常常用舌尖去舔一舔。看神气，他可绝不像个孩子。每逢炮弹或敌机从他的头上飞过，他总是傲慢地向上斜一斜眼，然后微笑一下——只有饱经世故的中年人才会这么微笑。“老子不怕！”他心里对炮弹或敌机这么说。

跟常班长一样，他永远不肯落后，哪里的任务最艰难，他要求到哪里去。现在，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斗，他的任务仍然是极艰苦的；他担任驿谷川渡口的查线接线工作。敌人的炮火日夜封锁着这个渡口。空中的和水里的电线随时被炸断，他得去检查修理。他的瘦长的身子上已受过许多次伤。他不但知道电话是部队的耳目，而且保证使这耳目永远灵通。当他看到手上的、臂上的、腿肚子上的伤疤的时候，他会那么老练地一笑，心里说：现在虽然还不是英雄，这些伤疤却是能作英雄的根据。他是青年团员。

他心中的模范人物是每战必定立功的，在驿谷川东边的前沿阵地守备了一百多天，在二月初撤到河西去的一营营长，贺重耘。

像冲破坚冰的春水，青春的生命力量与愿望是源源而来，不受阻遏的。谭明超切盼有那么一天，打个大仗，他给贺营长

当电话员。想想看，和英雄营长坐在一处，替营长传达一切命令，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抱着一部步行机，他不仅是部队的耳目，而且是一位百战百胜的英雄的喉舌！这有多么光荣！他的想象使他兴奋得要跳起来欢呼！

一个青年怎可以没有荣誉心，和由争取荣誉而来的想象呢！谭明超真的遇见了他所敬仰的贺营长，当一营调到后面去调整的时候。他坚决地清楚地向营长说出他的心愿，说出他正在练习掌握步行机。

说完，他以为营长也许像敷衍孩子似的敷衍他两句。营长是英雄，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啊！

哪知道，营长是那么诚恳、谦蔼、亲热，不但注意地听了他的话，而且详细地问了他的姓名、年岁、哪里的人和他的工作，并且鼓励他要在业务上努力学习。至于将来有没有机会带他到战场去，营长不能马上肯定，那要看作战时节，兵力怎样配合；团的通信连是有可能分配到营里去的。“好好地干吧！我记住你的名字！”

出自英雄之口的这些热情恳挚的鼓励，使这青年敬礼的手好像长在了眉旁，再也放不下来。

营长走了两步，又回头笑着说：“我参军的时候比你还小两岁呢！”

这短短的一段情景中的每一细节，一个微笑，一个眼神，都深深地印在这青年的心里，比任何图画的色彩都更鲜明，线条更细致。从这以后，每逢值班的时候，他不再用以前常进去的小隐蔽洞，而始终在河滩上，紧守着渡口的电话线。小洞子离渡口还有三十来米远，他不愿跑来跑去，耽误时间。干粮随身带着，渴了就嚼一块冰——他纳闷：为什么吃冰还压不住胃

火，嘴角依旧烂着那么一小块儿呢！只在拾起不少炸断的碎线的时候，他才跑回小洞，储藏起来。他珍惜那些碎线，像战士们珍惜子弹那样。

黄昏以前，敌人向渡口发了几排炮，炮一出口，谭明超就听得出，是哪一种炮，和要往哪里打。炮到，他轻快地卧倒；炸过后，他马上接线。地上、冰上、空中（空炸），弹片乱飞，可是他好像会找弹片的缝隙，既能躲开危险，又能紧张地工作。

拾了些碎线，他往小洞那边跑，正遇上几位工兵来搭桥。渡口的木桥是天天黄昏后搭好，拂晓以前撤去，以免教敌人的炮火打烂。

工兵班的闻季爽是小谭的好友，彼此也是在渡口上由相识而互相敬爱起来的。他俩都是湘西人。不过，这倒无关紧要。更重要的倒是二人都年轻，都是团员。闻季爽上过小学，有点“文化”。这并没使小谭疏远他，虽然小谭家里很穷，也没读过书。闻季爽对业务学习非常积极，大家午睡的时候，他不肯睡，还用小木块作桥梁的模型。学习了三个月，他考了第一名。小谭佩服小闻的这股劲儿。心里的劲头儿一样才能是同志。

两个青年相遇，总要抓空儿手拉手地谈一会儿。季爽劝明超努力学习文化，明超劝季爽多锻炼身体：“你的身体单薄点，再加把劲儿，练成个铁打的人！”

季爽没辜负党、团的培养和好友的鼓励。去年初冬，桥被冲断，木头流下去，教一堆碎石头拦住。他下了水，将要到零度的水！一口气在水里泡了四十分钟，把木头全捞了上来。事后，他已人事不知，全身冻紫。一位炊事员把他背到暖炕上

去，好久，他才苏醒过来。

后来，两位青年又见了面；小谭握住同志的手，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直到嘴唇停止了颤动，他才结结巴巴地说出：“小闻！你，你行！我必须，必定向你学习！”

今天，季爽忙着去搭桥，只怒冲冲地说了一句话：“小谭，什么时候总攻那边？”他向东指了指，“把我炸成八半也甘心！”说罢，就向渡口跑了去。

小谭没来得及回话，只好往小洞那边走，心里有些不高兴，没摸着跟好友扯几句。

刚到洞口，迎面来了常班长，背上背着一箱手榴弹。小谭把碎电线扔在洞里，一步跨到班长身旁：“给我！班长！”

班长的脸扁，眼睛很长，眼珠子总得左右移动好几次才能定住。好容易定住眼珠，他又干又倔地问：“干吗？”

“我替你背！老……同志！”小谭不忍看老班长还背着这么重的东西爬山过水。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小家伙！”班长决定不肯放下背上的负担。

小谭知道班长的倔脾气，所以一方面敬重他，一方面又想调皮一下。“我替你背过去，你不是怕那条‘绊马索’吗？”

老常火啦。“我怕？我打仗的次数总比你认的字多！我愿早早地打一仗，歼灭敌人，不再受这条‘绊马索’的气！我受够了！”

“我受够了气！”是战士们大家都想说的一句话。本来是嘛，驿谷川东边方圆十来里地都日夜被敌人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敌人看得清清楚楚的，枪炮随时向我们打来。白天，这里没有一个人影；夜晚，我们才能活动。我们不怕吃

苦，我们可受不了这个气！

小谭虽然口中不说，心里却不能不承认老常的话一点也不错。前些天，他自己不是要求过贺营长带他去攻打敌人么？但是，新同志不甘心在老同志面前服软；再说，他深知道常班长心里喜爱他，跟“老头儿”扯扯皮也不算犯错误。“打就打，守就守，我全不怕！全得听命令！反正在这儿，敌人的炮一出口，我就知道它往哪里打！”

“敌人的炮没出口，我就知道！”班长的长眼睁得极大，鼻洼那溜儿显出点要笑的意思，欣赏着自己的俏皮与夸大。

青年的秀气的小长脸红起来。不行，逗嘴也逗不过这个老家伙。认输吧！他岔开了话：“坐坐，班长！桥还没搭好呢。”

仍然背着箱子，班长坐在洞口外的一块大石头上。坐好，他把一双像老树根子，疙疙瘩瘩的手放在膝上。然后，右手用力地拍着膝盖，连说了三声：“够呛！够呛！够呛！”一声比一声高。

连说这么三声，是班长发泄感情的办法。“够呛”是他的口头语，他立了功，“够呛”；他遇到很大的危险，也“够呛”。他十分高兴能说出那么俏皮的话来：“炮没出口……”

“怎么一个人来了？”

“他们在后边呢。他们慌，我稳！”班长的话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难解的。若是说完全了，那就应当是：“后面有好几个人呢。他们一出发就快走，走着走着就喘不过气来，都是山路啊。我呢，始终不慌不忙，所以倒走到前面来了。”

小谭不敢细问，省得班长反击：“你连大白话都听不懂？”对了，常班长就是这么个人：不管吃多大的苦，只要在部队里他就高兴。要是听到一个胜利的消息啊，他就能连喊几十声

"够呛"。虽然他的嘴又狠又硬，他可是能团结人。他并不去拍拍这个的肩膀，或隔着老远招呼招呼那个。他的团结方法是永远以身作则。他是共产党员。苦的他吃头一份，甜的他吃末一份。谁要是夸他好，他就顶谁："难道党员该不好吗?"可是，过一会儿，他会连说三声"够呛"；他知道自己的确是好，而且应当一天比一天好。

东边来了两个人，常班长知道桥必定已经搭好，慢慢地站起来。

"等等吧，他们还没来。"小谭还想跟班长多扯一会儿。

"我丢不了我的兵！你也别丢了你的电线！"班长说的是好话，可是不大好听。

"丢了我的脑袋，也丢不了电线。"小谭也还了句硬的，颇得意。

迎面来的是有名的上士唐万善，常班长认识；还有卫生员王均化，常班长不认识。矮个子，满面春风的上士也参军多年，跟常班长是老战友。常班长本想跟他说两句话，可只用右手大致地敬礼了一下，就走过去。原因：他不认识上士旁边的年轻人；对生人，不管是穿军衣的还是便衣的，他以为一过话就有走漏军事机密的可能！

小谭对刚来的两位都不认识，本想跑下去看看闻季爽。可是，上士先招呼了他。上士每天，据不正确的估计，一个人要说十个人的话。他的兴趣与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对管理伙食非常地有办法。他刚刚由河东回来，把他办伙食的经验介绍给新换防上去的那些炊事班。在办伙食之外，他还能编写相当好的快板、山东快书和单弦。战士们满意他的伙食，也爱听他的曲艺。假若不是在坑道里，他还会教战士们在春节的时候耍龙

灯，踩高跷。现在，他正和王均化讨论怎样改进抢救伤员的方法，好减少伤员的痛苦。他上阵地抢救伤员已有过多少次。

看见小谭，上士马上放下抢救伤员的问题，兴趣转移到电话线上来。“同志，今天又炸断了几处？”

小谭好像也学会了常班长那极端谨慎地保守秘密的态度，只笑了笑，没有回答什么。

王均化虽然很年轻，可是已经参加过战斗，不仅包扎过阵地上的伤员，而且用手榴弹打退过敌人的冲锋。因此，他以老战士自居，喜爱沉静严肃的新同志。他很爱小谭刚才的稳重劲儿。

这时候，被常班长落在后边的几位运输员都赶了上来。天色已十分黑暗。上士赶紧打招呼，“都歇歇吧！要抽烟的可以到洞子里去。”他在任何环境都能很快地想出办法，把大家安排得妥妥当当。

大家不肯停下，怕过一会儿敌人打起照明弹，过桥麻烦。

上士叹了口气：“真！咱们谁都受着这个月白紫花颜色的邪气！我愿意一下子把敌人全捶在那个山包里，一个不剩！”

这些话打到运输员、卫生员、电话员的心坎上，就是下边的工兵也必有同感。

大家一齐向东望了望。除了几颗大星，看不到什么。

他们想望见的就是敌人常常夸口的“监视上下浦坊的眼睛”，“汉城的大门”，“最坚固的阵地”的“老秃山”。我们管它叫作“上浦坊东无名高地”。

二

岂止战士们呢，连贺营长也有点不痛快——守备了三个多月，只打了些小的出击，没摸着痛痛快快地打个大仗！守备到两个多月的时候，他已经觉得对敌人阵地的地形，敌人使用火力的规律，都掌握了七八成；不敢说十成，他向来不自满自大——一位英雄的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再加上自己的和战士们的勇敢，与求战的迫切，他相信一进攻就可以拿下“老秃山”来。战士们屡屡向他要求这个任务，他也向上级反映过意见。可是，全营撤下来整顿。

他首先想到：应当检查自己，自己一定还有许多缺点。自从十六岁参军，从战士作到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他每战必定立功，可也永远不骄傲自满。他的荣誉心多么大，谦逊心也多么大。假若他把得到的纪念章和奖章都挂出来，可以挂满了胸前。但是他不肯挂出它们来。他要求人人不用看到奖章就信任他。当他参军的时候，他是带着四条枪去的。虽然每一条枪都是破出性命得来的，他可是毫无表功的意思。他只为表示：“我是真心真意来参军的！”那四支枪中，有一支是这么得到的：在祖国东北的一个城市里、马路上，他一刺刀结果了一

个侵略东北的日本宪兵，抢起手枪就跑。那是在正午十二点，满街都是人啊！他才十六岁啊！假若由他自己述说这个故事，他会简单谦逊地说："相信我，我恨敌人！"

慢慢地他由检查自己的缺欠转而想到：打不打"老秃山"，上级自有主张见解，哪能随随便便呢！山上不但有那么多地堡、火器，还有坦克呀！地堡配合坦克是个新办法，不先想好了打法能行吗？他笑了笑，笑自己的有勇无谋。"党和上级对你的要求是作个智勇双全的营长，不是光着膀子抡大斧子的李逵！对！"他这样微笑着告诉自己。

在刮脸的时候，他看到脸上是多么灰白，没有一点血色。"一气儿蹲三个月的前沿坑道，够呛！"看到自己，他马上就想到战士们。全营的每个战士都经常地在他的心坎上。一冬天不见阳光，谁也受不了。应当换防！上级的决定是正确的！是的，没有命令撤下去，他和每个战士都不会说一声苦，都始终人不离枪，枪不离人，连睡觉的时候都抱着武器，以便"有了情况"，马上出战。可是，人不是铁打的。连坑道中的弹药不是还要随时搬出去过过风么？坑道里有多么潮湿！

应该下去休整，而后再来打"老秃山"。那才能打得更漂亮，更顽强，更有把握！贺营长的心里安定下去，决定好好地去练兵，好好去检查一下全营，有什么缺欠，及早地补救。一位英雄是不会自高自大的。他是时时争取更多的荣誉，而不沉醉在过去的功劳里，以致前功尽弃的。

可是，他坚信假若去打"老秃山"，一定是由他领着去打。他承认自己有缺欠，可是也知道自己的价值。他不小看别人，可也知道自己的确有资格去担当艰巨的任务。

*　　　　*　　　　*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老秃山”到底是什么样子吧。

恐怕这座快到三百公尺高的小山原来就不怎么美丽，可是它并不秃。据最初在这里打过仗的战士们讲：这里，正像山青水秀的朝鲜各处的山陵那样，也长着不少树木，山的东坡上树木特别多。这样，即使这小山的面目并不怎么俊秀，可是树木的随季节而改变的各种颜色与光彩还足以入画。自从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不但朝鲜的男女老幼，以及牛羊鸡犬，遭到了屠杀，连这座小山的树木也一扫而光；不但没有了树木，也没有一草一花。捧起山上的一把土来，说不定是土多，还是炮弹破片多！

于是，暴敌很得意地管它叫作“老秃山”。

这一带，四面都是高山，包括着天德山和夜月山等——我们在一九五一年粉碎了敌人所谓的“秋季攻势”那些有名的山岭。在这些山间，这里有一道小溪，那里有一片平地，善良的朝鲜男女就穿着古朴的服装，在溪畔或平地上终年不息地劳动着。三五人家的小村，站在朝阳的地方或山坡上，时时有鸡的啼声，和黄牛母子相唤的低鸣。到溪边取水的少妇与艳装的姑娘们，一边取水一边低唱着世代相传的幽雅民歌，而后把黑釉儿水罐顶在头上，挺着脖儿，一手插腰，一手轻摆，十分飘洒地走向有炊烟的地方去。这正像一位诗人所描绘的：

江山处处美，随地好为家；

江网四时鲤，山开五月花；

风香动翠柏，村暖映明霞，
日落歌声里，翩翩舞影斜。

可是，这些田园诗歌的具体资料已经像梦似的都不见了。正像“老秃山”那样，敌人已把这些图画般的山村，和那年年结满红苹果、大栗子的果树，一齐炸碎烧光。小溪还静静地流动，村庄已成为一片焦土。

没被炸死的男女老幼搬到山洞里去住，冒着炮火去拾柴割草，去耕种，去收割，支援着卫国战争。他们善良，也勇敢；温和，也顽强。他们是不可征服的人民。

同时，志愿军战士们一看到这些烧光的村庄与水田中的弹坑，就更坚决地陷阵冲锋。天德山和夜月山上扔着多少侵略者的钢盔与骷髅啊！

就像包心菜似的，四面的高山里包着一团儿小山。有这些小山丘的地点，名叫上浦坊和下浦坊。这块儿就是我们在这一带的第一线阵地。我们据守的山梁子是东西的，西边的山脚几乎插到驿谷川里。过河往西还是山，是我们的第二线。我们的第一线阵地地形不好，背水作战。要不怎么常若桂班长管驿谷川叫作“绊马索”呢。这条小河使我们的部队运动与物资运输，都遇到很大的困难。“老秃山”上的五〇重机枪，且不提别的火器，日夜盯住小河的渡口。“老秃山”本身并不高大，可是比这里的一群山丘都高出一头，控制着我们河东的全面阵地。

我们据守的山梁不是东西的吗，“老秃山”偏偏是南北的。我们最东边的山脚正登在敌人阵地的山肚子上！两边前沿阵地的距离只有二百多米！这边有人咳嗽，那边听得真真的。敌人

每一露头，我们就给他一冷枪！

贺营长时常在夜间去侦查地形。他由我们的东边那只山脚上去——两旁既须多走路，又容易踩上地雷。由敌人的山肚子他摸到山胸。山胸上是铁丝网，有的地方七道，有的地方十一道；最宽的有四十多米。铁丝网好像变形的圣诞树，上边挂着许多东西——照明弹、炸弹、燃烧弹和汽油瓶，一碰就亮、就炸、就燃烧。营长轻轻地一直摸到铁丝网的跟前，大气不出地观测，摸清楚了地形，看清楚了所能看到的地堡等等。

他的头上是“老秃山”的主峰。

为说着方便，我们就管主峰叫作“二十六”号吧。往北，是一条山腿子，直伸入平阔地带；这就算“二十七”号。往南，由主峰往下有个山洼子；过去，山又高起来，很陡；最后有个山头，不大，可差不多有主峰那么高；这是“二十五”号。由“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一共不过有一千多米。假若画个平面的地图，山形就颇像一把镰刀：“二十七”号是刀头，“二十六”号刀背，“二十五”号刀把儿。

铁丝网里面是壕沟和大小不等、构造不同的地堡，还有既能固定又能移动的地堡——坦克七八辆。由贺营长的和别方面的各种观测，可以断定：这一千多米长的小山上总有二百来个地堡！由这个数目再推断，山上至少有六十挺重机关枪，且不说别的火器。单是这六十挺家伙的交叉火力若是一齐发射出来，恐怕就是一只矫健的小燕也飞不过去！

朝着我们这一面的山坡都很陡。

山的另一面呢？贺营长后来在攻下主峰以后才看到。和山前正相反，山背的坡度不大，很容易跑上去。敌人修了道路，直达山顶，汽车和坦克都可以来往。山坡与山脚有兵营、隐蔽

部、饭厅和仓库，都有小地堡保护着。

下了东面山坡，是一脉开阔地，有公路通到前沿阵地，也通到汉城与开城。越过这宽阔地带，又有些相当高的山，是敌人的纵深阵地。这些山上都有炮群，随时支援“老秃山”。这样，“老秃山”便是敌人主要阵地的屏障。

这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这座秃山是军事上必争之地。它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受控制，十来里地里我们不敢抬头。而且，敌人可以随时下来夺取我们的阵地。反之，它若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控制了敌人，像一把尖刀刺入他们的心脏。

至于驿谷川呢，它是从东北过来，在我们的前沿山地的北边向正西流，然后拐个硬弯，折而向南，日夜不息地洗着我们的西边那只山脚。河虽小，平日不过十米来宽，二米多深，可是脾气不小。一下雨，一化雪，它会猛涨，连桥梁都冲跑。

钢铁的山，顽皮的河，夹在中间的是我们的阵地。我们怎能不想攻打“老秃山”呢！

为什么不马上进攻呢？这就不是贺营长、常班长和战士们所能知道的了。

三

英雄营长贺重耘的身量只比一般的中等身材稍高一点。看起来，他并不特别的壮实，可也不瘦弱，就那么全身都匀匀称称的，软里透硬。他的动作正好说明他的身心的一致，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在稳重之中隐藏着机警与敏捷。他能像农民那样蹲在墙角，双手捧着腮，低声亲切地跟老人或小娃娃闲扯。他本是农家出身。假若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意外，比如说被两个敌人包围住，他就能极快地掏出枪来，掩护住老人或小娃娃，而且解决了敌人。

一张不胖不瘦的不很长的脸，五官都很匀称，端正。他爱笑，也爱红脸。他笑的非常好看，因为他老笑的那么真诚。他不常因为生气发怒才红脸，多数的时候是因为他着急，为别人或为自己有什么落后的地方着急。脸发红的时节，他可并不低下头去；他的脸红得坦白。“不行啊，没文化不行啊！”他的脸红起来。紧跟着，他说出：“我没有文化！”并不止这么说说而已，他确是下了决心要去学好文化。他的脸红，一半是坦白自己的缺欠，一半是激动地表示他要求进步的决心。他没法子把心掏出来给别人看看，他只能红红脸。他的头发很黑，黑得发

亮。当他脸红的时候，配上这一头黑亮的头发，就非常好看，天真。

二年前，他只认识自己的姓名，签个名要费好大的劲。"笔比冲锋枪难耍的多！够呛！"他有时候说话相当幽默。

现在，他已经认识一千多字，而且都会写。在坑道里，抱着个小菜油灯，他天天跟四方块的家伙们"拼刺刀"！因为坑道里的空气坏，潮湿，不见阳光，他的脸上已没有什么血色。可是，每当向方块字进攻时，他的脸又红起来。

不过，他的事情多，不能安心学习文化。好家伙，坐在"老秃山"前面学习文化，不是闹着玩的事！他可是坚持了下去，炸弹落在他的洞子上边，把小油灯扑灭，他就再把灯点上，继续学习。

"仗在哪里打，就在哪里学习！"这是他参军后听一位连指导员说的，他永远不能忘记。这也就是他能随时进步与发展的诀窍。

他的本领就是这么学习来的。他先会打枪，而后才学会扛枪、举枪等等正规的动作。当他刚一被派作班长的时候，他不肯干："我不会出操，也不会下口令！"可是，慢慢地，他也都学会了。

对于枪械的构造也是如此。起初，他以为一支枪就是一支枪，一颗手榴弹就是一颗手榴弹；枪若是打不响，手榴弹若是个哑巴，那都活该。一来二去的，他明白了它们的构造，和其中的一些应用物理。于是，他感到了掌握武器的欢快，真地作了枪械的主人。"我拿着你，你不听话不行！我完全晓得你是怎么一回事！"

同样地，他先会指挥，而后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明白"指

挥”这么个名词和它的意义。他有指挥的天才。在他作班长和排长的时候，每逢作战他都打的极猛。可是，他的眼睛能随时发现情况，及时布置，不教自己的人吃亏。该冲就冲，该包围就包围；他能死拼，也用计策。“我一眼看出来，情况有点不对头了，所以……”那时候他只会这么汇报。

直到作到连长，他才体会到指挥是战斗的艺术，而不是随便碰出来的。他以前所说的“一眼看出来……”原来是可以在事前料到的。心灵眼快固然可以临时“一眼看出来……”可是，万一没看出来，怎么办呢？以前，他以为胜利等于勇敢加勇敢；后来，他才明白过来，胜利等于勇敢加战术。他越来越稳重了。

及至来到朝鲜，接触到帝国主义最强暴的军队，他就更爱思索了。他看到远渡重洋而来的敌兵，遇到向来没看见过的武器，和一套新的战术与阵式。不错，他和战士们一样，都看不起敌兵，特别是美国兵。可是，他不完全跟战士们一样，那就是他经常思索、琢磨敌人的打法——不一定样样都好，可确是自成一套。跟这样的敌人交战，他以为，既须分外勇敢，也该多加谨慎。以一个军人说，他是更成熟了，晓得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的道理。他以前的战斗经验已不能再满足他自己了。

有一天，三连的小司号员，十八岁的郜家宝从小水沟里捞来两条一寸多长的小麦穗鱼，送给了营长。营长把小鱼放在坑道里所能找到的最漂亮的小碗里，和小司号员看着它们游来游去，很像在公园里看金鱼的两个小学生。两个人的脸上都充满愉快的笑意。

“小鱼多么美，多么美！”营长点头赞叹。“这山里，除了

兵还是兵，连个穿便衣的人都看不见！”

“连一只小兔都看不见！”小司号员补充上。

“尽管是这样啊，仗在哪里打，咱们就在哪里学习！”是的，贺营长在这连一只小兔都看不见的地方，并不闭上眼。他注意到敌人的装备、战术跟我们的有什么不同，好去设法应付。尽管是在坑道里，他也不肯麻痹了对新事物的感觉，所以他能进步。

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思想的进步。没有这个，光掌握了一些军事知识，光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也成不了英雄。

当初，他只知道人不该作牛马。可是他得给财主伺候着牛马，他比牛马还低卑。他决定反抗。逃出了家，他要去看看有没有人不作牛马、不低于牛马的地方。没有！他下矿挖煤，上山伐树，赶大车，都受剥削压迫。到处他遇到吃人的虎狼。他还遇到霸占东北的日本人——干脆不许他活着，想当牛马都不行！

只好造反了。要使自己活着，他得杀出一条血路，把地主、矿主、车主、贪官污吏、地痞恶霸，连日本强盗，全收拾了！他先抢了四条枪，而后参加了游击队。他不懂什么叫革命，他只要扛起枪去当兵，好去报仇。

可是，这支游击队并不只管打仗，而也讲革命与爱国的道理。他的心亮起来。他的事业不是去乱杀乱砍，而是有条有理地去革命。他不但须为自己报仇，也得为一切苦人报仇；不止报仇，还要教老百姓都翻了身，拿到政权，使地面上永远不再有吃人的虎狼。他看的远了，从一个村子或一个山头上，他好像能看到全中国。他心里有了劲，看清楚自己作的是伟大光荣的事。

打仗，他老走在前面，争取光荣；立了功还要再立功，光荣上加光荣。他入了共产党。铁汉入了共产党就变成钢，他听一位首长这么说过，并且把它记住。每逢遇到困难与苦痛，他就鼓励自己："这是给铁加点火力，好快变成钢！"

既是党员就不能专顾自己，他觉得作党员的最大快乐就是帮助别人。谁说在部队里会寂寞呢？新的同志随时来到，需要他的帮助。他帮助他们成为战士，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战士。最初，他不会写字；后来，会写而写不快。但是，每逢他去听报告，军事的、政治的，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以便传达给战士们，传达的完完全全，虽然没有笔记。有时候他约一位同去听讲的人听他传达，看看有没有遗漏和错误。

有的战士练操笨一些，有的识字很慢。这都使他着急，千方百计地由他自己，并发动别人，去帮助他们。但是，就是这样迟笨的同志，对革命思想的领悟却也很快。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跟他一样受过压迫与苦难。他们心中的怒火，一点即燃。他像爱亲兄弟似的那么爱他们。他自幼逃出家来，在部队里却好似又回到农村。所不同者是这里不用犁锄种五谷，而是培养革命种子，使革命由发展而得到胜利。

他一天也不肯离开部队。在部队里，只有跟战士们在一处，他才真感到快乐、满意。他自己由战士成为英雄，他也愿意看到后起的战士们成为英雄。他经常"出去转转"，去看战士们。他不大爱听与部队生活完全无关的事，比方说：假若有人谈起蜜蜂的生活，或上海是什么样子，他就慢慢地立起来，"出去转转"。他对蜜蜂与上海不感兴趣，他得先去解决战士老王或老李的问题，哪怕是很小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英雄。假若他穿着军衣在街上走，没有人会

特别注意他。及至他问问路，或买点东西，人们才会夸赞他：多么和善的一位同志呀！可是也不会轻易地想到他是钢铁一般硬的英雄。假若他换上便衣出去，谁都会招呼他一声“老乡”；他的时时发红并且微笑着的脸是多么可爱，没有人愿意不打个招呼便走过去。可是，谁也不会忽然想到他是英雄。这就是我们的英雄，一个很平常而又极不平常的人，一个最善良而又最顽强的人。

自从换防下来，他就和政治教导员娄玉林细心地拟定了战士们学习军事与文化的计划，请示上级，得到批准，而后布置下去。

教导员的身量和营长的差不多，可是横下里更宽一些，看起来比营长还结实硬棒。高颧骨，大眼睛，一脑袋黑硬头发，说话明快爽朗；乍一看，他像个不大用心思的人。可是，他的脑门上有几条很深的皱纹；一疲乏了，这些皱纹就更深一些。他的工作使他非用心思不可。

他的文化程度相当的高，社会经验与部队经验也都丰富，可是，他并不因此而轻看营长。对贺营长，他时时处处表示出尊敬。他对营长的尊敬更增加了营长在战士们当中的威信。而营长呢，恰好又是个不自满的人，几乎永远没耍过态度。这样，他们两个的关系就搞得越来越好，好像左右手那么老互助合作似的。

他们俩都是山东人，这可与他们的亲密团结没有多少关系。由于都在部队多年，他们有个共同的心碰着心的见解——摸到干部们和战士们的底，才好指挥。这个见解使他们不约而同地去细致地了解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的一切。军事教程与种种条例都是刻板的东西，人可是活的。不彻底地了解了人，有多

么好的条件也可能吃败仗。贺营长常“出去转转”，娄教导员也是这样。他们知道老呆坐在坑道里办不了事。

他们正在坑道里细心地讨论自从撤到第二线来全营的思想情况。天已黑了，可是在坑道里不看表是很难知道时间的。贺营长喜欢作这种研究，明白了别人，也就间接地可以明白自己，他是这一营的首长啊，别人的事都多多少少和他自己有关系。用不着说，娄教导员也喜欢作这个工作，掌握全营的思想情况，保证作战胜利是他的职责所在。

部队的思想情况有时候是不易捉摸的。只有像贺营长和娄教导员这样诚恳而细心的人，才能及时地发现水里的暗礁，和预测风雨。

撤换下来以后，全营都非常平静。营长和教导员就马上觉得不对头。为什么大家这样一声不出呢？贺营长一想就想到，这是因为没摸着打个大仗，大家心里不痛快；他自己不是也有点不痛快吗？他想：过两天，布置了新工作，大家就会又高兴起来的。及至文化学习和军事学习布置下去，大家还很平静——这不能再叫作平静，而是冷淡了。

贺营长从卫生员王均化口中得到：三连的黎芝堂连长亲口说的：“打仗用不着文化！”这句话马上使许多战士对学习都不大起劲了。

“老黎自从教毒气伤了脑子，”教导员说，“说话常常颠三倒四的！他可还是个好连长！”是的，外号叫“虎子”的黎芝堂的确是个好连长，作事认真，打仗勇敢，只是近来脑子有点不大好使唤。

“可是说这样的话就不行！”营长脸上经常挂着的笑容不见了，眼珠定住，半天没有动。

“倒退三年，咱们不也说过这样的话吗？”教导员爽朗地笑了笑。

营长的脸慢慢松开，又有了笑意。“这话对！进步难啊！”

“有人进步快，有人进步慢；快的别教慢的感到难堪！”

“对！对！”营长连连点头。“我找他去扯一扯？也许你去更好？”

“你去！省得他拿我当知识分子儿……你的话，他听着入耳！”

“咱们一齐鼓动鼓动大家，搞得热火朝天！对！”

*　　　　*　　　　*

白天学文化、休息；晚上练兵，全营的情绪又高起来。经过详细讨论，各连的干部都调整好。功臣们该到友军去作报告的已派了走，新同志有的派出去烧炭，有的修补用具。还有一部分人整顿和添挖坑道。全营真正的平静下来。

可是，传来了消息：三营换到前边去，才不到几天就打了个胜仗——不大，可是打得漂亮，有杀伤，有缴获，有俘虏。我们没有伤亡。

胜利的消息传到团里，老常班长连喊了几声“够呛”。他本不吸烟，现在可是借来一枝“大前门”吧嗒着。一边吸烟，他一边琢磨：胜利的光荣是有他一份儿的，他背过那么多趟手榴弹！他的每一滴汗都是香美的，像珍珠那么可贵！“够——呛！”他高声这么喊了一次，发泄尽欢快的感情。

消息传到了一营，大家也欢呼了一阵。可是，过了一会儿，大家又静寂无言了，有的人还屡屡地叹气。最沉不住气的

是三连长黎芝堂。没带人，他独自跑到营部去。

“虎子”这个外号的确足以说明他的形象与性格：身量不矮，虎头虎脑，刚二十五岁，什么也不怕，他不但是虎形，而且有一颗虎胆。每次带队出击，他总是说这一句：“不完成任务不回来！”

见到营长，敬完礼就开了腔：“完啦！进坑道得低头，到外面也得低头了！”

“怎么啦？”营长的笑容里带着惊讶。“犯了什么错误？”

“除了爱多说话，没有毛病！营长，人家三营打了漂亮仗！”

营长的脸上只剩下惊讶，没有了笑容：“打胜仗难道不好？”

“胜仗是人家打的，不是咱们！”连长的荣誉心是那么强，以为所有的胜仗都该由他独自包办。

“三营也是志愿军！”营长有点生气了。若是一个战士对他这么讲，他一定不会动气；可是一位连长怎么可以这么随便说话呢？

营长一挂气，连长更着了急，宽鼻头上出了汗。“我看哪，他们刚一上去就打的好，将来进攻‘老秃山’准是他们的事，咱们参观！”

这可打动了营长。虽然他已有了相当的修养，不再像“虎子”连长那么冒失，可是反击的光荣若是教别人得去，他可不好受。他想了一会儿，话来的相当慢：“上级，上级教咱们打，咱们打；教、教咱们守，咱们守；教咱们参观，咱们参观！”说完这几句不易出口，而确是得体的话，他的嘴顺利了，“连长同志，不肯分析别人的胜利，吸收经验，就是自傲自满。自

傲自满必会教自己狭隘，嫉妒！打仗不是为自己争口气，是为了祖国的光荣！”

“报告！”洞口有人喊。二连的上士唐万善紧跟着欢欢喜喜地进来，向营长、连长毕恭毕敬地敬了礼。

“什么事，上士？”营长笑着问。

“报告营长，明天星期六，七点钟炊事班开个音乐晚会，想借用大礼堂，”所谓大礼堂就是营部开会用的，可以容四五十人的洞子。“还请营长去参加、指导。”

“什么节目？”

上士笑得脸上开了花。“有我给他们组织的伙房大乐队。蛋粉筒当鼓，两个水瓢当钹，啤酒瓶当磬，菜锅当大锣，菜勺当小锣，可好听咧！营长去吧！”

没等营长开口，连长给上士浇了一盆凉水：“乱敲打什么，软化了大家伙儿！”

上士没来得及解释，文化娱乐是多么重要，“门”外又是一声：“报告！”

进来的是沈凯，三连的文化教员。他从头到脚都像个战士，连细小的动作都摹仿着战士。他的愿望是跟着突击部队去冲一次锋——“参加了会子，没打过仗，算怎么回事呢？”他常常这么叨唠。他的思想、感情也跟战士们的差不多一致。

不但在全营，就是在全师里，三连也是有名的。贺营长以前就是这一连的连长。从他带着这一连的时候起，“尖刀第三连”就已“威名远震”。现在，三连的战士们仍然保持着过去的荣誉，永远要求打突击。战士们最怕“落后”这个名词。三连炊事班的馒头都蒸的比其他各连的特别大！

“报告营长！”沈凯翁声翁气地说，“明天星期六，晚六点

我们开个文娱晚会……”

没等教员说完，营长就拦住他：“大礼堂已借给二连了！”

在心里，他极重视三连。这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而已有光荣传统的一个连。但这绝不是偏爱。他有责任爱护这个连，继续成为各连的榜样。

他猜到，沈凯教员必定知道了二连要开会，所以要抢先开自己的会，以免“落后”。他猜对了。

“顺着连的次序，二连明天开，三连后天开，我都来参加。没别的事？去吧！”

敬完礼，上士与教员先后走出去。教员满脸通红。

“连长同志，”营长相当严厉地说，“看见没有？我和团、师首长都重视三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教这样一个连退步了。你是很好的连长，可是你狭隘、自傲。看，你们连开个小会都要抢在别人的前面。这不是怕落后，是处处拔尖子，看不起别人！这样发展下去，你们将要不再是典型连，而是孤立连，损害了全营的团结！”

黎连长头上出了汗，直挺着腰板听着。

营长伸出手去，亲热地握了握那一手心冷汗的手。“咱们的部队可以说是最有纪律的部队。你看，朝鲜人民是怎么喜爱我们，尊敬我们，支持我们，朝中真成了一家人。可就是不能骄傲自满，那会，一定会，越来越松懈，把纪律完全搞光……好好地去准备，提高每个人的文化和技术；多喒打大仗，多喒咱们有准备，必能打好！”

“是！营长！”连长的虎目瞪得极大，敬了礼。

“我们应当给三营写封信，祝贺胜利！”

“对！营长！”

四

上士唐万善的乐队很成功。这并非说是大家听到了音乐，(上士的目的本不在此；要不然，找几位弹弹唱唱的好手还不算难事！）而是说连不大爱笑的人都笑出了眼泪——特别招笑的是那一对大水瓢。

三连的晚会不开了：沈凯闹情绪，节目没能赶排好。

黎连长从营长那里回来就连连地吸烟，一根接着一根，弄得洞子里满是烟雾，小菜油灯的灯光越来越弱。

对营长给他的批评，他丝毫没有反感。他是党员，懂得怎么接受批评。他正在苦苦思索的是该怎么办，怎么实现营长的指示，和从哪里开始。一时他想不出头绪。他的脑子受了伤，一个多月前他还在病院里。思索过久了，他就害头疼。

政治指导员姚汝良回来了。副连长廖朝闻已到友军去作报告，连长又是半个病人，所以这几天指导员特别的忙。

“喝！这里成了炭窑喽！”他弯着腰这么喊。

连长在炕上窝着，没出声。

指导员拨了拨灯，才看明白了：“你在家哪?”

连长还是没出声。

姚汝良是大个子，在坑道里随时留着神还难免碰肿了头。长脸，有几颗不大的麻子；眼睛非常有神。身量高，可是细条，所以动作很快——这就在坑道里更容易碰了头。这是个胆大心细的人，永远虚心、用心。他坚强，也希望别人坚强，但绝不强迫别人。他慢慢地给别人输入令人坚强起来的思想，像给一棵花木施用适当的化学肥料似的，又干净又有力量，最后能开花结果。

脱下大衣，他灵巧地用它赶走了烟雾，而后躺在炕上歇息。他看出来，连长是有心事。但是连长既不出声，他顶好也暂时不出声；沉默有时候比催促更有刺激性。

这一招果然灵验，过了一会儿，连长出了声："老姚！老姚！"

"嗯？"老姚假装不大起劲说话似的。

连长心直口快，不会绕弯子。"老姚！营长把我好批评了一顿！他一点不留情！平常，他不是老怪和气的吗？"

"你调到这儿来才三个多月，我调过来还不到两个月，咱们还不能完全认识营长。不过，不管咱们是由哪里调来和调来多久，反正人人受党的领导。咱们认党不认人！"

"这话对！我必得告诉你，营长可没耍态度，乱叱呼人。他批评得对！"连长又找火柴。

"别抽了吧？快进不来人啦！"

"看着，过两天就断了烟！那天不是把棉裤烧了个大窟窿！说断就断！"把手中的烟扔了出去。

"营长说什么来着？"指导员知道连长受了伤的脑子不好使唤，说着说着就说到岔道儿上去，所以这么提醒一声。

连长把在营部的那一场学说了一遍，说的不很贯串，可是

很详细、正确。他既不肯说谎，也不会添枝添叶。

听罢，指导员思索了半天才说：“营长说对了！连我也有点自傲！你看，当我接到了命令，调到三连来，我从心眼里觉得满意！这是有名的连，我能来作政治工作，没法儿不高兴。到这里一个多月，我仔细看过了，每一个新战士来到，刚放下背包，就会得意地说：‘我是三连的！’这很好，有荣誉感是好的。可是，还没学会任何本领就先看不起别人，就不对了！我们的战士的确多少有这个毛病，必须矫正！必须你我以身作则地去矫正！”

“怎么办呢？打哪儿下手呢？我想了半天，想不出……”

指导员坐起来，想了会儿。“这么办，星期天的晚会不是不开了吗？咱们还借用那个地方，开个党支部扩大会议，连功臣也约来。你传达营长对你的批评，而后检讨自己。我也讲话，大意是讲：要打好仗，得靠人人平日有准备，人人有真本事，不能专靠承继下来的好名誉。烈士们功臣们用血汗和本领给我们创出荣誉，我们还得用血汗和本领继续创造荣誉。专凭荣誉心而没有真本事真劲头，一遇到困难就会垮下来的！……大意是这样吧。我们要鼓动起大家的学习热情来，教大家知道不是因为在三连里就光荣，而是真下决心苦干，人人有份儿地把三连搞得更硬，更好，而且更谦逊可爱才光荣。你看怎样？”

“就这么办！你去布置，我好好想想我说什么，怎么说。”

“事先要预备一下，到开会的时候大家好热烈发言，发言的越多越好！”

连长过了半天才说：“平日，我对大家是那么严格……老姚！”

指导员又猜着了连长的心意。“咱们是有党领导着的部队。

你严厉的对，大家一定服从。严厉的不对，大家会提意见。你当众检讨自己，是表明你对自己也严厉，不但不损失威信，反倒增高威信。党是讲民主的，它检查所有的党员的行动，不论地位！你是勇敢的人，就拿出勇气来吧！”

“好！我先睡一会儿。”不大的工夫，他已呼呼地睡着。

外边虽然没有完全化冻，可是洞里已偷偷地往下滴水。一滴水掉在连长平伸着的手上。他动了动。指导员过去给正了正上面承水的雨布。

*　　　　*　　　　*

吃过晚饭，大家三五成群去开会。因为不是成排成班的开会，所以没有排队。每个人可都带着武器和手电筒。大家都脱了踢死牛的又结实又保暖的大头鞋，换上胶底鞋，为是走路轻便，虽然由连里到“大礼堂”并不很远。

副班长，有名的爆破手，因捉到俘虏而立过功的邓名戈在前，老战士章福襄在中，年轻的新战士武三弟在后，三个人在壕沟里走。

敌人又发了炮。有的在驿谷川那溜儿爆炸，有的从他们的头上飞过，落在远处。三人安然走着。

“妈的，山上的树跟美国鬼子有什么仇！”章福襄最容易动感情。每逢动感情，他的小而圆的脸就红起来，总是先由两个鼓眼泡儿上红起。

他的个子不大，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力气。可是他已跟敌人拼过几次刺刀。有人问他由哪儿来的劲儿，他就答以“党给我的”，然后真诚地一笑。

他痛恨敌人，也极看不起敌人——“妈的，一拼刺刀就跪下，孬种！”在家里的时候，他吃过两年的野草和树皮。现在，家里分了地，有吃有喝；去年他汇回四十万块钱去，老父亲来信说，已添置了新被子。他不允许美国鬼子侵略了朝鲜，再进攻中国；他知道野草是什么味道。

新发下来的衣服鞋袜，他都不肯穿，非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才换上。有人说他太吝啬，他就红了眼皮、发怒：“这是祖国来的，我舍不得穿！”可是，赶到有人向他要一双袜子什么的，他会很慷慨：“拿去吧！咱们吃着祖国，穿着祖国，咱们浑身上下都是祖国给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吧？”他极爱惜祖国来的东西，可是不想独占着它们。部队的集体生活已经使他忘了某些农民常有的贪得与自私。

炮打得更凶了。章福襄问武三弟：“不怕吗？”

“不怕！听惯了！”青年战士严肃地回答。他十九岁，才参军半年；参军的时候，他已经是团员。他长得很体面：方方的脸，大眼睛，一条高而端正的鼻梁。他的嘴唇很薄，并上就成一道线，张开就露出一口洁白好看的牙来。每逢听别人说话，他的大眼睛就睁得特别大，好像惟恐人家说他不注意听似的；听完，他天真地笑笑，露出好看的牙来，好像是说：我听明白了，我是用心听的！

三个月前，武三弟跟着班长柳铁汉去查哨。远处有机关枪声。柳班长回头，不见了武三弟。班长往回走，看见武三弟匍匐在壕沟里，手里拿着个手榴弹。“起来！你干啥呢？”班长问。

“枪响了，我准备打仗！”武三弟还舍不得立起来。

“起来！打枪的地方还离这儿八里地呢！”

这个小故事不久就传遍了全连，大家很快地都认识了武三

弟，而且都喜爱他。

邓名戈心里有劲，而不大爱说话。他是团员，又是功臣，而且老那么少说少道地真干事儿，所以威信很高。虽然因不爱说话而得了“老蔫儿”的绰号，他可是个大高个子，浑身是胆。现在，听到武三弟说“不怕了”，他想起武三弟准备打仗的那个小故事，他笑了笑。“武三弟，你长了胆量!”

章福襄也想鼓励武三弟几句，可是机枪手靳彪从后面赶来，把话岔过去了。

*　　　　*　　　　*

离头一批人不远，后面来了郜家宝和王均化，一个十八，一个十九，两个团员。他们俩常在一处。虽然小一岁，郜家宝却比王均化高了一寸。看样子，王均化不易再长身量，他长得横宽。郜家宝长得细条，眉眼也清秀，说话举止还有些像小孩。虽然样子像小孩，可是胸怀大志，老想立下奇功，成个英雄。因此，喜爱沉稳严肃的王均化肯和未脱尽儿气的小司号员交朋友。自从一入部队，每逢听见枪炮响，小郜总是眉飞色舞地说：“过年了，又过年了!”据王均化看，这未免欠严肃。可是，再一想，把打炮比作过年放爆竹，到底是沉得住气，有点胆量啊!

小王的眉眼也很清秀，可是脸方脖子粗。再加上横宽有力的身子，他就很像个壮美的小狮子。他也并非天生的不淘气；小时候他若是不登梯爬高地乱淘气，他还长不了这么壮实呢。可是，自从参加过一次战斗，他一下子变成熟了。平常，大家叫他小王，及至在战场上，他给伤员们包扎的时候，伤员们都

叫他同志。这样得来的“同志”怎能不教他坚强起来呢？当伤员咬着牙，一声不响地教他给包扎的时候，他很想坐下大哭一场。可是，他忍住了泪；孬种才落泪呢！有的伤员拒绝包扎，还往前冲。有的伤员负伤很重，拉住他的手说：“同志，不用管我，给我报仇吧！”有的重伤员只反复地喊：“同志，我对不起祖国，没能完成任务！”这些都教他明白了什么叫作战斗意志，他不能再要孩子脾气了。他看清楚：在战场上人与人的关系才是同志与同志的关系，大家只有一条心，一个意志，汗流在一处，血流在一处。

所以他也拿起手榴弹，冲上前去。他既是战士们的同志，就必须和同志们一同去消灭敌人。他忘了一切个人心中的那些小小顾虑与欲望，只记得抢救自己的伤员与消灭敌人。对自己的人，血肉相关；对敌人，血肉相拼；战场上就是这么赤裸裸的敌我分明。他沉稳了，严肃了，也坚强了。他经过血的洗礼。

“小郜，你今天发言吗？”王均化回过头来问。他走在前面，像哥哥领着小弟。遇到危险，他好挡头阵；其实，这里是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

“我不准备发言，听听别人说什么吧。你呢？”

“我要发言！争取发言！”

郜家宝扭头看了看，后面来了一大群人。“咱们快点走吧！”

后面来的是柳铁汉班长，金肃遇、仇中庸和乜金麟三位排长，还有不少战士，包括着功臣巫大海、宋怀德、姜博安。连长和指导员也在其中。

*　　　　*　　　　*

敌人的炮还响着，我们开了会。

会场布置得简单严肃：有毛主席像，金日成元帅像，和几条标语。地上垫着木板，大家坐在上面；这样可以多坐人，也省得来往搬凳子。只有一张矮桌，是战士们利用装运物资的箱子的薄木板作成的。桌上放着两枝蜡烛和一瓶子花，瓶子是炮弹壳，花是彩纸作的。

指导员主持会议，先请连长发言。

一开始，连长的话就使大家惊异；谁都知道“虎子”连长平日多么暴躁严厉，没想到今天他会这么诚恳坦白。然后，大家受了感动：连长是替大家受了营长的批评啊；骄傲自满的，不重视学习的，不止是连长一个人啊！最后，大家激动起来，马上立决心给三连增加荣誉，不许安然地享受过去的光荣！

指导员的发言使大家更加激动，随时地喊起口号来。指导员更进一步地指出具体事实：“挖坑道的同志们都很辛苦，不错；可是，他们创造了新的方法，挖的更好更快没有？在战斗中立过功的炊事班，现在用了脑子，改善了饭食没有？文化成绩好的帮助了落后的没有？老战士们自动地把本事教给新战士没有？……是的，我们稍微一自满自足就会麻痹松懈！我们一不肯用脑子就耽误了创造！不错，打好了仗，一切都能顺利；可是，没有充足的学习和准备，我们就不会打好了仗！咱们的英雄营长向来是每战必胜，但是没有一次胜利是出于偶然的，没有！”

这一番既具体又生动的话刚一结束，大家的手都伸起来，

像一片小树林，争取发言。

指导员指定柳铁汉班长先发言。

大眼睛，尖下颏，相貌很清秀的柳班长向来能说会道。今天他要说的话特别多。可是，他是那么激动，嘴唇直颤，打好了的腹稿已忘了一大半。他只说出：

“同志们，当初，我当了兵，因为日本兵用刺刀戳死我们村里的六十多个人！我当了兵，为报仇！在朝鲜龙岗里，我看见，一条壕沟里有三千多口死尸，多半是妇女小孩！妇女小孩招惹过谁？也都教美国鬼子给杀了！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女孩，身上挨了三刺刀！我看见了，可没法告诉人；一说，我就得哭！看过以后，我五六夜睡不着觉！同志们，我是志愿军，我要为这些妇女小孩报仇！”他的泪流下来，用手背擦了擦。“同志们，越有准备，越能消灭敌人，越能多报仇！我保证我们这一班下苦工夫学习文化、练兵！我，我说不下去了！”

这突然的结束，使大家一愣，非常肃静。

章福襄，眼泡儿红得发亮，开了口：“同志们！同志们！”他的个子不大，声音可十分足壮。“同志们！我身上的一丝一线都是祖国人民给的。祖国给的衣服紧挨着我们的肉皮！能为保卫祖国粉身碎骨是我的最大幸福！完了！”话虽短，可是很具体。他说完，马上有几位青年去摸自己的厚厚的棉衣，好像摸到衣服，就也摸到了祖国。

王均化发言。虽然年轻，他却不像前边两位发言人那么激动。他慢慢地讲，每个字都说清楚：“同志们！我们的连很有名，我爱我们的连！可是该提醒一下，我们可有像二连六班，有名的‘四好班’那样的一个班？我们可有像栗河清那样的一个火箭炮射手？他在全军里考第一！”

这几句不激昂而极切实的话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大家马上喊起："向二连六班学习！向栗河清学习！"

沈凯检讨了自己："我错了！连咱们开个晚会都要抢在二连的前面，心眼多么小！我要向唐万善上士道歉！我保证，用一个青年团员的资格保证，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随后，又有几位发言，挖坑道的决定去找窍门，提高工作效率，提前完成任务；炊事班班长周达顺保证把伙食作好，使战士们满意；还有……

听了这些结结实实的发言，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了充实，都觉得把三连搞得更坚强更光荣是自己的责任。有的人恨不得马上就去行动起来，不要等到明天。

已经九点半了，指导员简单扼要地作了总结，勉励大家按照会议的精神，去鼓动连里的每一个人，教三连人人进步，天天进步！"志愿军自从一到朝鲜，就作到了今天比昨天进步，明天又比今天进步。胜利没教我们保守不前，反之，胜利坚定了我们进取的信心。我们三连必须进步，成为天天进步的部队的先锋！人家管我们叫'尖刀第三连'，尖刀必须天天打磨，不能生了锈！三连的党团员、功臣就是钢刀上的钢刃，永远在最前面发着光！"

大家决议用三连党、团支部的名义向三营祝贺旗开得胜的胜利。

五

贺营长来到团部，团长约他来的。

论身量，乔秀峰团长还没有庞政委（政治委员）那么高呢。可是，人们都觉得乔团长又高又大。

论胆量，团长固然全身是胆，从幼就不晓得怕过谁，可是政委也不弱呀。那年，还正在打游击战的时候，庞政委不是独自摸进敌人的碉堡，独自在那里看到了一切吗！可是，乔团长显得特别威武，令人生畏。

论服装，除了一双高筒皮靴，乔团长身上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和标志。他既无肩章，也没有帽花。他的那一身棉制服既不特别干净，式样也和战士们的差不多。可是，谁都看他像位团长。

也许是因为他作战永远决策快，打的狠，而且慢慢的他的眼神与动作也都那么配合上内心的果断与顽强，所以他才显着特别高大和威武吧。

他的头很大，脸很长，恰足以镇得住他的大身体。两只眼不但有神，而且有威。他不常高声说话，而时时微笑，可是这并不能使他显得温和。他的眼很厉害。看一下，他很快地把上

眼皮扣下来。这一下就够了，他看得快，准，狠！

他和贺营长是老战友：营长当连长的时节，他当营长；后来，连长升到营长，营长也升到团长，同在一个团里。

二人遇到一处，贺重耘爱说："你计划，我打！"这并非说贺重耘打仗没有计划，只凭一冲一撞；而是他觉得有这么一位坚决果断的、一座小山似的上级在后边支持他，他必定能够打得漂亮。

在乔秀峰这方面呢，他非常器重英雄营长。就是二人说闲话的时候，他也不忘了启发与帮助，希望营长成为个杰出的指挥人才。他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思想水平都比贺重耘的高。他是工人出身，而且读过几年书。

贺营长进来，庞政委和程有才参谋长正跟团长商议着什么事情。

庞政委身量虽然高大，脸上可是非常的温秀，说话也很安详。他的胆量极大，而一点不外露，说话行事老那么像一位诚诚恳恳的中学校长似的，和悦可亲。

程参谋长夹在两位大个子中间，显着很矮，其实他是个中等身材。比起团长，他像文人；比起政委，他像军人。他文武双全，能打能写。双手交插在袖口里，不言不语的时候，他好像什么也不知道；及至一挺腰板，长篇大套地谈起来，他又才华横溢。不太圆也不太长的脸上没有什么特点，可是一说起话来或干起活来，就满脸露出才气。

贺营长很规矩地向三位首长敬礼，他们都笑脸相迎地接待他。团长见到老战友，特别高兴，脸上的笑意冲淡了眼神的厉害。

"你们谈，我干我的活儿去。"参谋长笑着走出去。

政委顶喜爱英雄人物，很想说些什么，可是没有想起来，于是把双手搂在膝盖上边，亲热地看着贺重耘。

团长刚要递烟，就想起来："你不吸烟。"把烟卷顺手放在自己嘴里。团长吸烟很多，军服上已烧了不少小窟窿。程参谋长常俏皮地说："团长，看你这受过空炸的军服！留点神吧！"

"贺营长，昨天我到前边，看了看地形。"团长好像无话找话地说。

团长有意地这么说，为是不教营长兴奋。可是，营长的脸还是立刻红起来。

"怎么，要进攻'老秃山'？"

政委答了话："什么也还没有决定。你知道就行了！"

"对了，我们只交换点意见。"团长笑着说。他十分明白贺营长的心情。假若他自己现在还是连长或营长，他也不会错过打大仗的机会，一定要亲身到前边去。"你看，我们有把握把它拿下来吗？"

营长冲口而出地说："有……"很快地看了团长与政委一眼，改了口："可以打！我要求过几次……"

"我们，连师里，都信任你！"政委安详而恳切地说。打这么大的大仗，他有责任为党为国培养人才，鼓励干部。"可是，你要求任务的时候，还没到进攻的时机。军事斗争必须跟政治斗争配合起来。"看贺营长稍微一皱眉，他继续说下去："板门店的谈判，你知道，已停下来好久。"

团长插嘴："战场上打得他疼一些，他就会又想起会议桌来！我们有好几个地方可以进攻，可是只有攻'老秃山'能把他打得最疼。敌人自己吹，'老秃山'是最坚固的阵地！"

"这些日子，"政委把话接回来，"咱们都知道，华盛顿一

劲儿喊，要登陆进攻，抄我们的后路。我们必须先攻他，而且要攻他最不肯丢掉的地方，好扯乱了他的兵力，打乱了他的部署！”

“所以，要打就必定得有打胜的把握！”团长的声音还不大，可是眼神逐渐厉害起来。“‘老秃山’的阵地不大，军事的跟政治的影响可是很大。我们攻而攻不上去，或是攻下来而守不住，华盛顿就会把美国所有的牛都吹死！”

贺营长的头低下去，沉思。对敌人的登陆进攻的叫嚣，他由上级的报告知道一些。可是，他的心思一天到晚萦绕在营里的事情和战士们身上，顾不得细心揣摩更远大一些的问题。他几乎专由军事上兵力上去考虑怎么打“老秃山”，没想到“老秃山”那么个小山包会有什么政治影响。他抬起头来，自己的缺欠须对首长坦白出来，光心中羞愧是没有用的！

“我还是不行啊！听到华盛顿，艾森豪威尔这类的名字，我就恶心！不去想那些大问题！”

团长笑了，“谁不是慢慢进步的！当初，你我还不是一个样，只管哪里危险往哪里冲，不管别的。”

“要是光明白世界大势，而没人向敌人阵地猛攻，也解决不了问题！”政委也笑了。

贺营长心中舒服了些，把话转回到“老秃山”上来：“‘老秃山’确是不好打；不过，要是打呢，我们能够把它打下来！”

“咱们的伤亡能够很小吗？”团长问。

“恐怕不会小！”营长回答。

“咱们需要多少兵力呢？”

“强攻得至少用两个连！敌人居高临下，有五六十挺机枪、有七道到十一道铁丝网、有七八辆坦克、有迫击炮、有火焰喷

射器!”

“两个连!”团长低声地说。他和贺重耘一样，向来惯用以少胜多的战术，以一个组打敌人一个班，以一班打一排……现在，贺重耘一开口就说两个连，他看了政委一眼。

“团长,”政委微笑着说，“你忘了，山上的敌人是一个加强连，可能有四百人左右!”

“对！对!”团长也笑了一下。“你看不能再少?”

“地堡就有二百来个，两个人打一个不是还得用四百人吗?”政委反问团长。

团长用手摸了摸长而大的脸。

“一次攻不上去，第二次就更难攻了，所以一下手得多用几个人!”贺重耘补充上。

“可是别忘了，我们有几个炮群配合步兵作战!”团长提醒政委和营长，他的眼极快地看一下政委，看一下营长。

“我算计到炮火的支援了!”这是使营长最感到满意的一句话。以前，咱们的炮少，一位营长很难想到炮兵。入朝以后，我们越打越强，营长不但知道了用炮，而且知道了炮兵与步兵协同作战的战术。这使贺重耘感到骄傲。

“用两个连，你怎么打呢?”团长问。

“我有个初步的方案!”英雄营长回答。

团长看了政委一眼，政委点了点头。他们尊重这样肯经常用心思的干部。“说说吧!”

贺营长愣了一小会儿，然后说：“我的方案可还不成熟!”他愿先听听首长们的意见，不便说出自己还没有想成熟的计划，耽误首长们的时间。

团长似乎看出营长的心思，笑了一下。“你看，咱们一下

子把力量全拿上去，一下子把敌阵插乱，敌人还手不及，咱们已占领全山，怎样？”

贺营长的眼明亮起来：“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要用两连人！一下子打上去，不容敌人喘气！”

“那么，刚才你为什么不敢说呢？有困难？”团长问。

“有困难！这是个新打法！”

“困难在哪儿？”

“战士们好办，战前有充分的学习，到时候怎么指挥就怎么打。”

“困难是在干部！”政委抢着说。

“对！”贺营长笑了，“干部们有些作战经验，总以为老经验最可靠！”

“好！”乔团长闭了一下眼，为是把贺营长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你看，攻下来，咱们守得住吗？”

“守不容易！可是我守敌攻，敌人的伤亡必大。为大量杀伤敌人，非守不可！好在呢，攻的时候，全山都在敌人手里；守的时候，敌人只能从后面反扑，咱们容易布置。”

“别忘了敌人的炮火和飞机！”政委慢而有力地说。

“那的确不好办！”营长点点头。

“咱们的脑子可就是为应付困难用的！”团长笑了笑。“你我的想法一致，你去就你所能想到的把具体的部署写给我。”

团长又问了些营中的情况，特别问到三连，而后看了看腕上的小表。“好吧，你回去吧。”他把大手伸出去。

营长先敬了礼，而后和团长与政委握手。

握完手，营长的眼对准了团长：“团长，我要求把打‘老秃山’的任务交给我！”

“打不打，什么时候打，谁去打，都要由党和上级决定；我不能答应你什么！”团长极诚恳地说。“这是个不小的战斗，只要一开火，就必须打到底！你回去吧，刚才的话都要严守秘密！”

营长又敬了礼，走出来。

“这是个既有胆子，又肯用脑子，求进步的人！”政委低声地夸赞。

六

从营到团，有三四里路。离交通壕一百多米的小山坡下，原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子，一共也不过有七八间矮小的茅舍。山坡下有一片田地，旱地多，水地少。村中的十来口人，就靠耕种这点地亩过日子。在从营到团的半途中，一探头就可以看见这个小村，像“盆景”那么小巧美丽。

这个小村已随着朝鲜的多少城市乡镇被暴敌炸光，连村里的一头黄牛，十几只鸡，一条小花狗，都被炸死，只剩下三个年纪不同的妇女。她们不是一家人，患难迫使她们在一块儿过活。埋了她们的亲人，拾了些没有炸碎的物件，她们几乎是赤手的，在山坡上有一株古松的地方，挖了一个仅足容下三个人的窑洞。洞口上沿安了一两块木板，作为前檐；木板上放些青青的松枝，雨水就顺着松枝流到两旁去。两个旧麻袋结合成一个门帘。

她们不碍我们部队的事。她们的小山上既没有我们的工事，她们的田地也不靠着大路。可是，部队首长除了时时派人给她们送些粮米之外，还屡次劝她们搬到第二线去，因为敌人的“威风”就在于经常乱开炮，乱轰炸，她们的窑洞又是那么

浅小。可是，她们不肯走。她们的田地在这里，亲人埋在这里，她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也愿死在这里。敌人的炮火吓不走她们！

我们也报告给地方政府，政府派来人向她们劝告，仍然无效。“我们没有牛，没有农具，可是我们的地并没有荒了啊！在我们自己的家乡里，不是更快乐些吗？”三位妇女这么答辩。她们没有把敌人的炮火炸弹放在眼里。

我们的战士都认识那棵小窑洞外的古松，一看到古松，他们的心里就更有劲儿，因为古松下有那么三位顽强的妇女。

去年，在这小洞外，敌机又投了弹。于是，三位妇女中就只剩下了年纪最大的老大娘。她还是不肯离开这里。当我们的战士们帮助她掩埋了两个尸体，修理了窑洞之后，老大娘穿了最洁白的衣裙，来向团长致谢。她把仅有的最宝贵的一点东西献给了团长——一个小铜碗，是她的“老”儿子生前用过的；他已在前线光荣地牺牲了。

谁看见过乔团长落泪呢？他落了泪。

这以后，战士们都管她叫作“孤胆大娘”，经常来帮帮她的忙。

洞外的古松被炸去半边，剩下的一半枝叶照旧骄傲地发出轻响，当微风吹来的时候。战士们常在有月色的夜晚，看见白衣的“孤胆大娘”坐在顽强的古松下。他们也看见，老大娘时常用手作指挥的姿势，先往西一指，再用力地往东一指，然后探着身子往东看。一来二去，战士们猜到，大娘也许是想象着指挥我们的炮呢，教我们的炮轰击“老秃山”。

由团部出来，贺营长的心里很不安定，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壕沟里走。小通讯员在前边走得很起劲，常常回头看看营长跟

上来没有，心中纳闷为什么营长今天走得这么慢。

天还很冷，晚风不大，可是有点咬耳朵。

“营长！”小通讯员立住，“把帽子放下来吧！”

营长只“嗯”了一声，没心思去放下帽翅儿来。

“哎呀！”小通讯员别的都好，只是动不动地就喊“哎呀”，抽冷子能教神经衰弱的人吓一大跳。“营长，这么冷的天，‘孤胆大娘’还在松树下边呢！”

营长向那边看了一眼，天已黑了，可是还能看见松树下一个白的人形轮廓。营长心里更不痛快了。

立了一会儿，他真想转回团部去，再向团长要求打“老秃山”的任务。就是专为给老大娘和全村的人报仇，也该去打！

可是，这一仗的打法必须是新的，不能专凭自己的经验与勇敢就能打胜，虽然必须打胜！

从前，没作到营长的时候，他只须要求任务，接受任务，和出色地完成任务，不必多想别的。现在不像先前那么简单了，他的责任不同了！没有详密的计划，绝对不能出击！他愿意打大仗，可是也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痛苦！

这也许应当叫作“生长的痛苦”吧，就像我们一个中学生，在毕业之后走进了社会，因感到学识与思想的不足而苦恼着吧。

是的，全志愿军都在生长，天天生长。没有生长的生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永远到达不了一种最理想的成熟。每作战一次，志愿军的“身量”与心智就长高大了一些。它没有因为胜利而故步自封，所以继续得到更大更多的胜利。正和贺重耘个人似的，因为天天要求进步，志愿军也必感到痛苦。可是，党的领导，首长们的智慧，与战士们的勇敢，使这痛苦没

有变成颓丧与消沉，反倒变成为发展与进步的有力刺激。为了前进而去克服困难，能不咬牙忍痛么?

小通讯员轻声地唱着:“雄赳赳，气昂昂……”

贺重耘的心中忽然一亮。很快地，他想起跨过鸭绿江的情形：那时候，战士们拿着的是步枪，没有多少重炮，没有空军，没有精密的通讯组织，连通话用的步行机都不知道怎么用……遇到的呢，却是美国强盗的王牌军队！我们感到多么痛苦；没有足够用的大炮，没有飞机，也没有可依托的工事！现在呢，我们不但有那么多的冲锋枪，而且有了各种大炮！我们有了空军！进步，多么大的进步！想起来，那些痛苦是多么美丽，令人非求进步不可的痛苦啊！现在，我们的战士不但会用各种新武器，而且会用从敌人缴获来的各种武器！多么大的进步！那么，指挥怎么可以一成不变呢?怎么可以不讲究新的战术呢?装备、战术、技术和文化，应当一齐进步！

他恨不能马上跑回去，找那个“孤胆大娘”，告诉她：我们不但必打“老秃山”，而且必能打下它来！不过，我们必须用一套新的打法，以期必胜！我们不是在这密密层层的群山中开辟了道路，作了工事，挖了坑道么?我们也要创辟新的战术，作出新的战斗方案，挖掘一切心智与力量！我们是受朝鲜人民热烈支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必须有远大的理想，要求日新月异的进步！这么一想，他痛快起来，飞步跑回营部。

他找了一张大纸，和一管红蓝铅笔，用心地画出镰刀形的“老秃山”，而后微笑着计划强攻的具体办法。忘了痛苦，他感到一种新的充实与快乐。

他一直坐到深夜。

与这同时，在那高级指挥部里，有多少干部抱着小小的油

灯，在研讨每一战斗的经过，总结出经验。有多少人正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和苏联的先进军事理论与经验。有多少专家在研究新的武器与新的技术。

我们的战士，即使是在前线，每天也须学习文化。

这样，贺重耘的努力前进不是绝无仅有的，不过突出一些罢了。可是，难道一位英雄营长不该事事带头，走在最前面，而该落在别人的后面么？

* * *

过了四五天，团长召集全团的营以上的干部会议。贺重耘想到，这必与攻打“老秃山”有关系。訇的一下，他的手心出了汗。他已熬了三夜，可是还没有把强攻的方案完全写好！

到了团部，一看，各营的干部都来了，他的红扑扑的脸一下子变白了，煞白煞白的。只有在他打完一仗，已筋疲力尽的时候，他的脸才会这么白得可怕。他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极怕团长把攻取“老秃山”的任务交给别人，而不交给他。

假如说，团长把任务交给了二营，贺重耘必定会带头欢呼：“我们信任二营！”这是一位英雄营长应有的风度。但是，尽管是这样，他心里可不会好受。他怎么回营见他的战士们呢？凭一位英雄，而没能得到最艰苦的任务！他一定不会像黎芝堂连长那样的闹情绪、发脾气，可是他的心里会疼痛！

再说，前几天他严厉地批评了黎连长，并且既是雷厉风行地，可又循循善诱地，教战士们苦学苦练。假若这次得不到强攻的任务，战士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一定会垂头丧气地表示：

苦学苦练干什么？用不上啊！他深知战士们的心理，他们不怕吃苦、不怕流血，而怕坐在一旁看别人打大仗。

洞子不大，很闷气。贺重耘很想出去一会儿，见见凉风。

可是，乔团长、庞政委和程参谋长走了进来。

贺重耘心里说："命令就是命令，没有选择！"

团长的脸上特别严肃，可是眼睛好像很疲倦，所以眼神不那么厉害。

庞政委的样子也像一两夜没有睡好，还是那么安详，可是有些疲倦。

程参谋长还很精神，可是似乎有点勉强，他的白眼珠上有些红道道儿。

贺重耘不错眼珠地看着团长的脸，烛光的跳动使那个长大的脸上一会儿稍明一点，一会儿又稍暗一点。

团长发言。他的声音比平常说话的时候高了一些："同志们，我宣布，上级已经批准，进攻'老秃山'！"说到"老秃山"三个字，他的眼神忽然又厉害起来，像静栖的大鹰，忽然看见一只可以捉俘的小鸟。

洞里所有的人都挺起腰来。好像忽然刮进来一阵凉风，没人再觉得气闷。

团长继续说："这个任务是光荣的，也是艰苦的。干部们战士们屡屡反映意见，我们都考虑过。可是时机未到，又没得到上级的批准。现在，时机到了，就看我们有没有必胜的决心了！"团长在人民的部队多年，知道怎么鼓舞群众。

干部们像战士们似的，不由地高呼出："好呀！"

团长笑了笑，然后按照前几天对贺营长所说的说明了为什么时机已到。然后，他说明：这次进攻只许胜，不许败！一次

攻不上去，就再攻，再攻，再攻！攻下来，要守住！以前，我们的友军攻下过六次，可是都在大量杀伤了敌人以后，就撤下来。那时候的目的就在杀伤敌人。这次可不同了，我们要一鼓作气攻下来，永远守住！

烛光不大亮，可是每个人都设法调动着笔记本，多得点亮光，把团长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下来。只有贺重耘不作笔记。他写得太慢，不如极用心地听明白每句话，死记在心里。同时，他非常难过，还没能把作战方案完全写好。

团长继续讲，这必是个有百分之百的准备的战斗。什么都要准备好，什么都要检查几遍。“我命令你们，一切都须亲自动手！今天散会后，你们的任务不仅是把我的话传达下去，而是你们自己要按照我的话去作！仗打好打坏，责任是在你们干部身上！”团长故意地停顿了一小会儿，他知道某些干部往往只管传达，而不亲身带头去工作。然后，他说下去。他说：关于物资的供应，师和团有充足的准备，必定作到前线要炮有炮，要干粮有干粮，要担架有担架，要药品有药品……“我们不是去偷袭一下，而是大规模的强攻，连开水都要准备好一百几十桶，战前运到前沿去！”

听到这里，有个人不由地说出来：“我们感激上级！”

贺重耘往四下里看了看，想找到刚才说话的是谁。没有找到。他可是看到好几个不到二十五岁的青年，有的还没有刮过一次脸。他心里说：“恐怕你们不晓得打游击战的时候，有多么艰苦。那时候，发一炮都要请示多少次！我们应当感激上级，更应当感激祖国人民捐献了那么多飞机大炮！”这些话只在他的心中一闪，很快地他又聚精会神地听着团长的报告。

团长指示：关于炮兵的使用，明天开步炮协同作战会议，

定出方案。后勤工作是最艰苦重要的工作。前后左右都是山，运输全靠人力。一开火，敌人必用炮火加紧封锁我们的交通线，运输工作人员的损失也许比步兵还大！中间还有那条驿谷川！营和连的战勤组织原样不动，团里再给添上一倍的力量，专管由阵地到山下的运送弹药与抢救伤员的工作。然后，由团与师的战勤组织分段接运，分段包干。

不准丢掉一个伤员，一位烈士，是我们永远不变的原则！

关于“战救”工作，师和团将拿出一切力量，由阵地到医院逐步设站。通讯工作必须组织得空前的严密！弹药、物资，药品，明天就开始往前运送，以便作到战前分散运送，战时集中使用。

每一部门都须作出政治工作方案，和实际工作计划。按照我们现有的条件，我们还不能完全作到全面科学化现代化，可是我们这次要尽可能地打个科学化现代化的好仗。

休息三分钟。大家很快地出了洞口。头一口凉气，使他们快意地颤抖了一下。有的人张开口贪婪地吸入那清凉甜美的空气，浑身感到舒畅。

远近没有一点声音和一个灯亮，只有黑黑的，树木被打光了的群山。寒星在黑的上空轻颤。

贺重耘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他不大愿休息，他急于想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和到底强攻“老秃山”的任务落在谁的手里。

七

“我们采用什么战术，才能一鼓作气攻下‘老秃山’呢?”团长在外边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后，又有了精神；他已三四夜没有正式睡觉。

贺重耘的心跳得快了些。

“参考着以前友军攻打这个山的经验，加上军和师首长的指示，我们决定采取缩短纵深，多路突破的战术。”

贺重耘早已想到了“分路突破”。他现在正起稿的作战方案，就是分五路猛攻。对“缩短纵深”，他可是还没有想到。

“这个战术并不新奇，可是在咱们团里，还是第一次使用。因此，我们首要的是打通战术思想，不要以为老的经验都是好的，一成不变的！那是保守，保守必然落后!”说到这里，团长看了贺重耘一眼。贺重耘想起前几天在团部的会谈。

往详细里说，团长的意思是这样：以前，我们惯用“头尖腰粗尾巴长”的兵力使用方法。这就是说：我们前头的人少，中间人多，后面有充足的准备力量。这也就是说：我们用少数人突破敌阵，打开一个缺口，而后节节推进，随时补充。

这个方法不适于攻打“老秃山”。山小，敌人的炮火强，

我们若是只在一两处突破，就很容易被敌人的集中火力给阻截住。我们必须多路突破，使敌人的火力不易集中。万一有一路受到阻截，还有其他各路分头进攻。突破了，我们就迅速铺开，四面八方同时攻击，插乱敌人的防御体系。

为了突破后可以一齐迅速投入战斗，全面铺开，我们要剪掉“尾巴”，说上就一齐上去。要不然，敌人会用炮火切断我们的“尾巴”。这就叫“缩短纵深”。

这就是新战术与我们以前惯用的战术的区别。所以，团长指出，要打通战术思想。

“我们进攻，只打算用两个连的兵力。”团长又看了贺重耘一眼，并且笑了笑，好像是说，经过反复考虑，使用两个连并不算多。“人既不多，上去以后就得各奔目标，全面铺开；不等敌人还手，就把他们全都压倒！”团长吸了一口气。

贺重耘的脸红起来，眼发了光。他正在草拟的方案和团长的指示结合起来，就成了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他高兴，新打法找到了！他愿意去试用这个新打法，几分钟冲上主峰，几分钟全面铺开，哪里都在进攻，遍山都在战斗；半点钟，至多是一个钟头吧，结束战斗，全歼敌军！那该是多么勇敢，多么新颖，多么漂亮，多么科学的一场恶战啊！他愿意去打这样的仗！打完，他将有新的经验，报告给全师全军，乃至于全志愿军：那该是多么光荣，多么有意义啊！

“注意！”团长提高了声音，“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首先我们必须深入宣传这个战术思想，思想没打通而去冒险试验，必定失败。我们不是去试一试，而是满怀信心地去用这个方法一下子解决了敌人！我们的宣传工作必须和战术思想密切结合，使每个参加战斗的都明白、确信，而且的确会用这个战

术。所以，下一步就是学习，每个人在战前都要学习好他所需要的技术。这是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要作到事事明确，人人摸底！等一会儿，庞政委还会有指示。我们的方案是可以修改的，精神可是不变的——不准备十足，不打！现在我宣布……”

贺重耘咬住自己的上嘴唇。

乔团长宣布了炮兵指挥，团的战勤委员会等等的名单。然后，他宣布：本团一营担任强攻，攻下来，由二营担任坚守。三营守备原防。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英雄营长的身上，都相信他必能胜任。他真诚地和善地向大家笑了笑，表示感激。他伸过胳臂，拉住二营营长李赋纯，用力握了握手。

乔团长宣布：马上调回一切出去作报告的，和出差的人，迅速归队。

团长坐下，贺营长要求发言。得到允许，他极诚恳地对团长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持荣誉，坚决攻上‘老秃山’！”

二营营长是个细高个子，不大爱说话。他也立起来：“首长，一营攻下来，我们二营一定和阵地共存亡！”

庞政委作了政治工作报告。

*　　*　　*

散了会，已是深夜。贺重耘独自向团长要求，亲自带领突击队，攻取主峰。

“那不该是你的事！”团长因疲倦而有些发急。“你应该在

指挥所里指挥！打地堡，突破铁丝网都无须你自己动手。”

“我不是要跟战士们争功，是为了保证打好仗！”营长的脸红起来。

“这次作战，各级都推进一级：师长到团指挥所来，团参谋长到营指挥所去，正副连长和指导员去指挥各排，你还不放心？”

“我的地形熟，经验多，战士们信任我。这是个新打法，我去有好处！”

“以后再说。你先去拟定强攻的计划吧！我刚才说的是原则和决心，你须作好具体的作战方案！”

“已经差不多了！”

团长点了点头：“贺营长，把它赶快写出来，交给我，越快越好！”

“团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他说得那么诚恳，团长几乎要点头。可是，团长马上矫正了自己的冒失。

“这个事，我得请示上级！明天——啊，今天晚上见！”是的，时间早已过了半夜。

贺重耘飞跑着回了营。这时候，他再也不受什么身份地位的拘束，他要飞跑。满腔热血催着他跑。没有任何东西阻碍得住他。他要冲破一切困难危险，去打下“老秃山”！

娄教导员散了会就回来了，所以先到了营部。他可是还没睡，眉上皱纹很深，带出疲乏不堪的样子。

贺营长一进来就先抓住娄教导员的手，用力地握了几握，没有说出什么话来，因为还呼呼地喘气。

娄玉林笑着点点头，领会到营长内心的欢悦。

喘过气来，贺营长恳求：“教导员，给我画一张‘老秃山’

的平面草图，我的手笨！画完，你就睡觉！”

“你也该睡了！”

“不打下‘老秃山’来，不睡！打下来，连睡三天三夜！这是我的规律！”他笑了，笑得那么天真，连娄玉林也不得不强打精神陪着他笑了一阵。

乘教导员画地形之际，贺营长去叫电话。

“干什么？老贺！”教导员问。

“把喜信告诉……”但是，他马上矫正了自己，放下了电话耳机。他不应这样随便地传达上级的决定。不过，他还没法完全控制住心中的喜悦，自言自语地说：“一辈子，能赶上几回这路事呢！硬要在六七十挺机枪的缝子里攻上去，是要点真本领啊！”

娄教导员把地图画好。

“你睡吧，我不会吵你！”

娄教导员一歪身就睡着了。

营长坐下，眼看着地图，心中可还想着刚才要给各连各排打电话的事。

他首先想到：黎芝堂若是听到这个好消息应当如何欢喜。他也想象到：黎连长必定会要求攻打主峰的任务。他仿佛看见黎连长已立在他的面前，虎眼圆睁，诚恳急切地要求：“营长！在作战方案上写上我攻主峰，写得大大的！”营长不由地笑了笑。他的想象中的回答是：

“你不行！我知道你不会打这一次的仗！”他喜爱，也不放心黎连长。

“怎么？营长不信任我了吗？”营长想黎芝堂必会这样问。

“我信任你的勇敢、坚决、忠诚！可是，你必须学习！”营

长又笑了笑。“学习，学习，黎芝堂得学习，大家都得学习！”

* * *

晚间，举行了党、团委扩大会议。

乔团长和庞政委又作了报告，说明攻打“老秃山”在军事上与政治上的意义：粉碎敌人的冒险登陆进攻；大量杀伤敌人，消灭敌人对我的威胁；证明我越战越强，要攻就攻，攻下能守；创造战斗的经验……庞政委强调地指出：这次战役，和过去的一样，要以党、团员和功臣为骨干，去打个硬仗。

新的战术思想，新的光荣，新的责任，使到会的人都感到一种对新的伟大时代的兴奋。他们不止于去英勇地打一个仗，而是还要以身作则地带动别人，用党的光荣与光明照耀着全排全连全营全团全师，都肯去用血汗与生命争取作英雄！

大家热烈地发言，表示态度：

把无名高地打成个有名高地！

要攻得下，守得住，争取作能攻能守的英雄部队！

打好一个知己知彼，有足够准备的与十分把握的漂亮仗！

只许当英雄，不许当孬种；攻击要当英雄，守备要当英雄！

学习战术技术，艺高胆大，打一个有足够准备的，有十分把握的歼灭战！

在战斗中有勇无谋不算英雄；讲战术，讲办法，才能在“老秃山”上打个出色的漂亮仗！

不中断指挥，一边打一边调整组织。

战场鼓动，人人开口，个个鼓动，不打哑巴仗！

指挥要和鼓动结合！

严格执行战场纪律，人人维护，个个遵守！

担任后勤工作的提出保证：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伤员，一切为了胜利！

阵地运输与担架工作者保证：

上运弹药，下运伤员！

不丢掉一个烈士一个伤员！

担任医疗的要：

医疗适当及时，减少残废率、死亡率！

…………

有一项决议，就增加一分对任务的明确，与争取胜利的决心。要使事事明确，人人摸底，就是大家在会后的责任——普遍地、及时地、深入地、不间断地、随时随地随人进行鼓动宣传。

八

白天，山中仍不见一个人影。在山沟里穿来穿去的是寂寞无聊的冷暖不定的小风。上面，从海洋飘来的黑云，一会儿压在高峰上，一会儿又随风散开，露出清新的蓝天。有时候，来一小阵斜风细雨，可也有时候飘下几片雪花。

外边虽然那么静寂，冷热阴晴不定，在坑道里却是另外一番情况。干部们战士们都在极度兴奋紧张中讨论上级的指示。山洞里的热情像多少股红热的钢汁，一旦流出去就可以冲倒“老秃山”。

军事的民主把我们的战斗意志凝炼在一起，成为钢铁。有些有顾虑的坦白了顾虑，从而消灭了顾虑。有些思想不正确的受到批评与鼓励，端正了思想。有些有计策的献出计策，有些有经验的拿出经验，有些有意见的提供意见。这样，在执行命令之前，就有了充分的准备，丰富了完成任务的知识，加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常若桂班长连“够呛”都顾不得说了。现在无须发泄感情，他要把所有的兴奋欢快都积存在心里，等打下了“老秃山”，在主峰上边去欢呼几声！

白天，他参加各种会议；夜晚，他已开始往河东运送弹药与物资。在开会的时候，他不多说话，只把疙疙瘩瘩的大手放在膝上，眼珠在长而大的眼眶里移动着。移动一会儿，他盯住一个同志，好像是说："小家伙，该你表示态度了，作个英雄，还是当孬种！说吧！"

但是，只要一开口，他就说对了地方。他有经验，有热情，而且肯用心思。"我说，搞运输不怕忙，就怕乱！一时一刻不能没有指挥，没有组织！有了伤亡，赶紧重新组织起来，不怕组织小，就怕乱七八糟！"还有，"过封锁线的时候，该快就快，该慢就慢，可千万别犹疑不定，拿不准主意！炮弹专打拿不定主意的家伙！"

他的话永远是这么简单而有力量，深深地打入大家的心里去。

刚一听到传达报告，他就去见连长，要求任务：战前，他往前线运送东西；一开火，他到阵地去。"我保证上运弹药，下运伤员！跑不动，我走；走不动，我爬；有口气，我就不离开'老秃山'！"

连长答应了他的要求。团的运输连本来是要配给营里一部分力量的。

得到这个任务，不论是走路还是躺着休息，他总想着问题。按照党的号召，有勇无谋不算英雄啊！他得有多少汗流多少汗，有多少心血就费多少心血。光流汗而不动心思，至多只能算半个英雄！

他的头一炮就露了脸。把弹药送到前线仓库，他提供了意见："把弹药分分类，按类安放，别乱堆一家伙！这样，一开火，前线要什么，咱们伸手就拿什么，省时间！这不叫科学方

法吗?”

管理仓库的采用了他的意见。

另一个问题，还没能解决。他想：从战场上往下运伤员，怎么能又快又稳，不教伤员痛苦呢?一个担架要三个人抬，不经济。山陡，担架不灵便，伤员也不舒服。一个人背一个呢，既省人力，又快当。可是，光溜溜地背不行啊，背的费力，伤员也不好受。怎么办呢?

运送东西的第三天夜里，在谭明超的小洞外边，他遇见了唐万善上士。天很黑，二人打了个对面，一齐问出来：“谁?”上士先听出口音来，又靠近了定睛一看：“你呀?班长!”

“你干什么去?”班长问。

“事儿可多啦!”上士得意地说，好像他是打“老秃山”的总指挥似的。把嘴放在班长的耳边，他得意而机密地说：“去看地形！看地形!”口中的热气吹得班长的耳朵怪痒痒的。

“你看哪一门子地形?”

上士笑着说：“你看！你看！我怎么不该去呢?战前，我得监督着炊事班蒸好五百斤面的馒头，烧三十大桶开水！光这两项事，就能把你吓昏了！锅是那么小，又没有合规格的笼屉！非发明创造不可啊……”

“说你干吗去看地形!”班长不耐烦了。

“是呀！一开火，我带领炊事班、理发员、文书，全上阵地！上运弹药，下运伤员！我怎可以不先熟悉了地形呢?当初，马谡失守街亭，还不是……”

“你的话怎这么多呢！问你，你怎么往下背伤员?说!”

“有了新的创造哟！你不常到伙房去，见闻不广！我问你，装炭、装米，都用什么哟?”

班长恍然大悟："你配作个志愿军！我原谅了你爱多说话！麻袋四角安上带子，像背小孩似的兜住伤员，既牢稳，又舒服！我采用你这个法子！去吧，看地形去吧！到铁丝网跟前，可别出声！"

"我还不至于那么爱说话！"

二人分道而去，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班长恨不能一步走到家，搜集麻袋。

常若桂下了交通壕，没走出多远，迎面来了个人影。影子先出了声："口令！"

班长听出语声来："去你的吧！小家伙！"班长刚得了那个利用麻袋的窍门，心中十分高兴。

"走了几趟啦？老头儿！"谭明超跑过来。

"再叫我老头儿，我像扔手榴弹似的把你扔出去！小鬼！"

"别生气，班长！你来看看我的发明！"谭明超的灵巧的手拉住班长的大粗手，往壕沟墙上摸。摸到靠墙的许多条电线，又摸到些布条子挽成的疙疸，班长问："这算什么发明？"

谭明超淘气而得意地笑了。"你不知道，这几天我们添了多少条电线！一个新的电话网：一个指挥所通到一串指挥所，一个观测所又通到一串指挥所……多啦！多啦！线是这么多，要是有一根断了，怎能快快地查出来呢？"

"嗯！是个问题！"

"所以呀，我把它们分成组，每一组都用布条扎起来，有红的，有白的，有黑的……不就容易检查了吗？你摸着的这个是红的，是观测所组的。"

"你能一摸，就能摸出颜色来？"班长惊异地问。

"很简单！"谭明超极快地用舌尖左右开弓舔了舔嘴角。他

的嘴角前几天已经好起来，这两天一忙，又破了，而且不止一边。“白天看颜色，黑里摸疙瘩，疙瘩的数目不同啊！”

“小伙子，你行！你肯用脑子！”班长不轻易夸奖人，可是现在觉得他有责任鼓励这么好的一个青年。

“有脑子不用，长着它干什么呢？”小谭骄傲地向上斜了斜眼。好在天那么黑，班长不会看见。“我还有喜事呢！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步行机，赶到真打起来的时候，我调到无线电组去，可能给英雄营长贺重耘当电话员！嘿！”

常班长想了想，才说：“营长未必上阵地吧？”

“怎么？”小谭着了急。

“他是营长啊！”

“那，那……”谭明超急得说不出什么来了，盼了星星盼月亮，好容易有了希望，可能随着一位英雄上战场，可是……

常班长不大会安慰人。一看小谭真着了急，他不知该怎办才好，结结巴巴地只说出：“你，你自己，自己也能当英雄！”说完，扯开大步就走。

小谭的确有些失望，可是离懊丧还远得很。他依旧紧张地工作着，用工作解除心中的不快。

他不能不紧张，因为四面八方的壕沟里全是人，个个出着热汗，用着心智，为即将来到的大战作准备。弹药、木材、药品、饼干，往前运；高射炮、迫击炮，往前推进；看地形的一组跟着一组往前走；干部一个跟着一个，采选指挥所、观测站、包扎所，炮兵阵地最合适的地方……人像河流，不因在黑暗中而停止流动，依然一浪催着一浪。谁都知道，并且深信：战前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

在壕沟尽头，离小洞子不远的地方，小谭遇见了闻季爽。

这使他把刚才的不快全忘掉，真诚地愿意听听好朋友有什么新的成就。

闻季爽是志愿参军的学生。样子还有点像个学生，可是没人敢说他不是个好工兵。眉眼端正，匀称的中等身材，他是打篮球的好手。

“下来！下来！”闻季爽非常兴奋地说，“来试试我的浮桥！”

工兵们预计到，一打起仗来，那座木桥就不定一天要炸坏多少次。当然，他们会随炸随修；可是，在修理的时候，势必两岸挤满了人等待过桥；那很危险。所以，闻季爽建议造一座浮桥，辅助木桥，使交通不至于完全断绝。

“可是咱们没有机器把缆绳绷紧！我呀，想起乡下车水的辘轳，用它绞紧了绳索！一边像在菜园打辘轳，一边打仗，多么有趣呀！”

小谭十分佩服小闻的发明，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布条分组法了。

“毛主席有一句诗，”闻季爽兴奋地说。

“毛主席的？”

“毛主席的！‘大渡桥横铁索寒！’这里不是大渡河，也没有铁索，可是搭浮桥的思想是由这句诗得来的！”

“毛主席万岁！”谭明超极严肃地轻喊。

“毛主席万岁！”

*　　　　*　　　　*

贺营长真地忘了睡觉。首先，他把作战计划作好，交给了

团长。然后，他准备一切该准备的。只在困倦偷袭上来的时候，他眯个小盹儿，而后忽然惊醒，揉揉眼，笑一下，马上干活。为了胜利，他忘了自己。

他管练兵和组织侦查地形——主攻部队的干部，由连长到小组长，都须在打响以前，至少看四次地形。参谋长管理物资和营部的事务，教导员管政治工作，副教导员管后勤工作。他们是这样分工的。尽管是这么分了工，贺营长的心可是拴在每个战士的身上。他爱每一个战士，所以惟恐任何一个战士还有什么顾虑。只要一有空儿，他就跑到连里排里班里，去面对战士。对每个战士，他先说出自己的决心。他使大家感到：营长不是来训话，而是跟他们谈心。在他心里，根本没有“形式”和“手段”这类的词汇。他和战士们谈话，没有任何一定的形式，不要一点手段。战士们只觉得面前是一个英雄，一个营长，一个阶级弟兄，一个真朋友，一个可爱可敬可信靠的人。

每逢由战士们那里回来，他必定和娄教导员“对一对账”。

“今天怎么样?”

“表面上情绪很高，可是骨子里还有……”

“你说对了！教导员!”贺营长不是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人。他敬爱教导员，因为教导员既能发现问题，又肯抓住问题去设法解决。他决不粉饰太平：“一个战士，谁肯当着别人说出自己的软弱呢!”

“不说出自己的软弱，可就无法坚强起来！咱们要抓紧时间，找典型！教最好的，像功臣和模范，发挥出最好的影响；教最不行的，像犯过错误的和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同志，都自信能去立功!”

“好！告诉各连指导员们照这样准备，马上动手，咱们帮

助他们。”

“三连长老黎也还……”

“他已经是铁，可是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变成钢！咱们帮助他！”

乔团长打来电话，问看地形的情形。

“已经普遍地看了一次，还要继续去看。”

“至少看四次！现在就可以开始摆沙盘了，每班一个！参考着你的计划，我们已把作战方案搞好，马上派人送过去。按照方案，结合看地形的心得，明确每个人的任务，想出进攻的办法，保证胜利。营级干部要到每一班去，看他们怎么搞沙盘作业。必须想出所有的可能遇到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必须作到人人发言，事事讨论！有谁不热心地不认真地作，谁就是还不信任新的打法，马上进行战术思想教育……”

放下电话耳机，贺营长笑着赞叹：“好办法！好办法！”听到一个有利于进攻的指示或建议，他真从心眼里喜欢！他几乎一字不差地把团长的指示告诉了教导员。“你给一连二连打电话，我到三连去。”

…………

黎连长的脸累瘦了一圈，圆虎眼显得更大了，眼珠子好像要努出来！他不怕劳苦，只怕执行命令不严格，不彻底。

可是，他心中不完全快活。对上级指示的新战术，他日夜思索，愿意一下子把它掌握住。不过，记忆中的那些作战经验，像赶不走的苍蝇，老使他觉得无论如何也用不好那个新战术。这使他发急、动气，恨自己的愚笨。同时，他又不能完全否定那些老经验，甚至因珍惜那些老经验而怀疑新的战术。可是，怎可以怀疑上级的指示呢？他感到痛苦！

看到营长，他详细地报告了过去几天的工作。他满意自己的报告，因为他作的是那么丁是丁，卯是卯，没有任何敷衍了事的地方。然后，果然不出营长所料，他问是否派他们连担任主攻。这是他早已想好的问题，而且极怕因掌握不好新战术而得不到这个光荣任务。

“作战方案就要下来。”营长低声慢慢地说，“我们决定你们连担任主攻！”

“那太好啦！太棒了！”连长天真地笑了，脸上有了光彩，“我保证完成任务！”

“有什么困难没有呢？咱们扯扯！随便扯！”营长知道对这样的一个猛士用不着激将法，而须彼此谈心，慢慢发现问题。

黎芝堂低着头，猛吸了几口香烟——本想断烟，这几天太忙，又忘了。营长也一声不出。他知道黎芝堂只要把话想好，就一下子都说出来。

连长又吸了两口烟，而后抬起头来，圆眼正视着营长。“营长！我对不起你！”

贺营长深知这句话的底细。以前，他作班长排长的时候，他常对上级首长这么说；现在，营以下的干部常对他这么说。这是句最可尊敬的话。一个战士或一个干部不论吃了多少苦，出了多少汗，流了多少血，只要心中稍有不满足，就会说：“首长，我对不起你！”没受过高度爱国主义教育的，没有高度忘我精神的，说不出这么纯洁自咎的话来。

营长用和善的同情的眼神鼓励他往下说。

“对这个新战术，我没有办法！”连长一语道出心事来。

“不是没有办法，是还没弄清楚。志愿军永远不说没有办法！”营长和悦而严肃地说。“你看，我刚才还跟教导员说：你

已经是铁，只是还没有炼成钢！怎么变成钢呢？得永远不怕接受新东西！咱们志愿军就是这么一天一天长大的，不是吗？说说你的顾虑，我不会小看你，我是要你多添新本事，越长越大！”

“按着这个新打法，一拥而上，然后各奔目标，各干各的，我没法子掌握部队！”连长说出具体的顾虑来。

“是呀！按照老办法，咱们在阵地上看着战士们，好像老师看着一群小学生似的，惟恐一眼不到就出毛病。可是，把战士都放在自己眼皮底下的办法打不了‘老秃山’！团长不是说过，不准备好不打么？炮弹、开水什么的，好准备；难准备的是战术思想！你要准备！准备！准备！使你自己跟每一个战士都相信这是好战法，然后教每个人都的确知道由哪里上去，往哪里走，先打什么，后打什么。教每个小组的组长都会指挥，更不用说班长排长了。这样，就不必，也不许，把战士放在你自己的身边。那是落后的办法！”

“对！”连长心中有了点底，可是：“那么我上去干什么呢？”

“连我还要上去呢！”

“营长，你也上去？”黎芝堂是那么佩服营长，心里觉得营长一上去，十分钟就必能结束战斗。

“上级还没批准，我要继续要求！”

“要求！要求！有营长你看着我……”

“你的老思想又回来了！”营长微微一笑。

“可不是！”连长笑出了声。

“你再好好地温习温习团长的指示吧！从那里，你会发现我们上去干什么！现在，你要好好地搞沙盘作业，每一班都要

作。从大家的讨论里，你会看出他们的思想情况。沙盘作业搞得差不多，我们就开始战前大演习。记住：准备！准备！准备！就是这样吧?”

“就是这样，营长!”连长十分感激营长，可是不肯多说什么不必要的话。

九

还没出战，已经有人先立了功。这使全团的人都惊讶、兴奋！

是的，我们的主攻部队的骨干人物都去看了地形，每个人的手都摸到敌人阵地的铁丝网，每个人的脚都认识了到达铁丝网的山路，每个人的眼睛都看到了一部分地堡的形式与位置。这样，我们心中的“老秃山”就比军用地图上的更精确可靠了——经过从前的五六次争夺战，不但山上的树木已被打光，连地形也变了许多：高的地方变低，低的地方变高，上面的土陷进去，底下的土翻上来；新的工事修起来，旧的工事埋在下面。

可是，我们只能看见有铁丝网的这一面；山的背面是什么光景呢？没人知道！

一位步兵排长和一位炮兵副排长绕到敌后去侦查。他们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去的？在哪里和怎么存身？我们都不应当随便透露。他们的危险与大胆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不必多说，只须设想敌人发现了他们吧！那，他们一定不会束手待俘，也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们必定用末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

于尽！他们在出发前就已下了最硬的决心。

他们安全地回来了，把敌后的光景报告给首长。“老秃山”的全景就这么被两位功臣，冒着生命的危险，给添补完全。

赵作新排长和柳常振副排长两个光辉的名字和他们的功绩，在团的通报上传遍了全团。

这使所有的人更进一步地理解了，为什么参加这一次战斗的必须智勇双全。两位功臣不仅是胆大包身，而且是心细如发。他们在背腹受敌的地方，多咳嗽一声，就会全局失败！战士们也更进一步地体会到，这一战斗的确是要打得精密准确，绝不许粗枝大叶！

可是，这还不能满足首长们。到底山上有多少兵力，多少火力呢？隔着那么多的铁丝网，我们没法子完全看清楚一切。我们看见了能看见的地堡，我们看不见的还有多少呢？

必须抓到俘虏，用俘虏的供词对证我们的观测。

上哪儿抓俘虏去呢？敌人不轻易地单个儿出来，我们也无法摸进密密层层的铁丝网去。

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竟自有一排敌兵不但出来，而且侵入我们的阵地。看样子，他们不是要偷袭我们一下，就是来侦查地形；他们带着九挺轻机枪。我们的哨兵报告：一排敌人，九挺机关枪，沿着河北岸向西前进。他还想补上一句：很可能是敌人搬家！可是没敢说。

我们派出一班人去。一个小组迎击，其余的兜后路，解决了全部敌兵。在事后搜索，发现了一个敌兵藏在个小洞里，被我们活捉回来。

师长要亲自问话。乔团长赶快到了师部。

俘虏史诺是个将近四十岁的连上士，头顶光光的。他的个

子不高，可是肚子很大，走路有些吃力——所以他不肯逃跑，而藏在小洞里。他的鼻子不很高，鼻头上红红地发着光。一对灰蓝色的眼珠常常定住，露出点傻气。

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些作战经验。这次出来是给排长保镖。排长年轻，很怕出来遇见志愿军，所以带了九挺机枪之外，还带着老史诺作军师。

团长到了师部，俘虏还没押解到——大肚子史诺走不快。

师长、师政治委员、副师长，都已来到一处，而且带来了翻译员。

李师长很高兴，不住地说：幸亏是个跑不动的大肚子，要不然也许死在那里。好难得的机会，好难得……

师长有四十岁上下了。正像一般的四十岁左右的人，脸上的肉不松不紧的，看起来很舒服。身量不高，全身都那么敦敦厚厚的。重眉大眼睛，脸上经常带着笑容，他的风度很像一位大学教授。由他的相貌与风度上看，就可以断定他是用兵极稳，时刻关心着战士的甘苦的一位将军。

比起师长来，邵政委倒像一位能征惯战的猛将。高个子，说话嘹亮干脆，绝不拖泥带水。事实上，他是颇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在部队生活久了，他已脱尽知识分子的气习，把自己锻炼成个爽爽朗朗，心口如一，政治修养与军事修养兼而有之的人。

以一位副师长来说，陈副师长很年轻，不过将过三十岁。不高的身量，他长得非常的秀气。他不大爱说话。别人交谈，他总是低着头像想着什么事情，轻易不插嘴。他爱思索，擅长作战指挥，并且严格地执行作战方案，丝毫不苟。所以，下级干部都说他打仗打得“狠”。他的眼珠极黑极亮，每每在那最

亮的一点上发着含笑的光。

乔团长正乘机会向首长们报告战前准备工作，俘虏史诺被带了进来。

史诺的脸上满是汗。立住，他顾不得擦汗，先用灰蓝的眼珠偷看了首长们一眼。他很狼狈，很疲乏，很害怕，可是还带出一些美国兵特有的狂妄无知，目空一切的神气。

稍微镇定了一点，他的狂傲更增加了一些，眼珠定住，偏扭着点头，表示他的倔强。他只由牙缝里说出他叫史诺，就不再开口。翻译员问他的部队番号，他低声而清楚地说："我是军人！"

师长教翻译员给史诺一支烟。史诺翻了翻眼，手颤抖着接过去。狂吸了两口烟，他又看了看首长们，清楚地看见师长的和善带笑的脸。他问了声可以坐下吗？他的腿已支持不住他的胖身体。

"可以。"师长说。

坐下，他叹了口气。然后，低着头吸烟，像在思索什么。

慢慢地他抬起头来，问翻译："我可以问点事吗？"

话被翻译过去。师长点了点头。

"你们要把我怎样呢？"史诺说出心中的顾虑。

邵政委简单明确地说："你是俘虏，我们宽待俘虏！"

史诺又低下头去思索。这次，并没有抬头，像是对自己说："他们是谁呢？连长？营长？"

乔团长问翻译："他嘀咕什么呢？"

翻译据实地传译过去。

"告诉他，比营长要大一些。"团长笑了笑。

史诺心里盘算：那个"大人"已比营长大一些，中间坐着

的当然更大了！他不由地立起来，很规矩地向师长敬了礼。

师长和善而尊严地看着俘虏。

史诺不敢坐下，相当急切地问："请官长们原谅我再问一个问题！"

师长说："只准你再问一句！"

"请问，你们都是共产党吗？"

邵政委爽朗地笑了两声："我们都是，而且感到光荣！怎么，你看我们不大像？"

史诺的略带傻气的眼看了乔团长一下。

乔团长得意地说："他看我像，首长们不像！"

"啊——！"邵政委拍了大腿一下，"我明白了！自从十月革命起，美国大资本家所控制的报纸、杂志、电影和广播，没有一天不作反共宣传，永远把共产党员形容成最野蛮可怕的人，所以这个家伙，看见咱们的师长那么和善，就怀疑起来。乔团长，他看你像党员，你的身量和眼睛教你占了便宜！不过，你还赶不上美国电影里的牧牛童，你并不伸手就打人，无缘无故就开枪！"

史诺急于想知道政委说的都是什么，看一眼政委，赶紧又看一眼翻译。

"给他翻译一下！"师长告诉翻译。"补充上，我是老党员！"

听完了翻译，史诺慢慢地坐下去，低声自言自语："错了！都弄错了！"

"当然都弄错了！"邵政委说，"你亲眼得见，是谁把朝鲜的城市村庄都炸光，连妇女小孩也成群地杀害，看见田里一头黄牛就开枪？是你们？还是我们？"

史诺的大下巴顶在胸口上边，一动也不动。

“你家里有几个小孩?”师长突然地问。

史诺愣了一会儿，好像没把话听明白。然后，他急忙地向怀里摸，掏出一个小皮夹，急忙地打开，拿出一张小像片来。他忘了他是俘虏，忘了一切，一心只要看看他的儿女的像片，也教别人看看。他的脸上没有了愁容，灰蓝眼珠上露出欢快的光彩。小心地、亲切地，他把像片交给了翻译员，用带着细毛的手指微颤地指指点点：“这是玛丽，十二，小脸就像苹果似的；这是小保罗，九岁，淘气惊人！给官长们看看，看看!”

首长们看了看照片。

师长点着头说，“很好！我家里也有小孩!”然后，提高了一点声音说：“史诺，我看，分别是在这里：为保护我们自己的儿女，和朝鲜人民的儿女；我们不惜牺牲自己，到朝鲜来抵抗侵略。你们呢，服从着大资本家和军阀的命令，抛下自己的儿女，来屠杀朝鲜的儿女！你看是这样不是呢?”

“官长们!”史诺立正，严肃有礼地说：“问我吧！爱问什么问什么，我知道的必据实回答!”他自动地说出他的部队番号。

“我问你，看样子你是个老兵?”

史诺插嘴：“兵头将尾的连上士，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过柏林。”

师长说下去：“我想问你这个，照你的经验看，‘老秃山’的防御工事有什么缺点没有？你有作战经验，你起码应当作个连长!”

“唉!”史诺叹了口气。不错，他有作战经验，可是他只能给年轻的家里富裕的排长保镖！

“说说你的意见！”邵政委催促。

史诺低下头去思索，很想提出些意见，证明自己懂得军事。

始终没开口的陈副师长开了口：“你们的一百二十五个地堡，六辆坦克，还有后面的隐蔽部，的确是……”

史诺又插嘴：“不对！是一百九十五个地堡，八辆坦克！可是，你们怎么知道后面有隐蔽部？怎么知道的？”

“要知道就会知道！”副师长笑了一下。“你还没说你的意见！”

“别的我不知道，我只劝你们不要轻易进攻！一百九十五个地堡里，得有多少武器？你们想也会想出来！还有坦克，还有迫击炮，无座力炮，火焰喷射器，化学迫击炮，地雷！啊！还有暗火力点！”

“在交通壕里？”副师长问。

“对啦！你进交通壕，必受暗算！你不进去，地面上的火力会打中你！”

“就没有一点缺点？”邵政委问。

“我打过大仗，没见过这么坚固的工事！”

首长们又问了许多问题，史诺一一地回答。

史诺说的和我们观测的大致相符，没有太大的出入。现在山上的守军，他说，马上撤下去，由哥伦比亚营接防。

“好吧，你去休息吧！”师长看了看手表，已经快两点。“你的东西都是你的；你没有的，我们给你！”

“谢谢官长！我真能得到宽大吗？”

“你最缺欠的是世界知识，和政治思想，我们也会给你！”师长说。

“我想学！嗽，那张像片！”

师长慢慢地说：“拿去吧！应当给你家里写封信，告诉你家里放心，你是在我们手里！”

“官长们！你们都是真诚可靠的人！”史诺把照片放在怀中；放好，又小心地摸了摸。

“不真诚可靠，怎说怎办，不配作个共产党员！慢慢地你就会明白了！”邵政委立起来，活动着两臂。

“我放心了！”史诺的眼睛湿了些。“但愿战争早些结束，好回去看我的孩子们！”

“华盛顿和华尔街要继续侵略呢，”邵政委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必定抵抗！我们也必定打胜，因为正义是在我们这边！他们愿意停战讲和呢，我们就乐于协商！我们热爱和平！”

十

已是三月中旬。冬与春的斗争更激烈了。乘着夜晚，冬把所有的泥和水都冻上，这白天汽车轮胎留下的印痕都照原样儿冻结好，有棱有角的像雕花似的。可是，只要太阳一出来，春就进行总攻，把道路化成一片泥浆。有时候，能有两三天，连夜间也无法上冻；春风日夜不息地鼓动着一切。于是，在向阳的山石下和田坎里，就长出嫩绿的小草。

田里的积雪已化净，土壤的黑色加深，发出些潮润的喜悦的光泽。该准备春耕了。离前线远些的志愿军守备部队已在商讨给朝鲜人民助耕的计划。

被派到友军作报告的廖朝闻副连长，得了火速归队的命令，就马上赶回来，一口气走了四十里。他走得满身泥浆，连脸上都带着不少泥点，因为正赶上春风在夜里还鼓动着一切的时候。

廖副连长至多也不过二十五岁，身量也不高；一张圆脸，下巴可是尖尖的；说话的声音水汪汪的轻嫩。看样子，他在大学读书似乎比在部队里更合适一些：他的一对聪明有神的圆眼，短小轻快的身体，无论是作科学试验，还是去打网球，都

必能十分出色。

可是，幸而他参了军。他很会打仗。他已经独当一面地打过几次好仗。设若有人问他的作战经验，他会简单而幽默地回答：“我腿快！”事实上，他不但腿快，他的心、眼、手也都快。一打起仗来，他就像一条激怒了的豹子似的，勇敢而机警地往前冲。他的眼好像比枪弹还快，他的腿永远随心所欲地跑到最有利的前面去。“机关枪挡不住风啊！”他会说，“看准了，一阵风似的冲上去，你准胜利！看不准，腿又慢，哼，机关枪专打落在后面的人！”的确，打过那么多次仗，他一回也没挂过彩！

这也就难怪“尖刀第三连”的战士们常常夸口：“连长是猛虎，副连长是豹子，还顾虑什么呢？迎着枪弹走也没事儿，咱们会吓得枪弹拐了弯！”

这也就是为什么姚指导员不等廖朝闻见到连长，就把他拉到很小的一个洞子里去。指导员先把党和上级的指示详细地说了一遍，而后极恳切地说：

“在你出去的这些日子里，黎连长极认真地学习。前几天，营长批评了他，指出他不热心学习文化、小看别人；他不但接受了批评，而且当众检讨了自己！”

“我们都应当好好学习！”

“就是！他一带头，全连都受了感动，居然提出向二连六班学习的口号！”姚汝良的脸上亮起来，从心眼里喜欢述说这样的好事情。“赶到动员进攻‘老秃山’以后，连长的脸都累瘦了一圈；他是真干！”

“连长永远是那样！”

“可是，他对新战术，还有顾虑。营长又细心地指示他，

打通他的思想。我警告你，你要是随便说话，跟他乱扯，说什么打仗全凭腿快猛冲，枪弹会躲着你飞，他可就又会变卦。你知道，他的脑子受了伤，不大好使唤。你也知道，打仗不专凭猛冲，枪弹并不躲着你飞，不过那么说说好玩。看见他，你必须强调战术思想的重要，跟他一同学习！他最爱听你的话！你顶好先去看看营长，然后再看连长。”

“好！说走就走！我见营长去！”

“刚走了四十里，就不歇歇吗？”

“只要打‘老秃山’，一夜走八十里也行！”廖朝闻笑着跑出去，脸上的泥点子已经干了，自己掉下去了几粒。

可是，他还没出大洞口，迎面来了黎芝堂。坑道路窄，无法躲避，二人极亲热地握了手。黎芝堂把副连长扯回来。

坐下，二人都先点上烟。黎连长用力地喷出一口烟去，然后说：“要打大仗了！要打大仗了！”

“知道了！这回不把‘老秃山’的秃脑袋掰下来，甭认识我！”

“对！就凭咱们三连，那个秃脑袋就长不住！”

“一定！连长，我得先看看营长去，汇报工作，请求指示。”

“对！你去吧！关于战术，你可以问我，我会给你讲！老廖，你不知道，自从你走后，我学习得多么认真！我要向咱们的英雄营长学习，又有胆量，又会斗智！”

“我也要那样！用兵必得斗智，何况‘老秃山’是那么不容易打！咱们得学会斗智，也教全连的人都学会斗智！”

“对！你简直跟营长的心意一模一样！你去吧！”

廖朝闻往营部走，一边走一边感激姚指导员。他年轻，往

往随便说话。不幸，假若因他随便说的几句话而浇灭了连长学习的热情，那会多么误事！什么是同志与同志的关系？不是经常地互相勉励，一同进步，而不是彼此标榜，一同甘于保守么？

交通壕里的泥土也化了冻，很滑。可是廖朝闻的脚仿佛隔着鞋底就能摸到地上似的，准确而很快地走到了营部。

虽然已经深夜，营长可还没有睡。不但没有睡，他还把刚刚归队的两个战士叫来谈话。一个是新战士岳冬生，一个是曾经作过副班长因借口炮烟迷了眼，不肯追击敌人，而被撤职的方今旺。两个人都刚由烧炭队调回来。

“你有没有顾虑呢？岳冬生！”

“我不怕打仗！”岳冬生回答。他是个方脸大耳朵的青年，才十九岁。

“你会打仗不会呢？”

“不会！没打过！连手榴弹也不会扔！”

“那怎么办呢？”

“老同志章福襄愿意带领我，他说三天的工夫就教会我四样本事：手榴弹、手雷、冲锋枪、爆破筒。他包教，我保学！回来在路上，我直发愁；现在不发愁了！我一定学好，他打到哪里我到哪里，不给老同志丢人！”

“好！你像个战士！去吧，好好休息一下，就赶快学本事，咱们要打大仗啊！”

岳冬生敬了礼，十分高兴地走出去。他没想到回来就能见到营长，而且得到营长这样的鼓励与关心！真的，受到英雄营长夸奖的，还不应当自己也去作个英雄么？他下了打好仗的决心！

“方今旺，你怎样呢?”贺营长记得，也不很喜爱这个人。

“我……”方今旺回答不出，两眼不住地眨巴。他的瘦长脸上不轻易有什么表情，遇到问题他只会眨巴眼睛，眨巴得很快，令人心里不安。

“你怎样？说话!”营长有些不耐烦了。

“我……”方今旺还是回答不出。

“还是那个老样子，一点没改，是不是?”营长不轻易动气，可并不是不会动气。对于不求进步的人，他会发怒。

“我该作的都作了……”方今旺想为自己辩护。

营长的脸红了一下，马上又变白；眼睛瞪出火来。“那就是你最大的毛病！教你作一尺，你连一分也不多作！你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记住，你是志愿军，不是别的！你拿着多少子弹，就用多少子弹，用光了完事！一个志愿军不那样，用光了弹药，他会拼刺刀；手榴弹用完，他会扔石头，他会去下敌人的武器！该作的，你都作了，哼！黄继光，罗盛教，都不是等下了命令才那么作的！一个朝鲜小孩掉在冰里，跟罗盛教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人指挥他去救那个小孩！他那么作了，因为他是志愿军！敌人全村全村地屠杀人民，罗盛教为救一条小小的性命，牺牲了自己！他就是咱们这一师的！为什么祖国人民叫我们最可爱的人？就在这里！我们不是谁花钱雇来的，多走一步都怕不合算！我们用鲜血跟敌人拼，我们自己永远不算计!”营长的怒气冲上来，脸又红了。眼睛盯住了方今旺的脸，看了足有一分钟。

方今旺低下头去。

“我不跟调皮的人生气，因为他有聪明；把聪明用在有用的地方，他能作出漂亮事来。我也不跟笨人动气，只要肯学，

笨人会学得结结实实，永远不忘。我自己就不顶聪明！我就是讨厌你这样的人，有聪明不用，有力气不使，你又并不笨！你心里没有志愿军的劲！你敷衍！干一会儿活，你看好几次太阳！你永远不肯下任何决心，总怕自己吃亏！给你三分钟，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

方今旺依旧低着头，眨巴着眼睛落了泪。

就是在这时节，廖朝闻跑了进来。他用全身的力气向营长敬礼，表示他对营长的敬爱。他希望营长会亲热地和他握手。

可是营长还生着气，只说了声：“回来啦！”

廖朝闻看了看方今旺，心里已猜到八九成，规规矩矩地立在一旁，不敢再出声。

方今旺慢慢地抬起头来，噎了两下才说出话来：“营长！这次我下决心，作个最可爱的人！”

“怎么作呢？”

“不再说该作的我都作了！我要看见一块挡路的石头就把它搬开！”

“自动地？”

“是！”

“你是什么出身？”

“我父亲在城里开着个小买卖。”

“忘了作买卖吧！志愿军不要价还价！明白吧？”

“明白！营长放心好啦，我不再给部队丢人！”

“以前，你犯过错误，受了惩罚；现在，你要争取立功，再抬起头来！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是我们的纪律！不要老眨巴眼睛，把眼瞪圆，瞪着‘老秃山’！你去吧，向全班的人表示表示你的态度！”

“是！一定！”方今旺敬礼，眼睁得大大的。

方今旺走后，营长沉默了半天，才露出笑容，又说了句：“你回来啦！”

廖朝闻简要地报告了工作，而后请求任务。

“先去好好地阅读团长和政委的报告，再说别的。我们不准备好了，不打！”

十一

可以想象到：连什么也不会的岳冬生，和不够进步的方今旺，都下了决心，别人应该如何的热烈呢！是的，战士们已不大能够沉住气了。“怎么还不打呢?”不问不问，一天也要问几遍。

干部们，特别是班长们，一有空就去见连长，要求自己这一班当突击班。柳铁汉班长不但见了几次连长，还去见了营长，并且求教导员帮他说话。

这由翻了身的农工子弟所组成的志愿部队，不仅甘心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去流血流汗，而且竞争着把血汗滴洒在最前面，争取作主攻的先锋。

小司号员郜家宝要求连长带他上战场，连长摇了摇头。“战场上不需要吹号！你没有经验，你看家！”

“我要是老不上战场，怎能得到经验呢？连长，带我去吧！”

连长又摇了摇头。

小司号员一天没吃饭。

卫生员王均化给好友出了主意："别不吃饭，再去要求，要求，要求！也跟指导员说说，请他帮你的忙，同时，把本事学好！"

"我已经准备好了！手榴弹、冲锋枪，全会用！"

"别那样吹腾自己！连长怕你乱耍武器，吃了亏。你跟他这样讲：我随着连长，管发信号还不行吗？连长必定会点头。"

"光打信号，我不干！我要打仗！"

"你真傻！打完信号，你闲着干吗？那么多的地堡，都留着教别人打？"

"可以那么办？"

"我自己就那么办！有一个伤员，我包扎一个；包扎完了，就打地堡；打了地堡，又看见伤员，就又去包扎！就是这样，两不耽误！"

"那太好啦！"

"赶紧上伙房，找点吃的去！"

最憨厚可爱的武三弟经常地笑着，露出一口洁白而可爱的牙来。他非常满意，在这么几天的工夫，听到那么多的道理，学到那么多的本事。他也切盼马上出战。每到要就寝的时候，他必问一声："今天不出发吧？"打听明白，他才能安睡；他很怕大家出发，把他剩下。

他只有一点顾虑：一出发，他怎么安置祖国慰问团给他的那个搪磁碗。他极爱那个碗，因为它是祖国人民送给他的；每天，他要擦洗几次，不许它有一点脏污。向阵地出发的时候，他想，不能带着那个碗；万一把它碰坏了一点呢！不带着吧，万一他牺牲在阵地，而没有跟最应当宝贵的东西躺在一起，岂不对不起祖国人民么？

为这个，他有两顿没好好地吃饭。

“怎么啦？三弟！”最关切新同志们的副班长邓名戈问。

武三弟说出心事。邓名戈极恳切地说：“不必带着它，一打起仗来，很容易碰坏。不用想牺牲不牺牲，凭你的本事、心路，你一定打得很巧妙。真要是牺牲了呢，你的军衣，鞋帽，冲锋枪，连你的生命，哪样不是由祖国来的？何必单想那个小碗呢？”

“对了！”武三弟的眼睛睁得很大，丢开了那个小顾虑，又快活起来。

不光战士们如此，连贺营长也有点着急了。到底哪一天进攻？到底上级准不准他上战场？他深盼能够马上知道。同时，他也晓得：士气虽然很旺，可是对战术思想，大家还没能一致地深入。他警告自己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他必须沉住气，一丝不苟地去准备！他应当再和每个小组每个班去详细讨论战术，不给任何人留下任何顾虑！

可是，还没等他那么作，陈副师长已经下来检查。营长深知副师长是怎样一个人——心细如发，要求严格。他一方面有些不安，惟恐副师长检查出他准备得不够细致；一方面又真诚地欢迎这样的检查，好使他和全营客观地晓得到底准备得充分与否。

来到营部，副师长的极黑极亮的眼睛像要把人钻透了似的看看营长，又看看娄教导员。他看出，他们都很疲乏：营长的白眼珠上带着细而很红的血丝，教导员不但脑门上的皱纹很深，连眉心也添上了新的褶子。可是，他没说什么。

是的，副师长永远是这样：作什么就作什么，绝对不夹七夹八地乱扯。对任何工作，他都要先拟好计划，而后照计划而

行，坚持到底。连他吃饺子的时候，他都只吃三碗，一碗五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他管这叫作：吃三个“基数”——合乎军事术语。

声音不大而极清楚地，他吩咐：“把一个最大的沙盘，放到最大的洞子里，集合三连的班以上的干部。”说完，他坐下，掏出一张前几天的《人民日报》，用心地阅读社论。

一边布置，娄教导员一边对营长说：“看见没有？副师长不检查咱们的武器，他知道咱们的战士怎么爱惜枪械！他要检查干部们的战术思想！他不到各班去，而把大家集合到一块，省时间，一句话不必说多少遍！咱们也得学这种抄近路的方法！咱们俩的‘出去转转’还是小手工业式的作风！”

“小手工业不小手工业的，那么作惯了！一天不跟战士们谈谈心，或是生一顿气，心里过不去呀！”贺营长笑了笑。

他们把最大的一个沙盘布置在“大礼堂”里。沙盘里有驿谷川和“老秃山”的模型，河是用绿纸贴好的，山是黄土泥堆成的。黄豆当作地雷，火柴当作火力点，细树枝拉上棉线当作铁丝网……

人到齐，副师长慢慢地走进来，一直走近沙盘，靠它坐下。没有任何“引言”，他叫了声：“一排长！”

高大而老实的一排长金肃遇大声地答应：“有！”

“假如你带着一个班从这里，”副师长指了指山的模型，“往上攻，几分钟能冲上主峰？”

“报告首长，我们有决心攻上去！”金排长的大脸上出了汗。

“我不怀疑你们的决心！就是没有这几天的动员，你们也不会不勇敢！我问的是几分钟能到主峰？”陈副师长的声音还

不大，还说得字字清楚有力。

排长回答不出。

贺营长的脸红起来。“这怪我，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

“你没参加步炮协同作战的会议?”

“参加了！我知道冲锋以前，先发炮急袭；炮声一停，我们进攻。我只顾了跟大家讨论怎么攻地堡，没想到时间的问题!”

“可是时间决定一切！我们的炮停止了，而我们只顾逐一地攻打地堡，就不可能极快地占领主峰。只有占领了主峰，而后分路往下压，敌人才能处处被动，失去联系。反之，主峰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处处被动，不是吗?”

“是!”营长心里飞快地盘算。“我想，战士们穿着棉衣，带着七八个手榴弹，还有冲锋枪和三百粒子弹，山陡，地堡多，恐怕至少要十分钟才能冲到主峰!”

“要作到五分钟，至多七分钟，占领它！不能再多！战前演习就要演习好：一边冲，一边打，冲得猛，打得灵活，五分钟，至多七分钟，打上去，不教敌人喘一口气！不先算好时间，演习拿什么作标准呢?好吧，这个问题还要认真地研究，而后认真地演习！二排长!”

“有!”仇中庸立起来，他是有胆量而样子安闲的人，说话举止总是慢条斯理的。

“这次攻山，我们要各奔目标，孤胆作战，是不是还要组织呢?”

仇排长想了想，不慌不忙地回答：“一定要！比如打地堡，万不可以一个人去，必须一个人攻，一个人掩护。虽然只是两个人，却有组织，有指挥。”

副师长的黑亮眼珠上露出笑意。“很对!”然后，又提出许多问题，有的考问一个人，有的问大家。大家回答的不都正确，可是都很用心。最后，副师长立起来发言：

“同志们！今天检查的结果，没有使我十分满意！你们的确是作了准备工作，但是还作的不够！你们的准备还不能满足党和上级对你们的要求！这，你们要在战前演习的时候补足了它！在演习的时候，必须一分钟能跑五十米的陡坡，必须把地堡假设在最不易攻破的地方。把你们所能想到的困难情况都具体地摆出来，而后具体地克服。

“你们的营长是最认真作事的人，我知道他是怎样耐心地领导你们。可是，你们也要时时刻刻地动心思，想办法，去帮助他，不要只靠他一个人费尽心机！大家的智慧一定比一个人的多!

“大家的决心硬，情绪高，这很好！可是，有办法才能胜利地实现决心！记住，牢牢地记住，而且传达给每一个战士!

“一个比较新的战术是不容易一说就通的。你们必须这样去认识：打今天的仗，眼看着明天的发展！我们的部队是天天在发展着的，不是保守的落后的！你们要在这次强攻中证实这一点!

“预祝你们的胜利！都休息去吧!”

回到营部，贺营长提出亲自率领进攻的要求：“不自己去，我不放心!”

陈副师长答应了去对师长说，不过：“你必须保证不是去打地堡，追击敌人，而是去指挥!”

“我保证!”贺营长坚决地说，“除非被敌人包围住！我连手枪都不用!”

副师长笑了笑："你要是指挥得好，就不会教敌人包围住！贺营长，我爱咱们的部队！这是最纯朴的、勇敢的、有纪律的人民部队！咱们有许多好的传统，应当保持下去。咱们可也有许多不尽合乎现代化的地方，应当急起直追！你也许看我对大家的要求太高，太严格；不是的！我是要教咱们每打一仗就打出个名堂来，教这一仗在咱们部队的向前发展上起些作用！以你来说，你有责任把你自己培养成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我自己天天着急，没有文化！"

"学习！除了学习，还有什么法子呢?"

*　　　　*　　　　*

副师长亲自来检查和指示，已经够大家兴奋的了，哪知道师长又召集会议，连班长都须参加！这真是要打大仗了啊！看，首长是多么关切大家啊！大家都这么体会到，心里也就更有了劲！

及至来到师部，看，进来的是谁?不止师长，师政治委员，副师长，还有军长和军政治委员哟！

谁不知道，军首长是老红军哟！老红军！这永远带着无限光辉的名字！这教人马上想起大渡河、草原、雪山那些光芒万丈的江山与战场的名字！老红军，听到这个名字，谁能不兴奋，不欢呼，不因想起革命事业的艰巨与伟大而感激?何况是亲眼看见曾经参加过老红军的英雄人物呢！多么光荣，有老红军的英雄人物来参加志愿军！多么光荣，这样的英雄人物来指挥我们，作我们的首长！

军长进来了，军政治委员进来了！他们的历史、功勋、风度，使每个人都肃然起敬，都精神振奋，都感到被一种使人欢快、温暖、崇高的光明照耀着！有的人出了汗，有的人脸上变了色，每个人的眼可都盯住了首长们，惟恐错过了能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的机会！

军长的身量不是很高，可是自自然然带出的威严使他显得很高。圆而稍有棱角的脸非常白净，头发很黑；虽然身经百战，历尽艰苦，可是并没使他显出苍老，头上只有几根白发。军事的与政治的修养使他心里永远镇定，态度安闲。他的眼不但有神，而且有威。看到他眼中的神威，就可以想象到他是可以不动声色地指挥几万战士的。事实也确是如此。

洞子不小，可以容下百十来人。中间放着一张长桌，铺着一张白底绿花的绒毯，上面放着一个大沙盘；沙盘里的模型不止有驿谷川和“老秃山”，也有四周的山岭。军长挨着沙盘坐下。坐下，他有意无意地看了看大家，看到洞中所有的人。他使大家感到，他不仅看见了他们，而且知道他们的一切甘苦。他是老红军，受过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艰苦与锻炼，受过生死仅隔一发的重伤。什么是革命斗争，什么是在革命斗争中一个战士所应负的责任，他知道得最亲切。他也希望他的战士们能跟他一样地去受考验，并且受得住考验。

军政治委员靠军长坐下。跟军长一样，看外貌，他还很年轻英俊。可是，也和军长一样，他已是中年人。革命的锻炼与修养，使他们胸襟开朗，不顾性命去与一切恶势力决斗；这样，好像年纪与衰老也不敢冒犯他们了！

长脸，大眼睛，政委的全身都活泼有力。他是那么爽朗，使任何人对他都不必存着一点戒心，有什么困难与顾虑对他说

就是了，他必定能恳切地相助，而且使对方的政治思想提高，心胸更加宽阔。

师长简单地说了几句关于战前准备工作如何重要的话，然后就请军长指示。

军长聚精会神地看着沙盘上的小山小河，半天没有开口。洞子里没有一点响动。

“你先说几句好不好?”军长微笑着对政委说。说完，他又用心地看着沙盘。事实上，他无须一定说话。他来到这里，已经足以教大家感到这一仗必须打胜，必能打胜。

政委发言，主要地是讲攻打“老秃山”的军事的与政治的影响，勉励大家必须下决心取得胜利。

政委坐下，军长顺手地指定对面的一个干部回答问题。他教那个干部先细看看模型，而后再回答。同一问题，他问几个干部，直到获得了满意的回答，才另换一个问题。最后，他慢慢地立起来，眼仍看着沙盘，一边思索一边说：

“同志们！你们师长团长已经告诉了大家，我们决定采用的战术是攻取‘老秃山’惟一的战术！你们必须绝对相信它！”他又定睛看着沙盘，看了一会儿，他亲切地笑了一下，“是的，这是，的确是，惟一的打法！”

有的人感到惭愧！师的团的营的首长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过他们，他们虽然参加了学习与讨论，可是总不够热烈，不绝对相信那个新战术。现在，军长又这么恳切地来指示！首长们是多么爱护他们啊！首长们是多么热诚地贯彻军事民主啊！

军长继续发言。他的话简单明确。他首先指出为什么要多路突破，和全面铺开。

说几句，军长就停顿一会儿，为是教大家思索思索。大家的确都在思索，而且的确相信军长的指示，军长是有名的指挥山地战的将军，大家都知道。

看大家都抬起头来，写完了笔记，军长强调地讲到“全面铺开”。他指示：只有那样，敌人才无法组织起来，失去指挥。我们看到电线就要割断，教敌人失去联系。全面铺开得越快越好，越全面越好，教敌人处处没有时间还手。这么打，我们能很快地结束战斗，尽歼敌人！我相信，我们这次能捉到很多俘虏！说完，军长笑了笑，大家也都有了笑容。是的，失去组织与指挥的敌人只会投降，不会单独地顽强抵抗。

最后，军长极郑重地提出：“打这样的仗，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能存一点侥幸心！我们要绝对遵守时间，一切都要遵照预定的时间表进行，不准早一分钟或迟一分钟！打这样的仗，一分钟是很长的时间！我们先发炮，敌人必都藏在隐蔽部去；炮一停，我们极快地冲上去；敌人还没能由隐蔽部出来，我们已经全面铺开！我们稍提前一点冲锋，就会教自己的炮火打伤；我们稍慢，敌人就进入地堡，一齐发扬火力，遵守时间与否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军长慢慢地坐下，声音反倒提高了一点说：“好吧，大家有什么疑问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他的威严而又和善的眼看着大家。

大家不约而同地决定提出一切问题，好解除一切顾虑；亲自接受将军的指示是光荣的！

十二

大家热烈地提出问题。前两天还不敢说出来的顾虑都说了出来；不这样，每个人都觉得，就对不起军首长！

每一个问题都由军首长或师首长给了明确的指示，大家的心里一会儿比一会儿更充实更开朗。他们这才深入地理解了为什么首长们这样注重战前准备工作；是的，直到此刻，他们的心中才真有了底，而且不许自己再有什么模糊不清的地方！这给大家一种清新的感觉，像雨后天晴立在高处似的，看到了平常看不见的看不清的东西。听，军长不是正说吗：

"以前，因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能这么打；今天，我们的条件好得多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去打！明天，我们的条件更好，知识与技术更提高了，我们就打得更现代化一些，更狠一些；敌人不退出朝鲜，就都消灭在朝鲜！"

军长稍眯着一点眼，看着洞子的尽头，好像是在看，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千门大炮一齐射击，我们的坦克掩护着步兵，像一盘机器似的，向前推进，一下子消灭敌人几个团几个师！

大家的眼也都发出兴奋欢悦的光来。

军政委带着感情说：“当初，拿着独出的步枪来到朝鲜，多少多少人都替我们耽心！可是，我们相信自己！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勇敢，又肯动脑子！现在，我们更相信自己，更该多动心思！我们万不可以这么想：从前装备不好，也打胜仗，今天装备得好得多了，何必再细心准备呢！我们应当这么认识：装备得越好，组织得也得越精密。一部机器呀，坏了一个螺丝钉就开动不了；我们现在打仗也是如此，有一个人不肯动心思，就会误了大事！”

顺着军政委的话，师长教大家注意：“师里还继续派人下去检查，检查到一切微细的事情。比如说，屯兵洞里的大小便问题解决了没有和怎么解决的！决心加上细心才是更大的决心！”

在又提出许多问题之后，一营二连的一位干部提出来一个问题：

“假若三连由正面攻主峰，二连由旁边上去，都到主峰上会合，而后分路往下压；要是二连上去了，而三连还没来到，我们是等候三连呢？还是不等他们，就奔我们的目标去呢？”

这是个很可能发生的一个具体问题。大家都静候着首长们指示。

可是三连长黎芝堂的荣誉心是那么强，他以为发问的人是有意地在军首长、师首长面前不信任三连。他马上面红过耳，想立起来发言。

姚汝良指导员的脸也红了，可是一把抓住旁边的黎连长，向他耳语：“坐下，听首长说！”

军长看了看陈副师长。“你说呢，副师长！”

陈副师长立起来说：“假若我们都遵守时间，都严格地执

行命令，我们必能各路同时上去，不会相差很久！不过，我们应当事先想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早有准备，以免临时着慌！我看，假若真发生刚才说的那个情况，二连就应该留一小部分人守住主峰，迎接三连，其余大部分人应当按照原定计划，压下去。军长看怎样?”

军长点了点头。“那也要看指挥员能不能应付那样的紧急情况。他必须在事前想到这种困难，准备好克服困难的办法！事前想得周到，临时就不会出大岔子！大家都要记住这句话。”

*　　　　*　　　　*

贺营长听了军首长的指示，沉下气去，一点不再着急，他准备马上在夜间进行战前的演习。每一想起军长的话，他就自言自语地赞叹：“那真是将军啊！真是将军啊！”

上级批准了他到“老秃山”上去指挥战斗。他一方面兴奋、欢快；一方面也想到责任的重大。他必须既对得起党与上级，又须对得起每个参加战斗的战士。

上级也同意了团长与贺营长所拟订的五路突破的兵力与人选的计划：

一路：三连三排由连长带领，强攻主峰。

二路：三连二排由指导员带领，在一路之左，与一路并肩强攻主峰。两路在攻占主峰后，进攻二十五号。

三路：三连一排由副连长带领，强攻主峰左侧，而后会合一二两路，进攻二十五号。

四路：营参谋长指挥二连。二连二排三排由连长带领，强攻主峰右侧。

五路：二连一排由营参谋长亲自带领，在四路之右进攻，在主峰与四路会合，进攻二十七号。

连副指导员指挥战勤工作队。

一连为预备部队。

*　　　　　　*　　　　　　*

黎连长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爽兴不睡了，起来，点上灯，抽烟。

“不睡觉，你干什么呢？老黎？”姚汝良问。

“睡不着！”

“为什么？”姚指导员还躺着，闭着眼。

黎连长不会把事情老存在心里。“老姚！我决定先冲上去！”

“冲什么？”

“主峰！无论如何，我不教二连抢在前面！”

“还没忘了那件事！”

“怎能忘了呢？有光荣，我才活着！”

“当时，我的脸也热起来，有点受不住！可是，人家提出来的是个具体的问题，不见得是看不起咱们！”

“那是看不起咱们！人家说的是三连上不去！我不准任何人小看三连！”黎连长越说越挂火了。“我提前冲锋，我先上去！上不去，我不再姓黎！”

“不遵守时间是违犯战场纪律！”姚汝良猛地坐起来。

“谁管！我先上去！”

“你会教咱们自己的炮打……！”

"挨自己的炮，也不挨敌人的机关枪！教自己的炮打死光荣！"

"连长！你想错了！"姚指导员恳切地说，"我们是要乘敌人教咱们的炮火打昏迷了，攻上去；这必须遵守时间！"

黎芝堂稍冷静了一点，可是不够完全压下怒火去的。"好啦，你甭管我好啦！"

"我不能不管！我有责任要管！我能对战士们说，不遵守时间，随便乱打吗？"

黎连长冷笑了一声："反正我要先冲锋！咱们自己的炮打的时间短，伤亡有限度！"

"你不是不知道：以前，我们用一两门炮；现在，我们有多少炮群，一打就是一片火海！"

两个人半天都没出声。

"老黎，"指导员的口气柔和了些，"我很替你着急！营的团的师的军的首长们都反复地指示，教咱们打通战术思想，你怎么还是这样呢？"

"问你，老姚，"连长的口气也柔和了些，"为了战术思想，我要是落在二连的后边，教人家笑掉了牙，行吗？不行！我不干！"

"你听着，连长！"指导员极严肃地说，"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命令，绝对遵守时间！别忘了步炮协同作战！我们要既遵守时间，又不失战机，这才是新本事！"

连长沉默了半天，才低声说："好吧，我不是不求进步的人！"

"咱们从明天起好好练兵！不许一个人瞎冲乱撞，要各有各的地位，各想各的办法！记住军长的话吧，我们不该存一点

侥幸心！就这么办吧！睡！”噗的一声，指导员吹灭了灯。

* * *

这真是海洋气候，春雨并不贵如油。前天还下了一小阵雪，今天却潇潇洒洒地落了春雨。云很活动，忽浓忽薄，忽高忽低，可是雨始终不断，下得很有劲。

上级传下命令，乘着云稠雨密，敌人的飞机不易活动，主攻部队可以在白天演习。

一声令下，战士们都欢快地出了坑道；要不是坑道低矮，大家一定会在里面就跳起来的。大家已听到传达报告，知道了军长的指示，一致表示绝对认真演习。又加上白天能出坑道，个个心里更觉得痛快。坑道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可是它也真使人闷气；因此，尽管是冒雨出操，大家还是精神百倍。

按照五路突破的计划，各找最近似真的阵地的地形，假设下铁丝网、地堡、战壕，极快地讨论，极快地进攻。攻一次，下来；再讨论，再进攻。

山陡，石头是滑的，泥土是滑的，春山上的一切都是滑的，没有树木可揪一把，只有些青苔，滑的！可是，战士们飞跑猛冲，不顾危险，不顾衣服，不顾性命！他们跑，他们爬，他们滚，只知道执行命令，不顾别的。每一个战斗小组里都有鼓动员，他们呼喊，他们鼓舞，战士们也跟着呼喊，跟着鼓舞；人人鼓动，个个争先。跑一次，不行，太慢！还要快，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春雨在响，春水在流，战士在喊，石头在滚，泥浆飞溅，四山响着回响，连连不断，响成一片。

每个人的衣服都外边被雨打湿，里面被汗淹透；浑身上下

里外全是水淋淋的，分不出哪是水，哪是汗。浑身是泥，满脸是泥，头上脸上身上全冒着热气。云、雨、山、人、汗、热气，连成黑茫茫的一片，从远处辨不清什么是什么。战士们在疾走、呼喊、冲锋、爆破……

黎连长跑前跑后，跑左跑右，不断地高呼，脸上的冷雨热汗流入口中。他兴奋、快活，向一切障碍困难挑战！

贺营长跑的路不比任何人少一步，可是也不知怎么他的身上没有多少泥；衣服全湿，可是显着干净。冲开春雨，他的红热的脸到处给战士们带来温暖与鼓励。

快演习完了，从陡坡上滚下一个人来。黎连长两三步跳过去，把他搀起来。一看，正是那天在军长面前发言的那个二连的干部。

黎连长问："怎样？摔坏了没有？"

"没有！只扭了腿腕！"

黎连长扶着他，一边走一边说："同志，要按这么好好地演习，咱们必都能一齐攻上主峰！"

十三

红旗是胜利的象征！

红旗是光荣的旗帜！

红旗上写着：

“把胜利红旗插上无名高地的主峰，创造能攻能守的英雄部队！”

六面红旗，用师、团首长的名义，分送给主攻与坚守的各连。

消息传来，三连的战士集体创作了《红旗歌》：

光荣的红旗哗啦啦地飘，
首长给咱们三连送来了！
为祖国，为毛主席，为全军增光荣，
我们勇猛地向前冲！
红旗在前面飘，
咱们人倒旗不倒！
首占无名高地，
争取英雄连队，

坚决把红旗插上最高峰！

胜利的歌词在每个人的口中，胜利的歌声传遍了坑道。

电话到了，去迎接红旗。

单说三连：号声响了，集合功臣，由姚汝良指导员率领，到山下列队迎旗。

兴奋地、迅速地，每个人都换上整洁的制服，胸前佩带上所有的奖章、纪念章；战士章福襄换上一冬没肯穿的新棉衣，布面上发着柔美的光泽。

敲打着锣鼓，高唱着“光荣的红旗哗啦啦地飘……”人人昂头，个个挺胸，前进，向胜利的红旗前进！

光荣的的确确就要来到，去迎接红旗！

战斗的的确确就要开始，去迎接红旗！

决心的的确确就要实现，去迎接红旗！

每个人的血在沸腾，心在激跳，眼前已不是窄窄的壕沟，而是走向胜利的光明大路。四面已不仅是小风吹拂的群山，而好像是有多少面光荣的大旗，迎风飘荡！每个人的眼前闪动着一片红光，放射着胜利的火焰。每个班长都决心把“红旗班”的荣誉争来，每个战士都备好决心书，当“红旗手”！

看见了：还没作春天打扮的山坡下，飘扬着一面红旗！迎上去！迎上去！热烈地鼓掌，严肃地敬礼，迎到了红旗，光荣与胜利的象征！

敲打着锣鼓，高唱着《红旗歌》，随同着首长们的代表和文工队的男女同志，走入坑道。

号声响了，集合全连的党团员、功臣与干部，举行授旗仪式。

在敌人炮火不能射及的山角，临时搭起一座小棚。棚口扎着未被炮火摧毁而才教春雨洗净的碧绿的松枝。棚内，除了会场所应有的布置，还挂满了以前得过的荣誉锦旗，集体的，个人的，战功的，还有朝鲜人民赠送的。

这不是死山角里的一个简朴的小棚，而是一座光荣的宫殿，哪一面锦旗都是志愿军光辉史册的一页，是烈士、英雄与功臣用血汗写成的纪念碑！要把那些锦旗上面的简短的歌颂详加解说，就能写成多少多少卷令人动心的剧本、小说、诗歌与传记。

代表首长们的干部与文工队男女同志在左右、在后面，拥护着红旗。棚小，党团员、功臣们一个紧挨一个，眼睛都盯住了红旗上的：

“把胜利红旗插上无名高地的主峰，创造能攻能守的英雄部队！”

这些字在他们的眼中闪耀，跳入他们的心里！光荣与胜利就在面前，那面红旗将引导着他们冲上主峰，为祖国，为毛主席，为志愿军增光！

响起了锣鼓，唱起来《红旗歌》；四下波动着雄壮的回音，使群山震颤。

代表们代表着军、师首长作简短而激动的致词，把首长对大家的信任与关切送到每一颗欢跳的心中去。而后，交出慰问信和送红旗的正式文件。而后，文工队的女同志递交红旗，她们的黑亮的长辫，明秀的眼睛，健美的红腮，热情的微笑，给热烈的场面添上美丽。

英雄气概的姚汝良指导员接过红旗，答谢了首长。而后，他激动地对大家说：“首长们看得起我们，所以送来红旗！你

们谁能把它插上主峰呢？要是你们不能，我去！”

会场上像河开了闸，大家一齐发言：

“别说了，交给我！”

“信我不信？给我！”

“给我！给我！给我！”

大家争着说，抢着喊，而且向前拥，伸手夺！

姚指导员建议：

“同志们，不必争！谁准备的好，谁的决心最大，谁拿红旗！”

“对！看谁准备的好！”

“对！这最合理！”

于是，红旗运动就和积极准备结合起来。

肃静！党员们面对毛主席像，向红旗宣誓：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和领袖的面前，在光荣的红旗面前，我宣誓：坚决执行党和上级给我的光荣任务。轻伤坚持战斗，负重伤不哭叫，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领群众，勇敢战斗，不怕流血牺牲，为祖国，为人民，为毛主席，把红旗插上‘老秃山’！”

然后，大家在红旗上签名。

机枪手靳彪把名字写得有茶碗口那么大。

“给别人留点地方！全连的同志都要签上！”指导员高声地说。

“还有地方！我要教看见红旗的，就先看见我的名字！”靳彪得意地笑了笑。

红旗拿回连部，而后传到各排各班，普遍地签字。

郜家宝急得眼中含着泪，摸着红旗，不住地说：“要是亲

手把红旗插到敌人阵地上，该是多么光荣啊！”可是，连长还没允许他跟着出征；他应当不应当在红旗上签名呢？

“小部，签上！签上！”卫生员王均化说。

“我没有资格！连长还没有点头！”部家宝的泪几乎要落下来！

“先签上！签上就弄不下来了，看连长怎么办！”王均化大胆地这么主张。“为了争取光荣，难道连长还罚你禁闭吗？”

“不！我还是先要求去！”小部又去找连长。

“你怎么又来了？”黎连长啼笑皆非地问。“看家也是要紧的事！没听军政委说吗，咱们是一盘机器，每一个小钉子都重要！”

“连长！你还让我活着不呢？”小司号员真着了急。

“这是什么话！我不许你去，就为是怕你吃亏！你年纪小，没有经验！”

“连长，你常对我们说：有光荣就活着，没光荣不如死了！我相信你的话！”

连长没的可说了，“好吧，跟我去！跟我去！”

“该发信号，我发信号！我还可以作通讯员！”部家宝不敢说出自己还要打地堡，怕把事情弄糟。

“你知道怎么发信号吗？”

“给我！给我！我在一个钟头内全记下来，连长可以考问我！”

“好！一点钟内，全背下来！”

“我先在红旗上签名去！”小司号员的脸上发着光，心要跳出来，飞跑去找红旗。

是的，就是这样，每个在红旗上签了名的都觉得自己已经

和光荣、胜利分不开了！自己的血，自己的性命，都不算什么，只求红旗插上主峰，永远不倒！

于是，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递交给指导员，要求最艰险的任务！人人下了敢死的决心，牺牲就是最大的光荣！每一班每一排是这样，每一连也是如此。感情的极度激动把事情简单化了：视死如归，以死为荣。好像是红旗上既有了名，就不管打好打坏也不该回来！

指导员阅读了那些决心书，签注了意见，送交上级。

上级马上指示：矫正以死为荣的思想——我们是要以最小的牺牲，杀伤最多的敌人！我们是要敌死我活，不是一死两拉倒！

是的，这就是我们人民的部队，有党领导的部队。它最勇敢热烈，也最清醒。它及时地矫正任何思想上的偏差。清醒的勇敢，智慧与果敢兼而有之的勇敢，才是最大的勇敢。暴敌在每次失败以后，必定作遮羞的宣传：共产党的部队是疯狂的。事实上，我们的确勇敢，但不疯狂；我们清醒！我们知道为什么打，怎么打，和怎么必定打胜。

随着指示，团的营的以及师的干部下来深入连队，跟战士们开各样的会议，启发大家。战士们冷静下来，也就更坚定起来，像热铁点上了钢。

娄教导员特意来参加有黎连长出席的那个小会，特意提出姚指导员告诉他的那问题："假若二连真地先插上红旗，怎办呢？"

黎连长经过姚汝良的规劝，已经明白了些，可是还不愿表示什么。他要看看战士们的态度如何。

"不会！不会！"大家不约而同地说。

“战斗可不能像算术那么准确！”教导员笑着说，“万一呢？万一呢？”

大家都不再开口。

“黎连长，你说呢？”教导员故意地问。

黎连长想了想，终于爽直地说出来：“谁先插上红旗，都对全体有利！”

“大家看呢？”教导员问。

“对！连长说的对！”大家一齐喊。

“这就对了！我们要竞赛，可不准闹不团结！”教导员把这个问题关上钉。“还有什么顾虑呢？”

“我们写了决心书，在红旗上面签了名，再没有一点顾虑！”一个战士回答。

“因为看了决心书，我才知道还有顾虑！”

大家笑了，不相信教导员的说法。

“不信？好！我提个问题！敌人的炮火很厉害，是吧？”

大家一致默认。

“这就是个顾虑！”

“我们不怕炮！”有人说。

“我绝对相信你！可是，在决心书上，你说：出去就不再回来！你只想到敌人的炮火厉害，只想到挨打，而没想到防炮，没想到我们的大炮会压制敌人的炮火，有激烈的炮战！”

“教导员的话对！”

“人人应当有决心，写决心书是对的，可是我们不应当对敌人炮火的厉害不提出讨论！存在心里不说，就是顾虑！我们应当强攻上去就修工事，找死角，教敌人的炮火失去威力！是不是这样啊？”

大家欢呼起来。

“我们还得讨论，还得准备，还得演习！顾虑藏在心里，就不去想办法，学技术，也就不能保证胜利！”

热情又转到研究问题上来，而且越谈问题就越多。都须一一想出解决的办法。越这么讨论，大家心中越觉得充实、坚定。我们不是对着枪口往下死冲，教敌人给打倒，而是调动好了我们的火器，打倒敌人。

谈着谈着，甚至有人想起：屯兵洞不大，离敌人阵地很近，我们如何出入呢？假若大家乱挤乱撞，出入既不迅速，又会叮当地乱响，岂不容易教敌人发觉了么？

对！对！要演习！三四十人要在一分钟出入那又低又窄的洞子，既要快，又要没有响动！

实际办法是解除顾虑最好的药。越讨论，越欢快；对，还要演习！只有亲身那么试验了，才会有把握。胜利是准备与演习的结果。

散了会，教导员问黎连长：“怎么样？行了吧？”

“行啦！”连长笑了。“行啦！打过多少仗，没有一回费过这么多心机！”

“记住，你的责任是指挥！还得多费心思准备呀，准备充足才能指挥顺手！”

连长点了点头。

不管心里怎样不好受，黎连长对工作还是一点不放松。娄教导员走后，连长又到各处去看，凡是有会议的地方，他都坐下听听。这感动了大家。谁不知道他性如烈火？谁不知道他惯于说：“打仗是拼命的事，瞎商议什么？”放在以前，他准会说：“别开会啦，没人往上猛冲，红旗自己反正上不了主峰！”

可是，现在他是这么耐着性，听大家发言，跟大家一同讨论，大家不但感到惊异，而且开始爱他了——以前，大家怕他！

同时，他也受了大家的感动。当他听到新同志岳冬生说：“我学会了本事！我要多带一根爆破筒，多带三个手雷，多带四个手榴弹！遇见地堡，用手榴弹打；遇见坦克，用手雷；遇见铁丝网，用爆破筒！”他再没法否认准备工夫是绝不亏负人的了。假若首长们不再三再四地指示，要准备，要准备，一个新同志怎能这样艺高人胆大呢？

及至他听到一向不够进步的方今旺当众表示：“我犯过错误！我不必多说什么，请大家在‘老秃山’上看我怎样吧！”他几乎落了泪。假若顺着他的意思，只要求大家去死拼，而不耐心地解除了大家的顾虑，使大家心中的确有了底，有了办法；一个像方今旺那样的人怎么会忽然勇敢起来呢？

回到连部，他对着红旗发愣。他有多少话要说，可是找不到适当的言语去表达。

小司号员进来报告：“我把信号全背下来了，连长考我吧！”

“等一等！”连长还看着红旗。

红旗要求我们勇敢！

红旗要求我们多准备！

红旗给我们光荣！

红旗给我们智慧！

十四

用不着白衣的“孤胆大娘”想象了，我们的几个炮群一齐射击，破坏着“老秃山”上的铁丝网与工事。这是总攻的雄壮的“前奏曲”。

贺营长在到团指挥所去的路上，真想先去看看老大娘，告诉她：报仇的日子到了，我们要歼灭“老秃山”上的全部敌军！

交通壕里的泥土，在春雨后，发出些潮而微腥的气味。这使贺营长想起当年在田里劳动的光景。他爱那湿润松软的土地，爱那由他的劳动而长出来的嫩苗——一片一片的能生长的翡翠！可是，尽管他终年劳动，他总是吃不饱，穿不暖！他的父母也挨饿受冻！地主就是活阎罗！

那时候，他也记得，只要有几门炮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来欺侮中国人民。在乡村，一个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位土皇帝那么威风！

现在呢？他不由地甜美地笑了笑。他，当年的那个饥寒交迫的少年农民，不敢正眼看看外国传教士的乡下人，却要率领着一个营，去强攻最强暴的敌人的最坚固的阵地！而且要必定

攻下来！

这个变化有多么大呀！

假若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谁能教那么可爱的祖国，而又曾经那么软弱落后的祖国，站立起来，去打击那最强暴的侵略者，担负起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责任呢？

他是谦逊不自满的人，可是不能不重视自己的责任与光荣。英雄的荣誉称号不是偶然得到的，它有它的一段结结实实的历史，那历史是他在党的培养下亲自创造的！抬头，他看了看北斗星，那从幼儿就熟识的七位在高空的朋友。他辨别清楚方向，啊，祖国就在那边！在朝鲜消灭敌人吧，保卫朝鲜就是保卫祖国！

他想到祖国、朝鲜，和自己的过去与变化，只是没想到即将来到的危险，虽然要攻打的是“老秃山”。他向来没在上阵以前想过个人可能遇到的危险。含着笑上阵，含着笑凯旋，他只盘算着如何打胜，对自己的生死存亡他没顾虑过。

在他身上，没有任何铁的或银的神像，没有任何布的或纸的护身符，他只有为真理与正义去打仗，而且必定打胜的决心。这是一个最纯洁，最清醒，毫不迷信的英雄。他不信神佛能保佑他，只求自己能保护人民。

在他身上，没有满装烧酒的咂壶；他不借酒力去壮胆。他也没有印着裸体女人的美术扑克牌，像美国兵带着的那种；有那样脏东西在身边，他以为，是军人的莫大耻辱。他和他的战士们的“贞操”是全世界上所不多见的。他和他们对妇女的尊重与爱护是值得用最圣洁的言语去歌颂的！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位英雄，默默地含着笑在交通壕里走，走到团部听取战前的最后一次指示。

贺营长估计：诸事已经按计划准备好，而且经过了上级首长的检查，乔团长大概不过要嘱咐和鼓励他几句就是了。谁知道团长一开口就说：

“军长刚才来了电话！”

“军长？”

“还不止军长！”

“还有谁？”

“志愿军司令部问军长，军长问我，到底能打不能？”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有把握打好！”贺营长急切地说。

“我可不能用那样的口气回答军长！”乔团长微笑了一下。“跟政委、参谋长商议了一下之后，我回答军长，‘我们看，可以打！’”

贺营长松了一口气，天真的笑了。

“军长末后说：‘要是觉得准备的还不够，就先别打！’”说到这里，团长的大长脸上显出些不安的神气。“贺营长，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啊！”

“我知道！我一定完成任务！”营长坚决地说。

“我相信你！可是我还要再说一遍，责任重大！你要处处留神，时时跟我联系，报告情况！”

“我必定随时报告！我要带两部步行机，打坏了好有替换，不至失掉联系！”

“好！”团长看了看笔记本。“屯兵洞里的鼓动工作是重要的，在洞里隐藏一天一夜，战士们的思想可能发生波动！”

“这两天我们正学习英雄，到屯兵洞里还要继续学习！”

“好！还有什么没准备好呢？”

“都差不多了，我回去再检查一遍！”

“对！像飞机似的，在起飞以前必须完全检查到了！好！我们在二十三号二十时零分开始进攻！”

“二十三号二十时零分？”营长不由地立起来。

“二十时零分，我们的炮火急袭四分钟，二十时零四分步兵进攻，要绝对遵守时间，至多七分钟攻上主峰！”

“我们已经那么演习好！团长！”

“你的任务是指挥攻上主峰，而后迅速占领二十五号和二十七号，歼灭敌人！结束了战斗，二营上去。都清楚了？”

“都清楚！”营长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有什么要问的？”

“遇必要的时候，可以不可以放弃二十五号？”

“跟师长请示过了，攻二十五号专为杀伤敌人，那里极难守住。你们一定要攻上二十五号去，然后看情形可以撤下来。”

又说了一会儿，团长握着营长的手说：“出征的时候我来欢送！”营长已经要走，团长拦住他：“等等，我们对一对表！二十三号咱们再对一次！”

在回营的路上，贺营长遇见了常班长。二人走近，彼此让路的时候，班长问了声：“是贺营长吧？”没等回答，他就敬礼。

“是我！”

“报告营长，我是运输连的班长常若桂。前面的炮一响，我带十五个人帮助三连的战勤队。营长也上去吗？”他想起前几天跟谭明超的谈话。

“我也上去！”

“上去！同三连一块儿上去？”

“对！”

“那么，我们就在一道了！营长，许我拉拉你的手吧？”他伸出那老树根似的手去，把营长的手握得生疼。“能跟营长你一同上去，我，我，我光荣！”

“常班长，能参加这样的战斗，咱们都光荣！”

“都光荣！”

“班长，你的岁数不小啦吧，比我大？”

“三十出头啦！岁数就是准备，多活一天，多一分经验！营长，山上见！我也在红旗上签了名，我要到主峰看看我的名字！”

说完，他敬了礼，走开。事实上他真舍不得走，愿意多跟英雄营长说几句话。他可有的说咧！在过去的几天里，不管是阴，不管是晴，他每夜必过河三四次，运送各样的东西。每一次来回就是十多里哟！雨天，他的脚陷在泥里，拔都不易拔出来啊！可是，他不能比别人少走一步；他比谁都更恨“老秃山”上的敌人。为消灭敌人，即使掉在河里淹死，他也甘心！

不运送东西的时候，他教给大家怎样抬担架，才能教伤员最舒服；教给大家怎样包扎伤员，以免久等卫生员，使伤员多受痛苦，多流血。他把人力也作了适当的配合，体力强的和体力弱的，有经验的和没经验的，都调配起来，使每一小组都能顶得住事。

但是，他不敢和营长多啰嗦；况且，说出来也有点像自我宣传。于是，他就大步走开。“作了就是作了，表白什么呢？”他对自己说。这几天，他已累得腰酸腿疼，连双肩也有些向前探着了。可是，跟英雄营长过了几句话之后，他又挺直了腰板与肩膀，觉得自己又年轻了几岁！“够呛！”

营长也很愿意跟常班长多谈一会儿。对这么可爱的一位老

同志，假若有时间，他愿意坐在一块儿，谈上几个钟头。可是，他没有工夫闲谈。他得赶快回营，再检查一遍。

回到营部，谭明超正在等着他。营长喜爱这个小伙子。他的记性好，冲口而出地叫出来：

“谭明超！你来了？”

小谭更佩服营长了，心里说：“看营长的记性有多么好！只见过一次，就把我记住了！”

他兴奋地得意地向营长报告：这次进攻，前沿阵地一律用无线电机，第二线照旧用有线的，所以无线组添了人，他被选上。“我向连长要求了再要求，让我跟着英雄营长！”

“连长答应了？”

“不那么简单！”小谭刚要向上斜一斜眼，表示自己的骄傲，赶紧就控制住。“好几个同志都这样要求！我反映了意见：大家排排队比一比吧，比过去的功劳，比现在的技术，比谁先要求的！比谁已经见过英雄营长！”说到这里，他没法不斜翻一翻眼，实在太兴奋了！

“你胜利了？”

“我得到了光荣！营长！这不简单！原先，我不过有那么一个心愿，谁晓得真成了事实呢！”

“平日多卖力气，光荣就不会故意躲着你！你休息一下吧！”

“先不能休息，我得掌握咱们在阵地上用的暗语啊！营长知道的，我都得知道，而且都得背熟，顺着嘴流！”

“对！我一会就回来，你等一等！”营长出去，到各连检查。

这时节，师文工队的几位男女同志正在逐一地由班到班作

慰问演出。

坑道低隘，他们不能跳舞，也不能表演大节目，只带来一些曲艺段子：快板、鼓书、相声、单弦、山东快书；有的是唱熟了的歌颂志愿军英雄的，有的是临时编成的鼓舞士气的。他们还带来五颜六色的标语，贴在洞内；三言五语的快板短条，贴在子弹箱上、水桶上和一切能贴的地方。他们给坑道带来了颜色、喜气与热情。

他们正在十班表演，黎连长进来了。

不但全营，连师的文工队也晓得黎连长的威名。谁都知道三连长打起仗来比猛虎还猛。女同志钮娴隆正唱着新编的单弦，一见连长进来，訇地一下把词儿忘了！

连长一声不出，和战士们坐在一处。这使钮同志安定下来，想起曲词，继续往下唱，而且唱的特别好。唱完，她的头上出了汗。

连长一直地听完了这一段。在大家鼓掌之际，他过来握钮同志的手："你们来到就够了！唱不唱的不要紧，我们一样地感谢！"

这几句真诚得体的，也是战士们都要说的话，感动了文工队员们，纷纷地说："我们唱的不好！"

"同志们！"连长对文工队员同志们说，"来！上我那里去！"

大家有些莫名其妙，只好拿起乐器，跟着他走。战士们鼓着掌欢送他们。

到了连部，黎连长天真地向大家笑了。"我说的是真话：你们来到就够了！来吧，都抽烟吧！"他把一盒"大前门"扔出去，被一位男同志像接棒球似的接住。

钮娴隆不吸烟，低声地说："我们唱不好！"

看着也就像刚十五岁，其实她已经满十九岁了。她很矮，可是浑身上下都长得匀称。一张白净的小圆扁脸，哪里都好像会发笑。谁见了都会喜欢她。两眼非常的明亮，老那么天真地看着一切，好像是什么也不怕，又好像稍微有点怕。一对很黑的辫子搭在肩头上，因为老戴着小扁呢帽，辫子倒好像是假的。

是的，她和同她在一处工作的男女青年们，什么也不怕。为保卫祖国，他们由四川（钮娴隆就是四川人），由广东，由湖南，由各处来到朝鲜，用歌舞、戏剧鼓动志愿军战士们。遇到战斗，他们到前线去表演，去鼓动。高山、洪水、轰炸、炮火，丝毫阻碍不了他们，他们不怕。到必要的时候，男同志们也去帮助抬伤员，送弹药；他们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

可是，她与他们又都有点害怕，怕创作的表演的不受战士们的欢迎。他们都很年轻，不怕吃苦受累，乐于学习，可是在业务上没有经常的指导，进步不快。远在朝鲜，他们得不到祖国文艺工作者的援助，他们是孤军作战。他们着急，他们也害怕，怕对不起战士们！

"我们唱不好！"是眼泪落在心里那么说出来的！

"你们不必再唱！"黎连长告诉大家。"去跟战士们谈谈话，一定更有用！而且不会耽误他们的工作！"

大家都高兴了。连长说的对，连长原来是粗中有细！大家鼓起掌来。

"同志们！"黎连长严肃地立起来说，"你们知道吗，平日我不大注意你们。我总以为你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不过只会那么唱几下，跳几下！这几天，我什么都改了！对你们的看法也

改了！你们有用！你们应当穿得漂漂亮亮的！看，战士们多么喜爱你们！你们鼓舞了他们！我要求你们，分开到各班去，告诉他们：学好本事才有资格去插红旗！告诉他们：只准红旗升，不准红旗倒！剩下一人一枪一口气，也要把红旗插上主峰！你们说一回，比我说十回都更有劲！就这么办吧！去吧！"

大家一齐喊："走！"

钮娴隆的小圆脸笑得像一朵正在开放的花似的。她一边往外走，一边对连长天真地说："连长，我愿老在部队里工作！"很俏皮地，她敬了礼。

十五

贺营长在万忙中去看了看“孤胆大娘”。他十分关切她的安全。他知道，打响以后，敌人必定加劲地乱开炮，乱轰炸；她的小洞子可能遭受到轰击。他也知道她是“孤胆大娘”，我们进攻，她也许立在那株老松下观战；他晓得她和朝鲜一般的妇女的胆量！他须去看看她，在不泄露军事消息的原则下，劝告她多加小心，不可大意。同时，他也愿看看她缺不缺粮和别的日常需要。一打响，大家就不易照顾她了。

营长很可以派一个人去办这点事，不必亲自跑一趟。可是，他不愿意那么办。他不仅是要去办那点事。他心中有个相当复杂的渴望，鼓动着他必须去看看她。

他热爱祖国，也热爱朝鲜。这两种爱已经那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他一想到朝鲜，就想到祖国；一想到祖国，就也想到朝鲜。这两种爱加强了他的责任感。他若是对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作到好处，他就觉得同时对不起两国的人民。为了两国的人民，他要求自己须把每件事不止作好，而且要作得特别好。现在，他就要进攻“老秃山”了；他不但必须对得起党与首长，也必须对得起“孤胆大娘”——她不是渴望我们进攻，消

灭敌人，常常在老松下，胳臂一伸一伸地作要求我们发炮的姿态么？是的，他必须去看看她；从她的面貌言语中得到鼓励，使他更坚决，更勇敢，打好一个歼灭战！

再说，她是个朝鲜妇女。“朝鲜妇女”四个字在贺营长心中，正如同在每个志愿军心中，是崇高光灿的。在抵抗美帝侵略战争中，朝鲜妇女担负起一切支援前线的工作，她们耕种，她们收割，她们修路，她们纺织，她们指挥交通，她们监视敌机，她们救护伤员，她们教育儿童，她们在矿山，在工厂，甚至在部队里，不但像男人一样地操作，而且出现了多少英雄与模范！即使是在田里操作，她们也冒着最大的危险。敌人的炮火，敌机的轰炸，是蓄意杀伤和平居民的。炮弹炸弹不仅如雨地降落在城市，也降落在村庄和田地里。出去耕作的妇女，正像进攻敌人的战士，出去不一定能够回来。这，没吓倒朝鲜的英勇姊妹。不幸有的牺牲了，别的妇女便只含着泪埋葬了她，而后担负起她的工作；她们并不放声恸哭。她们的脊背老直直地挺起，她们的战斗决心不许她们大放悲声。这已成为她们的气质，英雄的气质，英雄民族的气质！贺营长决定在战前去看看“孤胆大娘”，向她致敬，也为表示决心给原来和她同居而被敌机炸死的姊妹复仇，为一切牺牲了的朝鲜妇女复仇。

是的，当他想起“孤胆大娘”，他也就想起自从入朝所遇到的一切朝鲜妇女。她们，即使丧失了丈夫兄弟，即使丧失了房屋器具，却仍然不低下头去，仍然把仅有的一件颜色鲜明的小袄穿出来，仍然有机会就歌唱，就跳舞。她们坚强尊傲，所以乐观。丢了什么都不要紧，她们就是不肯丢失了祖国，而且坚信绝对不会丢失了祖国。为保卫祖国，她们甘于忍受一切牺牲。她们热爱朝鲜人民军，也热爱中国志愿军，这两个并肩作

战的部队给她们保卫住祖国的疆土。贺营长记得，有多少次行军或出差的时候，哪怕是风雪的深夜，只要遇到朝鲜妇女，他就得到一切便利。她们会腾出住处，让给他。她们会帮助他做饭，给他烧来热水。她们拿他和每个志愿军当作自己的兄弟子侄。他也记得：他怎样帮助她们春耕，怎样帮助她们修整道路或河堤。大家在一处劳动，一处休息，彼此都忘了国籍的不同，言语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大家只有一条心，就是打退暴敌。彼此的帮助与彼此的感激都是那么自然，真诚，纯洁，使“志愿军”与“朝鲜妇女”都成为圣洁的名号；从现在直到永远，都发着光彩。一想到这些，贺营长就欲罢不能地想去看看“孤胆大娘”，不论他怎么忙。他不是去见一位老大娘，而是去慰问所有的朝鲜妇女，向她们致敬致谢！

正是黄昏时候，贺营长同一个通讯员来到那株老松的附近。天还相当的冷。老大娘却立在洞外，面向着“老秃山”。山色已经黑暗，老松的枝干也是黑的，白衣大娘立在那里，很像一尊玉石的雕像。

她只是个平常的农民，身量不高。可是，正像艺术作品的雕像那样，尽管并不高大，而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尊严，令人起敬。她的举止动作都是农民的，可是加上那种坚决反抗压迫的精神，她就既纯朴可爱，又有些极不平凡的气度。

看到贺营长，她往前走了几步，来迎接他。她的既能柔和又能严厉的眼神，现在完全是柔和的——她看到了所喜爱的志愿军。她的黑眼珠还很黑很亮，在那最黑的地方好像隐藏着一点最天真的笑意，同时又隐藏着一些最坚定的反抗精神。她的脸上已有些褶纹，可是眉宇之间却带出些不怕一切苦难的骄傲。

贺营长几步抢上了高坡，来到她的身前，向她敬礼。他爱这个老大娘。她的身量和农民的举止都颇像他的母亲。可是，她又不完全像他的母亲，她身上带着朝鲜妇女特有的气度与品质。他承认她是他的朝鲜母亲。

贺营长会说几句朝鲜话，通讯员比他会说的多一些。老大娘只会说几个中国单字。语言并不是很大的障碍，当大家都有一条心的时候。

营长先问了她需要什么。老大娘摇了摇头，表示什么也不缺乏。她又笑了笑，而后指了指“老秃山”。营长想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大娘不需要任何东西，虽然她的生活上的需要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她需要的是攻打“老秃山”！因为，他想，她迫切地需要进攻“老秃山”，所以她才不要求多给她一斗粮，或几尺布。

营长点了点头。他明白她的心理。全个小村子里的人，连鸡犬，已都被暴敌炸死，她多要东西干什么呢？她已六十多岁，她切盼在她还有口气的时候，能够亲眼看见给全村人雪恨报仇的事实！

看见营长点头，老大娘又笑了笑，而后看了看自己的脚。她穿着一双又宽又大的胶皮靴，是一位志愿军送给她的。这双大靴子看起来很可笑，可是在她的脚上也不怎么就带出一些特别的意义。这是战争期间，她无从选择，只好穿着所能得到的东西。那位志愿军也没法选择，只能送给她这点礼物。她有时候笑自己的靴子，可是刚笑完，她便严肃地注视着它们。到了事物没有选择的时候，人的欲望就超过了对物质的要求。穿什么也好，吃什么也好，最要紧的是怎么尽到自己的责任，打退敌人！

贺营长，由通讯员帮助，说明他的来意，教老大娘务必多多留神，敌人可能又乱轰炸。他可是没说敌人为什么又可能这样发狂。

老大娘很感激他的关切，并没追问为什么敌人又要发狂。她天真地笑了笑，好像是说：我早就知道敌人会随时发疯！

贺营长又嘱咐了一次，才向老大娘告辞。他有点舍不得离开她，真愿意把她安置在一个最安全最舒服的地方去。可是，最安全最舒服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一边慢慢地走下山坡，一边不由地对通讯员说："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找到安全舒适的地方！消灭了敌人，到处就都安全了！"

通讯员不明白营长的话是什么意思，可也没有发问。他不由地回了回头，看见老大娘正向他们招手呢。天已很黑，可是那只举着的胳臂，因为衣袖是白的，还看得相当清楚。他告诉了营长。二人一齐站住，回过头去，也向她招了招手。

走出相当的距离，二人回头望望，白衣老大娘还在老松下立着。通讯员不由地问了声："营长，老大娘想什么呢？"

营长半天没能还出话来。走入了壕沟，营长才带着愤怒，忽然地回答："她跟咱们想的一样，打'老秃山'，消灭敌人！"

"对！营长！"通讯员说。

真的，在太平年月，这该是多么美丽安静的地方啊！春天快到了。在日本统治者被赶走，朝鲜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之后，在美帝发动侵略战争之前，这里的春天该是多么美丽呢！当春风吹拂，春月溶溶的夜晚，春山上的松柏响起悦耳的轻涛，把野花的香味轻轻吹送到每个山村，有什么能比这更美丽呢？

爱劳动，爱欢笑的人民，当春耕即将开始的时候，在月色中还欢笑着操作，选种的选种，送肥的送肥。年迈的大娘们在

屋里用木机织着细密的白布，准备作些春衣。年轻的姑娘们放弃了冬衣，不管山风多么劲峭，就已换上艳丽的春装。她们歌唱，她们轻舞，清甜的笑声碰到了群山，又被送了回来。喝了两杯人参酒的老者，和想略略休息一会儿的老大娘，也来参加姑娘们的歌舞，笑声更响亮了。这是多么美丽呢！

他们为什么不唱不舞呢，心里既是那么喜悦！老人们可以作证，他们是怎么受尽日本统治者的屠杀与压迫，和怎样顽强地反抗！今天，人民自己有了政权，有了自由，还不积极劳动，尽情欢笑么？日本统治者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朝鲜的文化，可是朝鲜人民保存下来自己的语言文字，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自己的民歌舞蹈。那么，为什么不歌不舞呢？

春天不是男婚女嫁的好时候么？东村西村都有喜事，唱歌跳舞的机会就更多了。老人们够多么喜欢呢，他们将在次年春天就可能抱孙子吧！他们的孙男孙女将生下来就是自由的人，用诚实的劳动享受着这美丽江山所能给的幸福！他们的儿辈已经不会老用着那笨重的农具与牛车，不久就会用上新的农具和拖拉机，何况他们的孙辈呢？谁知道那些红脸蛋黑头发的娃娃们会多么幸福呢，连想象也很难想象的周到啊！

春天又快到来，可是……美帝侵略者比日本统治者更毒恶可恨！美帝连山上的松柏都给炸光了啊！

“孤胆大娘”，正像通讯员所问的，正想什么呢？恐怕她正会想到这些既极甜美又极酸辛的事情吧？正是因为她想到这些，她才切盼攻打她眼前的“老秃山”吧？

贺营长默默地在壕沟里走。用他所积累下来的朝鲜知识，他也会想到这些，因而他就更能了解老大娘的心理与愿望。

“好！一定，一定打下‘老秃山’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十六

真的，春天开了头，冬天还会站得住脚么？连日的春雨，已差不多把积雪化净。春风软而有力，不住地吹动，不许地上再上冻结冰。四面的山峰，失去了积雪，看着就不再那么严峻可畏了，虽然光秃秃地，却显着朴实干净。顽皮的驿谷川得到发疯的机会，猛涨起来，把散碎的冰块抛上两岸，山洪欢笑着顺流而下，遇到阻碍狂喜地掀起白浪。

像山一般朴实雄壮的战士们，像洪流一般激动活跃的战士们，都已经准备好，准备好出征！他们是春雨，是春风，要去消灭严冬的冰雪，给世界换上温暖的、幸福的、花将要开、树将要绿的春天。

天上悬挂着半圆的春月，山沟里吹拂着多情的春风，在黑长的山影里列着出征的队伍，闪动着胜利的红旗，红旗上写着战士们的光荣名字。

只有星光月色，只有山影风声，没有一声牛鸣，没有任何鸟叫，世界好像死去。没有死！没有死！看，红旗在飘动，在前进，一会儿照上春月的光辉，一会儿隐入春山的暗影，英雄的队伍在移动，在前进！没人出声，没人咳嗽，只有脚步的轻

移，雄心的跳跃，与英雄气概的肃静。

离开他们用自己的手与自己的汗挖掘成的坑道，没有人回一回头，正像以前他们离开故乡，离开祖国那样坚决热烈。带着爱国的热情，援助邻国的义气，拥护真理与正义的决心，党的教育与培养，他们前进。每个人都确信他们的手能挖通了高山，也能捶死卑鄙无耻的侵略者。他们肃静无哗地走上山坡，走下山坡，红旗在前，人影在后，人人有了准备，事事有了准备，走向“老秃山”，攻下“老秃山”！

肃静而激昂地，他们前进。全世界都注视着他们。他们不是仅仅去攻取包在群山里的一个山峰，他们是去作正义与霸道，和平与侵略，自由与迫害的决斗！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在注视着他们，希望他们胜利；战争贩子们也在注视着他们，盼望他们失败。他们的胜败也就是正义的威力的增减。他们肃静而激昂地前进，他们每个人都晓得全世界正在注视着他们，他们必须教正义得到胜利！他们不是穿山越岭的两连战士，他们是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善良人民支持着的一支革命部队。

春月下，半株古松旁，立着的白衣“孤胆大娘”，向他们招手。全朝鲜的妇女都向他们招手。他们的胜利会给她们带来和平与幸福。他们的胜利将使这些山陵再穿上松柏常青的绿衫，使山脚溪边再有鸡鸣犬吠，和甜美的红苹果。她们怎么信任朝鲜人民军，也怎么信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有了人声！代表师首长的干部与文工队员，团首长们，在一个小山口外，看见了红旗，看见了出征的队伍，响起来锣鼓，欢呼，鼓掌。声响顺着春风吹向春山，温暖地得到回应。声响也达到战士们的心里，他们的心跳得更快，头昂得更高，

脚步声更齐，军容也更壮肃，红旗高举，队伍整齐，一支钢铁的部队向前行进。

来了！来了！欢送的人们以高大威严的乔团长为首迎上前来。拿着红花，拿着由祖国来的葡萄美酒，拿着香烟，大家也迎上前去。乔团长看一眼战士们，就仿佛自己又要高出一寸。他为这样英勇的部队感到骄傲，他确信他们必能旗开得胜！

领队的是程友才参谋长和庞政委。程参谋长的眼发着光，嘴角鼻洼含着骄傲的笑意，满脸的春风与才气。庞政委还是那么安详自如，可是身量显着更高了些，两眼深沉地看着远处的山峰。

紧跟着的就是英雄营长贺重耘。他兴奋、紧张，可是都藏在心里，外面还是安稳从容，不快不慢地率队前进。只有红扑扑的脸透露出一些他心内的感情。经常挂在他的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强攻主峰的“尖刀第三连”到了，由众望所归的十班执掌红旗。小风展开红旗，斑斑点点全是勇士们的签名。

虎子连长的虎目圆睁，目眦欲裂，看不见群山，看不见春月，只直视着胜利红旗，阔步前进。

小司号员郜家宝紧随着连长，清秀的脸儿涨红，细长的脖儿挺直，高傲地挎着一只晶亮的铜号，在春月下闪闪发光。

老成持重的三排长乜金麟领着爆破班和突击班，爆破班中功臣邓名戈规规矩矩的，目不斜视地往前走。他身旁是老战士章福襄。章福襄是那么激动，圆脸通红，两眼冒火，恨不能一步跨到敌人阵地！他的后边是新战士岳冬生，果然多带了一根爆破筒，三个手雷，四个手榴弹，下了决心去立奇功。

突击班前，柳铁汉班长咬着牙疾走。他的眼前，不是崎岖

的山路，不是月色中的壕沟，而是龙岗里的“屠杀场”，三千多善良的人民变成死尸，刚会说些话的小儿的身上挨了三刺刀！他要给他们报仇，报仇的日子到了！就在明天！他的后面走着功臣宋怀德和功臣姜博安。他们的后面是武三弟。武三弟的大眼睛瞪圆，薄嘴唇紧闭，他把一切都已看清楚，听明白，这是去打粉碎敌人冒险登陆进攻的大仗，他必须立功，他是青年团员！

姚汝良指导员和仇中庸排长率领二排。细高的指导员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由平日的殷恳虚心的样子变成了昂首天外，英勇矫健。仇排长还是不慌不忙，安安稳稳，可是脸上带着坚定与威严。二排的后面跟着卫生员王均化，带着两个帆布挎袋，满装救急包和绷带——还怕不够用，他把自己的被单和汗衫都洗好，放在帆布袋里。背上，他背着几副夹板。他的矮小而横宽的身体上处处是力气与胆量，他不但要抢救伤员，也要打几个地堡，抓几个俘虏。他的身旁是带着一部步行机的谭明超。小谭的脸上身上都没有多少肉，可是四肢百体全像铁筋作的，他轻快活泼，而且有劲。另一位电话员，紧跟着小谭，也带着一部步行机。在他们的后边是由炊事员、文书、理发员组成的战勤队，由副指导员率领。炊事班长周达顺先前就那么作过，现在还想那么作：到必要的时候，加入战斗！教员沈凯也来了，他的样子和战士一样，更打算证明自己的胆量与勇敢也和战士一样！

副连长廖朝闻和排长金肃遇率领一排。轻便灵活的副连长好像觉得山路太平平无奇，不值得他一走似的，就那么毫不经心地走着。他的小尖下巴高傲地翘起一些，两眼随便地一动就看清楚一切。他看不起敌人就像看不起一只乌鸦似的，他随便

一瞄准，就能把它打下来。高大而老实的金排长恰好跟副连长相反，他知道自己老实，所以不敢松懈一点，他的大脚跺得咚咚的响，脸上的筋肉全紧张地绷紧。他老实，打起仗来只有一个心眼——死拼！在他们后边是有名的机枪手靳彪和巫大海，还有……

“尖刀第三连”走完，又上来一面红旗，执掌红旗的是有名的“四好班”——二连六班。

唐万善上士在二连的最后边，带领着战勤队。他很想说话，可是不敢开口，只对自己有声无声地嘟囔：常若桂班长怎么没露面？难道他已经到前面去了？……

乔团长拦住了队伍。钮娴隆首先冲过去，别的女同志跟着她。她轻巧的像一只小鹿，跑到参谋长前面。她的满脸上全是笑意，可是眼中微微有些湿润。这样英雄气概的部队使她感动得要落泪。她控制住自己。轻快地她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参谋长的胸前。文工队员们一齐喊：

“光荣花，朵朵红，祝贺首长立奇功！”

她们给庞政委戴上红花，给贺营长，给黎连长……也都戴上红花。

“光荣花，朵朵红，祝贺首长立奇功！”

乔团长亲自敬酒，大家一饮而尽，连向来酒不沾唇的庞政委也一口干了杯。

“胜利酒，请干杯，立了奇功凯歌归！”

“祝你胜利！”

“祝你胜利！”乔团长和每个人握了手。

热烈的握手，英雄气概的握手，用力地一握，立刻分开，比千言万语更亲切而明确：手碰到手，心也碰到心。坚决、果

敢、光荣、胜利，就是手的言语！

每个人都接到胜利烟。

“英雄吸了胜利烟，一举攻下‘老秃山’！”

战士们回答：

“吸了首长的胜利烟，一定攻上‘老秃山’！”

部队移动，往山下走。

欢送的人们不肯离开，立在原地向英雄们的背影招手，向闪耀在春月春风中的红旗招手。

“好！”团长望不到部队了，这么说了一声。

这个“好”不是随便的夸赞。我们的军容、士气，的确好！我们的每一班的火力比过去强了许多，都有自动火器，使参军多年的团长没法子不夸赞；况且那么多的武器是掌握在英雄战士们手中！

钮娴隆们提出要求：明天，她们到阵地去慰问，去鼓动。

团长摇了摇头。“我知道你们勇敢！我可是不能教你们去冒险！有你们经常鼓舞战士们，大家才能打胜仗！”

队员们还一再地要求，团长最后答应：“只准你们到营指挥所去，不准再多走一步！”

出征部队到了驿谷川渡口。

工兵们在这里等候着呢，怕敌人万一发冷炮，打坏了桥梁。

除了木桥与浮桥而外，还有两只橡皮船，这两条小船不知是谁放在这里的，好多好多日子了，它们就那么“野渡无人舟自横”地闲呆着。青年工兵闻季爽看见了它们，收拾了一下，准备在打仗的时候作救急之用。今天，他就想试用一下。虽然载人不多，可是早渡过几个人去也是好的，这里是封锁线啊！

小船居然能用，这使闻季爽非常满意。及至战士们告诉他：攻“老秃山”还有“海军”哪！他就更觉得高兴，而且告诉战士们：有眼睛才能没有废物啊！

过了河，战士们对战争的感觉更亲切了：前面就是“老秃山”！明天这时候，“老秃山”就必须换了手！这种感觉使大家极肃静，极谨慎起来，要说话就彼此耳语。这是大家的责任，必须不教敌人发觉任何一点声音，一点亮光。

程参谋长和庞政委直奔营指挥所去。贺营长留在河边，向连长排长又作了指示。接受了指示，他们就向屯兵洞前进，极轻巧地肃静地前进，因为他们是在“老秃山”的眼底下，而且是到“老秃山”的山根去。战士们在这里守备过三个多月，晓得什么叫作小心谨慎。在守备期间，大家都知道，炊事员到河里或小水沟里取一桶水，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一点声响会招来无数的子弹！战争是最复杂的事，头脑简单的人连一桶水也取不回来！

每一排奔向一个屯兵洞去，洞子就在“老秃山”的下面。

敌人在上面，我们怎么在下面打的洞子呢？这是战士们的智慧，也应当是个秘密！

看到末一个人渡过河，贺营长才带着两个通讯员和两个电话员到一连去看看。一连不必到屯兵洞去，所以早渡过河来。

这一带，山不大，可是很多，你挤着我，我遮着你。走到个适当的地方，贺营长立住，低声对谭明超说：“看见了吧？那是‘老秃山’的主峰，明天这个时候，红旗已经插在那里！”

“一定！”谭明超看着那秃秃的凶恶的主峰说。

十七

时间仿佛是停住不动了！屯兵洞是那么矮，那么窄，那么小，那么潮湿，战士们到里边一会儿就已感到烦闷。空气慢慢地减少，变热，衣服穿不住了。可是，不能出去，绝对不能出去，敌人就在上边！不能脱衣服：你紧挨着我，我紧贴着你，左右靠得严严的，对面膝顶着膝，谁也不能动一动；身上都带着那么多的武器，一脱衣服就必发出声响；敌人就在上面啊！什么时候了？熬过几点钟了？天亮了吗？大家问，大家看表，啊，时间仿佛是停住不动了，过一分钟好像是过一年！

他们要在洞里过一夜一天啊！

干粮很充足，可是谁能下咽呢！他们热、闷、急躁，胸口上像压着石头！他们口渴，渴得厉害！有的是水，可是谁敢多喝呢？喝多了，小便麻烦哪！

这就是考验！没受过长期的部队培养的人，没受过革命斗争锻炼的人，一定会狂喊着冲出去！可是，我们的英雄们却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等候那仿佛不知什么时候才来到的冲锋命令！低声地，他们彼此安慰，谈论着他们所要学习的英雄，彼此鼓励！打开手电筒，他们照一照手中的英雄事迹的连环图

画，英雄的相片，英雄的小传。他们急、闷、烦躁、口干、腿酸，但是他们用英雄的形象，英雄的事迹，英雄的气魄，鼓舞自己去克服那无可忍受的苦痛！不能忍受痛苦，怎能实现英雄的决心？不受这么多痛苦，怎能担起抗美援朝斗争中的光荣任务？他们的毅力，镇定，深入心灵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教他们宁可死在小洞里，也不抱怨一声，不违犯命令！他们的高贵品质，与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表现在战场上，宿营里，村落中，也表现在屯兵洞里！他们不仅是来自田间的纯朴的青年，而也是将要去作马特洛索夫与黄继光式的英雄人物。他们要忍受的就是一个英雄所要忍受的，这是考验，他们经得住考验。

在他们的头上的敌人兵营里，三五成群的敌兵正在玩着扑克牌，每一张牌上印着个裸体“美”人，口中用最淫秽的词汇发泄着卑鄙的感情。三十个或五十个的敌兵，正看着来自好莱坞的电影，欣赏着流氓与大盗的“英勇”行为。有的敌兵，独自凝视着刊物上的封面女郎，或阅读着情杀案的侦探小说。有的敌兵正怀念着被美国的“援助”与“友善”造成的南朝鲜的、日本的、或台湾的妓女。

山上与山下，相隔不过二百多米，多么不同的两个世界啊！

把红旗插上山去！我们要歼灭敌人，也唾弃他们的那种扑克牌，那种电影，那种“文艺”！我们尊重妇女，保护妇女，不使她们受蹂躏！

我们的几个小洞子是多么可爱呀！它们窄小，潮湿，闷气，可是里边坐着的都是英雄战士呀！多么纯洁的洞子，多么纯洁的人！这些小洞子里的语言、思想、感情，必能打败侵

略，消灭丑恶！

有人昏过去，大家轻轻地，默默地，把他移到靠洞口的地方，吸些清凉的空气。小司号员郜家宝已昏过去两次，可是依然不肯退下去，他要跟别人一样地坚持到底。

炮声！炮声！我们的炮！我们的炮！什么时候了？刚刚正午！还要再等整整八个钟头！忍耐，坚持，我们已熬过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啊！时间并没有停止，不是已经走了十六个小时么？听我们的炮，多么雄壮，多么好听！打的好啊！再打！再打！

可是，我们的炮停止射击。前天，我们发射了那么多炮；昨天，一炮未发，今天却在正午只发了几十响。对！迷惑敌人，不教敌人摸到我们的规律！战争是斗智的事啊！

什么时候了？下午三点，四点，五点！多么慢哪！快一点吧！快！什么时候了？六点半，太阳落了山！快！快！七点，换句话说，就是十九时！

十九时！一切都已准备好！担架队在河东在河西都向前推进。观测员在南山在北山都进入观测所。电话员按段分布开。医生、护士，在包扎所在医院都已打点好一切。工兵在驿谷川渡口预备好……

春月发出清新的光辉，照亮了群山。“老秃山”是静静的，哪里都是静静的，隔着二三里可以听见驿谷川由石坎流下的水声。外面这么安静，坑道里和洞子里可万分紧张，每个人的心都在激跃，只盼着群炮齐鸣，杀上前去！

十九时，营指挥所里程参谋长、庞政委、娄教导员都眼盯着表。团指挥所里李师长、陈副师长、乔团长、炮兵指挥员、炮团团长，都眼盯着表！

十九时，所有的炮兵单位的指挥员都眼盯着表！

十九时，贺营长到了屯兵洞。

“虎子”连长始终跟战士们坐在一起，忍受着洞中的苦痛。战士们知道连长的脑子受过伤，比别人更容易感到憋闷，屡屡劝他往外挪一挪，多得些外边的凉气。连长不肯。他必须以身作则，必须和战士们共甘苦。在实在忍受不住的时候，他咬上牙。刚刚缓过一口气来，他马上鼓舞左右的人。

营长到了，黎连长挪近洞口，吸到了几口凉美的空气。他马上想到战士们，应该教大家都出来吸些清凉的空气，舒展舒展已经僵直了的四肢。

他报告给营长：战士们情绪很高。尽管洞里是那么难过，大家可是没有一句怨言。

营长点了点头。营长深知道他的战士必能这样经得住考验。“大家的次序乱了没有？”营长问。他惟恐大家的排列次序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容或已经紊乱；那就在出洞进攻的时候需要重新调整队伍，耽误了时间。

“没有乱！我们怎么演习的，怎么作！营长放心吧！听到命令，我们马上整队出来，一点也不会乱！”黎连长低声地回答，话里带着满意的音调。

“好！”

“营长！还只有一个钟头，教大家肃静地出来，好不好？”连长请示。

“为什么？”

“洞里太闷气！战士们的手脚已经不灵活了！先出来透透气，活动活动，进攻的时候，动作好快啊！”连长以为自己的理由很充足，而且表现了对战士们的关切。

“绝对不可以!”营长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出来，万一敌人的炮火打到，伤了我们的人，谁负责呢?不要说多了，光把突击班班长打伤了，谁去指挥这一班?”

“营长，我明白了！可是……”

“可是什么?”

“也……也不会那么巧吧?”

“只许我们执行命令，绝对不许存侥幸的心！军长这么命令我们的!”

“是！营长!”

“到十九时三十分，我们的友军由南北进攻，为是把敌人的炮火吸引到两边去。听到炮声，绝对不许洞里的人动一动!传达下去。到二十时零分，我们的炮火急袭，可以教爆破班出去，往山上移动，等到我们的炮延伸，他们才可以接近铁丝网。其余的人，一定在二十时零四分出洞进攻，一分钟不差!”

“是，营长!”黎连长退回洞内，传达营长刚才交代的话。并且告诉大家，他几乎又作错了事。

战士们听了连长的话，精神为之一振，一致地决定再忍耐一个钟头。他们了解连长的心理，因为他们在过去也是每每专凭自己的勇敢，而想碰一碰看，明知危险而说“怕啥呢!”现在，他们看清他们和连长的看法是不对的；他们必须遵从营长的吩咐。

贺营长去到每一个屯兵洞，依照不同的情形分别作了交代。在他来到阵地之前，曾经这么想过：一切都已经预备好，每个战士都知道自己的任务，他自己实在没有亲自上阵的必要。首长们迟迟地批准他亲自来领导强攻是有道理的。现在，他可是看明白，他幸而亲自来了。我们的干部与战士的极度勇

敢，和过去作战的经验，使他们很容易忘记了计划，或临时改变了计划。他必须亲自在阵地，随时地交代，减少错误。他必须在这里，作为老经验与新经验中间的桥梁，和上级首长与战士们中间的桥梁。

“十九时三十分!”乔团长在指挥所喊了一声。

一秒不差，“老秃山”南边约有一千公尺远的德隐洞北山打响了！这是按照团长的布置，三营的小出击部队先猛扑那座小山。

听到枪声，黎连长把虎眼睁圆，低声而有力地说：“听！南边打响啦！真跟钟表一样准!”

战士们都想欢呼，可是谁也没出声。连这样，连长还轻喊了句：“肃静!”

紧跟着，北边，约有一千五百公尺远的石岘洞北山上，也打响了！这也是事先布置好的友军的出击。

“看!”黎连长对大家低声地解释，“南边北边一齐吸引敌人的炮火，好教咱们顺利进攻，不受阻碍!”

果然，“老秃山”后面，敌人的炮群向南向北开始射击。

“这就是斗智呀!”连长非常得意地说，“打这样的仗真长见识！同志们，我们必须极快地攻上去，别等敌人的炮火掉过头来!”

十九时四十五分，消息传来，三营的出击部队已经占领了南边的小山！

战士们的心都要跳出来。三营已经得胜，我们还等吗？进攻吧！

“不准动!”黎连长的命令！紧跟着，他鼓动：“三营胜利了，我们能丢人吗？一定不能！好，还有十分钟，准备!”

营指挥所里，炮兵各单位，都在电话机上听到乔团长的声音：“十九时五十分！十九时五十分！”

乔团长的眼盯住了表，所有的人都眼盯着表。乔团长的大长脸上煞白，带着杀气。还有十分钟！十分钟！一切的准备，一切的心血，一切的热汗，都为了二十时零分！顺利还是困难，政治的与军事的影响，都取决于二十时零分！炮一响，没法子再收回来！他是团长，他负实际准备与指挥的责任！

当他打游击战的时候，他曾改扮成乡下人，独自闯进住满了敌兵的小城，和敌兵擦着肩膀走来走去。凭他的身量，他的眼神，谁肯相信他的乔装改扮呢？他自己恐怕也不大相信，所以一手揣在小褂的襟里，手指勾着枪。谁敢过来抓他，谁就先吃一枪弹！他大胆、单纯、快活，像作游戏似的担任着艰险的任务。可是，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他是团长，掌握着一盘新的作战机器，不许出一点障碍！不是吗，在一切都已准备停妥，军长还亲自问他：能打不能打吗？

稳重敦厚的师长也看着表。他的脸上依然微笑着，他相信他的部队必能打胜。可是，他一根接着一根地吸烟。他也有不放心的地方——我们的战士勇敢，但是勇敢的人往往不按照计划作事；打乱了计划是危险的！

陈副师长看着表，黑亮的眼珠上最黑最亮的那儿顶着一点笑意。他心中正在比较敌我的力量：敌人用兵确是像使一盘机器，不过那盘机器的动力是督战员的手枪和机关枪；后面不用枪督着，前面的士兵不往前挪动！我们呢，现在只可以说是一盘还不十分精致的机器，可是我们的动力是正义性，是阶级觉悟，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行了，我们的力量大！希望我们的机器一天比一天完美！他微笑了一下。

在营指挥所里，程参谋长的脸上显着分外聪明，好像心中绝对有底，即使攻上山去，完全打乱，他也会有办法再整顿好。他不顾虑什么，他相信自己的指挥才能！

庞政委不动声色地静静地坐着，他在关切战士们现在的思想情况如何，情绪如何。他颇想到屯兵洞去看看。

娄教导员的心情跟庞政委的差不多。他特别关切着黎连长，甚至于对于贺营长也有点不放心——万一他一听见枪响就忘了指挥，而亲自动手去战斗呢？他也想到屯兵洞去看看。

可是，贺营长知道怎么控制自己。时间快到了，他不由地解开了衣扣。按照过去的习惯，每逢上阵，他身上不留一点累赘，连外衣都脱掉，为是动作灵便。只解开一个钮扣，他笑了一下，又把它扣好。今天，今天，他要像个营长，整整齐齐地上阵！

只差五分钟了！

…………

乔团长对着电话机高喊："二十时零分！"

话刚出口，几十门炮的炮弹也都出了口！"老秃山"变成了一条火龙！驿谷川中的春水闪动着一片红光！

十八

我们的炮火急袭，黎连长命令：爆破班出发，往山上运动；等到炮火延伸，立即接近铁丝网。

煎熬了一天一夜的爆破英雄们，听到命令，立刻忘了疲乏，忘了肢体的酸痛，迅速轻巧地出了屯兵洞。他们甚至顾不得长吸一口外边的空气，多么清新甜美的空气啊！震动天地的炮声与山上的火光使他们忘了一切，只顾迅速投入战斗。

借着月色与山上闪闪的火光，他们能清楚地看见彼此。他们一声不出，极快地按照战前演习好的样子排好，前进。他们熟悉地形，每一步都走得迅速而正确。他们用不着彼此呼唤，只点一点头或拉一把就表现出彼此的深厚关切，同时也就是彼此鼓动。一同上阵的英雄们只有一条心——执行命令，取得胜利。

功臣邓名戈把新战士岳冬生多带了的爆破筒拿过去，替他拿着。岳冬生看出战友的心意。邓名戈的眼神说明：“我力气大，我替你拿着！”

爆破班分成两组：第一组由班长率领，第二组由功臣邓名戈副班长率领。第二组里有章福襄，岳冬生，郦豪，贾兆惠

……几位英雄战士。

他们找到合适的地方，停止向前移动。我们的炮火继续急袭。听着自己的雄壮炮声，每个战士都感到骄傲，而且都眼盯着面前正被炮火破坏着的铁丝网，准备好决心与所有的力气，只要炮火一向前延伸就一跳跳到铁丝网的跟前。

炮打完四分钟，延伸。爆破班果然一跃，到了铁丝网跟前。

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七道铁丝网。到跟前一看，我们的炮火只打开了四道，还有三道。铁丝网有弹性，不易打断。好动感情的章福襄有些着急，邓名戈镇定地向他耳语：“别慌！我们有办法！”

第二组当先，先把爆破筒安置好，拉开，破坏了一道障碍。

敌人似乎感觉到了这里有事，开了枪。

“上！”邓名戈发令，“攻第二道！”

这一道简单，章福襄用大剪把它割断。邓名戈镇定地有力地又剪开一道。我们的炮弹呼啸着由头上飞过，敌人的枪弹嗖嗖地打了过来。没人注意，大家只一心地去剪断冲破铁丝网。三道残余的障碍都被打开。

可是，竟会还有一道，大概是敌人刚刚布置的。

后面，一片杀声，我们的突击队攻上来了！红旗前导，战士紧随，人人呼喊，个个猛冲，像一阵狂风袭来。

敌人打起照明弹。

山上已被我们的炮火打得遍山烟雾，灰土飞扬，虽有月光，虽有照明弹，仍然是一片迷茫。在这迷离渺茫之中，面前飞动着敌人的枪弹，刷刷地像阵阵秋风扫地；背后杀声震耳，

红旗越走越近，眼看就到突破口！章福襄急得乱跳，“爆破！爆破！”

“肃静！”邓名戈分外镇定。他正在细心考虑。

这新安上的一道铁丝网并不很高，可是很宽，黑糊糊的那么一大摊，到处向上伸着利刺，像个趴伏着的庞大凶恶的怪兽。走不过去，跳不过去，就是用炮打都须费很长的时间！

邓名戈沉毅地考虑着：红旗即将来到，无法进行爆破；一爆炸，必定伤了自己的人。也不能教红旗倒退三十米，等爆破之后再上来，那耽误时间！况且，敌人似乎已发觉了这个突破口，火力已经越来越密！“老秃山”果然厉害：我们前天的和刚才的炮火只打垮了一部分地堡，多数的地堡是钢轨钢板筑成的，不易摧毁。这些没被破坏的地堡仍然会织成很厉害的火网！

红旗到了！

邓名戈下了决心，依然镇定，但十分激壮地说：“同志们！实现决心的时候到了！红旗必须快下去！搭人桥吧！”说罢，他直伸双臂，向前扑去，爬在那一大摊带着利刺的铁丝网上。

章福襄一言未发，把冲锋枪横举起来，扑向前去。新战士岳冬生看了看章福襄，只说了句：“我跟着你！”扑向前去！战士郦豪，贾兆惠紧跟着扑向前去！五位英雄搭好一座胜利的人桥！

乜金麟排长连连跺脚：“起来！爆破！我们怎能……都是革命同志！”

英雄邓名戈抬起头来：“快过！快过！排长，你耽误了时间就犯了大错误！”

乜排长眼含热泪：“同志们，我给你们报仇！”说罢，一狠

心，从英雄们身上跑过去。

“轻一点！轻一点！”红旗班与突击班的战士都忍泪跑过去。

黎连长上来了，一狠心，从人桥上跳过去，身后紧随着小司号员。小司号员打起信号——攻进了铁丝网！

人倒旗不倒，红旗已换了两次手。红旗又被阻住，前面一个地堡群疯狂地向下扫射；黎连长的电话员负伤！

黎连长双目瞪圆，看了看前后左右的战士。我们已有伤亡。可是，我们还都有组织，战士们的确作到了随时靠拢，随时组织。连长的心中有了底。

敌我的枪弹密如雨点，似乎可以互相碰在一处。

黎连长决定：只打地堡群中的那个最大的，不管那些小的；先攻上主峰最要紧。他只对功臣姜博安小组作了个手势；姜博安，由一个战士掩护，绕到大地堡的后边，塞进一个手雷。一声巨响，大地堡不再出声。

地堡群的火力稍弱了一些。黎连长下令：攻上主峰！

敌人反击，来了一个班。黎连长下令：散开！猛打！敌人败退。黎连长再下令：准备敌人再反扑，极快地组织起来！他的虎目向左右前后扫视，我们的人不多，而二排还没来到！极快地，大家组织起来：连长和郜家宝一组，王均化和功臣宋怀德一组，另外还有柳铁汉班长，功臣姜博安，和四五个战士分为两组，四组分路进攻，遇见敌人就分路迎击。

敌人果然反扑，而且来了一排多人！敌众我寡，紧急！

黎连长回头望望，二排还没赶到！他吼声如雷，鼓动大家：“同志们，坚持到底！二排就快来到！”

敌人越逼越近了！

正在这最紧急的关头，胸怀大志，久想立功的小司号员部家宝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吹起冲锋号来！

在这影物迷离，血肉横飞之际，忽然听到清脆的号声，敌兵吓得一愣，都立住了。在这生死关头，一分钟，半分钟，以至几秒钟，都是宝贵的！

敌人立住了。功臣宋怀德乘机会跳出去，扔出一个手雷。手雷没响！敌人又往前逼！英雄宋怀德抱着一根爆破筒，一声不出，飞也似的闯入敌群，只一拉，火光四射，英雄和二十多个敌人同归于尽！残敌急退，跑进交通壕。柳铁汉班长追上前去。

柳班长的脚刚刚由英雄的人桥走过来，他的眼刚刚看见了宋怀德烈士的壮烈牺牲。他和他们天天在一处出操，在一处学习，在一处劳动，可是他们已把所有的鲜血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正义。看见他们的痛苦与牺牲，他没有落泪，没有哀悯，他只咬上牙，只想给他们报仇！

可是，他也知道：连长的企图是先攻上主峰。他应当不应当去追击败敌呢？他须极快地决定。他决定追下去。要不然，那些残敌会组织起来，再反攻我们，或是逃入地堡，增强敌人的防御力量。“追！”他命令与他同组的一个战士。

咬着牙，几大步，他赶到了壕沟边上，借着照明弹的光亮，看见了那些残敌。他急快地搂枪。枪没响！子弹已用光！

假若他在沟沿上多愣半分钟，或者几秒钟，沟内的敌人就会打倒了他！不，他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烈士们报仇！他像久有准备似的，没稍停一会儿，就大吼一声，跳入沟内，用没有子弹的枪比着敌人——一共有二十来个。

他面前的敌人跪下了，双手横举着卡宾枪。柳班长一伸手

抓过来头一名敌兵的武器。正义的威严使敌兵丧胆。

这时节，壕沿上来了与柳班长同组的那位战士。

“去抄后路，全抓住!”柳班长喊。

只在说这么一句话的工夫，后面的敌人乱动起来，想逃跑。柳班长扔出手榴弹去，打倒了七八个，只有两三个逃掉。前面跪着不动的还有六个。

战士下来。二人先去缴械，而后柳班长说：“把他们带走，交给营长!”

…………

铁丝网上的章福襄苏醒过来。揉揉眼，他高喊：“冲啊!”那四位英雄都不应声，有的已经牺牲，有的身负重伤，昏迷不醒。章福襄滚下铁丝网。他的胸部腿上都受了伤，连看也不看，往上冲。

这正是柳铁汉在壕沟里抓了俘虏以后。章福襄的眼前三十来米，就是个地堡群，向突破口猛打机枪。他跳入一个弹坑。他切盼遇见一位战友，结成一个小组。可是，四外没有一个人。他只好等到了机会，一滚滚到一个地堡的洞口。从地上拾到一颗手雷，扔进去，一声巨响，里面马上冒起火来。敌人在里边乱叫。他闯了进去。洞子很大。里边有火苗，外边有照明弹，很亮。里边的敌人还在乱叫。他往里闯。拐一个弯，他打出三个手榴弹。顺着烟，他急往前冲，用冲锋枪猛打。敌人不叫了，全被打倒。

章福襄喘一口气，数了数，地上有六七个死尸，他出了地堡。隔四五米，又有一个地堡。他一出来，就被这一地堡封锁住，裤子上打穿好几处。他一蹿，又跳进一个弹坑，用冲锋枪猛打地堡的口子，头也不抬一抬。子弹打光。敌人也停了火。

他跑近地堡，从侧面打进四个手榴弹，解决了它！他顾不得进去看看有多少敌人已被炸碎！

他的胸与腿都流着血，不知道疼。他跳，他跑，他攻击，有英雄的意志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他的耳朵已经震聋，看枪口冒烟不冒才知道有无子弹。他忘了自己，只知道为邓名戈们报仇！他看明白：邓名戈等四人是教地堡的火器给打死打伤的；铁丝网上的利刺不至于要命。

新战士武三弟正在找人靠拢，奔过章福襄来。“同志！你消灭了几个敌人？”他睁着大眼睛问。

“没工夫记数儿！”章福襄满心怒火，不愿闲扯。“我打，你掩护，干不干？”

“干！我会掩护！”武三弟用力地点头。

上来七八个敌人，被两位战士打倒了四个，其余的退回壕内。武三弟上去看看。“同志！这怎么是个黑脸的？没打错吧？”

“哥伦比亚！”章福襄没有心思细解释。

“好家伙，这个身上中了六枪！”

“快过来！”章福襄叫。七八个小地堡一齐打他们，手榴弹一来就是十几个。

武三弟极快地躲，身旁还落了两个弹。敌人的手榴弹先旋转一会儿，才爆炸。章福襄喊：“捡起来，往回扔！”武三弟完全信任老战士，拾起弹就往回扔。扔出去，他笑了：“这倒怪有意思！”

章福襄的手被破片打伤。武三弟着了急：“我给你包扎！”二人一同跳入弹坑。

教员沈凯和一位炊事员来到，给老战士包扎。

"教员!"章福襄叫,"你回去!你不该来!"

沈凯一边包扎一边说:"你赶不走我!我还要扔几个手榴弹呢!"

炊事员说:"我背下你去吧!你的手伤啦!"

"没关系!"章福襄辩驳。"我在这里等着敌人,我还有一个手榴弹!"说着,他把手榴弹挂在小指上。他的惯于发红的脸上已没有了血色,但是心里还冒着火。

武三弟要去攻二十五号。可是,他又不肯丢下老战士章福襄。越急越拿不定主意。

"三弟,你走!去完成攻上二十五号的任务!我的腿不能动了!"

炊事员再劝:"我背你下去吧!"

"休想!"章福襄下了决心。"我死不了!搭人桥我都没死嘛!我这颗手榴弹还可以打死好几个敌人!"

教员沈凯把自己带的四颗手榴弹交给了老战士。老战士笑了。

"我过一会儿再来看你!"炊事员说。说罢,同沈凯一道去寻找伤员。

武三弟独自向二十五号走,不敢回头看章福襄。

…………

红旗前进,向主峰上猛冲。

贺营长来到。他本在二排之后,却赶过来追上了三排。上山的时候,敌人的枪弹嗖嗖地在他的腿旁飞过去。他算计了一下:恐怕敌人的火力比我们估计的还要强的多。可是枪弹最密的时间只有半分钟左右。现在,已经不那么密了。他知道,敌人已经被我们打乱。到了刚被打垮了的地堡,他教谭明超留着

神进去："在这里等我！这是我临时的指挥所！"说完，他向前追赶红旗。

人倒旗不倒，红旗手已换到第四个——覃俊秋。他又负了伤，张挺茂接过去。

"不要忘了红旗上的签名！不能教它倒下！"覃俊秋手按伤口，忍着痛嘱咐。

张挺茂来不及答话，举旗前进，一边疾走一边鼓动："同志们，冲啊！红旗上了主峰！"

染着英雄们宝贵的鲜血的红旗到了主峰。

张挺茂身负重伤。一手扶旗，一手扶伤口，他高唱起《红旗歌》。唱到了"为祖国，为毛主席"，他的头歪下去，断了气！

小司号员的眼快身轻，一跃而上，接住红旗，牢牢地插在主峰上。

只差几秒钟，二连的红旗也来到。二连三连在主峰上会师。

黎连长，营参谋长，营长，全来到。

"发信号！"营长发令。小司号员放了信号枪，胜利的光芒。二红二绿，划破了天空。

观测员们向营、团指挥所报告：占领主峰！

乔团长看看表：二十时十一分；恰好七分钟攻上了主峰。在电话上，他告诉程参谋长："战事转入全面铺开，巩固胜利！"

十九

营长在红旗前面交代：

“我暂在那个地堡里，”他指了指。“过一会儿，我搬到南边去，随时联络！参谋长，整顿队伍，猛攻二十七号！”这时候，二十七号的一个大地堡正猖狂地向主峰射击。“教栗河清先消灭它！”

栗河清，一个瘦条温雅的四川人，正在附近。得到命令，他不慌不忙地瞄准，只一炮，把那个狞笑着的怪物打翻。

“进攻二十七号，先占领，然后再搜索。”营长继续交代。“照原定计划，教六班去打敌人的连部！教栗河清先消灭那两辆坦克，别教它们跑掉！”

参谋长带着队伍向二十七号进攻。

营长转向黎连长：“整顿队伍，往下压，攻二十五号！二排打的地堡，由三排搜索。”

黎连长往下走，小司号员紧跟在后边。

“好哇，小伙子，你有了功！”连长夸奖小部。连长非常高兴：他怀疑了好多时候的战术，竟自完全成功；首长们是真有学问啊！上来的这么快，这么齐，真像一盘机器啊！

“连长，咱们先插上的红旗！”小部要表表功。

“一齐插上的！”眼前尽是英雄的事迹，连长也拿出英雄气度来。

“咱们先插上的！”

“放开点心吧，小鬼！两面旗上的血都一样的红！”

小司号员不敢再说什么。

贺营长立在两面红旗前面，瞰视全山。他不能不感到光荣。可是，他赶快想到实际问题上来，告诉通讯员：“到一连调一个排来，在这里抢修工事！快！”通讯员应声跑下去。

营长看出来：二十七号比较好守，前面是开阔地，我们的炮火可以拦阻敌人，机枪可以封锁阵地。二十五号才是敌人反扑必经之路，那里高，那里窄，我们不易仰攻，也无法多用人力。我们须在适当时间，放弃了它，坚守主峰和二十七号。主峰上必须有坚固的工事，还必须在拂晓以前修好！敌人反攻必在拂晓，他知道。

这时候，栗河清用三颗炮弹，把一辆坦克打翻，把另一辆打起了火。

贺营长笑了笑。敌人已被我们打乱，失去组织联络，否则那些坦克、火焰喷射器……要都发扬了火力，恐怕我们……想到这里，连每战必胜的英雄都轻颤了一下！“真像个大刺猬，每一根刺是一挺机枪！”他心里说。

他来到“指挥所”。它附近的小地堡已都不出声，有的冒着烟，有的垮下去。

谭明超已把敌人的尸体拉开，用军毯盖好，用土掩盖了血迹。

“营长！”他的眉清目秀的脸上带出兴奋与紧张。“敌情手

雷那么厉害！那些尸首都对不起来，不知道哪条胳臂该配哪条腿！”

“那就是侵略者该得的惩罚！你害怕不？”

“不！不怕！”为证明自己不害怕，小谭挑着眉毛往四下看，“这里不是满好吗？”

“满好？”营长笑了，“敌人还没开炮！一开炮，你把命喊出来，步行机也未必传出话去！”

“屯兵点还有人预备着呢！可是我一个人就行，我愿意把命喊出去！”说着，谭明超紧靠门口坐下，因为步行机的天线必须放在门外。

“通讯员！”营长叫，“你立在门口，监视着后山坡！不要动！”然后对小谭说：“向营指挥所报告情况。”他坐在小谭的旁边。

小谭得意，今天果然如愿地和英雄营长坐在一处，作英雄的喉舌。

这时节，进攻二十七号的部队被敌人阻截在山洼里，那里有成群的地堡。栗河清跳入交通壕。他必须解决那些地堡。但是，火箭筒的威力大，至近也须打四十米以外，否则会打伤了射手自己。眼前的地堡全只隔十米左右！怎么打呢？

他不慌不忙地想办法。想出来了！在壕沿上，他连发六炮，打中六个地堡！炮出口，他跳入壕沟，自己没有受伤！他创造了新的射击法！

地堡打开，有名的六班的萧寒班长，接到参谋长的命令，带领一个战斗小组，进攻敌人的连部。

柳班长去找他的队伍。

指导员姚汝良率领二排，在上主峰的半路中遇到黎连长。

二人约好先分开，一左一右，边打边进，在与一排会合的集结点会合，一同进攻二十五号。

敌人的排部是控制两条主干交通壕的一座大地堡。由主峰下来，必由此经过，才能上二十五号去。因此，这座地堡吸引住不少我们的战士。

姚指导员要赶过来指挥，可是还没赶到就负了伤。他坐下，手捂伤口，指挥由主峰下来的人。

柳班长看见了他，飞跑过来。他已俘虏了六个，消灭了十来个敌人。但是，那还不能解恨。敌人残害了成千成万的和平人民，单是龙岗里就有三千多尸体，多数是妇孺！一见指导员受伤，他的愤恨更深了！“指导员！”他叫了声，立刻蹲下去。“我给你包扎！”

“不必，赶快到那儿去！”指导员指了指那个拦路的大地堡。“不要都挤在那里死攻它！留几个人封锁住它，其余的人向二十五号进攻！连长在右翼呢！”指导员的嗓子已喊哑，脸上煞白，可是两眼冒着怒火。

“我……”柳班长咬了咬牙，找不到话说。

“快去！这是我的命令！快！争取时间！”

是的，争取时间！他自己就正在争取要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尽到他的责任。每一秒钟里都有意志对痛苦的最激烈的斗争，他已看见必然来到的死亡，可是要在死前抵抗痛苦，争取多呼吸几次，好多尽一分钟一秒钟的责任！他是共产党员！

“我执行命令！”柳班长一狠心，把头扭开，冲向大地堡；耳中带着比野炮手雷还更响亮的声音——姚指导员的悲壮的哑涩的语声。

二排长正在地堡前指挥。柳班长传达了指导员的命令，并

请求：他带三个人设法解决地堡，排长带领别人迂回过去。排长同意。

“留神！”排长嘱咐，“这个地堡是三层的，上中下都有人！”

排长走后，四人定计。他们有一挺轻机枪。有人主张：只用机枪封锁，暂且不往里攻。

姚指导员的语声仍在柳班长的耳中。班长说：“消灭它！消灭它！咱们的机枪在外面封锁它，我独自摸进去，你们俩听见我的声音，进去；听不到，别进去！都进去以后，我守中层，不教下层的人上来，你们俩攻上层，上层不会有好多人。你们解决了上层，咱们三个一齐攻下层！同意？好！我进去！”班长蹿到地堡跟前。

这时候，武三弟看见了姚指导员。指导员向他招手。

“给你！”指导员把身上的两颗手榴弹交出来，“去！把这两个扔到二十五号去！”

接过手榴弹，武三弟愣在那里了，泪在大眼睛里转。

“去吧！不要难过……”指导员说话已很困难。“你看，那里躺着的都是谁？”

武三弟看了看。“敌人！”

挣扎着，指导员笑出了声：“敌人，一死就是一片！去吧，孩子，再打死他们一片！”

武三弟说不出话来，可是脑子并没有闲着。灵机一动，他飞跑下去。

找到了沈凯，他已喘不过气来。“要，要担架！抬！抬指导员！”然后，他像野马似的往二十五号跑。

柳班长解决了那个大地堡。在一堆死尸中，他发现了一个

中国人。他猜到：这是台湾来的美帝走狗，替敌人偷听我们的电话的。他的怒火冒起三丈，狠狠地踢了死走狗几脚，咬着牙骂："畜生！畜生！畜生！"他抓到两个俘虏，可能是排长排副，因为都带着手枪。他派了个战士把俘虏送交营长。

敌人的炮火到了。

我们的山上的、河边的以及"老秃山"山脚下的交通线一律受到猛烈的轰击。我们的运输队、担架队都受到损伤。我们的电线随时被炸断。驿谷川上的木桥被打坏。战斗越来越激烈。

"老秃山"在照明弹下，像一团火雾，忽明忽暗，忽高忽低，中间飞啸着无数的子弹。四山也都在爆炸，起火，冒烟，石走沙飞，天空、山上、地上、河中，都在响，像海啸山崩；炮声连成一片，枪声连成一片，分不清什么是什么。

可是，"老秃山"上只落了空炸炮弹。主峰上像下着火雪。敌人有隐蔽，我们在地面上，空炸可以不会伤及敌人。

我们的炮火还击，展开了炮战。

这时候，谭明超真的要把命喊出来了，敌人的炮火是那么紧密，地堡已然像一只风中的小船，左右乱摆。他不能再倚墙坐着，省得摇动步行机——机器是在他怀里。炮震乱了音波，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暗哑。他修理机器，他舍命地喊呼。他把嘴角喊破，流出血来。空炸，一会儿就炸断了天线。他冒着炮火出去，寻找木棍，寻找皮线，架起天线。一会儿，木棍又被炸断。他不屈服，不丧气。看一眼英雄营长，他就来了力量；跟英雄在一处就必须克服困难。他渴，水已喝光，还渴！出去找皮线的时候，他看见地上扔着一个敌人遗弃的水壶。拾起来一看，水壶，那么小的一个东西，上面却有五个弹眼！"好家

伙！仗打得真厉害！”他赶紧扔下它。

在又一次出去找皮线的时候，小谭看见一个敌人的尸体上有个水壶。他把壶取了下来。打开盖，闻了闻，原来是酒。本想扔掉，可是一转念头：“给营长拿回去！”他热爱英雄营长。

“营长，酒！”小谭得意而又恭敬地递出酒壶。

营长看了看，看清它是敌人身上的东西。他问：“从敌人身上拿下来的？”

小谭点头。

“恨敌人不恨？”

“恨！”

“把它扔出去！”

小谭把它扔了出去，心里更佩服营长，也就决定忍耐，不再怕渴！

两个俘虏被带进来。一进来，那个排长赶快把手表摘下来，献给营长。他是从另一种世界来的，只知道买卖，贿赂，抢劫。他还不晓得志愿军是什么样的人。

营长摆了摆手。他很着急，不会说外国话。他明知无益，却还用中国话告诉俘虏：“志愿军保护朝鲜的一草一木，永远不私取一草一木！你们打仗是为发财，我们打仗是为保卫和平！”

保存住自己的手表，排长高了兴。他用半通不通的朝鲜话说：“美国的不好！我们是哥伦比亚！”

营长急于知道山上到底有多少敌人，可是话不通！他的脸红起来。“没有文化不行啊！连外国话都必须学啊！”他对小谭说。

他教通讯员把俘虏带下去。

“告诉三连，我搬到排部大地堡去。”营长告诉通讯员。“二连的电话还通，我自己告诉他们。”

到了大地堡，营长详细地看了一切，把文件都放在一处，准备带回去。他发现了十几个打好了的背包，整整齐齐地放在一块儿。莫不是敌人今天换防么？他揣测。莫不是撤下去的刚要下山，我们就攻上来了么？对！是这么回事！要不然，那些坦克怎会到我们攻上来才发动机器呢？这样，山上也许就多了一倍的人！要走的还没走，上来的也许都已上来！

自从一上山，营长就有这个感觉：敌人的火器比我们估计的还多！现在，敌人的兵力又增加了一倍！没有这么多敌人，专凭那么多地堡和火力，已经够难打的了，何况又增多了敌兵呢！他又调一连的一个班，来助攻二十五号。

信号升起，我们占领了二十七号。

营长想抽调二十七号的一部分兵力，增援进攻二十五号。可是，想了想，他不能那么办。他料到，到山上的哥伦比亚人被消灭的差不多了，才是美国兵来增援的时候。他须留着二十七号的人迎击敌人的反扑。

他很想到二十五号去看看，为什么还攻不下来。可是，他往外一迈步，小谭就抱住他的腿。“营长，你不能出去！通讯员会替你出去看！”

…………

由主峰下来，王均化见一个伤员，包扎一个，而后扶着或背着，把他们安置在可以隐蔽的地方；用白面撒上记号，好引起担架队的注意。他也把烈士们都移到一处，作好记号。一连气，他包扎了二十多个伤员。都作完，他往二十五号走。

没走好远，他看见小司号员东张西望地跑着，好像不知往

哪里去好！他喊了声："小部！"

部家宝跑到，抓住小王的手，急喘着说："快！连长受了伤！"

两个青年像箭头似的飞跑下去。

过了刚被我们解决了的敌人排部，沿着由二十六号到二十五号去的主干交通壕，都是三五成群的地堡。过了这些零散的地堡，就到了二十六与二十五号两峰之间的山洼。这个山洼就是我们的一、二、三排的会合地点。我们要在这里集结，因为再过去就是一道关口——大大小小共有七八十个地堡！不过这一关，休想攻上二十五号去！

攻上主峰以后，各战斗小组分头去打地堡，一边打一边往二十五号进展，都要到山洼会合。

黎连长带着小司号员和一个通讯员向二十五号前进，他希望先到山洼，和副连长会合，部署怎么过关。他非常高兴，因为战士们都能按照计划分头进攻，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证明了新战术的优越性。而且，他反倒比小部更谨慎了。小部初次上战场，有机会就要试试手中的武器。一路上，每见一个地堡，他就想打上前去，都被连长阻止住。最后，连长把小部在路上拾得的冲锋枪夺过来："小孩子不要乱放枪！"

"连长，我会打，我学习过了！"小部往回要枪。

"学习过也不行！"连长经过这次的战术思想学习，还和从前一样勇敢，可是稳健多了，机警多了。同时，在攻上主峰之后，他领略到"老秃山"的厉害。以前，看到一两个地堡，他闹着玩似的就可以攻下来。可是，在这里，地堡是那么多，几乎使人没法防备，枪弹从四面八方，从头上、脚下、半中腰，都可以打过来！稍一失神，就中了敌人的暗算。

连长向来没这么谨慎过。他是那么谨慎，几乎使他有点看不起自己了！几次，他几乎喊出来：“你们滚出来，和老子在平地上干干！”可是那有什么用呢，敌人就是不出来，只在地堡里暗中伤人！

再前进，面前是个大地堡，正往外打枪。郜家宝要动手，被连长一把抓住，扯倒在地。连长卧着往四下里看，见后面有自己的人。“得干掉它，别教它挡住后面的人！”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去！”小郜急切地要求，“试试我行不行！”

“等着！”连长细细端详地堡。

枪不打了，枪眼关上了钢板。

“真逗人的火呀，狡猾的敌人！”连长咬牙痛恨。“非干掉你不可！”这并非完全是任性，连长很怕它再忽然开火，教我们后面的人吃亏。他想好主意：“小鬼，我打枪，招敌人再打开钢板还击。你到后面去，敲打后面枪眼的钢板。去！留神！”

连长开了枪，敌人果然还击。

小郜绕到后边，叮叮当当地敲打钢板。

敌人中了计：没关上前面的钢板，就到后面去开枪。

“掩护我！”连长告诉通讯员。然后，猛一蹿，接近地堡，把手雷扔进去。

连长决定进去搜索。他必须彻底消灭这个拦路的地堡，好教我们后边的人顺利前进。

小心地搜索完，连长带着通讯员和小郜急速前进。正在前进，敌人的一冷枪打中连长的腹部。又一枪，打伤了通讯员的腿。连长当时昏迷过去。

见连长受伤，小郜发了狂！他爱连长！拿起通讯员的两个

手雷，他不加任何考虑，就往前冲，想去消灭那放冷枪的敌人。可是，找不到敌人在哪里。他镇定了一下，决定先救护连长，急跑回来，找人给连长包扎。

他遇到小王。

连长的肠子被打穿。小部已忍不住泪。王均化唤醒连长，连长手按着肚子，想坐起来，没有成功。头一句他问的是："我们的人呢？"

"都向二十五号攻呢！"王均化说。"连长，我给你包扎一下！我慢慢地，不会疼！"

"不必包了！"连长说话已很困难。"你们俩，去告诉三连的人，必须攻下二十五号，这是我的命令！"说罢，他闭上了眼。过了一小会儿，他的眼又睁开："扶我起来！"王均化快而准确地把连长的腹部包扎起来。连长右手按着腹部，左手扶着王均化，部家宝支着他的腰，立了起来。

英雄看了看二十五号山峰，眼中落下两点泪来："我没能完成任务！好孩子们，放下我吧！"

两个青年轻轻地放下连长，连长已不再呼吸！

王均化忍泪端详地形，找到一个藏弹药的小洞。他急忙给通讯员包扎好，送他进小洞坐下，把枪也交给他。"拿着枪，你在这里看守着连长！过一会儿必定有人来抬他！"然后，转身和部家宝抬起烈士，放在小洞旁边。

部家宝叫了声："连长！我去给你报仇！"然后对小王说："走吧！你带我去打，你有经验！"

"我一定带着你！"王均化回答。

敌人确是被我们打乱，到处乱跑乱躲。两个青年还没走几步，就遇到三个敌人。王均化喊了声：打！手榴弹就随着出

去，打死两个，逃了一个。

两个青年再往前走，遇到个大地堡在壕沟边上。王均化指挥："你在壕沿上打三枪，敌人必还击你，我就扑过去！"部家宝照计而行，王均化乘机会滚到地堡前。听一听，里边有人声。小部也滚了过来，要绕到后边去，像刚才敲钢板似的那么办。小王一把拉住他。小王用带着的夹板推开了封护地堡枪眼的钢板，敌人刚要开枪，小部的手雷已塞进去。等里面安静了，小部要进去搜索，又被小王拉住，怕里面万一还有个活的呢。他有个手电筒，告诉小部："我照这一角，你在那一角。要是里边有人，见亮必打枪，可打不着你！"二人就那么进去，里边已经没了活人。他们拖出两挺重机枪，放在门外，打扫战场的会把它们拿走。他们背起卡宾枪，又各拾几个手榴弹放在袋里。

出来，他们看见了我们的一排的人正和拦路的大地堡争斗。小王教小部去打，他自己往前滚，因为他看见了一个伤员，离地堡不远。滚到伤员身旁，他一手按着伤员的头，背着他往前爬。伤员若一抬头，就还会挨枪。他面向地堡爬，越靠近地堡这一面，就越不会教地堡的机枪打着。到地堡一旁，他把伤员包扎好，安置在一个石崖下。

一排的战士看见他们，非常惊异："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两个青年告诉他们，连长已经牺牲。大家听了，一齐发誓，爬也要爬上二十五号去，执行连长的遗嘱！

在一排刚才过来的方向还有伤员，王均化告诉小部："在这里等我，别独自去打，我先去包扎伤员！"

小王去包扎伤员。都包扎好，他把重伤的二人放在安全的地方，嘱咐轻伤的持枪保卫。然后劝告一个还能行动的："你

下去叫担架，省得他们负第二次伤！”这样细心地布置好，他回来找小司号员。下了壕沟，正往前走，他头上来了一枪，把他的帽子打飞。这就是俘虏史诺所说的暗火力点。幸亏他的身量矮！他急忙翻上沟来。

找到了小司号员。郜家宝在等待小王的时节并没闲着，他从伤员身上取了十三颗手榴弹，三个手雷，一根爆破筒，三百发枪弹。枪上满是灰土；怕发生障碍，他从衣上撕下一块布来，把枪擦好。一边擦枪，他一边安慰伤员们：“好好休息，一会儿担架就来！”

两个青年又见了面，都很高兴。在战场上，分别几分钟都好像许久没见了似的。要不分别这么一会儿，他们或者也不会注意彼此的样子。现在，彼此不由地打量了一番。郜家宝看看朋友：王均化的头上脸上都是泥土与炮烟，只有眼圈与嘴圈白一些。他浑身上下全是血点血块，衣服撕破了多少处，裤子只剩下了半截——因为卧倒与爬行那么多次。小郜告诉小王：

“连长活着的时候，老叫咱们小鬼，真像！”

“少说废话，打去！”

两个青年带好武器，向前进攻。一边走，王均化一边告诉小郜：

“小郜！咱们俩要是有一个受伤，另一个可别管，照常往下打！咱俩是好朋友，可不能因为照顾朋友就耽误了战斗！咱们都是青年团员！你明白我的意思？”

小司号员点头。“明白！我同意！”

就是这样，两个青年团员，包扎了四十多个伤员，打了七个地堡，缴获了成堆的武器，消灭了六十来个敌人，还捉到一名俘虏！

二十

营指挥所的电话：二十五号怎样？

团指挥所的电话：二十五号怎样？

消息来到：姚指导员重伤！

消息来到：黎连长牺牲了！

消息来到：大地堡群打不通！

没人能拦得住贺营长了，他必须亲自出去看看！不打下二十五号，战斗不能结束！他必须完成任务，否则无以对英雄的称号！

小谭与通讯员百般地拦阻，都没有用。

“闪开！这是打仗呢！”营长再没有一点温和的样子。他的脸忽红忽白，二目瞪圆，身量忽然高起一大块来。

通讯员要跟着，营长不许。“你在这里盯住后山，不许动一动！一有动静，赶紧找我！”

营长独自闯出去。

一到外面，营长不由地感到轻快。他的眼扫视着四面八方，他的脚步轻快而准确。他恢复了旧日的战斗生活，又呼吸到战场上的苦涩的腥气。

这点快意不大一会儿就过去了。他掏出来手枪。这个战场与众不同，他没看见过。炮声连成一片，敌我双方正在炮战。东一个西一个的地堡，打了这么半天，还在喷射着火热的钢弹。照明弹，十个二十个，悬在高空。下面，满山烟雾灰沙，不辨东西南北。各种信号，我们的与敌人的，连续打起。炮声，枪声，爆炸声，哨子声，人声，到处乱响，脚下面的土地在震颤。侵略与反侵略的力量像多少霹雳击打着这座秃山。贺营长不能不承认这是他生平所经验过的最凶恶的战场，只有我们的战士才敢来强攻。

再看，地上几乎摆满敌人的尸体，他须紧跳，才不至于被绊倒。离开头的钢盔，孤立的穿着靴子的腿，踩扁了的水壶，折了半截的卡宾枪，遍地皆是。

望一望，主峰与二十五号之间的大地堡群像一座小火山，这里起火，那里冒烟，有的地方疯狂地往外打枪。

贺营长点了点头，“不怪攻的不快，的确难打！”他心里说。

他首先遇到一连的孟连长，一位性烈如火的山东人，带着被调来的一个班来助战。

“孟连长！”营长没想到他会在这里。“你应当照管着你的全连，教副连长到这儿来！”

“营长！我不放心，我不能不来！营长，你回去！”

大家的脸全是黑的，只有营长的脸还没有灰土，所以容易认出来。旁边有两三位伤员，都赶紧蹭过来，抱着营长的腿。“营长！回去吧！我们负了伤，一定不下去，还去打，一定拿下二十五号来！”

他们是这么爱戴营长，营长受了感动。“你们不要再上去！

我布置一下，必定回去！”

“营长，回去吧！这里的七八十个地堡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廖副连长已经上去了，就快到二十五号！营长放心吧！”

营长望了望，的确，二十五号下面的地堡正在起火，廖副连长真已攻到山下。营长放了心。“孟连长，听着！不要硬打正面，用少数人吸引敌人，从侧面攻，迅速解决地堡群！而后，赶快下去，支援廖朝闻！”

“我一定执行命令！营长放心吧！”

营长还想去看看廖副连长，可是不放心后山坡，于是，安慰了伤员，往回走。

回到指挥所，来了好消息：二连报告，敌人连部已被萧寒攻下，而且打死三个敌人军官，缴获了山上的电话总机！

“通讯员！盯住了山后，敌人的连部既被打垮，美国兵可能从山后攻一下。”营长说完，把敌人的卡宾枪，手榴弹，搬到身旁。

“干吗？营长！”小谭哑着嗓子问。

“没人警卫这里，敌人攻上来，咱们得自己动手打呀！”

“没那个事！敌人攻不上来，咱们有炮！”

“多留神，少吃亏！我自幼就是这样！好吧，向营指挥所报告二十五号的情况！”

刚报告完，通讯员喊：“敌人的坦克，在公路上往南跑！”

这正是二十五号打的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的坦克想是来向二十五号开炮！

“要炮，打‘狼线’！”营长喊。

来的不止坦克，还有敌兵，至少是一排。

我们的炮到，几条火墙砸在坦克上和敌人身上。敌人没攻

上来。贺营长认识到：步炮协同作战是这次致胜的关键之一。没有战前的炮火猛袭，敌人的地堡和铁丝网就必原封不动，毫无破坏，那就增多了步兵进攻的困难，或者没有攻上来的可能！没有炮战，敌人的炮火必定为所欲为，步兵和运输部队必定受到很大的损失。没有炮兵支援，像刚才那样，步兵就会腹背受敌，不能迅速占领全山。这样认识到，他才更深入地了解到新战术的特点与优越。他长了经验。

廖副连长，同黎连长一样，学习了新战术之后就真照计而行。从一进铁丝网，他就始终且战且走，不贪功，不恋战。只是，有的地堡极难打，而且非打好就没法过去。敌人的工事设计是毒狠的。这可就耽误了我们的时间，损失了人力。

在集结点，副连长整顿了队伍，把自己的和二排与三排的都重新组织好，才开始进攻大地堡群。这是一场恶战。打下四十个地堡，廖副连长才找出一条路，由右侧抄过去。这是在一条千万发飞动着的子弹中间找出的路！这也必然地是一条血路！

过了大地堡群，廖朝闻数了数，只有九个人，连他自己在内。

可是，他心中有底：经过这次战前准备与学习，每个人都知道打完一处，再到哪一处去。他不必等候后边的人，他们自己会奔向目标。

前进。快到二十五号了，又是一个大地堡，比一间屋子还大，里面有五〇机枪和重机枪。

功臣巫大海用两个手雷，解决了它。

打开地堡，副连长下令：

“都到地堡旁边隐蔽，擦枪。靳彪，用机枪封锁敌人。”

机枪手靳彪，在红旗上签了碗口大的名字的靳彪，才十九岁，身量不高，胆子比天还大，独自向前。

武三弟好像自天而降，忽然出现。“副连长，我跟他去，我会掩护！”大眼睛看清了副连长点头，急步追上靳彪。

二排长仇中庸带着几个战士赶到。副连长暗中得意，自己料事如神。有过战前那样的准备，谁也不会一散开就迷头。

这十几个人，除了副连长和两位战士，都已至少负过一次伤。可是，二十五号已在眼前，谁也不肯退下去。

仇排长头上已受伤，却仍安安详详地说了句笑话：“副连长，你的腿的确是快，一点伤没有！”副连长平日爱自夸腿快。

副连长笑了。“腿快？我可没往后跑！从突破口到这里，我还没卧倒过一回！我快，我灵活，枪弹跟狗一样，专咬死眼皮的！”

大家全笑起来，精神为之一振。大家一致地感觉到：冲过那么多地堡，现在可以痛痛快快地打一仗了。地堡可恨，里边有什么坏胎，无从知道。现在可好了，活的敌人从山上下来，咱们就把他打成死的，多么痛快！

枪擦好，进攻。

一连的几位战士赶到，暂在地堡后休息。

敌人一个班两个班的往下扑，我们等他们走近，开火，都被打倒。

大家越打越高兴，要马上攻山。副连长不许。“在这里多消灭些敌人，咱们进攻不就更容易了吗？”

敌人下来一个排，从壕沟里外分路来扑。我们的两挺机枪分头迎击。敌人不肯死战，拨头就往回跑。副连长决定：

“追！紧追！跟敌人一齐上山！”

敌人紧跑，我们紧追，我们的脚尖踢着敌人的脚后跟。山上的敌人不敢开火，怕打了自己的人。我们“平安无事”地攻上了二十五号！

我们打起胜利的信号！

在山上，敌人继续反扑。我们的战士越战越勇。靳彪伤了两腿，还爬了上来，用机枪猛打，仇排长血流满面，不退。巫大海三处受伤，不退。

二十二时三十分，结束战斗的信号打起来。

副连长和靳彪掩护，大家转移。

接防的二营四连来到。

副连长带着队伍从原来进攻时的突破口出去。在这里，副连长的手被铁丝划破。“真他妈的！打完了，倒流了血！”他挂了气。一蹿，他蹿下山去，像条小豹子似的。

贺营长到主峰，会见二营李营长。主峰上又多了两面红旗——一营一连的一面，二营四连的一面。

一连修工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旧地堡，两个旧暗火力点。贺营长提了意见：用地堡作指挥所，用暗火力点屯兵。这里屯上两班人，主峰就必万无一失。然后，他又告诉给李营长一些怎样防守主峰与二十七号的意见。

“防备拂晓！”他恳切地说。“防备拂晓！一切工事必须在拂晓前修好！祝你成功！”

与二营长握手分别，贺营长扛着一挺轻机枪，带着小谭和通讯员下山。

“营长！”小谭已然困得睁不开眼，但还挣扎着说话。“把枪给我！”

营长笑了。“一夜没摸着打一枪，还不许我扛点胜利品？”

真的，一位打过多少次硬仗，老是领头冲锋的英雄，居然在一百九十五个地堡中间，没摸着打一枪，这是多么不好受的事啊！

可是，他学会了怎么不由自己冲锋，开枪，而粉碎了一百九十五个地堡的本领！他实践了对首长们的诺言——只去指挥，不去战斗。他执行了命令：严格遵守时间，多路突破，缩短纵深，全面铺开，各奔目标。并且，在两个半小时内，结束了战斗，歼灭了敌人！

他已不是当班长排长连长的时候的贺重耘了。他控制住为牺牲了的同志们报仇的悲愤，不去亲手杀死一个或几个敌人。他要尽到指挥员的责任，歼灭全山的敌人，消灭山上所有的地堡！他要对得起党与上级对他的期望，成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

二十一

在上运弹药，下运伤员多少次之后，常若桂班长伤了脚，不能再行动。他冒了火，一边骂，一边自己包扎。他本想在战斗结束后，上主峰去看看红旗，红旗上有他的签名。现在，没法上去了。

“上不了山，我也不退出去！”他自言自语地说。说完，他爬到个冲要的地点，坐下，指挥担架。

抢救伤员的人都把伤员送到屯兵洞，登记，并领取光荣证——将来凭证评功。有的人运下四位伤员，而只领到两个证据，因为管登记的人少，忙不过来。

“别在那里等着！”常班长喊。“赶紧再上山！你运了多少，我有眼睛，我给你请功！信得过老常吧？”这就解决了问题，工作得更快了。

战斗结束，同志们要把班长抬走。班长瞪开长眼睛，喊：“抬我？除非我入了棺材！给我一支卡宾枪！”缴获的卡宾枪很多，他拿了一支。拄着枪，他往回走。“哼！这还差不多！拐棍都得是胜利品！”

到了包扎所，女护士们招呼他，他理也不理；自己找了个

地方，坐下，一手扶枪，一手放在膝盖上。老班长都好，可就是有点封建思想，看不起女人。

看着看着，一位女护士昏倒在地。从一打响，直到现在，她没坐下过一会儿。单是补液，她已给大家注射过两万多西西。

常班长低下去眼皮，受了感动。

大家把女护士抬走以后，文工队的钮娴隆来了。她已经十分疲乏，可是还满脸发笑，慰问伤员。她跑过来，用双手拉住班长的大手。她的手是那么小，热，柔软，亲切，连常班长也不肯把大手撤出来了。他的老树根子似的大手被这两只小手包围住，他感到了温暖。

“把脚检查一下吧？上点药吧？”钮同志亲切地问。

老班长不知如何是好了，愣了半天，很费力地说：“同志，你多大了？”

“十九！可老不长身量！”

班长又愣起来。“唉！”他叹了口气。“我的小妹妹要是还活着，今年大概有二十一二了，她属马……”

“她，她怎么啦？”

“不是教日本鬼子给活埋了吗！要不然，我还想不起当兵呢！小妹妹要是还活着……”

“她可能也来抗美援朝，作护士，或是……”

“真的！女人……不像我想的那么没有用！”

“我把你的脚打开吧？看，血都透过来了！”

“对！”

…………

贺营长带着谭明超来到三营。大部分刚下来的战士都在这

里。

刚一进洞口，小谭抱着步行机就顺着墙溜下去，坐在一汪儿水上，睡着了。他的嗓子已喊哑，嘴角裂开，脑子已昏乱——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他须一字不错地用暗语通话，修理机器，安装天线！哪一件事都是细致的，用脑子的事。

贺营长把他抱起来，放在炕上。

营长自己也疲惫不堪，可是不肯去休息，他去慰问每一个战士，庆祝他们的胜利。

战士们，刚由枪林弹雨中走出来，心神还没安定下去。他们的耳已震聋，牙上都是泥沙。他们确已很困，而想不起去睡；他们饥渴，而懒得去吃喝。他们只呆呆地坐着，好像忘了自己。他们好像还在等候命令，再去冲锋，再去杀敌。他们的钢铁般的意志，在激战之后，还有余勇；他们的钢铁般的身体，虽然已很疲乏，可是还不能马上松软下来。他们连烟也顾不得吸。他们自己不愿说话，也不愿别人说话，他们的心好似还在战场上，一时转换不到别的事情上来。

贺营长了解他们，从前他作战士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安慰他们，劝他们喝水吃东西。虽然他们不愿意动弹，可是深入心灵的纪律性还使他们服从营长。他们开始喝一点水，咬一小块饼干。

这小小的动作使他们的余勇由心里冲出来，他们要求再回战场，去消灭更多的敌人。

连贺营长自己也有同感。他刚把“老秃山”的全部地形都摸清楚，愿意在山中继续指挥，获得攻与守的全部经验。可是他对大家说：

“二营已经上去了，咱们应当休息。咱们这一仗打的不小！

我糙糙地算过了：山上不是只有一个加强连，是两个！咱们正赶上敌人换防！咱们哪，至少消灭了五百个敌人，这不坏！山上，以前咱们估计，有六七十挺机枪，不对！至少有八十挺！想想，一共三里多地长的小山，有八十挺机枪，够呛！可是，不但机枪，连坦克也都教咱们打哑巴了，不简单！咱们缴获了多少东西，还捉到那么多俘虏！'老秃山'是真厉害，可是咱们把它攻下来了！"

营长一算胜利账，大家马上兴奋起来，争着说刚才的战斗经过。一提战斗经过，大家才确切地感觉到胜利与光荣。因为胜利与光荣是由他们的战斗得来的。连方今旺也骄傲地说："营长，我带回两只卡宾枪来！"

营长鼓励大家，特别对方今旺说："你行！就照这样往下干，别松劲，你也能作英雄！"

看大家已然有说有笑，营长去给团长打电话，报告他已转移下来。团长首先庆祝他的胜利。

对首长，贺营长勇于检讨自己——所以他立过那么多大功，还能始终保持住英雄本色。他说：

"团长，仗并没完全打好。大家的确一致地运用了新战术，可是还不彻底。攻二十五号，两次被地堡堵住。我们打的极勇，可是还欠灵活。班、排干部的指挥能力还不够，往往用全力死打一个地堡，忘了战斗的全局，忘了出奇制胜。打这样的仗，我体会出来，班、排的干部应占最重要的地位。只有他们打的机动灵活，战斗才会全面如意。当然，我该负全责，在战前准备期间，我的功夫还没下够！……"

…………

唐万善上士很满意自己的工作。首先，他采取了一条好路

线。这条路绕脚一点，可是安全。“多走几步路，少挨炮，不上算吗?”他这么说服了大家。

他的话比谁说的都多，可是都发生了作用，并没白费。他随时鼓动大家，给大家出主意。看大家实在疲乏不堪了，他就说几句笑话，招大家笑笑，并且设法使大家轮流休息。到必要时，他还找个解决了的地堡，召集大家开个小会，让大家发表意见。像个魔术家似的，他随便往身上一摸，就摸出糖或香烟，送给大家。他还带着一筒牙膏，给伤员抹在口中，润一润唇舌，假若一时找不到水的话。

最使他满意的是他始终没对任何人要态度、始终有说有笑，而不起急。他体会到：战斗不但使人勇敢，也增多了涵养。他打算在战后写一段快板，说明这个道理。

战斗结束了，他还要求再上去搬运缴获的武器。最后，他背着五条枪，同炊事班长和小理发员，押着四个俘虏，往回走，走他发现的路线。

这时候，大概已是三点钟左右。若是没有美帝侵略，这应是山村中鸡声报晓的时候。因为一夜的疲劳，身上的武器又重，上士落在了后边。

前面小理发员忽然狂叫了一声。上士马上端枪向前飞跑。

小理发员被人家按倒在地，正乱滚乱踢。炊事班长跳过去，一枪把子打中敌人的头。另外一个敌人逃跑，上士赶到，开枪，没有打中。他细一看，被打破头的原来是个李伪军——在这里打埋伏，想劫救俘虏，可能也把小理发员捉去。

可是，那四个哥伦比亚俘虏始终连动也没动。他们大概看清楚：逃了回去也还是给美帝侵略军挡头阵，作炮灰，不如当俘虏可以保住性命。

那个李伪军满脸是血。上士教班长给他包扎一下。包扎好，李伪军摘下美国造的手表，送给上士，上士啐了一口，呸！然后用朝鲜话说："美帝走狗，跟着走！"

一边走，上士一边教导理发员："无论在哪里，时时刻刻，都要警惕！记住我的话吧！"

…………

闻季爽拼了命。他的浮桥起了作用。木桥未断，两桥齐用，一往一来，减少拥挤。木桥一断，就用浮桥和那两只小船。小船走的慢，改用绳子拉纤。同时赶修木桥。

为修木桥，他下到水里去，呼喊：有人就有桥，同志们，干哪！

大家齐喊：干哪！十分钟，把桥修好！

闻季爽的脚上受伤，不肯退下去；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他是团员，必须带头。桥修好，他去站岗，指挥交通，催促大家快走："快走啊！快！别等炮火打来！"

因为有激烈的炮战，敌人不能为所欲为，渡口有时候能维持半个钟头的安静。可是，敌人的炮火忽然来到，一分钟就能落一百多弹，木桥又断！再下水，再抢修！闻季爽的棉衣湿透，面上光滑，所以炮弹碎片不能深入。虽然如此，他已身受六伤，仍然坚持。一边工作，他一边喊：死活为了人民！死活要在桥上！

这样，我们的弹药、药品、干粮，仍旧源源而来。我们的伤员能及早下去就医。

…………

同时，不管炮火多么密，我们的有线电话始终畅通。线断就接，接上又断，再接。不敢照亮，摸着黑去查，摸着黑去

接。离河不远的一条线，在这一夜，断了三百六十节！

同时，通讯员们冒着炮火，到各处送人，送信。他们的路熟，他们掌握了敌人炮火的规律，他们又不顾一切地争取立功。

同时，我们的炮兵及时地支援了步兵，破坏铁丝网，破坏工事，压制敌人的炮火，阻截敌人的增援反扑；没有一个人擅离阵地，都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同时，我们的运输员，受炮火威胁最大的运输员，有了伤亡，马上重新组织起来，前仆后继地上运弹药，下运伤员。运输连连长年岁既大，而且有病，也还亲到阵地去指挥，并且用自己的双肩当作梯子，背靠陡坡，使抬担架的踩着他的双肩过去，好教伤员少受震动与痛苦！十四个担架一连气都从他的肩头上走过去！

同时，我们的医生与护士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拿出最多的机智，减少伤员的痛苦，设法使伤员快活舒适。存水用尽，他们就设法到弹坑里取水；弹坑的水尽，他们便跑到河边去，冒着猛烈的炮火取水。伤员们要喝粥，他们便燃起炭盆，用水壶熬粥。他们从一个洞子跑到另一个洞子，去照顾伤员，医治伤员，洞与洞之间有四条封锁线！他们不仅医治自己的伤员，也照顾受伤的俘虏。看着俘虏们得到治疗，拿起蛋糕来吃，他们感到快活——他们执行了宽待俘虏的政策。

就是这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一个思想，一个意志，我们在三小时内粉碎了“老秃山”上的一百九十五个地堡，砍掉了“老秃山”的秃头，挖掉监视上下浦坊的眼睛！

二十二

二营的四、五、六连轮守“老秃山”。

我们采取了“前少后多，随伤随补”的打法，把武器放在打中敌人心窝的地方，用最少的兵力，消灭最多的敌人。

二十四日天刚亮，敌人用三个连的兵力大举反扑，连扑两次。中午，敌人越发疯狂，接连不断地冲锋。下午四时，敌人由南由北，各以一营的兵力进犯，配有坦克十二辆。

我们的炮火发扬了威力。

我们的坦克出动，由高射炮掩护。

我们的战士守住阵地。

这一天，我们歼灭了五百多敌人。单是英勇的四连九班就杀伤了一百五十个敌人，班中只有二人受伤。

交通壕全被炮火打平。

二十五日，拂晓下雨，敌人利用雨声，悄悄地全面反扑，用了四个连的兵力，还有八辆坦克。一上午，敌人冲锋九次！敌人的炮火开始摧残山上的地堡。

这一天，敌人又伤亡了七八百人。

二十六日中午，敌人的飞机出动。先只扫射，而后轰炸。

听到轰炸的消息，乔团长报告给几天未得休息的师长：“师长！可以睡了，敌人放弃‘老秃山’！”

“怎么？”

“敌机轰炸山上！”

“命令我们的人都下山，不留一个！好教敌机专炸自己的地堡，炸不着我们一个人！轰炸后，我们再上去。”师长说完，一歪身就睡了，嘴角上微笑着。

我们的战士都下了山，我们的高射炮和敌机搏斗。

陈副师长有些失望：“难道敌人刚说必定夺回‘老秃山’，就这么完了吗？”

团长回答：“敌人已伤亡了两千来人，也许不愿再死两千了！”

二十七日，敌机继续轰炸——用自己的钢铁炸碎自己的钢铁，大军火商们的确作了好生意。并且，没有炸到我们一个人，只把许多敌人尸体炸得粉碎。

敌人广播：“老秃山”已无军事价值。

二十八日，连敌机来的也不多了。

我们攻下了“老秃山”，守住了“老秃山”，胜利的红旗在主峰上随着春风飘荡。

…………

二十八日，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函覆克拉克：同意先行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应即恢复停战谈判。

三十日，周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

我们的志愿军能强攻能坚守，“老秃山”一役就是强有力的证明。同时，我们一贯坚持的是和平政策！

…………

这一战，除了山上的武器，敌人还使用了七个到十个炮群，打了十万余发炮弹。敌机出动二百多架次，投弹五百多枚。

我们共歼敌人二千零六十二人，缴获坦克四辆，火箭筒五门，六〇炮一门，五〇重机枪三十二挺，轻机枪四十挺，半自动步枪七十只，卡宾枪五十二只，手枪十只，马枪一只，望远镜十一个，照像机二十个，步行机三部，电话单机十四部，电话总机一部……击毁坦克四辆，击落飞机三架，击伤飞机五架，击伤汽车两辆。

我们攻和守的部队出现了三百六十六名功臣，集体立功的班、排、连、营共十五个单位。

…………

无名高地果然有了名！

我们的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敌人自打嘴巴的响声也传遍了全世界——先说必定夺回“老秃山”，没隔两天又说它已无军事价值。

敌人的内讧也传遍了全世界：哥伦比亚抗议把他的部队放在最危险的地方，而且当受到攻击的时候，美军竟坐视不救，使哥伦比亚营遭到惨败！华盛顿赶紧辩驳：并无此事啊！而且，小小的一个哥伦比亚营的营长怎会晓得美军司令部的调度与布置呢！

敌人的登陆进攻叫嚣也喑哑了许多，好像有什么硬东西卡住了喉咙。

…………

谭明超回到连部，马上就又向连长要求任务。他已经休息

过来，不但忘了疲乏，而且觉得浑身有了更多的力气。他的胆量也更大了。“现在，老子一个人可以当十个人用了！”他斜翻着眼对自己说。

连长教他到“孤胆大娘”的住处附近去查线。

他嫌那里的工作太清闲，可是又一想呢，去看看“孤胆大娘”也有点意思。这些日子只顾了打仗，几乎把她忘了。

敌人夺不回“老秃山”，就不住地乱轰炸，乱开炮，虚张声势。

离那棵老松不远的地方，电线被炸断。谭明超正在接线，腿上受了伤，倒下。

炮又来了。他听得出，炮还是往这里打来，他想快快躲开，可是腿已麻木，不能动弹。

这时候，他觉出来，有人压在他身上。

炮弹炸开，他身上的人还不动。他慢慢地从下面挪出上半身来。

他和“孤胆大娘”脸对了脸。

她的太阳穴上往外冒血。她的脸上并没显出痛苦，还是那么镇定，和祥，好像刚睡熟了似的闭着眼，说不定哪一会儿就会醒过来。

他腿上的血染红了一片她的白裙，她头上的血滴在他的脸上。

不久，英雄营长贺重耘在古松的下面，借着春月的清辉，向“孤胆大娘”致了敬礼。

小司号员郜家宝和卫生员王均化，两位青年英雄，搀着谭明超，在英雄营长的身后，向她敬礼！

贺营长转身，望了望“老秃山”。

“后边的那些山也都得拿下来！”他对三个青年们说。

后　　记

一九五三年十月，我随同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去到朝鲜。慰问工作结束，我得到总团长贺龙将军的允许，继续留朝数月，到志愿军部队去体验生活。

我在志愿军某军住了五个来月，访问了不少位强攻与坚守“老秃山”的英雄，阅读了不少有关的文件。我决定写一部小说。

可是，我写不出来。五个来月的时间不够充分了解部队生活的。我写不出人物来。

我可也不甘心交白卷。我不甘放弃歌颂最可爱的人们的光荣责任，尽管只能写点报道也比交白卷好。

于是，我把听到的和看到的资料组织了一下，写成此篇。这只能算作一篇报道。

这么交代一下，并不为卸责，而是有意说明：体验生活应该是长期间的事，大致参观一下是不中用的。没有真实的生活写不出文艺作品来。

我要对志愿军某军的军、师、团、营与连的首长们、干部们和战士们作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鼓励、照顾和帮助，尽

管是一篇报道，我也不会写成！

篇中的人物姓名都不是真的，因为“老秃山”一役出现了许多英雄功臣，不可能都写进去，挂一漏万也不好。

老舍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